武俠世界

英雌無淚　（南宮雪傳奇故事）　傅紅雪・著

江湖中的兩大人物「劍書生」與「刀神」，一夜之間離奇被害，一切證據使南宮雪百口莫辯；她歷經幾番生死，終於緝捕兇手，但是……



第28

40

$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南宮雪傳奇故事：「英雌無淚」，情節銜接上篇「踏血天涯」，內容充滿淒楚哀艷，感人肺腑。由於江湖中的兩個大人物「劍書生」和「刀神」，在一夜之間離奇被害，一切証據使南宮雪百口莫辯，可憐這個孤女，命運坎坷，但意志堅强，不畏强權，她歷經幾番生死，終於緝捕元兇，案情大白，但是……？欲知故事的精采發展，看過本文，便知結果。

☆　☆　☆

兩個中篇連載——「飄香劍」與「新月刀」，今期同時開始刋出。前者是蕭逸先生久暌讀者後最新之作，敬希垂注。至於「新月刀」乃東方玉作品，故事序幕展開講述一個風評極好的莊主，無意間得到一柄古刀，引起各方嗜刀之人羣起染指，獲爲己有，於是……兩大巨著分刋63，71頁。

☆　☆　☆

甘丹先生的「孤雛記」故事35期雖然終結，但餘情未了，下期巨型小說是該故事之二「珠女璣童」，故事中幾位讀者熟悉的孤兒，又有了新發展，他們還穿插了上一輩的韻事，纏綿哀怨，感人肺腑。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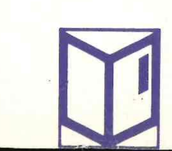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0期
（總號143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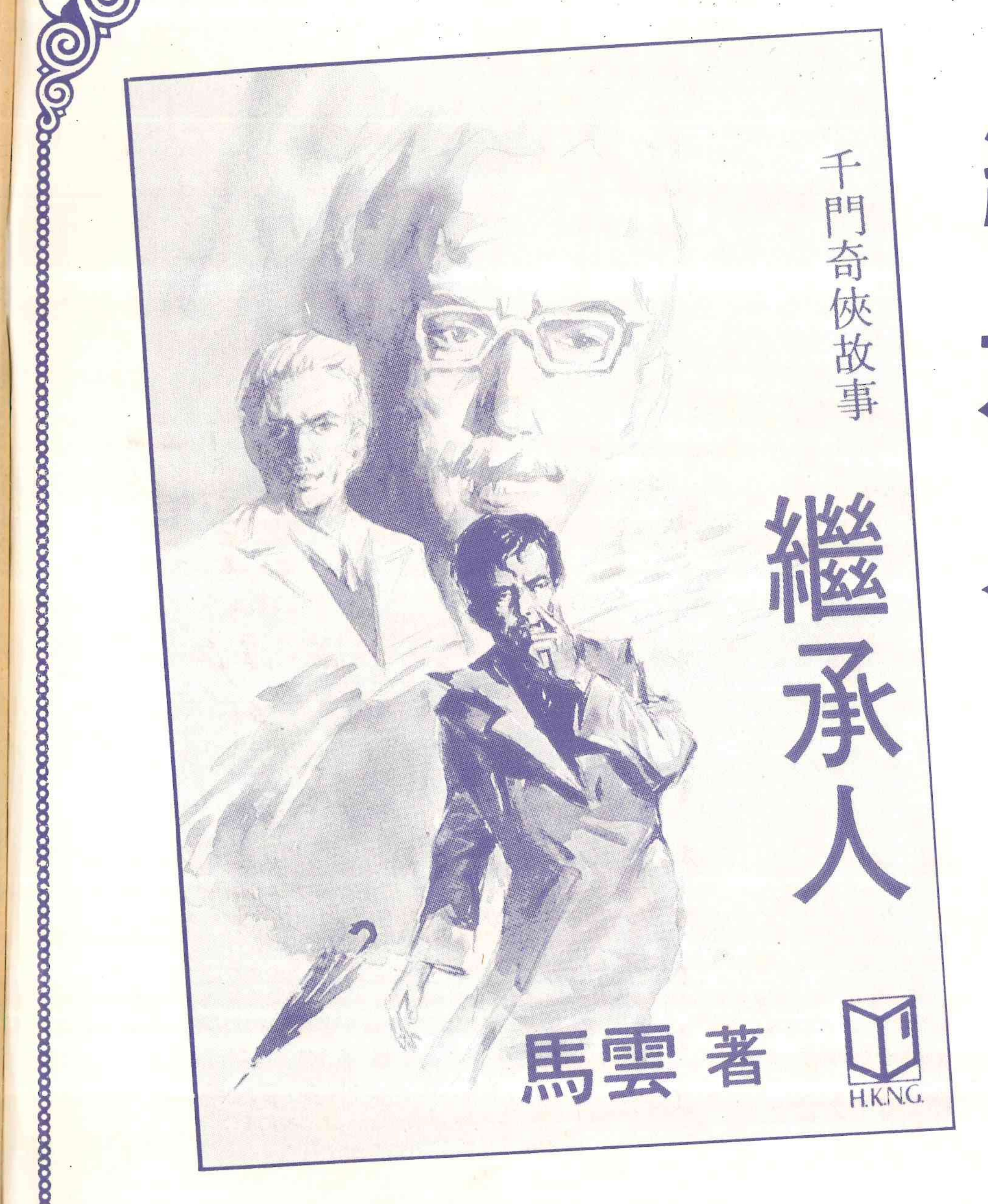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二／傅紅雪·文　可飛·圖

英雌無淚



銀煙刀法　兩度驚現

初更。

夜闌人靜。

萬人仰仍在書房看書。

清早練劍，夜晚看書，是他多年來的習慣，風雨無阻，從不間斷。

江湖中人都叫他「劍書生」。

萬夫人已催他兩次了，他仍不肯就寢。

「待我看完這一章，我便休息。」他總是這樣推託。

世界上只有劍與書才能令他如此沉迷。

雕花木門被輕輕推了開來，一名女子脚步輕盈，婀娜多姿的走了進來。

「還不睡？」

清癯的臉孔略顯不悅，萬人仰頭也不抬：「告訴過妳看完最後一章，我自回房睡覺。」

「還有幾頁未看完？」聲音嬌柔而悅耳。

萬人仰驀然回首！

——那不是萬夫人的聲音，她沒有這麼年輕。

「妳是誰？」

他已握劍在手。誰都知道他手不釋卷，劍不離身。

他也已劍出鞘、招遞出。

因為一片刀光向他襲來。

絕冷的刀光。

如煙的刀光。

＊　＊　＊

萬夫人披衣下牀，臉上有驚訝之色。

她聽到書房中有輕微的劍擊聲，雖然只有短短的幾聲，可是她自信聽得很眞確。

但是她也滿腔疑惑，他怎會在這個時候練劍？

當她踏進書房之時，一個美麗的背影正飄出窗外。

而萬人仰却持劍呆立，兩眼瞠睜，一片空洞。

她被這景象嚇呆了！

「銀煙刀法……」

萬人仰只說了四個字，人便緩緩倒下……

萬夫人驚叫，然後用力搖晃著倒在地上的萬人仰，當她確定他再也不會醒來的時候，她也昏倒於地。

＊　＊　＊

賈斯文別無所好，除了酷愛刀法之外，只有閑時背著老婆偷喝兩杯。

喝兩杯其實不是壞事，但是他老婆就是偏偏不讓他喝，她總認為酒色不分家，男人貪杯，遲早會搞緋聞，所以她寧願讓老公賭錢，也不願他喝酒。

——錢輸了，男人便會乖乖呆在家裡；有了女人，也許就一輩子見不到人了。

賈斯文此刻却一人獨斟獨飲。

他必須如此，因為她老婆明日一早便自娘家回來了。

——此刻不喝等待何時？

所以夜雖深，他仍一杯一杯黃湯往肚裡灌。

他已有幾分醉意。

他正打算喝完這壺酒便好好睡他一覺。

他忽然酒意全消，嚇得酒杯都拿不穩——他看見他老婆正盈盈入門來。

他雖然在武林中享有極高的聲譽，人人都稱他「刀神」，天不怕，地不怕，唯獨就怕他老婆。

酒意消失自然就清醒，清醒之後他便發覺那名女人並不是自己的老婆，而是一名蒙面女人。

「妳是誰？」

回答就是兜頭一刀。

賈斯文暴身長退。

疾退當中，他已揮刀在手。

刀在手，信心便十足，何況對方只是一個女人，女人用刀並不多見，也不會厲害到那裏去；縱算厲害，難道厲害過「刀神」？

賈斯文眼中有譏誚。

但是，很快就便成了驚駭！

然後，他便看到了絕世刀法——從那女人手中使出來的絕世刀法。

他從沒想到自己從五歲開始便與刀為伍，至今練刀整整超過四十年，可說已達爐火純青、出神入化之境，竟會死在別人的刀下，而且還是死在女人的刀下！

當他倒下去的時候，他利用最後的一口氣，用手沾著自己身上的血，留下了四個歪歪曲曲的血字——銀煙刀法！

＊　＊　＊

「靜心湖」永遠是那麼美麗。

銀刀生前經常流連於此，死後也長眠於此。

他沒有親人，但墓碑前却每天有一束鮮花與一束香。

這當然是南宮雪祭拜他的。

她與銀刀非親非故，總共也只不過見兩次面而已，但是銀刀却傳授她睥睨武林的「銀煙刀法」，而且還心甘情願的死在她的劍下，這對南宮雪來說，她說不出心中的感受，她只覺得銀刀給她太多了。

所以，她決定留在湖畔陪伴他一年。

現在，她又站在銀刀的墓前。

太陽剛剛下山，天仍未全黑，她正想回「醉仙樓」，忽聽背後有脚步聲。

她沒有回頭。

這個世界上她只有兩個朋友，一個是人稱花花公子的柳花花，一個就是躺在墓裡的銀刀。

——換句話說，她只有柳花花一個朋友。

這段日子，每隔三兩日，他便會往她這裡跑；她說不出對他的感覺，只知道有時幾日不見他，便覺意興索然，整天提不起勁來。

但是，一見到他時，她的臉上却是一副冷冰冰的。

——她始終不忘記：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特別是像他這種花花公子的男人。

脚步聲已自她背後停住。

因此她又板起了臉。

但是她很快有了驚異之色。

——每次他都會故裝老成的歎了一聲，以示有深度。

——此刻身後之人却一聲不响，他不是柳花花？

南宮雪驀然轉身。

她顯得更驚訝了。

她看到了一顆發亮的腦袋。

＊　＊　＊

「大師，您找我有事？」

有一種男人南宮雪不會對他使臉色，那大概就是和尚了。出家人六根清淨，不近女色，特別是在江湖中赫赫有名，聲望極隆的少林寺當代掌門人吃虧和尚，誰都知道他雖已出家，却具有一顆極爲熱忱的入世之心，經常爲武林中人排憂解難，很得人心。

南宮雪眼含敵意：「不知大師駕到，恕南宮雪有失遠迎。」

喧了一聲佛號，吃虧和尚垂眸沉聲：「南宮施主，老衲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一事特來請教。」

「不敢，請說。」文謅謅的話，令南宮雪覺得怪別扭的。

「前天夜裡，」吃虧和尚語音宏亮，顯示丹田內勁十足：「一連發生了兩件驚動武林的大命案。」

「哦？」南宮雪納悶，幹嘛要來告訴她？

「死者之一，是『孤星堡』的前任總管『劍書生』萬人仰。」

南宮雪心中一震：這可是頂頂有名的大人物。

「死者之二，是『飛鷹堡』的現任刑堂主『刀神』賈斯文。」

哇呀，這個也是炙手可熱的頂尖人物！令南宮雪感到吃驚的是，不是誰人能殺死這兩個大人物，而是誰人有這樣「大胆」敢殺這兩個人？

——誰都知道，孤星堡與飛鷹堡乃當今武林實力最雄厚的幫派之一，殺人容易，欲逃避他們的緝捕尋仇，恐怕就比登天還難了。

南宮雪想知道的，並不是誰敢殺這個人，而是吃虧和尚爲何要跑來告訴她這些事？

「這件事，和我有關係嗎？」

「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吃虧和尚並沒有回答她，「銀刀生前曾出任孤星堡的總管，後來因與劍書生不合，故掛冠而去，其缺便由劍書生遞補；其後飛鷹堡有意重金禮聘銀刀於旗下，唯當時掌管人事大權的刀神竭力反對，故而作罷。」

「有這樣一回事？」南宮雪對銀刀的過去自然瞭解不多，但是談到銀刀她便顯得興趣濃厚：「後來怎麼樣了？」

吃虧和尚道：「後來就是前天夜裡劍書生和刀神在自己家中被人殺死了。」

南宮雪茫然。

她疑惑的轉了轉眸珠子：「大師，您有話爲何不直說？」

吃虧和尚望住她：「他們是死在銀刀獨創的『銀煙刀法』之下。」

大吃一驚，南宮雪瞠目結舌：「銀煙刀法？不可能，銀刀早就死了，不是嗎？」

「是的，銀刀死了，我親眼看到他死在妳南宮雪的劍下。」

「那麼，」南宮雪一臉茫然：「誰還會用銀煙刀法殺劍書生與刀神呢？」

吃虧和尚目射精光，直視南宮雪，停了好一會才吐出一個字：「妳。」

「我？」南宮雪呆住。

她以爲自己聽錯了，忍不住問：「你是說，劍書生與刀神是我南宮雪殺的？」

「妳能証明不是妳殺的嗎？」

「你憑什麼說是我殺的呢？」

「就憑我那天是妳與銀刀決鬥的公証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當天的決戰，由於我是見証人，所以我距離妳與銀刀最近……」吃虧和尚緩緩道：「因此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妳其實也是用銀煙刀法殺死銀刀的。」

「不錯。」

「普天之下，武林中人誰都知道銀煙刀法是銀刀獨創的，而且不傳外人，是不？」

「是的。」南宮雪終於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就因爲我會銀煙刀法，所以你就認爲人是我殺的？」南宮雪冷笑：「我有殺劍書生與刀神的理由嗎？」

「據常理判斷，妳的銀煙刀法自然不是無師自通的，天底下沒有這麼巧合，會有一模一樣的獨創刀法，妳的銀煙刀法是如何學來的呢？」

「是銀刀生前傳授給我的。」

「如果不是妳親口說，我們還眞不敢相信銀刀竟會把自己的絕世刀法傳授給自己的敵人，眞是無奇不有。」

吃虧和尚頓了一下，接著說：「這樣更顯得妳有殺人的理由了。」

「爲什麼？」南宮雪幾乎要吼叫起來。

「劍書生與刀神生前排擠銀刀，銀刀自然懷恨於心，妳是替他報仇的。」

南宮雪說不出話來。

「最重要的是，」吃虧和尚說：「劍書生的遺孀曾目睹兇手是年輕女人。」

「她看到我南宮雪的臉孔了嗎？」

「沒有，她只看到背影。」吃虧和尚肅穆道：「但是，這已足夠使妳脫不了嫌疑了，不是嗎？」

南宮雪默然。

——兇手會銀煙刀法，而且又是年輕女人，這不正脗合南宮雪嗎？

「妳有什麼話說？」

「有！」南宮雪斬釘截鐵道：「我只有一句話說：人，絕不是我南宮雪殺的。」

「誰肯相信妳？」

「我！」這句話不是南宮雪說的。

南宮雪與吃虧和尚不禁循聲望去。

黑鍋

柳花花正緩步踱來。

「大師，我相信她。」柳花花朝他躬腰施禮。

「柳公子，」吃虧和尚雙掌合什還了一禮，「你爲什麼相信她？」

「因爲我前天晚上也住『醉仙樓』，我可以証明她整晚未離開這裡。」

「哦？」吃虧和尚道：「恕貧僧直言，你與南宮雪可是同眠共寢？」

「當然沒有！」南宮雪連忙道。

「既然如此，你怎能証明她整晚未離開此地呢？」

南宮雪楞住。

柳花花却淡淡一笑：「大師，您說因

爲銀刀生前受排擠，懷恨於心，故要南宮雪爲他報仇，是不？」

「是的。」

「你認爲銀刀的武功與南宮姑娘孰高孰低？」

「恕老衲直言無諱，銀刀要較南宮施主强幾許。」

「很好，」柳花花胸有成竹道：「如果你是銀刀，你是自己報仇還是要別人替你報仇呢？」

吃虧和尚一窒。

——再笨的人也知道，任何人也不會要武功比自己差的人去報仇。

「但是，」吃虧和尚說：「你也知道，江湖中從未聽說過有人會銀煙刀法，除了銀刀之外，對不對？」

「對。」

「這作何解釋呢？」

柳花花微笑不語，突然長劍出鞘，劍舞人飛，使得竟也是三招九式的銀煙刀法！

吃虧和尚吃驚道：「你也會銀煙刀法？」

柳花花長劍回鞘：「那天晚上，銀刀就在此處傳授南宮雪姑娘刀法，在下正好坐在不遠處的沙堆上，所以我也會了。」

他笑了笑又說：「我是不是也有嫌疑呢？」

「不，兇手是女人，施主是男人，自然沒有嫌疑。」

「如果兇手是男扮女裝呢？」

吃虧和尚啞口無言。

柳花花得理不饒人：「最重要的是，那天晚上銀刀傳授南宮雪的時候，誰知道暗中有多少人偷窺而學去了銀煙刀法呢，大師您說有沒有可能？」

吃虧和尚點點頭：「自然有可能。」

「然而這也是假設而已，」他接著說：「我們並不能指出究竟還有誰偷學了銀煙刀法，你能說出還有誰嗎？柳公子。」

「問題就在這裡。」柳花花嚴肅道：「偷學銀煙刀法而殺了人的兇手，自然不會自己跑出來，必須要我們花功夫去找是不？」

「我同意你的看法。」吃虧和尚點點頭：「本來老衲對這件事頗感懷疑，貧僧雖只與南宮姑娘只有一面之緣，但却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老衲自承閱人無數，看得出女施主雖女流之輩，却也是敢做敢當之人……」

他望著南宮雪繼續說：「一個女人，想在江湖上闖蕩，誠非易事，老衲恐妳受了寃屈，正巧命案發生之時，貧僧正在飛鷹堡作客，故毛遂自荐，一口承担查明此件兇案；畢竟，若由孤星與飛鷹兩堡人士前來，其之心情必然不好，加諸老衲看得出妳個性倔强，萬一言語上起了衝突，豈非整個事情便鬧得不可收拾了？」

南宮雪不由得感激道：「素仰大師古道熱腸，爲人排憂解難，大師愛護之情，南宮雪銘感於懷。」

旋即問道：「不知大師對這件事做何處置？」

吃虧和尚微垂兩眉，拂了拂已花白的鬍鬚，沉吟道：「兩位可否願意隨老衲同走飛鷹堡一遭？孤星堡主包笑天此刻正與飛鷹堡主司馬如虹在飛鷹堡等候老衲的消息，施主如肯當面解釋，必能取得諒解。」

他目光投向柳花花，微笑道：「江湖中人，無人不知柳公子與司馬堡主乃忘年之交，只要你前去，還怕事情解決不了嗎？」

「我已經十來天不曾找他喝酒、鬥咀了，去看看他也好。」

他瞥了南宮雪一眼：「妳呢？去不去？」

南宮雪望住他：「我可以不去嗎？」

「當然可以！」柳花花笑著說：「妳又不是兇手，誰敢要强迫妳去？」

「這麼說，我倒想去了。」南宮雪嫣嫣一笑。

＊　＊　＊

路上，南宮雪問了兩個問題。

「大師，爲何知道劍書生與刀神是被銀煙刀法殺死的呢？」

「劍書生臨死時，其夫人正好趕到現場，她除了看到兇手的背影，並且也聽到了劍書生留下『銀煙刀法』四字遺言：而刀神命案現場，則以指醮血，留下『銀煙刀法』四字……」

吃虧和尚說：「八太子崖之戰，天下豪雄幾乎全部前往觀戰，劍書生與刀神自然也去了，所以他們是認得出銀煙刀法的。」

第二個問題是問柳花花。「照這種情形看，我南宮雪的確是脫不了嫌疑的；你呢？這件事和你有什麼關係？」

「我說過，我也會銀煙刀法，兇手雖然是女人，但是難保不是男扮女裝啊，所以我也有嫌疑。」柳花花望著南宮雪。

南宮雪瞪了他一眼：「世界上竟有人硬把嫌疑往自己頭上套的，你大概是第一個吧。」

柳花花聳聳肩，輕快的笑了起來。

可是當他抵達飛鷹堡的時候，他笑不出來了。

＊　＊　＊

現在的季節正是熱得令人喘不過氣的炎炎夏日，可是大廳上的氣氛却已如臘月寒冬。

每一個人臉上的表情，彷彿是從冰窖子剛拿出來的一樣，冷得叫人發顫。

飛鷹堡損失了一名刑堂主，孤星堡失去了曾立下汗馬功勞的卸任總管，說句刻薄的話：

——人死事小，丟臉事大。

無論如何，劍書生與刀神之死，對孤星與飛鷹堡來說，那是一樁絕不能忍受的丟臉事！

——江湖之中，誰不知道孤星與飛鷹兩堡乃當今武林勢力最龐大、實力最雄厚的兩大巨派？

——殺了劍書生與刀神，等於就是當衆摑了他們一耳光。

——一般人都受不住耳光之辱，何況他們是豪門巨派？

如果不是柳花花與吃虧和尚在場，只怕他們不只是這樣板著臉而已。

南宮雪心頭一陣不舒服。

——她自然也冷冷的板著臉。

全場一片靜謐，只聽得吃虧和尚一人

的聲音。

——他細心而又耐心的把柳花花與南宮雪的說詞，一字不漏的道來。

司馬如虹——飛鷹堡的主人——的臉色稍見緩和，他目光溫和的望住柳花花：「如果這件血案非南宮姑娘爲所，依你看，誰嫌疑最大呢?」

「我不知道。」柳花花搖搖頭，反問：「依你看呢?」

「依我看，」回答的是孤星堡堡主包笑天：「還是南宮姑娘嫌疑最大。」

「包堡主，你可有証據?」柳花花含笑道：「這種事，光講嫌疑是不行的，必得眞憑實據才算數，是嗎?」

「自然是。」包笑天點了一下頭：「幸好命案發生時，仍有個目擊人証。」

「人呢?」柳花花問：「是不是萬夫人?」

「我本是前來與司馬堡主商討此件命案，並未帶萬夫人同來?」包笑天目光投向南宮雪：「妳可願意移駕敝堡，接受萬夫人指認?」

「不願意。」南宮雪冷冷回絕。

衆人齊是一楞。

「這是妳唯一洗清嫌疑的機會，妳爲何拒絕?」包笑天臉露不悅。

「清者是清，濁者是濁。」南宮雪傲然道：「我已經說過，這件事不是我南宮雪做的，你相信我也好，不相信也吧，那是你家的事，爲何要我像狗般的被傳來呼去，這裡辯說、那裡指認?」

包笑天臉色驟變!

——他幾時曾被人如此無禮頂撞過?

不過他還是隱忍了下來，畢竟這裡是飛鷹堡不是孤星堡，再說他還得顧些名重武林的少林掌門人面子，而且還有那個令人頭痛的花花公子——柳花花。

可是若不發作，這張臉又擺到那去?正猶疑間，和事佬吃虧和尚已出面打圓場：「包堡主，如果移駕貴堡，須累及大家同跑一趟，包堡主既然已在這裡，何不差人接萬夫人前來，一事不跑二地，大家豈不落個輕鬆?」

司馬如虹亦道：「大師言之有理，包堡主，就讓敝堡派輛車馬前往迎駕萬夫人，堡主意下如何?」

既然主人與和事佬已出面關說，包笑天自然樂得順水人情，一方面也爲自己尋到下台的台階；可是，不等他說話，南宮雪忽又冷冷截口道：

「不必了，我拒絕萬夫人的指認。」

「妳作賊心虛?」包笑天剛平息下的臉色又泛起一抹怒意。

司馬如虹臉上也有不悅之色。

「南宮姑娘，」吃虧和尚面露尷尬：「妳若拒絕老衲之建議，豈非會把事情鬧僵?包堡主賞臉貧僧不反對將萬夫人接來此處，不需施主東奔西跑，妳如再拒絕合作，貧僧這個中間人便很難做了。」

「大師，我已經很合作了，若非看大師面上，南宮雪早就不會來這裡了。」

南宮雪抬眼掃視了衆人一眼：「世界上人與人的相貌酷似的便不知凡幾，何況是背影?再說萬夫人當時的心情必然驚惶失惜，如何能眞切看清記住兇手的背影，如果她誤認我的背影，我豈非跳到黃河洗不清?」

這些話乍聽强詞奪理，然細思之下却不無道理，衆人面面相覷，竟無法反駁她。

「妳分明是狡辯!」包笑天霍然站起，「萬夫人尚未指認妳，妳便怕她會誤認，這種鬼話，誰肯相信妳?」

南宮雪冷冷一笑：「我說過，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那是你的事，橫豎我已把話說得很明白，那件案子不是我做的，告辭!」

南宮雪起身，頭也不回的望門便走。

「說走便走，妳太目中無人!」一聲長笑，包笑天倏然翻身掠起，已橫身擋住南宮雪去路。

僵局

「你想怎地?」南宮雪臉罩寒霜。

「南宮雪，妳這女人太狂了。」包笑天怒極而笑：「今天我包某人一定要叫你留下來接受萬夫人的指認!」

司馬如虹其實也一肚子不高興，無論如何南宮雪太狂傲了，若非看在柳花花的面上，他早就想教訓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南宮雪，現在一見包笑天挺身而出，眼看便要弄僵，他這個做主人的竟不出言勸阻，似乎默認，等待即將出現的火爆場面。

可是火爆的場面仍是被壓制了下來。

——沉默多時的柳花花已飛身橫擋在他們二人中間。

「有話好說。」他朝包笑天抱拳道：「包堡主，請您看待在下薄面，務請息怒。」

「柳花花，若非看你面子，老夫早就痛打這個狂傲無禮的女人了!」

「包笑天，你以爲天下女人都是好欺負的嗎?」南宮雪俏臉含煞。「你死了個人，關我南宮雪屁事?不分青紅皂白，亂冤枉好人，虧你也是一堡之主。」

再也按奈不住心頭怒火，包笑天狂吼：「好，就算妳是冤枉的，老夫今天也非好好教訓妳不可，讓妳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他已閃過柳花花的攔阻，怒矢般撲向南宮雪!

他存心要給南宮雪來個下馬威，殺殺她威風，發招出拳，快若激星，迅如驚雷!

南宮雪早已蓄招待發，當下嬌喝一聲，嬌軀疾奔，若一頭兇悍之母獅，猛撲包笑天!

眼見一場惡鬥勢不可免!

柳花花返身欲阻攔已不及，幸好吃虧和尚已眼明手快的疾衝前來，只見他舌綻春雷，狂吼一聲：

「住手!」

聲如洪鐘，震人耳膜嗡嗡作响，南宮雪與包笑天竟也眞的雙雙束手歛勢。

「阿彌陀佛!」吃虧和尚頂禮合什，立在二人當中沉聲道：「兩位施立何不平心靜氣，各退一步?事情總有商量的餘地。」

「除非她肯接受指認，否則這樁事沒得說了!」包笑天怒氣未消。

「你做夢，我偏不!」南宮雪傲氣十

足。

柳花花忽然歎了一口氣：「包堡主，你就讓她走吧。」

霍然睜目，包笑天臉色疾沉：「你是什麼意思，柳花花?」

「給我一個月時間，我把兇手交給你。」柳花花緩緩道。

包笑天楞住。

「信不過我?」柳花花問。

「到時如果交不出呢?」

「任憑處置，決無二語。」

「好，一言爲定。」

* * *

銀月如鈎，白湖如鏡。

南宮雪坐在銀刀曾經坐過的那塊大石上。

柳花花則躺在南宮雪曾經坐過的沙堆上。

誰都沒有說話。

——他們經常如此，半天都不說一句話。

夜風拂面，清涼暢快，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

「你以爲我打不過包笑天?」通常都是南宮雪首先打破沉默，現在也是。

而柳花花總是會停了老半天才懶懶接腔，現在他也是：「也許打得過，也許打不過，我不知道。」

「那爲何不讓我跟他打?」

「除了打之外，你還喜歡什麼?」

「你想知道?」

「很想。」

「我偏不說。」

「那好，最好能悶死妳。」柳花花哼聲道：「如果妳死了，這世界上最高興的人大概就是我了。」

「我偏不悶死，我偏要說給你聽。」南宮雪格格的笑起來：「我喜歡看你生氣，我從未看過你生氣是副什麼樣子。」

柳花花忽然翻身躍到她眼前，只見他怒目瞠睜，咬牙切齒，喉中還發出了低沉的吼聲。

南宮雪嚇了一跳：「要死了，你幹嘛?」

「生氣啊。」柳花花在她身旁坐了下來：「如何，好看吧?」

「難看死了。」南宮雪掩唇嬌笑：「比猩猩還難看。」

「所以啦，非萬不得已我是不會生氣的。」

「其實你應該生氣的，」南宮雪忽然語音幽幽道：「包笑天的要求憑心說很合理，我實際上是無理取鬧，你爲何不生氣?」

她轉首望住他：「只因爲我是南宮長恨的女兒，所以你如此護著我?」

柳花花淡淡一笑：「只因爲妳是我的朋友。」

「你對所有的朋友都是如此的嗎?」

「那要看情形，朋友有很多種。」

「我是你那一種朋友?」她牢牢盯着他。

「妳想知道?」

柳花花似笑非笑：「妳是讓我經常頭痛的那種朋友。」

南宮雪忽然輕笑起來。

「妳笑什麼?」

「我笑是，因爲我想笑。」

柳花花忽然也輕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是因爲妳笑，只有在妳笑的時候，我的頭才不會痛。」

南宮雪倏地笑容消失，彷佛又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經常俏臉含霜，令人捉摸不定、猜測不出的南宮雪。

「你爲什麼要答應包笑天在一個月內交出兇手?你有把握找到兇手?」

「沒有。」柳花花搖搖頭。

「那你爲何要承諾?」

「如果不這樣，妳以爲妳能活著離開飛魔堡?」

「爲什麼不能?」南宮雪冷笑：「司馬如虹自始至終並未說我是兇手，只有那個包老頭……」

柳花花冷冷截斷她的話：「妳錯了，司馬如虹其實比包笑天還要懷疑妳是兇手，他之所以隱忍不說，完全是因爲我的關係，誰都知道司馬如虹和我柳花花的交情是說一不二，比親生父子兄弟的感情還要好……」

「哦?」南宮雪眸光揶揄：「比你和南宮長恨的交情如何?」

「那是兩回事。」柳花花面有怒色：「本來那件事是有轉圜的餘地，可是妳却橫蠻無禮，無知的去觸怒包笑天，如果妳眞與他動起手來，就算妳殺了他，在那種情況下，縱算我柳花花是司馬如虹的親生兒子，他也不能坐視不理，他能讓妳逍遙法外嗎?」

柳花花愈說愈激動，他幾乎吼叫起來：「再退一萬步說，就算司馬如虹爲了我放了妳一馬，妳固然可以活著離開飛鷹堡，可是，以後呢?妳能抗拒孤星堡的尋仇嗎?誰都知道孤星堡兵多將廣，誰都不敢惹他，妳南宮雪再厲害，畢竟人單勢孤，雙掌難敵四拳，準死無疑!」

「我就是看不順眼他，一副名門大派，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南宮雪也激動的叫起來，「我就是看不順眼他的樣子!」

柳花花驀然狂吼：「這世界上有什麼是妳南宮雪看得順眼的?」

南宮雪僵住。

——她沒想到，柳花花眞的生氣了。

「妳看不慣名門大派，就因爲妳師父出身下五門?就因爲妳母親出身青樓?所以妳就憤世嫉俗，也希望全天下的人跟妳一樣?」

柳花花咆哮著：「這是妳的自尊?還是自卑?」

「啪!」响起一聲清脆的耳光。

南宮雪打的這記耳光，不僅使柳花花呆住，連她自己也怔住了。

撫著火辣辣的臉頰，柳花花垂下臉去：「對不起，我太衝動了。」

南宮雪淚如泉湧，驀地一個轉身，嬌小玲瓏的身軀踉蹌的消失於黑暗中……

柳花花並沒有追上前去，呆立於地……

驀地一聲歎息幽幽傳來，一隻美麗的身影朝他緩緩走來……

「南宮夫人?」柳花花微顯驚訝。

* * *

月光下的葉霜，依然美麗，依然動人。

只是眉宇間增添了幾許淡淡的哀愁。

「妳瘦了。」

「你却胖了。」葉霜微笑著說：「左邊的臉頰比右邊的胖。」

柳花花輕撫著仍留著五指印痕的左頰，苦笑：「南宮世家的人，一個比一個令人頭痛。」

柳花花讓她坐在平坦如鏡的大石上，自己在對面的沙堆上盤腿而坐。

「南宮長恨最近可好？」

「老樣子，不過這兩天能下牀走幾步路了。」

「那太好了。」柳花花喜形於色：「假以時日，他必能痊癒，這都是妳悉心照料，辛苦妳了……」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我已經好久沒去探望他了，他必然很想念我。」

「是的，他每日都提起你，」葉霜幽幽道：「也提起南宮雪。」

柳花花沉默了半晌。「妳沒照我的話說？」

「說了。」

「他不肯相信？」

「相信，他一直都相信你。」葉霜沙啞道：「他相信你仍未查出南宮雪的身份，所以他一直惦掛著你。」

「妳知道我不能去看他，我只怕我會露出馬脚。」

「你這樣做，是爲了我嗎？」葉霜凝視著他。

「我不知道，」柳花花苦澀的撇了撇唇角：「我想，也應該是爲了南宮長恨與南宮雪吧，保持目前的狀況，似乎對大家都好，不是嗎？」

「能保持多久呢？」

「我不知道，」柳花花微微搖頭，「我說過，讓它順其自然。」

他抬眼望住葉霜：「妳這麼夜出來找我，難道仍是爲了這件事？」

「當然不是。」葉霜說：「這兩天江湖中傳說南宮雪殺了劍書生與刀神，是嗎？」

「是的。」

「這件事眞是她做的嗎？」

「不是。」柳花花語氣堅定。

「可是照說中的種種狀況推測，她顯然涉有極重大之嫌疑。」

「我只能說，有人想嫁禍於她。」

「哦？」葉霜問：「會是誰？」

柳花花瞪住她，反問：「妳認爲呢？」

「我。」

葉霜表情木然，緩緩接著說：「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懷疑這件事是我做的。」

「不錯，」柳花花徐徐道：「妳有殺南宮雪的理由，而且妳一直想殺她，不是嗎？」

眸光凝住，他接著說：「否則，妳怎麼會如此關心這件事呢？」

「我爲什麼不能關心？」葉霜一對美麗的眼睛緊緊盯住他。

柳花花眼露譏諷：「妳只關心她會不會死？什麼時候死？」

「是的，我的確如此關心。」葉霜淡淡一笑：「但是，我也關心自己。」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細細想過這件事。」葉霜語音緩慢：「這件命案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南宮雪是兇手，二是兇手另有其人。如果屬於前者，這宗命案便平淡無奇，簡單得很……」

「如果屬於後者呢？」柳花花靜心聽。

「那自然是一宗詭秘離奇的命案了。」葉霜微微一笑：「除了『嫁禍』這兩個字，你有更好的解釋嗎？」

「沒有。」柳花花搖搖頭。「事實上，我一知道這件事發生，第一個念頭便是想到有人想嫁禍於南宮雪。」

「第二個念頭呢？」葉霜問。

這個問題却由葉霜自己回答了：「第二個念頭，便是懷疑我是嫁禍的人，是不？」

「所以妳關心這件事，所以妳特地跑來，爲的就是表明這件事和妳無關？」柳花花牢牢盯住葉霜那美麗動人的眼睛，彷彿要穿透她心理。

葉霜微笑：「你相信我嗎？」

柳花花忽然長長的歎了一口氣。

「你爲何歎氣？」

「我歎氣，是因爲妳是我一生中所見最聰明的女人。」

——一個最聰明的女人，她所說的話能令人相信嗎？

柳花花沉默不語。

葉霜道：「怎麼不說話？」

葉霜走了。

可是却帶不走柳花花的疑惑。

他眞的頭痛了——爲了南宮長恨、葉霜、南宮雪，他早就頭痛欲炸了。

現在，又爲了劍書生與刀神之死，他如果交不出兇手，對司馬如虹——那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他將如何面對他？如何向他交待？

他的頭更痛了。

所以，他脫光了衣服，噗通一聲，便跳進了湖裡。

——他想投河自盡嗎？

當然不是。

——如果他想自殺決不會選這種方式，因爲他的游泳技術只怕連海龍王也要自歎不如。

他一口氣游得老遠，然後一頭竄進水裡，整個人都不見了。

雖然是夏天，可是夜晚的湖水，畢竟是冷澈的；然而柳花花要的就是這份冷透心脾的涼意，這或許有助於他紛亂的心緒趨於清朗。

結實健美的身體如浪裡白條般的在湖中穿梭著，柳花花盡興的游了個夠，這才緩緩游向岸邊。

他準備上岸穿好衣服睡覺去了。

可是一到岸邊，他却又縮在水中，遲遲不肯起來。

因爲南宮雪就坐在他放衣服的沙堆上。

他此刻全身上下只穿著一條極短極短

的短褲，這種短褲，無論如何不能在南宮雪面前出現的。

可是南宮雪却沒有迴避的意思。

而且還像往常一樣的盯著他——唇角緊抿，眉尖微挑、眸裡帶著幾許冷意；那副樣子，常使柳花花有身置衙門之感，嗯，就像是個開堂辦案的青天大老爺瞄著狡賊一樣。

這種感覺本就不好受，何况此刻又泡在冷水中進退不得，他簡直哭也不是、笑也不對。

南宮雪宛若未見，「你相信那個女人所說的話嗎？」

「妳說呢？」

「我在問你。」她眞像極了青天大老爺。

「不相信也得相信。」柳花花苦笑。

「爲什麼？」眉尖挑得更高。

「就算那件事和她有關，我能怎樣？舉發她嗎？」柳花花苦笑著，他發現他和南宮雪在一起的時候，苦笑便像春天的野草，愈來愈多了，也愈來愈密了：「無論如何她是南宮長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能拿她怎樣？」

「那麼一個月後，你如何向孤星堡與飛鷹堡交待？」

「妳沒聽過船到橋頭自然直嗎？」

「萬一不直呢？」

「那就讓他卡住好了。」

一陣風吹過來，柳花花覺得冷，可是南宮雪又不走，不覺苦笑連連：「其實，我倒覺得她的話有幾分可信。」

「爲什麼？」

「這件血案如果和她有關係，她大可悶聲不響，何必專程跑來告訴我們她是無辜的？這種事必得拿出眞憑實據，並非能空口指認的，不是嗎？」

柳花花接著說：「再說上次妳並沒有殺她，而我也沒有向南宮長恨說出妳的身世，於情於理，她應該是有所知悟的，畢竟她還是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頓了一下說：「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必須相信她。」

南宮雪低頭沉思了一會。「姑且就假設這件事和她無關，下個步驟該怎麼做呢？」

「睡覺。」

「什麼？」

「我是說這麼夜了，應該睡覺啦。」柳花花哭著臉：「下個步驟該怎麼做，我還沒想到，或許我睡上一覺，明天能想到也說不定。」

「你不是說你是夜貓子嗎？」南宮雪一點想睡的意思也沒有。

「是的，我本來是夜貓子，可是我今天却成了病貓。」

南宮雪忽然輕笑了起來。柳花花見她笑，覺得連湖水都變得溫暖許多了。

「剛才那耳光痛不痛？」南宮雪唇角噙笑。

「痛死了。」這是眞的，柳花花仍覺左頰上火辣辣的。

「眞對不起。」南宮雪帶着歉意的口吻。

「是我不好。」柳花花做夢也想不到她這種人也會和人道歉，很覺意外，忙不迭道：「我不該提到妳師父和妳母親。」

「下次我會打輕一點的。」

柳花花差點沒嗆了一口湖水——還有下次？

南宮雪忽然歎了一口氣。

「妳爲何歎氣？」

「你生氣的樣子的確比猩猩還難看。」

柳花花眞的嗆入一口水了。

南宮雪格格的嬌笑。

忽然，她笑不出來了。

——柳花花突然從水中躍到岸上來。

南宮雪看到了一幕「奇景」——一幕她從未見過的「奇景」。

她失聲驚叫，早已紅著臉跑開了。

柳花花大笑。

* * *

南宮雪習慣早睡早起，自從認識了柳花花以後，難免會晚睡，但是第二天仍然會起得很早。

今天，太陽已晒到屁股，她却仍未起來。

只因爲昨夜裡她一直做夢，一個令她臉紅心跳的夢——那就是柳花花全身赤裸，只著一條極短極短的短褲的「奇景夢」。

她翻來覆去，輾轉反側，直到天現曙光方沉沉睡去。

她一直睡到日正當中才醒來，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睡這麼遲的。

不過，她雖然睡得這麼遲，柳花花却睡得比她更遲。

他雖然是個夜貓子，却也是標準的懶豬，一定要午時過後才會醒來；曾經有一次竟睡到日頭偏西仍未起床，害得南宮雪敲了他五次門，以爲他病倒了呢。

南宮雪點好飯菜，算算時間他也該下樓來了，便慢慢的先扒半碗飯。

——她其實是等著柳花花一起進膳的，可是她又不願意讓他知道。

通常，如果半碗飯吃完柳花花仍未出現，她便會招呼伙計上樓去催他；現在，她已半碗飯下肚，猶未見柳花花下來，本欲招呼伙計，却見每個伙計正忙得團團轉，顯然今天的生意特別好，於是她只好自己上樓去。

「懶豬！」敲了兩次門，喊了兩聲，却不見房內應聲，輕輕一推門，房門應聲而開，南宮雪不禁楞住。

——柳花花不在房裡。

下得樓來，却見他好端端的坐在飯桌上，而且正大口大口的扒著飯。

南宮雪坐了下來，瞪著他。「你從地下鑽出來的？」

「不是，」挾了一塊肥豬肉往咀裡送。「從門外用脚走進來的。」

端起飯碗。「哇啊，你這麼早就起床，太陽一定打西邊出來了。」

低頭喝湯，柳花花朝她怪異一笑：「妳呢？妳這麼晚才起床，月亮也一定會從北方出來。」

紅了一下臉，南宮雪瞪著他說：「我晚起是有理由的。」

「哦？」柳花花似笑非笑的望住她。

「我在想如何追查兇手。」南宮雪撒了一個大謊。

「想到了沒有？」

「當然是想到了。」牛皮愈吹愈大。

「什麼方法？」柳花花側首盯住她。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苦笑，他只能苦笑，然後又挾了一塊又肥又大的肥豬肉塞進咀裡，一面用力嚼咬著，一面喃喃道：「女人，妳的名字便是無賴，世界上最大號的無賴。」

柳花花口齒不清，南宮雪聽不清楚：「你說什麼？」

「沒什麼，我忽然想起了兩個多年不見的朋友。」

「和兇手有關嗎？」

「是的，」柳花花忍住笑：「妳眞聰明。」

「是誰？」她放下碗筷。

「一個姓吳，一個姓賴。」

「吳什麼？賴什麼？」

「我不知道，人家都叫他們無賴。」

「吳賴……無賴？」南宮雪恍然大悟，嬌嗔道：「你才是死無賴！」

一頓午飯，就在這樣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吃完。

然後他們便開始喝茶。

——飯中有肉，飯後喝茶，這是柳花花的習慣，而且吃的是五花肥肉，喝的是南方烏龍濃茶。

南宮雪低頭輕呷又熱又濃的烏龍茶，她本無此習慣，只因爲受了柳花花的影響，慢慢的也喝上癮了。

——她發覺，她愈來愈受他的影響。

「你今天爲何起得這般早？」南宮雪一盅未完，柳花花已埋頭喝第二盅——大熱天喝熱茶，大概只有他了。

「妳說呢？」這是他的口頭禪。

「我在問你。」她一定這樣頂他。

「當然是在想如何追查兇手。」

「吳(無)賴？」南宮雪嗤了一聲。

「一個無賴如果在暗中偷窺銀刀教妳銀煙刀法，妳想，他會有那些舉動？」

南宮雪以爲他又在說笑，却見他一臉正經，不覺應道：「第一個舉動自然是偷學銀煙刀法啦。」

「第二個舉動呢？」

南宮雪搖搖頭。

柳花花微笑：「當那個無賴知道教授妳刀法的人便是銀刀，他將會發現什麼？

「發現什麼？」南宮雪眨眨眼：「自然是發現銀刀在八太子崖的決鬥必輸無疑，這還用說嗎？」

「不錯……」

柳花花只說了兩個字，南宮雪忽然皺了一下小巧玲瓏的鼻子，喜道：「姑娘我知道了。」

柳花花橫著眼睨著她。

「妳不信？」南宮雪有些惱怒：「你眞以爲我是呆瓜？」

南宮雪當然不是呆瓜，事實上她古靈精怪得很，若非昨夜被柳花花那副「奇景」搞得一晚睡不好，只怕她早就想到這條綫索了。

——究竟她想到了什麼線索？

萬人慕、錢來爺

離約定的時候還差半個時辰。

可是萬人慕已經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她時而坐下、時而站起、時而來回踱方步，地下一片青葱的小草已被踐踏得七零八落；她望了望路口，終於像是下定決心的，走進了六角亭裡一屁股坐下，然後閉起那雙常令包歌豪神不守舍的水汪大眼，再也不肯站起來。

嚴格說來，她不算太美，身材適中，略嫌削瘦，但是她却天生有迷倒男人的本錢——那對又黑又大、彷彿裝滿了水蜜似的大眼，即使她在不說話，不笑的時候，洋溢的眼波也能把男人的靈魂勾出竅來。

包歌豪就是其中之一。

他雖然貴爲「孤星堡」的少堡主，自小養尊處優，嬌生慣養，加諸長相端正，一表人材，所以平日極爲自負，眼高於頂，彷彿天下人都不放在眼裡；獨獨對萬人慕，他是愛之入骨，情之入肉，幾乎天天都圍繞在她身邊，把她捧得比天上的星辰還要高。

也許，太過容易得到的東西往往令人不會特意去珍惜它，萬人慕平時並不對他特別假以辭色；但是自從兩三天前劍書生萬人仰被刺之後，她就對包歌豪溫柔有加。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她要藉助他的力量爲劍書生報仇。

如果萬人慕和萬人仰站在一起，大家寧可相信他們是父女，也不肯相信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萬人仰膝下只有兩個兒子，所以特別鍾愛這個妹妹，簡直把她當做自己的女兒一般疼愛。

因此，萬人仰之死，哭得最傷心的便是萬人慕。

因此，她決定私底下爲他報仇。

本來這件事包歌豪是不敢做的。

一來他父親包笑天已下令孤星堡任何人不准私下尋仇，靜待柳花花一個月後的消息，再作定奪；二來是因爲柳花花這個人他惹不起。所以當萬人慕向他請求幫助時，他的確猶疑了好一陣子。

最後他答應了。

——因爲萬人慕答應只要能幫她殺了南宮雪，她便嫁給他。

* * *

包歌豪終於來了，但是萬人慕却一臉不高興。

「我遲到是有原因的。」包歌豪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就是那個小冤家生氣，他小心陪著話：「這件事妳知道絕不能讓我爹知道，否則他一定會剝了我的皮，所以我們必須極其小心行事，絕不能調動堡裡的狙擊手參予其事，萬一消息走漏，那就不妙了。」

水汪汪的大眼，即使是嗔怒也叫人骨頭酥軟，萬人慕瞪著他：「就憑我們兩個想殺南宮雪？」

「當然不只我們兩人。」包歌豪笑著說：「我們的目標雖然是南宮雪，但是別忘了她身邊還有個令人頭痛的柳花花，不管是南宮雪或是柳花花，憑我倆之力，絕不是他們的對手，所以我特的請了我一班朋友助陣。」

「那些人。」

「『閻王劍客』閻子羅、『咆哮刀客』蔣曉聲、『天殺劍』展三絕、以及『獵人』朱野。」

萬人慕笑了。

——因爲她知道那四個人當中，不管是誰，都是讓人聞其名而抖顫的大人物。

「我就知道你有辦法。」萬人慕聲音好嗲。

「還有一個好消息。」包歌豪得意的接著說：「我已經說服『刀神』賈斯文之子賈豹加入我們的復仇行列……」

萬人慕有些驚異：「賈豹，他不跟他爹一樣任職飛鷹堡的嗎？他怎敢違抗司馬堡主的禁令私下報仇？」

「殺父之仇，那管得了禁令，他比妳哥哥的兩個兒子有種多了。」

萬人慕瞪了他一眼：「萬光與萬亮因食俸孤星堡，自然聽你爹命令，你怎能說他們沒種？」

自知失言，包歌豪連忙陪笑道：「是，是，我說錯了咀，妳別見怪。」

「我不怪你。」萬人慕笑瞇瞇的說：「我非你孤星堡之在職人員，故敢尋私仇，你身爲少堡主爲了我不惜以身觸令，我感激你還來不及，怎會怪你？」

「那就好，」包歌豪痴迷的望着她：「我可都是爲了妳萬人慕，事成之後，妳可一定要嫁給我，不能反悔……」

冷冷打斷他的話，萬人慕瞇着眼說：「你如果不相信我，那就算了，咱們拉倒了吧。」

「我自然相信妳，我自然相信妳。」一連說了兩聲，包歌豪陪着小心：「我如果不相信妳，怎會去積極佈置這件事？」

「你害我等了這麼久，爲的就是說服賈豹？」萬人慕臉色放緩。

「是的，他同時也說動了他兩個拜把兄弟，一個是已遁入空門的『閑雲道長』，以及關西的暗器世家丁冬……」

不等他說完，萬人慕已經開懷的叫起來：「南宮雪死定了！」

包歌豪也浮著勝利的笑容：「還有那個多管閒事，令人討厭的花花公子。」

「爲什麼要殺柳花花？」萬人慕撇了一下嫣紅的唇角：「我說過，我們的目標只是南宮雪。」

「我知道，」包歌豪說：「姓柳的一直在她身邊，如不殺了他，如何殺南宮雪？」

「放心，」萬人慕的大眼睛閃著亮光：「柳花花交給我，你們對付南宮雪。」

「妳一個人對付柳花花？」包歌豪疑惑的望著她：「妳打得過他？」

萬人慕嬌笑：「對付男人，尤其是花心蘿蔔的男人，我一向有辦法。」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你會明白的。」萬人慕瞇著眼說：「到時候我自然有辦法將他引開。」

「什麼辦法？」包歌豪打破沙鍋問到底。

萬人慕沒有回答，她問了另外一個問題：「人什麼時候到齊？」

「今晚。」

「什麼時候行動？」

「今晚。」

* * *

錢來爺。

這究竟是不是他眞實的名字？誰也不知道。

大家都叫他「錢來爺」，所以他便成了錢來爺。

——萬物本無名，你愛怎麼叫就怎麼叫，不是嗎？

大家對錢來爺的來歷知道的並不多，只知道他就是當今天下最有名的「金財神賭坊」的大老板。

這種人，當然是金多銀多。

有人曾經問過他究竟多到什麼地步。

「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就是他的回答。

你如果問他爲什麼不知道，他一定這樣回答你：「因爲我不願意知道。」

有人不死心再問：「你爲什麼不願意知道？」

他會很認眞的說：「如果我知道了我有多少錢，我怕我會担心死，萬一地震銀子垮下來，把我壓死怎麼辦？所以我從來不願意知道我有多少錢。」

結果，問話的人差點活活被氣死。

* * *

還有一點能讓你活活氣死的是，當你想上床睡覺的時候，却是他起床的時候；當你起床時，却又是他上床就寢之時。

他就是這樣跟你不一樣。

因爲他起床之時，便是「金財神」賭坊的生意剛開始的時候，然後財源滾滾似水般的一直流進來，一直到天明賭客散光，他才會滿足的長吁一口氣，安心上床。

可是，今天他不待天全黑便起床了。

他這個人其實很隨和，吃這行飯的人當然力求和氣生財，廣結善緣；唯一能令他惱怒的是，當他在睡覺的時候，你決不能去打擾他。

現在，離他起床的時間還差一點，誰能令他提早起床？

柳花花，當然是柳花花，除了他，這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能令錢來爺如此。

「你爲什麼還不死？我今生今世最大的願望，便是能替你辦喪事。」錢來爺微閉著那對因睡眠不足而顯得有些浮腫的豬泡眼，雖然柳花花與南宮雪就坐在對面，他仍然四平八穩的躺在舖有波斯紅毯子的紫檀木臥榻上，否則他就無法舒適的抽著從滇南邊區運來最名貴的「罌粟煙」。「我保証會用最好的柳州棺木、最響亮的江南爆竹、最會哭的秦淮艷妓當你的五子哭墓，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這個花花公子已告別這花花世界。」

他每說一句話，便停下來抽三口，他的聲音很細，和它臃腫發福的身軀很不相符，細得有點像飄在室內的煙霧：「好人不長命，禍害一萬年，你這種人當然不會這麼快死去，但是你也不能這樣把我從床上拉起來，你應該知道，賭是我的第一生命，煙是我的第二生命，睡覺是我的第三生命；你妨碍我的睡眠，等於就是摧殘我的生命，我如何不咒你早死？」

南宮雪心裡一直在發笑，她想不到眼前這位多金多銀的錢來爺原來是這麼好玩的人，他雖然是在和柳花花說話，可是從沒看他一眼，彷彿就在喃喃自語似的。

更好玩的是，柳花花竟一點也不爲怪，他只是斜靠著椅背，右脚架在左脚上，不時還輕輕的抖他兩下，兩隻眼睛有時盯住天花板，有時望望壁上的水墨字畫，有

天下第一偷

時望望自己的脚尖發呆，偶而會朝南宮雪做一個看來無意識的傻笑……就是不看錢來爺一眼。

「最可惡的是，你居然還要看我的賬簿，你簡直是瘋了，誰的賬簿可以給人看的?賬簿就等於自己的老婆一樣，老婆能脫光衣服給人看的嗎?」

他的煙癮眞大，現在抽的是第三桿煙了。「雖然你只想看上個月十五關於銀刀與南宮雪決戰的最後一天下注的名單，我不想知道，也不想問你爲什麼要看這份名單……」

一連抽了三口，然後又喃喃道：「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規矩：殺手絕不能透露僱主的身份，大夫絕不能透露病人的病歷；同樣的，賭場也絕不多透露賭客名單。我如果不是個守行規的人，只怕今天大家不是叫我錢來爺，早就是『錢去也』啦。」

「爲什麼不能透露賭客名單?」南宮雪實在忍不住，插咀問了一句。

錢來爺連眼角都不瞧她，他始終就像是自言自語一樣：「賭客要有賭本，否則就上不了桌，下不了注；但是並不是每個賭客的賭本都是清白的，也許是賣兒賣女而來的，也許是殺人越貨而來的，也許是貪汚挪空而來的，也許是拐騙盜賣而來的，也許……不管怎樣，如果賭客名單公開，那麼天下醜人髒事必現原形，誰還敢再上門?」

「所以，賭場和衙門一樣，有錢就是大爺，必須受到保護平安無事。」他微微挪動了一下肸滾滾、圓嘟嘟的身子。「坦白告訴你，這間賭場我其實什麼事不管，唯獨就管這本賬簿。」

「莫說是你們，就連我九個老婆、廿三個兒子、八個女兒、卅二個內孫、十一個外孫、連同賭場一百零八名打手保鏢在內，從來都沒有摸過賬簿。」

錢來爺的煙終於抽完，話也說完：「柳花花、花花大少，花柳大少，你明白了沒有?」

「我明白了。」

柳花花忽然站起來。

南宮雪也跟著站起來。

她以爲柳花花要動手，誰知他却對她說：「我們走吧。」

「走?」南宮雪詫異的望著他：「我們就這麼空手離開?」

「不離開怎樣?妳沒聽錢來爺說得這麼仔細嗎?」柳花花聳聳肩：「錢大老板是寧可失去他的腦袋也不會把賬簿借給我們看的。」

「不錯，」錢來爺打了一口呵欠：「就是把我剁成肉醬，燒成炭灰，我也不肯把賬本交給你看的。」

他頓了一下，懶懶的接著說：「除非，你答應我那個條件。」

柳花花悶聲不哼，掉頭便走，南宮雪却忍不住拉住他，望著錢來爺問：「什麼條件?」

錢來爺沒有哼聲。就算他回答，南宮雪也不會聽見，因爲她已被柳花花拉著離開房門外了。

出了房門，甬道對面盈盈走來一名黑衣少女。

女人，特別是年輕貌美的女人，不管她穿何種顏色的衣服，都將出色迷人，唯獨就是黑色的衣服，一般少女是不敢輕易試穿的，因爲黑色代表恐怖、沮喪、失敗、死亡，若非很懂得服飾裝扮的女人穿上它，肯定會失色無光。

但是，眼前的女人却是一身黑衣打扮。

而且，任何人只要看上她一眼，立刻就會有不想把眼光移開的感覺。

——因爲，那一身裝扮太出色了。

一身全黑的緊身絲衣，小紋式的雪白滾邊，沒有花巧的白色衣扣，第一個印象便給人一種强烈的黑白突出感覺；最主要的是，她那張原本就嬌美艷俏的臉龐上，很細膩的濃妝艷抹，恰好被黑白的衣裝烘托强調出來；尤其是她頸間掛著一串打著幾個圈、長及高聳的胸脯上的金色鍊子，不管你在多遠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在閃閃發光——這種打扮，連女人都會情不由己的讚歎起來。

至少南宮雪便在心中這樣歎讚著。

——黑色，其實也代表神秘和性感。

——一個同時具有神秘美與性感美的女人，有幾個男人會不喜歡呢?

南宮雪和柳花花已停下脚步。

因爲那名黑衣少女正擋去他們的去路。

「你要走了?」她這句話是對柳花花說的，兩隻黑白分明的眸子也盯住柳花花。

「是的。」柳花花喜歡微笑，特別是和女人說話的時候。

「這麼久沒見了，難道你沒有話要跟我說?」黑衣少女只是盯著柳花花，彷彿看不見他身旁的南宮雪，連一點跟她打個禮貌招呼的意思也沒有。

「有的，但是只有一句……」柳花花說：「再見。」

＊ ＊ ＊

南宮雪默默的跟著柳花花不快不慢的脚步走著。

——她其實有很多話想問，只是一時間不知該從何問起。

「我們現在去那裡?」終於她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去我們該去的地方。」柳花花這句話令南宮雪兩眸翻白。

「賬本上的下注名單是我們的唯一的綫索，錢來爺不肯給，難道我們不能來硬的?」

「什麼硬的?」

「動手搶啊。」

柳花花忽然輕輕笑了起來。

「你笑是什麼意思?」南宮雪瞪著他。

「妳以爲錢來爺是什麼東西?」

「他不是東西，他是人，一個連自己有多少錢都不知道的有錢人。」南宮雪冷冷一笑：「這種人，難道我們搶不動他?」

柳花花淡淡一笑：「他不僅是個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的有錢人，而且還是個連自己武功有多高都不知道的武學高手。」

用這種語句來形容一個人武功的高强，南宮雪還是第一次聽到。

「他是個高手?」南宮雪帶著懷疑的眼光望了他一眼：「江湖中人只聽過他是個撈錢高手，好像不曾聽過有人說他也是武林高手。」

「不錯，江湖中人很少人知道錢來爺除了賭錢、抽煙、睡覺之外，其實還有一身高得令人可怕的武功。」

「高到什麼程度?可怕到什麼程度?」

「據我所知，」柳花花說：「這個世界上能打敗他的人大概只有兩個。」

「誰?」南宮雪很感興趣。

「一個已經死了，一個卻還沒出生。」

「你在開玩笑?」南宮雪驚異的望著他。

柳花花一點開玩笑的樣子也沒有。

「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南宮雪不禁對錢來爺感到十分好奇。

既然你不敢動手搶他，爲何又不肯答應他的條件?」

南宮雪眨眨眼，接著說：「你還沒有告訴我那是什麼條件。」

「一個我決不會答應的條件。」

「別婆媽，到底是甚麼條件?」

柳花花忽然捂著鼻子苦笑了一下，緩緩道：「他要我做他女婿。」

南宮雪起先一楞，然後格格的笑起來。

側眼望住她，柳花花問：「妳笑什麼?」

「我笑錢來爺眞是個呆瓜。」南宮雪溜了他一眼。

「什麼意思?」

「天下這麼多男人，他却偏偏要你這種男人做他女婿，不是呆瓜是什麼?」

「我這種男人有什麼不好?」柳花花抿著咀。

「你這種男人有什麼好?」南宮雪睨著他。

柳花花苦笑。

「你爲什麼不答應?」南宮雪仍然睨著他。

「我爲什麼要答應?」

「至少他金子銀子堆得比山還高，別的男人只怕求之不得娶他女兒呢，從此十輩子吃穿不用愁，不是嗎?」南宮雪抿咀忍笑：「可惜我不是男人，否則我跪斷脚、磕破頭也要求他把女兒嫁給我。」

柳花花哈哈一笑：「這還不簡單，聽說錢來爺正在物色第十個老婆，妳乾脆嫁給他不就得了。」

俏臉微酡，南宮雪瞪了他一眼：「你爲何不肯娶他女兒?嫌她醜?」

「妳認爲她醜嗎?」

「我又沒見過，我怎麼知道。」

「妳已經見過她了。」

「什麼時候?」南宮雪隨即驚訝道：「那個穿黑衣的女人就是他女兒?」

「是的，」柳花花微笑：「那就是他八個女兒之中最小的一個，而且也是唯一還沒有出嫁的一個。」

南宮雪忽然歎了一口氣。

「妳歎什麼氣?」

「因爲我發現原來你才是呆瓜。」

「爲什麼呆瓜又變成我了?」

南宮雪一臉正經：「那麼美的女人你不肯娶她做老婆，你如果不是呆瓜，誰肯相信?」

美眸忽閃過一絲奇異的目光，她語音幽幽問：「是不是爲了獨孤美?」

柳花花却答非所問。「如果，我眞做了錢來爺的女婿，妳想我還敢在馬路上行走嗎?」

「爲什麼不敢?」南宮雪大感有趣。

「因爲我怕有人在路上招呼我，而我又不認識他時，那麼我就頭痛了。」柳花花煞有介事的說：「九個丈母娘、廿三個大舅子、七個大姨子，單是這些就夠我記得頭昏腦脹了，我怎麼知道在馬路上叫我的人是誰?萬一認錯了人，豈不笑死人?」

這種事能不能笑死人，誰也不知道，不過，南宮雪是眞的差點笑死了過去。

好不容易止住笑，南宮雪拭去眼梢上的淚滴，「我原以爲錢來爺是天底下最怪的人，原來還有人比他更怪……」

微微一頓，她轉過另一個話題：「現在，錢來爺的賬册既不肯借我們看，我們又不敢動手搶他，而你又不肯當錢家女婿，看來我們是沒辦法得到那本賬册了?」

「窮則變，變則通，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柳花花一副胸有成竹。

南宮雪忽然歎了一口氣。

——她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也養成了歎氣的習慣，而且歎氣的模樣還有幾分似柳花花。

柳花花側首望了望她，沒說話。

「你不問我爲何歎氣?」

「因爲我已經知道妳歎氣的原因。」

「哦?」南宮雪溜了他一眼。

「妳後悔自己不是小偷，是不?」

南宮雪笑了，但是咀中仍說：「我爲什麼要後悔自己不是小偷?」

「因爲妳如果是小偷，那麼妳就可以去偷錢來爺的賬本名單。」柳花花斜著眼看她。

南宮雪也睨著他，微笑依然：「可惜你也不是小偷，所以你現在想去找一個能爲你偷東西的小偷來幫你?」

這回換柳花花歎氣了。

南宮雪也沒有問他爲何歎氣。

——因爲她已經知道她剛才那句話說對了，對得令柳花花歎氣佩服。

「其實，」她咀角漾著詭笑：「要偷錢來爺的東西，大概比登天還難，普通一般的小偷只怕連門都進不去，所以想幹好這件事，非得偷術高明的大偷不可。」

柳花花笑了，眼睛在笑。

「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南宮雪接著說：「你現在就要帶我去見『天下第一偷』白則七，對不?」

柳花花終於又歎氣了，而且還搖了搖頭。

「你搖頭是什麼意思?」

「我在想，」柳花花很認眞的說：「照這樣的情形下去，不出三五年，你大概就是江湖中最可怕的女人了，面對這樣一個可怕的人，我怎能不歎息兼搖頭?」

「你爲什麼不說我是個聰明的女人?」

南宮雪不服氣。

「是的，妳是個聰明的女人。」柳花花點點頭，補了一句：「聰明得可怕。」

＊ ＊ ＊

南宮雪猜得一點沒錯，柳花花果然是來找「天下第一偷」白則七。

有一點她是沒有猜到——原來頂頂大名的「天下第一偷」根本就不像小偷的樣子。

小偷應該是副什麼樣子？

難道天下的小偷都應該是長得「獐頭鼠目」、「賊頭賊腦」的嗎？

當然不是。

——如果是這樣，只要把那種長相的一把通抓，豈不天下太平，從此不再有大偷小賊？

但是，南宮雪做夢也猜不到眼前這個偷兒竟是個長得非常標緻的美男子。

——比毒十八，龍鳴都美；自然也比柳花花美。

世界上無論是什麼東西，似乎只要是長得俊美好看，必然就會贏得衆多的眼光。

南宮雪忍不住細細打量了他一番。

可是令她氣惱的是，他却從不正眼瞧她一下。

奇怪的是，他居然連柳花花也不正眼瞧他。

更可惡的是，自始至終，他就斜著身子靠坐在一張美侖美奐鋪有老虎紋皮的太師椅上，動也不動，即連南宮雪與柳花花踏入這間富麗堂皇的大廳之時，他竟連眼皮兒也不抬一下。

——這大概是世界上最沒禮貌的主人了。

若非看在柳花花的面上，脾氣大過天的南宮雪早就掉頭而去。

然而當她發現柳花花原來竟也是世界上最沒禮貌的客人的時候，她決定留下來看一場好戲。

——柳花花竟把兩脚橫翹在客廳當中的大理石桌上，那不是最沒禮貌的客人是什麼？

乾柴烈火

果然，白則七的第一句話是：「你究竟什麼時候才死？」

柳花花笑嘻嘻的回答：「到了該死的時候，我自然就會死。」

「你來幹什麼？」

「幫我偷一件東西。」

「什麼東西？」白則七說話的時候，臉上無任何表情。

「賬簿。」柳花花始終是笑迷迷。

「什麼賬簿？」

「一本記有上個月十五銀刀與南宮雪決鬥時賭客下注的名單賬簿。」

「在那裡？」

「錢來爺那裡。」

「什麼時候要？」

「愈快愈好。」

「三天可以不可以？」

「可以，五、七天也可以。」

「三天後的這個時候，你來拿吧。」白則七的口氣彷彿已經偷到那本賬簿了。

談話就這樣結束。

* * *

離開白則七堂皇巍峩的大門，南宮雪忍不住連連苦笑。

——她終於相信，江湖之大，奇人怪事眞是無處不有。

「看到他那樣子，我絕不相信他就是江湖中最令人頭痛的天下第一偷；看他那樣子，簡直就像是王公大侯的富家子弟，朱門錦衣，令人側目；看他那樣子，冷漠無禮得像塊冰，我絕不相信他竟答應你的要求；而且連說十句話的功夫都不到，而且他竟不問你為什麼要那本賬簿，而且他的語氣好像一定能偷得到那本賬簿，而且……」

南宮雪一路上喃喃自語著，她心中委實太多的「而且」；最後，她終於理出一個頭緒來，她提出了第一個問題：「白則七為何肯毫無條件的替你偷東西？」

「因為我曾救過他一命。」柳花花淡淡回說。

「那我更不明白了，」南宮雪馬上說：「既然你是他的救命恩人，為何用那種無禮的態度對你？他不但不用正眼看你一下，而且第一句話便問你什麼時候死，豈非觸你霉頭？」

「因為我是他的情敵。」

「情敵？」

南宮雪呆了一呆：「你是說他跟你爭風吃醋？」

「是的，」柳花花點點頭：「他追獨孤美整整好幾年了。」

「原來如此，」南宮雪恍然嬌笑：「如果我是他，我也希望你早死。」

既是救命恩人又是情敵，這種微妙的關係，如果眞臨到南宮雪身上，她還眞不知道怎麼辦哩。可是她沒有想這個問題，她很自然想到另一個問題：「錢來爺呢？錢來爺為什麼也希望你早死？他說今生今世最大的願望便是替你辦喪事，難道只因為你不肯娶他女兒？」

柳花花沒有回答，因為南宮雪緊接著又問了另外一個問題：「江湖中人只知道他只是個大亨而已，為什麼你偏偏知道他武功蓋世，天下無敵？」

她一字一字的問：「你和錢來爺必有極深的關係，對不對？」

柳花花望住她，歎氣道：「我曾經說過妳的腦筋和妳的劍一樣快，看來我錯了……」

「那裏錯了？」南宮雪再視著他。

「我現在才發現，其實妳的腦筋快過妳的劍，快得太多了。」一頓，柳花花點頭道：「不錯，錢來爺的確和我有很深的關係。」

「什麼關係？」

「很深、很深的關係；」柳花花語音深沉：「深到不能告訴任何人的關係。」

南宮雪傻住。

——那究竟算那門子的關係？

南宮雪不禁凝視著他的側影，心中不期然的浮起一絲疑惑：

——他到底是什麼人？

柳花花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江湖中人對他的師門來歷始終撲朔迷離，只知道如果你沾惹上他，那麼他就是一個令你非常頭痛的人。

——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 * *

萬人慕就是常常為了柳花花感到頭痛的人。

她交過很多男人，老實說是她是個非常開放的女人，也是個非常具有胆識的女人，對男人更是有一套，不管何種男人到她手中，必然有辦法使他像小狗般的屈服在她的裙角下。

她常常認為男人是奴隸，而她就是奴隸的主人，不，是女王，她就是男人的女王。

但是，唯獨就只有柳花花，她非但不能使他成為自己的奴隸，反而幾乎使自己成了他的奴隸。

她曾經很認眞的想過這個問題，其實柳花花在她衆多男人中，無論是外表、家世、學問都不算是頂尖的一個，特別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不過如此」而已；但是如果你肯再看他第二眼、第三眼，那末就絕對不一樣了……

究竟如何不一樣？萬人慕也說不上來，只覺得他渾身洋溢著一般味道——男人的味道；尤其是跟他上床之後，更會發現他是絕對的男人。

萬人慕被他的魅力誘惑到週身蟻噬。

她是個新潮享樂的女人，自然不願專屬任何男人，但是却也不願她的男人有第二個女人，她是個道地的「大女人」。

不幸的是，柳花花正好也是個「大男人」，女人之多，絕不輸她的男人之多，所以她頭痛。

——不能把他收為「專用」而頭痛。

但是，今天却換成柳花花頭痛了。

當他遠遠看到萬人慕走來的時候，他便一個頭兩個大。

——如果，讓她走前來，一口咬定南宮雪就是殺她兄長的兇手，那末脾氣大過牛的南宮雪豈會甘休？她連包笑天都不放在眼裏，豈會對萬人慕特別忍讓？如果，不，肯定兩人會一言不合打起來，你說柳花花怎不頭大如斗？

這種事當然不能讓它發生，所以柳花花對南宮雪說：「前頭那個是我的朋友，我有事先走一步，妳就幫我在『東風客棧』訂個房吧。」

南宮雪還來不及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柳花花便三步當兩步跳到對街去了，只見他跟一個身材姣好的女人比手劃脚講了一下，兩人便肩並肩的消失在街口……

南宮雪怔怔發呆，心中不期然昇起被「放鴿子」的愠怒……

* * *

萬人慕最聰明的地方是，不管她和那個男人幽會，她絕不會去挑一流的豪華客棧，畢竟那裏人多眼雜，萬一被熟人碰見可不是好玩的；所以她專挑不惹人注目的小客棧，而且她一定不會和男人共進共出，同時會各要一間房，然後再悄悄的會合於一房。這樣，誰都不會知道她與男人幽會。所以，她始終被認為是萬家的千金大小姐。

柳花花進入她的房間時，她正脫下繡花鞋坐在牀沿上。

「妳怎麼會在這種時候出來？誰都知道妳哥哥不幸遇害，制喪期間妳仍東跑西竄，不怕人家看了笑話妳？」柳花花斟了一杯茶給她。

萬人慕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瞪著他：「我是專程來找你的。」

「妳隨時都可以找我，」柳花花坐在她對面的一張椅子上，「但是妳也得等妳哥哥斷七以後才出來呀。」

「你以為我找你什麼事？」萬人慕語音冰冷。

柳花花有些意外。「妳找我還有什麼事？」

大眼睛閃著憤怒：「你以為除了上床我就不會找你嗎？」

柳花花其實早已想到，却佯裝不知：「到底什麼事？」

「南宮雪！」萬人慕咬牙切齒：「明明是她殺死我哥哥，你為何一直護著她？」

搔了搔腦勺子，柳花花苦笑道：「萬人慕，我想我們最好不要談論這件事，雖然妳是被害人的家屬，我瞭解妳的心情；但是這件事已由包堡主出面處理，而我也保證會在一個月內交出兇手，到時誰是眞兇，妳自然會明白。」

大眼睛轉著盈盈欲墮的淚水，萬人慕一臉悲切：「自小到大，就是我這個哥哥最疼我，如今他竟遭人毒手，我怎能不替他報仇？」

柳花花最怕見女人掉眼淚，連忙說：「妳放心，我一定會把兇手揪出來。」

萬人慕眼中的淚水已奪眶而出：「你為什麼護著南宮雪？是不是她也陪你上床？」

這種事，再怎麼說也說不清，有一種女人，那怕你說歪了咀、道破舌，她也不會相信的；所以柳花花站起身，冷冷道：「我送妳回去吧。」

萬人慕怨恨的瞪視著他：「我偏不回去！」

「如果妳不回去，那我回去了。」這句話若在往昔柳花花必然應口而去；但是現在他却又默默的坐了下來，畢竟她剛遭喪兄之痛，總該得隱忍些。

——一個男人，除了要懂發「男人脾氣」之外，而且還要在必要時候懂得接受「女人脾氣」，那末這種男人縱使不得女人歡心，也決不會招惹女人討厭。

——柳花花就是這種男人。

「妳哭吧，我知道妳難過。」

輕輕的，溫柔的，柳花花把她攬在懷裏，愛憐的拭去她粉頰上的淚痕：「哭吧，人在悲傷痛苦的時候，哭是最好的發洩。」

軟玉般的偎在他懷裏，萬人慕淚如黃河缺堤，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個夠……

哭過的她，猶如帶雨梨花，格外顯得嬌柔迷人，當她淚眼模糊的凝視著柳花花說：「今晚，陪我好嗎？」柳花花早已俯首吻住她那片溫濕的薄唇……

逐漸的，溫濕變成了乾燥，乾燥變成了灼熱；終於，萬人慕已像一團火，一團足以燃燒毀滅任何男人的烈焰猛火！

而柳花花就像一片乾柴，乾柴碰到烈火，當然也變成了一團火，兩團火合在一處，只怕比牛魔王火燒火焰山的火還要熾猛、還要厲害！就算你用芭蕉扇也撲他不滅。

燭影搖紅，香喘嬌啼。

萬人慕已閉下那雙大眼睛，長長的睫

毛也因胴體的震慄而顫動……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她此刻的感覺的話，她一定會說（只怕她根本就說不出話來了）——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更快樂的呢？

——有嗎？你說。

戰火

南宮雪也像一團火。

——一肚子怒火。

她衣鞋未脫，連房中的燈也未點亮過，就這樣獨自躺在牀上。

她本習慣於孤獨，而且也喜歡孤獨。

可是自從柳花花闖進她的生活領域之後，她發現慢慢的不喜歡孤獨了。

現在，她更發現孤獨原來是這麼可憎而令人懼怕。

她還發現令她震驚的事：——她變了。

人，任何人都會變的。

是誰使她改變的呢？

柳花花？銀刀？抑或江湖的歷鍊、生活的體會使她變了？

無論如何，人總是會變的。

至少她本該是個早睡早起的人，而此刻已臨子夜，竟毫無睡意；而且胸中還有一團連她自己也不明白因何而生氣的無名怒火。

如果有人問她，是否因見柳花花與別的女人同行而生妒恨？

她打死也不會承認的。

這種個性她仍未變。

也許，一輩子都不會變。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本是老生常談；而老生常談的話通常是有幾分道理的，否則它怎能流傳這麼久？

終於，她嘆了一口氣。

歎氣有很多種，她爲何歎氣？歎的是那種氣？

因爲她聽到了輕微的腳步聲，她以爲是柳花花回來了，她心中竟然有一股期望，熱烈的期望——期望見到他。

這種不尋常的念頭，令她感到害怕。

她本以爲今生今世絕不會爲任何男人失眠的。

腳步聲在門口停住。

她倏地坐了起來。

臉上還帶著濃深的驚異，因爲門外的聲音並不是柳花花的：「南宮雪，如果你想知道殺劍書生與刀神的兇手是誰，請跟我來。」

南宮雪沒有猶疑，立刻推門而出，只見淡淡的星光下，一條矯捷的身影已越過高墻屋宇，向遠處逸去……

南宮雪腰肢一扭，人已如輕風般疾隨而去……

＊　＊　＊

這個地方很隱密，地勢險惡而偏僻，平時大白天便絕少有人跡，何況是深夜？

但是，現在卻有九個人站在那裡。

「閻王劍客」閻子羅、「咆哮刀客」蔣曉聲、「天殺劍」展三絕、「獵人」朱野、「閑雲道長」、關西暗器世家丁冬、賈豹以及包歌豪等八個人。

另外一個人自然是南宮雪。

八男一女。

八個男人對付一個女人。

——現在的男人越來越沒用了。

現在的男人或許眞的越來越沒用，但是眼前的八個男人卻絕對的有用。

南宮雪雖然不認識眼前的八個大男人，不過看他們穩健沉肅的神色，只怕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南宮雪，」八個男人當中，賈豹與包歌豪是用黑巾覆著臉的，因爲他們各自隸屬「飛鷹堡」與「孤星堡」，唯恐萬一事敗而洩露身份，而遭到堡規處分，畢竟他們是違令私下尋仇的。包歌豪是這次狙殺計劃的召集人，他瞪著南宮雪問：「妳爲何要殺劍書生與刀神？」

南宮雪仍然是那副神色，又冷又傲的神色：「你騙我來這裡，爲的就是講這句話？」

「當然不是，」賈豹報父仇心切，怒聲道：「我們要妳付出殺人的代價。」

這種情形靠咀巴講是沒有用的，只有看誰手中的劍厲害才是最有效；這個世界，在很多時候都是「强權就是公理」，不是嗎？所以南宮雪也不願辯駁，明知辯駁無益而强行辯駁，豈非蠢人？南宮雪當然不是蠢人，所以她冷冷的說：「既然如此，你們還站在那裡幹什麼？你們是八個一起來，還是一個一個來？」

老實說，她當然不願對方一起上，畢竟一對一比一對八要來得輕鬆多，她這句話其實是激他們的。

可惜的是那八個男人卻不吃這套。

——八個全上了。

——唉，男人，原來你的名字才是弱者。

其實，這也不能全怪他們，他們全都看過南宮雪與銀刀在「八太子崖」的決戰，他們比誰都清楚，若論單打獨鬥，只怕八人之中沒有一個是她的對手。

既然明知單打獨鬥不是對手，那當然只有以多勝少了；或許，這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然而，爭戰是殘酷的，而且也是最眞實的，只有勝利者才能活下去！

爲了勝利，爲了活命，「江湖道義」、「江湖規矩」算老幾？一斤值多少？

當然，江湖規矩當然是有他的價值，否則怎會成爲規矩？不遵守江湖規矩的人自然會受到江湖中人鄙視恥笑；問題是此處乃冷僻荒郊之地，誰會看見八個大男人以多欺少攻打一個女人？

這當然是包歌豪特意安排的。

只要能殺死南宮雪，只要沒人看見，誰會知道他們不守江湖規矩？

——爲達目的不擇手段，或許令人心寒，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你能不承認那也是「强者」的另一種表現嗎？雖然它强得令人齒冷。

一場惡鬥已經展開。

這是一場生死廝殺，任何人介身於此，如果想活下去，只有一條路可走：

——殺死對方！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

——否則你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太陽並不一定美，尤其是滾熱的夏日常令你詛咒它，然而誰不想見到明天的太陽呢？

南宮雪想。

那八個男人更想。

＊　＊　＊

這場鬥爭對南宮雪來說，是殘酷的、無情的、血腥的；不管她的武功多高强，畢竟她與人交手的經驗仍嫌少，更何況這八個男人無論是那一個人的名字拿到當舖去都當有錢的，所以一開始她便陷於下風。

很惡劣的下風。

她的左胸已吃上咆哮刀客蔣曉聲一刀，細白的嫩肉翻捲開來，冷涔涔的血染紅了她雪白的胸襟。

右大腿外側，被關西暗器世家丁冬的「雪裡紅」——一種白如雪、細如牛毛的蓬針射中，銀白色的針頭早就被瑰麗的鮮血浸紅了，好一個「雪裡紅」；左臂部上，也被「獵人」朱野的精鋼短槍戮了一個血洞，白色的長褲，嫣紅而刺眼，也凄美……

但是，她並沒有倒下去，也沒有逃——她其實可以逃的，也許不一定逃得掉，但總是一個機會。

她沒有，完全沒有那種念頭，甚至是連皺一下眉頭，哼一聲都沒有。

那些傷口不痛嗎？

痛，當然痛！只有吃石頭長大的白痴才認爲不痛。

可是她爲何臉上木無表情，毫無痛楚的樣子？

只因爲她牢牢記住柳花花那句話：不能給敵人信心，敵人愈有信心，你活命的機會愈少。

所以她不能露出痛楚的樣子，只要露出一點，敵人的信心就會增强一點，而她生存的機會便會少了一點。

她現在這個樣子，任何人看了都不相信她已受傷，就連那八個大男人也不敢相信。

果然，南宮雪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一個稍縱即逝、絕對要立刻把握住的機會——

丁冬忽然抽身疾退，他退不是因爲閃避，而是手握暗器，然後一聲暗號要衆人退下，如果不這樣恐怕誤傷了自己人，南宮雪第一次被他的暗器擊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

現在，他又來了。

當然不能再有第二次，南宮雪覷準八個人當中武功較弱的咆哮刀客蔣曉聲，就在他廻身疾走的刹那，南宮雪一個「斜風細雨十八翻」已躍起半天高，然後如鬼魅附身般的急撲咆哮刀客！

同個刹那裡，她以劍代刀，那絕世的「銀煙刀法」已然使出！

劍光捲起。

一道血光像箭般激噴而出。

咆哮刀客慘嚎一聲，整個臉色驀然像死人一般的慘白，他那雙充滿痛苦、恐懼、驚駭、悸怖，以及一下子說不清的眼睛，看見了令他魂飛胆破的一幕——他發現他左肩以下的整隻手臂不見了！

也許是一下子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也許是受不了斷臂的痛楚，他一下子便閉了氣、栽了過去！

包歌豪大驚，連忙撲身前去，爲他制住穴道，避免失血過多而死……

這當中，其餘的六個人都不禁微微一怔，就這微微一怔，給南宮雪一個更好的機會。

——她已如蛆附骨般的射向關西暗器世家丁冬。

丁冬大駭，暴退，同時手中的暗器已暴雨般灑向南宮雪！

他算得很準，而且也很有自信，這次必定能使南宮雪像刺蝟蜂巢般的死去！

他的咀角甚至牽起了得意的笑容。

可是他的笑容倏地凍結！

因爲他發現南宮雪並沒有變成刺蝟，也沒有變成蜂巢。

南宮雪還是南宮雪！

他還發現她手中那把劍已直抵自己的心窩！

他驚駭得想叫出來。

可是他沒有機會叫了。

——因爲他已被南宮雪一劍穿心而過！

他睜大着眼，然後從喉嚨裡發出了咕嚕咕嚕的兩聲，偌大的身子便像放了氣的氣球般輭了下去……

丁冬的死，無疑減去了南宮雪最大的壓力，因爲丁冬是放暗器的高手，南宮雪始終要分神來注意他，弄得她無論是本門劍法或銀煙刀法都不能得心應手的施展出來。

現在，心腹大患已除去，南宮雪就像出柙的母獅一樣，高舉著沾滿血跡的劍鋒，刺向下一個目標——獵人朱野！

只不過眨眼功夫，南宮雪竟然難以置信的連放二人，老實說，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所以朱野根本連閃都沒有閃，南宮雪那柄劍尖已如切西瓜般的刺入他的腦心！

於是，一幕令人心驚胆顫的現象發生了。

當南宮雪的劍抽出來的時候，朱野那顆斗大的頭顱迸出了兩種顏色的液體。紅色和白色的液體。

——紅的自然是血，白的却是腦漿。

同時，朱野那兩顆睜瞠如死魚眼的眼球已突出眼眶，一個幾乎就彈跳到地下來！

每一個人，包括南宮雪自己，都被這情景駭住了。

南宮雪只覺得胃在翻，腸在滾，她有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坐困野猪林

戰鬥並沒有結束。

因爲南宮雪還沒有死。

而包歌豪這邊還有五個人。

可是誰都沒有再動手。

他們在考慮要不要再打下去。

再打下去，肯定還要再死人。

死誰？

誰也不知道。

誰都有機會，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這和他們當初的設想有點不同。

當初他們認爲憑他們八個人的連手圍攻，南宮雪必死無疑，而且他們八個人可以全身而退。

可是，到現在南宮雪非但不死，自己

這邊却已兩死一重傷，這場戰能再打下去嗎？

也許能打；問題是：值得嗎？

包歌豪只爲想娶萬人慕才策劃這宗狙擊，其他的人除了賈豹之外，都是受朋友所托，一概與南宮雪無仇沒恨，如廝殺下去，眞的值得嗎？

包歌豪在猶疑著：總不能爲了想娶個老婆，而連自己的命也丢掉吧？

南宮雪呢？她怎麼想？

誰都不知道她怎麼想，因爲她那張臉孔不但冰冷如霜，而且還漾著濃深的殺機，她一點懼怕的樣子也沒有……

其實，她心裡雪亮得很，再打下去，恐怕兇多吉少；其他的傷勢不說，單就是關西暗器世家丁冬射入她大腿的「雪裡紅」，就叫她痛得想跪下去！

她實在打不下去了。

但是誰也看不出來。

這就是她高明的地方。

在敵人面前，決對不能讓他們看出你心中在想什麼。

剩下的五個男人當中，只有賈豹有充分的理由必殺南宮雪，他咬了咬牙，正準備撲身前去的時候，忽聽「閻王劍客」閻子羅道：「南宮雪，我服了妳。」

驀地長劍歸鞘，轉身便走……

包歌豪叫住他：「你要走？」

他回過身來：「是的。」

賈豹憤怒的瞪著他：「南宮雪未死，你爲什麼要走？」

閻王劍客木然道：「因爲我一向看不起女人。」

大家都不懂他的意思。誰懂？

「而她，南宮雪，」他接著說：「除了我母親外，她是我唯一看得起的女人。」

「我不想殺我看得起的女人，也不想死在這種女人的劍下，所以我要走。」

他眞的就走了。

剩下四個男人面面相覷。

終於，全部都走了，連死屍都抬走。

這場惡鬥，至此才算眞正結束。

* * *

但是，對南宮雪來說，她的痛苦才開始。

她第一件事便是坐下來。

因爲她已經站不住，那隻中了「雪裡紅」的左腿已完全痲痹，毫無知覺。

——關西暗器世家大小八十八種暗器俱皆淬有劇毒。

她小心翼翼的從懷中掏出獨孤美送給她的解毒藥水及藥丸；她吞服了兩顆藥丸，藥水則敷在傷口上。

然後才拿出金創止血藥，艱辛的塗搽在左胸與左臂的傷口上。

藥是搽了，問題是那火辣辣的疼痛幾乎使她想昏過去。

她能坐著已算不錯了，可是如何回客棧去呢？

現在只有三更天不到，離天亮還久，她能支持下去嗎？

她靠在一棵大樹幹上，不禁想起了柳花花。

——他是不是已經回客棧了？

——他知道自己被人圍殺嗎？

——他會不會找到這裡來呢？

* * *

——柳花花正躺在萬人慕輭玉溫香的懷裡。

——他不知道南宮雪被人圍殺。

——當然也不會去找南宮雪。

不過再過些時候他便要回「東方客棧」去了，因爲萬人慕畢竟是大家閨秀，家規極嚴，雖然她和婢女串通好，能瞞過家人，但一早便要和家人共聚早餐，所以她通常是三更一過便得趕回家；現在由於劍書生萬人仰之死，她明兒一早便得守靈，所以今天不到三更她便要起床了。

每次，她離開柳花花的懷抱，總會有依依不捨的感覺，今天，却還有一種格外興奮的感覺。

——照她與包歌豪的算計，南宮雪此刻應該已死十次以上了。

——南宮雪的死，除了讓她有替兄長報仇的快慰，另外還有一種「報復」柳花花的感覺，讓他嚐嚐失去「新歡」的苦痛。

通常萬人慕走後，柳花花會繼續睡下去，但是今天他却跟著萬人慕一起下床。

「你要去那？」

萬人慕穿好衣服，對鏡整梳頭髮，從鏡子裡瞪著柳花花問：「幹嘛不繼續睡？」

「我在東風客棧訂有一間房。」柳花花彎身穿上鞋子。

萬人慕冷哼：「你想回到南宮雪身邊去？」

柳花花沒應她。

——這種事，你如果應她，那你就不是男人了。

萬人慕冷笑：「只怕你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她。」

驀然抬頭，柳花花問：「妳這句話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萬人慕譏誚道：「我會找女人，她不會找男人嗎？我是說她大概早跟男人跑了，你怎會找得到她？」

柳花花彎下腰去穿另外一隻鞋，當他抬起身的時候，他的臉色變了：「萬人慕，告訴我，妳對她怎樣了？」

「你終於想到了，」萬人慕理著耳邊的鬢絲：「你認爲我會對她怎樣呢？」

柳花花怒視了她一眼，奪門便出，但是萬人慕的聲音却使他停住脚：「你要到那裡去找她？」

他轉過身，語音奇冷：「她在那裡？」

萬人慕倏地翻過身來，美眸噴出一撮熊熊妒火：「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柳花花翻頭便走。

但是萬人慕的冷笑聲又使他停下了脚：「告訴你吧，到『野豬林』去找吧，但是我不能保證你找的是一個活的南宮雪。」

——有一種女人，當你要她說的時候，她偏不說；一旦你不要聽她說的時候，她却又偏偏要說給你聽。

萬人慕就是這種女人，她又冷笑著說：「明兒一早，我爲我哥哥守靈，你呢，就爲你的新情人守墓，大家都拉平了，誰也不欠誰！」

柳花花什麼也聽不下去，他已如箭般的衝出去！

他的心中在狂叫：如果南宮雪死了，那麼他就一輩子欠南宮長恨了！

* * *

南宮雪覺得好累。

她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她此刻全身乏力的靠在樹幹上，虛脫得連一點力氣也沒有。

她覺得兩塊眼皮兒宛似千斤重般的，好重、好重，如果能睡上一覺，那該多好。

但是她不敢睡，她怕這一睡也許就永遠醒不過來了，她第一次感受到死的滋味。

——原來死其實是容易的事。

她盡量找些事做，希望能使睡意消失，然而她什麼事也不能做，她只能用眼睛看着自己的傷口。

——中了「雪裡紅」的左大腿雖然仍無知覺，但是那劇毒顯然已受到控制，並沒有往其他地方蔓延；左前胸的刀傷，血也已不再流；左臂的槍傷，她已無法回過頭去看，不過她相信傷勢不會再惡化下去。

畢竟先前她流血過多，而力氣又放盡，只怕挨不到天亮，便要力竭虛脫而死。

但是她有堅強的求生意志，無論如何她要挺到天亮，或許那時候會有人發現她而救了她。

所以她開始用腦筋去想一些事，這樣她就不會想睡覺。

她想得很多。

想她母親白姬、師父傅小君、銀刀鐵十兵、柳花花、未曾謀面的南宮長恨、葉霜、獨孤美、熊霸天、龍鳴、毒十八、太湖三狠、吃虧和尚、司馬如虹、包笑天、錢來爺、天下第一偷、甚至想到那個嫁禍給她的兇手……

所有能想的她都想了，最後，她又回過頭來想柳花花——

柳花花，這個花花公子，他爲什麼這麼關心自己？是不是因爲自己是南宮長恨的女兒？抑或是因爲自己是女人？他喜歡女人，會不會喜歡自己？他爲什麼不娶錢來爺的女兒？她其實是很漂亮的女人；他究竟喜歡那一個女人？獨孤美那類型的……

她想得很雜，很亂，儘是有關柳花花的；她發現唯有想柳花花，才能驅走那沉重的睡意。

柳花花現在究竟在那裡？

南宮雪想到這裡的時候，疲憊的臉上忽然泛起了笑容。

——她聽到了輕微的脚步聲。

沙沙的脚步聲愈來愈近，南宮雪臉上的笑容也愈來愈濃……

驀然，她面如死灰！

——那不是人，竟然是野豬！

野豬？這種地方怎麼會有野豬？

不會錯，南宮雪藉着淡淡的月光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一頭龐然如山、長著兩支尖利獠牙的大野豬，正站在不遠處，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瞪著南宮雪，咀裡不時還發出低沉的吼聲……

南宮雪的咀角又劃起了一絲笑容，不過這次却是絕望的微笑。

她很快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了。

——野豬林。

「就算我不死在野豬利牙下，就算我能熬到天亮，也已經沒有用了，這種地方是不會有人來的。」

南宮雪歎息著：「看來我南宮雪註定命喪於此。」

她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豬其實是不笨的，至少眼前這頭豬就不笨，牠用牠那長長的鼻子嗅了嗅，確定血的味道是從南宮雪身上發出來的之後，彷彿十分欣慰的哼吼了兩聲。

——牠已經知道牠的「獵物」業已受傷。

牠已低下頭去，兩支銳利的獠牙便像兩把刀般的翹起，不管是那一支，只要能刺進南宮雪的身體，那末，肯定南宮雪是看不到今天的日出了。

南宮雪那把劍就插在身旁的地上，但她根本就沒有想去拿它的意思。

——她已無力氣握劍，縱算有，她也絕殺不了那頭大野豬。

那麼，她豈非等死？

是的，等死；除此之外，你還能寄望她什麼？

當那頭大野豬發出難聽的吼聲之後，突然四蹄奔動，兩支略帶焦黃的白色獠牙，在月光的掩映下，顯得令人悸怖而可憎。

——牠正以飛快的速度衝向南宮雪。

南宮雪閉下了眼睛。

——刹那裡，她才感覺到生命是如此可貴。

——瞬間裡，她也感覺到生命是如此脆弱。

此刻，她甚麼也不想。

她只有閉上雙眼，靜靜地等待死神的召喚。

噩夢

野豬，當然無法和人類一樣懂得笑，否則牠此刻一定會有得意的笑容，因爲只要再跑幾步路，牠就可以得到牠的「獵物」了。

就再幾步路，牠便成功了。

可惜，牠連一步都無法再跨越。

——一支閃著寒芒的利劍，彷彿從地獄裡竄出來似的，一絲也不差的刺進牠的左咽喉！

然後，一支銀白色的長筒鞋像踢皮球般的，把牠偌大的身體一脚踢到山崖下去！

南宮雪緩緩睜開眼，然後緩緩的笑了。

——無論何時，她笑起來的時候總是最美的，即使她現在滿身血汚也一樣。

「你來了？」最近每當她看見柳花花的時候，她總會這樣說，現在她又加了一句：「你總是在我想不到你會來的時候來。」

柳花花沒有說話，他連長劍歸鞘的時間都沒有，南宮雪的傷勢令他再也無法像平日那麼瀟洒，他焦燥不安的從袍袖裡拿出一只小小的酒葫蘆。

白玉青瓷的酒葫蘆，精巧細緻，美得像是飾品古玩，可是裡面眞的是有酒。

雖然只有一點點，南宮雪幾口便把它喝完了。

就這一點點酒，對南宮雪來說，只怕比平時的一大罎來得有用多了。

酒，流入南宮雪的喉嚨，就像是水流入垂死的魚一樣，很快又有了生氣了。

她突然比平時多話起來：「我其實知道這是個陷阱，但是我以爲和那想嫁禍給我的兇手有關，所以我就跟來了，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說是嗎？」

柳花花沒有回答，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在聽，他顯得很焦慮，望了望四週，然後在一塊平坦的地方，脫下自己的袍衫平舖在地上……

「結果你猜怎樣？」南宮雪蒼白的臉上始終掛著一絲微笑，一對細小的眼睛也始終不曾離開過柳花花；她不斷的說着話，彷彿對着一個久別重逢的情侶，訴說她驚險傳奇的故事，當柳花花小心翼翼的抱起她的時候，她仍不忘記說話：「結果這是一個大老虎窩，總共有八隻又兇又惡的大老虎，我想我是死定了；誰知道，原來我才是一頭母老虎，我只不過受了這點小小的傷而已，而那八頭老虎，嘿，却成了病貓，一個腦袋開花、一個心膛破洞、另外一個從此以後做衣服可以少做一條袖子……」

柳花花輕輕的把她平放在舖在地上的衣袍上，然後又脫下自己的上衣，把它折疊成枕頭的樣子枕在南宮雪腦勺下，儘量讓她躺得舒服。

他始終沒有說話，也沒有聽南宮雪說話；他面色凝重的審視了她的傷勢。

南宮雪的傷，當然不是像她自己所說的「一點小小的傷而已」，換了別人，不死也剩半條命了吧。

柳花花很快發現：三處傷口，胸前的刀傷與後臀的槍傷吃肉雖深，但也不算大件事！了不起留個疤吧了；最嚴重的是她大腿上的「雪裡紅」。

雪裡紅，別瞧它名字好聽得很，江湖中人誰都知道這就是關西暗器世家八十八種暗器中最厲害的一種，當然也是當今天下最厲害的暗器，它不但淬有烈毒，而且體積又細又小，發出的時候幾乎是無聲無息，令人很難閃避。

現在，南宮雪自然是因爲有了獨孤美的解藥，才能控制住劇毒蔓延，可是如果不及時取出那些毒針的話，恐怕南宮雪今後只能用一條腿走路了。

最大的問題，也是「雪裡紅」最要人命的地方，它每支都裝有倒鈎，你如果要强行拔出毒針，那末，南宮雪腿上不多不少正好有廿一根，針拔起，只怕南宮雪那隻腿也差不多了。

——因爲有倒鈎的毒針被拔出，自然也會鈎出一片肉來，廿一根毒針，南宮雪那隻腿豈不只剩白骨一根？

所以，柳花花不會笑，也不會說話，也聽不進南宮雪所說的話。

他簡直要瘋了。

南宮雪却仍小鳥般的叫著：「哇呀，原來野猪的樣子這麼醜，一點都不可愛，我想世界上最難看的東西大概就是牠吧。」

柳花花終於嘆了一口氣。

「你爲什麼到現在才嘆氣？」南宮雪微笑著注視他，她同時發覺柳花花裸露的上身還眞迷人，她竟說：「原來你不穿衣服比穿衣服更好看。」

南宮雪居然也會說這種話。

她應該是個保守的女人，不是嗎？

——她儘量裝得豪邁、瀟洒，其實只是在掩飾心中的恐懼。

她恐懼什麼？

柳花花眼中的憂傷沉鬱，終於使她低下聲音：「很壞嗎？」

「壞到極點。」柳花花總算開口說話。

「總不會死吧？」南宮雪的微笑逐漸消失。

柳花花低下頭去。

「告訴我，」南宮雪蒼白的臉色閃過一絲恐怖：「再壞的情況你都要告訴我。」

柳花花沒有抬頭，他忽然轉過身去，然後微顫著語聲說：「妳將失去一條腿。」

南宮雪猛烈的震慄了一下。

眼中的眸光倏地散渙，她空洞的望著天上的星光，原本因獲救而喜悅的神情，刹那又變成了痛苦的絕望……

她强忍著。

「回過身來，看著我。」

柳花花慢慢回過身子，眸角依稀有淚光。

南宮雪突然顯得很平靜。

「拿起你的劍。」她說。

柳花花沒有拿。

「我寧願死，」那片薄薄的咀唇死白而無血色，而且不住顫抖著，南宮雪艱辛的，一字一字的說：「你唯一能幫助我的，就是將你的劍刺入我的胸膛，我絕不做個只有一條腿的人……」

畢竟，南宮雪只是一個人。

人，都有他忍耐的極限。

她早已超過自己的忍耐極限。

她昏過去了。

* * *

正常的人，除了有兩隻手之外，當然還有兩條腿。

腿，誰都知道它最大的作用便是用來走路；但是對學武的人來說，它却是個很有用的武器。

凡人失了一條腿，走路自然不方便。

練武的人失去了一條腿，自然武功大打折扣。

人如果失去一條腿，嚴格說來，總比失去生命要好，因爲失去一條腿的人他仍能做很多事，而失去生命的人是什麼也不能做的。

但是，往往人在猝然失去一條腿之後，同時也失去了那顆心。

——只剩一顆缺殘而不能平衡的心。

南宮雪就是這樣。

她整個人都變了。

變得冷酷而深沉，變得半個月可以不說一句話。

但是，有時候却動輒易怒，脾氣暴燥無常。

她已經不是從前的南宮雪。

她現在只是剩下一條腿的南宮雪。

而且也是只有一顆缺殘變態的心的南宮雪。

這樣的人，誰會喜歡她？

南宮雪自己也不喜歡。

柳花花呢？

他當然也不會喜歡，他早就離她而去了。

所有的人，包括有些男人色迷迷的眼光都變成了憐憫、同情，甚至還有譏嘲！

人，如果一生都活在被憐憫與被譏嘲中，你活得下去嗎？

南宮雪活不下去。

絕對活不下去。

一刻鐘也活不下去。

終於，她用自己的劍，刺入了自己的心臟！

可是，她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武功竟然差了這麼多，那一劍並沒有插入她的心臟，而且偏離得很遠，只不過刺在左胸上，一時半刻竟死不了。

血，瑰麗如火的血，像泉水般的狂湧而出……

南宮雪驚叫！

她發現她身上的血竟然變成白色的！而且還有一條條的小蛇從她的傷口爬出！

白色的血，流滿了整個房間，竟然還在流！

恐怖的蛇，爬滿了一天一地，仍然還在爬！

南宮雪尖聲大叫，瘋狂的哭了起來：「誰來救我！誰來救我！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 * *

南宮雪霍然驚醒！

不見白色的血，也沒有恐怖的小蛇。

原來，祇是一個夢。

一個令她週身冒冷汗的夢。

* * *

白色的陽光，斜斜的穿入白花格子的窗戶。

平常這個時候，刀神賈斯文一定將一天要辦的事都辦完，然後偷偷的從櫃子裡拿出密藏的「太白酒」，悄悄的喝它兩杯。

只能兩杯，多一滴都不行，否則回家之後，必然會被他老婆聞出酒味，那就慘了。

生平，他有「兩愛一怕一恨」。

第一愛，自然就是喝兩杯。

第二愛，就是他的獨子賈豹。

第一怕，當然就是不准他喝酒的老婆。

最恨的便是扶桑來的東瀛鬼子。

喝完兩杯之後，他就會等賈豹來找他，一起離開「飛鷹堡」返回家裡。

回到家之後，當然先向老婆大人「請了安」，報告一天在飛鷹堡的工作情形，這才拖着他的兒子到後花園練刀。

幾年來，一直都是這樣。

但是，這種日子永遠不會再有了。

他已在十天前的深夜，與「孤星堡」的卸任總管劍書生萬人仰先後被「銀煙刀法」斬斃。

他已經死了。

現在，陽光依然，景物依舊，他再也不會在後花園教賈豹刀法了。

後花園，只剩一條孤零零的影子站在那裡。

那是賈豹。

他在緬懷過去快樂的時光。

他在憶想一天一地的父子情。

他同時也在悔恨。

——悔恨那天在「野猪林」不能親手殺死南宮雪，反而還讓自己的知交關西暗器世家丁冬死在她的劍下。

「那天我爲什麼要走?她明明已受了重傷,我明明可以將她殺死,我居然失掉了這大好機會!我好恨,恨自己太懦弱了!」

幾天來,他不住的在心中這樣責備著自己。

他懦弱嗎?

不,當然不。

他不理會飛鷹堡的禁令,私下報仇,單是這點便足以說明他的勇氣了。

至於那天在野猪林,他也跟著包歌豪離開,並不是怕死,而是丁冬的死讓他悲痛欲絕,當時他整個心情都亂了,他恐怕再打下去,也讓另外一個朋友「閑雲道長」犧牲,那他眞是一輩子難安了。

他已經發誓,向天發誓,一定要親手殺死南宮雪!

但是,南宮雪跑到那裡去了呢?

——自從野猪林那場廝殺之後,已整整七天沒有她的消息了。

她死了嗎?

杏子

「她沒有死。」

天黑的時候,家僕阿忠這樣告訴他:「剛剛有人在東風客棧看見她一個人在那裡吃飯。」

「一個人?」

「是的,只有她一個人。」

「姓柳的呢?」賈豹覺得奇怪。

阿忠說:「沒有見到柳花花,始終都沒有見到他。」

「奇怪,」賈豹低頭沉思,「一連七天都不見他們的踪影,現在南宮雪忽然出現,却又不見柳花花,爲什麼?」

阿忠沒有說話,因爲他也不知道。

「你再探聽看看。」賈豹吩咐阿忠:「行藏謹愼些,莫讓她發覺。」

阿忠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又叮嚀了一句:「還有,不管是誰,你都不能讓人知道這件事。」

阿忠剛走,却見杏子盈盈走入來。

「什麼事不能讓人知道?」她不但人長得清秀端莊,就連嗓音也顯得格外嬌柔甜美。

賈豹陰霾的臉上有了一絲笑容。

——無論在什麼時候,不管心情再怎麼惡劣,他只要一見到她,天大的煩惱便覺一掃而空。

——她是這個世界上賈豹最鍾愛的女人。

「連我你都不讓我知道嗎?」杏子深情欵欵的注視著他。

「是的,」賈豹把她玲瓏嬌小的身軀摟入懷裡,「什麼事都可以告訴妳,唯獨這件事不能。」

「爲什麼?」纖長的玉指輕撫著他的鬍渣,杏子小鳥依人般的緊偎著他,兩片薄薄的咀唇嘟得老高:「是不是有另外的女人?」

「天打雷劈。」

「老調。」

「好,如果我外頭有女人,睡覺被蚊子咬死,吃飯被豆腐噎死,上馬路被螞蟻堵死。」

「這算什麼?」

「最新的賭咒,滿意吧。」

杏子沒有回答,她無法回答,因爲她那張咀已被賈豹牢牢的吻住了。

杏子只覺天旋地轉,全身酥軟,那還說得出話來?

賈豹那貪婪而熟練的吻已移至她雪白的玉頸上,另外還騰出一隻手伸入她水藍色的裙底下去……

杏子臉紅氣喘,心癢難熬……

「不要……」她微閉著星也似的眸子,語音呢喃:「不行哦……守孝期間,怎麼可以……」

賈豹另一隻手已滑入她的胸襟裡,盈盈握住了鴿子也似的乳房,他模糊的說:「難道守孝連飯也不能吃了嗎?」

說的是,守孝和吃飯是兩回事,當然和上床也是兩回事。

其實,就算不可以也太慢了。

——賈豹已把杏子抱到床上去,而且已「騎馬彎弓」……

* * *

高潮已褪。

激情已淡。

唯有那份滿足仍停留在杏子吹彈得破的粉腮上。

還有那份兩情繾綣,如春蠶吐絲般的縈繞在她摯熱的心房上。

杏子痴迷了,沉醉了。

情與慾,她都已得到。

金錢、權勢、愛情、靈慾,她寧可選擇後面兩種。

而這兩種東西,只有在賈豹身上才能取得,所以她摟得他緊緊的,緊緊的。

「其實,你眞的是在找另外一個女人,對不對?」

「妳什麼都可以不相信我,」賈豹把臉埋在她的乳溝上,「這個世界上,除了妳姚杏子之外,我絕對不會再跟第二個女人上床,妳一定要相信。」

——這種話,男人最喜歡說,而女人也最喜歡聽。

——誰不喜歡甜言蜜語?

杏子格格嬌笑起來。

一來是她聽到了她喜歡聽的話,二來是賈豹那新長略顯刺人的鬍渣惹得她渾身痕癢。

「那你爲什麼要找南宮雪?」笑過之後,杏子說。

驀地抬首,賈豹吃驚的望著她:「妳已經知道?」

「方才你和阿忠說的話,我正好聽到。」

「答應我,這件事誰都不能說。」賈豹翻身下床,一面着衫一面說:「如果讓堡主知道,必以堡規處置我;如果讓我娘知道,她老人家必定担心死了。」

「我呢?」杏子有幽怨之色:「難道你就不怕我担心你嗎?」

「妳應該瞭解我。」賈豹扶住她滑凝的香肩,灼灼的望住她:「這個世界上,只有妳最瞭解我,不是嗎?」

「是的,我知道你愛你父親勝過愛你自己。」杏子輕歎一聲,垂著眼睫道:「我瞭解你的心情,你想手刃仇人,爲你爹報仇。」

「但是,有一點我不明白,」杏子又抬起眼簾:「害死你爹的兇手,飛鷹堡已經出面了,而且也得到了柳花花的承諾,再過廿來天他就會交出兇手,你爲什麼不肯等呢?」

「我爲什麼要等?事實很明顯,南宮雪就是兇手,爲何還要等?妳不覺得那是很可笑的事情嗎?」

賈豹憤怒的說:「堡主和柳花花有深厚的交情,如果不是這樣,早就拿下南宮雪了!我不服氣的是,既然南宮雪是兇手,爲什麼還要讓她多活一個月?對我爹和劍書生來說,豈非不公平得很?」

「也許,柳花花說得對,兇手或另有其人,爲何不給他時間查一查?」杏子說。

冷冷哼了一聲,賈豹面露譏誚:「妳也相信那個花花公子的鬼話?」

「就算他的話不可信,」杏子慢慢穿起衣裳:「司馬堡主的話總該可以信吧?何況還有孤星堡的包堡主,到時柳花花如果交不出兇手,南宮雪還能活下去嗎?」

她扣上裙子,接著說:「如果你夠聰明的話,不應該私底下魯莽行動;如果被司馬堡主知道你違抗命令,那麼你將保不住你在飛鷹堡的舵主地位,他生平最討厭就是不守命令的人,不是嗎?」

「大不了舵主不幹就是了。」

「你娘呢?」杏子開始梳理散亂的鬢髮:「她已經失去了她的丈夫,難道你還要她再失去唯一的兒子?」

她轉過身子,那雙美麗的眼睛像釘子般的牢牢盯住賈豹:「我呢?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失去了你,我將怎麼辦?」

賈豹避開她的眼光,咬了咬牙,冷冷的說:「我們還沒有成親,妳用不著爲我守寡。」

「我當然不會爲你守寡。」杏子冷冷一笑,面無表情道:「世界上最殘忍的事情莫過於要女人守活寡,我絕不會做那種事,我不是那種女人。」

賈豹凝眼,「妳是那一種女人?」

「我是一個永遠不受世俗擺佈的女人。」

杏子緊緊抿著那張小巧的咀,勾起的稜弧,說明了她的確是個個性倔强的女人。「如果你死在南宮雪劍下的話,你將不會寂寞,因爲我一定會和你一同躺在一副棺材裡!」

賈豹倏然轉過身去。

因爲如果不這樣,他恐怕克制不住那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

他不能在她面前掉淚。

他是男人。

男人是不能掉眼淚的。

——這是他父親經常對他說的一句話。

「有一句話,我不能不對你說。」

杏子這句話令賈豹差點昏過去:「明年的春天,你就要做父親了。」

賈豹努力的使自己的身子保持平衡,過了好久,他才緩緩轉過來,輕輕的把她攬在懷裡,兩隻眼睛像火炬般的直視杏子。「爲什麼你現在才說?」

杏子伏在他胸前,溫馴得像頭小貓。

「現在告訴你,遲了嗎?」

「再過些時候就遲了,」賈豹忽然把她摟得緊緊的:「那時候妳挺著大肚子,只怕全天下的人都要笑妳了,妳不怕嗎?」

「我爲什麼要怕?」

杏子的唇角抿得更緊:「我從不後悔我所做過的事情。」

「杏子,我答應妳,南宮雪這件事就讓司馬堡主去處理。」

賈豹終於忍不住瘋狂的擁吻著杏子。

杏子的眼角,竟然有一顆晶瑩剔透的淚珠。

* * *

世界上有很多種行業。

其中最古老的行業是什麼?

有人說是娼妓,有人說是殺手;也有人說是棺材店,還有人說是盜墓者。

小偷呢?你不認爲是嗎?

好像有人說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高鼻子藍眼睛的鬼佬也說過:上帝無所不能,小偷無所不在;有上帝就有小偷,上帝不死,小偷永在。

(筆者按:鬼佬聖人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還有兩名「業績驚人」的小偷陪著他上天堂呢。)

——所以,小偷和聖人、和上帝一樣偉大,你有意見嗎?

無論如何,眼前這個小偷,大家都認爲了不起的,要不然怎會稱他爲「天下第一偷」?

天下第一偷到底如何了不起?

南宮雪不知道。她只知道第一次和柳花花來見他的時候,他那無禮的態度令她反感。

但是,這回他的態度却出乎意料的好,好得令南宮雪嚇一跳;上次來得時候,連茶都沒得喝一杯,這次不但有上好的南方烏龍凍頂茶,居然還有波斯的葡萄美酒招待,南宮雪有受寵若驚的感覺。

然而令南宮雪大開眼界的是,那酒香四溢的葡萄美酒竟然還用「冰塊」鎮著,當那冰涼脆冷的酒液通過南宮雪的喉嚨時,她舒服得忍不住歎了一口氣。

——炎炎夏日,那來的冰?

這個疑問,「天下第一偷」白則七告訴了她。

「冰這種玩意,當然是冬天才有,但是那時候妳若見到它,必然恨得要死,因爲它可以讓妳凍得門牙打顫到斷;夏天就不一樣了,有了它,能讓妳心涼肚脾開,渾身舒暢,清爽無比。」

白則七不但人長得俊美挺逸,即連說話的神情也顯得瀟洒飄逸。

「問題是,到夏天的時候,不管妳多麼需要它,它却又偏偏不存在,它總是在妳最討厭它的時候出現。」

說了半天仍未講到主題,南宮雪忍不住插口問:「現在正是盛夏,你爲何有這種東西呢?」

慢條斯理的啜了一口夜光杯中的美酒,然後又慢條斯理的輕抒一口氣,彷彿在極端刻意的享受著那份清涼美妙,誰會相信他是小偷?

「這種東西,當然不是一般小老百姓可以享受得到,除了皇帝之外,誰可以享受?」

「皇帝？」南宮雪有幾分詫異。

「是的，只有皇帝才有那種人力物力，在冬天的時候，發動大量的小民百姓到結了冰的江河上挖鑿冰塊，然後將之藏在深井中，到了夏暑再命人挖取出來享用，通常只有受寵的妃子或有功的臣子，才能受賜食用，妳說這種東西珍不珍貴？」他說話的樣子，不僅不像個小偷，簡直就像是皇帝。

南宮雪不禁端起琥珀色的葡萄酒，一口仰盡。「這麼珍貴的東西，再不吃，恐怕是白痴了。」

白則七大笑。

笑聲中，他又爲南宮雪斟上了滿滿的一杯。

「你不是皇帝，皇帝也不會御賜你。」南宮雪微笑著望住他：「那當然是你從大內中偷出來的了？」

「妳眞有口福，我剛剛兩天前才得手，滋味不錯吧。」白則七又笑。

「這我就放心了。」南宮雪忽然也笑。

「妳放心什麼？」

南宮雪輕呷一口，「既然你能從大內裡偷出這麼珍貴的東西，一定也能從錢來爺手中偷出那本帳簿，對不對？」

「如果我偷不出來，別人還肯叫我天下第一偷嗎？」白則七即使是自負的表情也顯得脫俗迷人。

「那末，請你把帳簿交給我吧。」

「我爲什麼要交給妳？」白則七說。

南宮雪微怔，「你不肯給我？」

白則七答道：「是的。」

南宮雪道：「爲甚麼？」

失踪

白則七忽然冷冷一笑：「當初是柳花花要我偷這本帳册，並不是妳南宮雪，我記得沒錯吧？」

「不錯。」

「既然如此，我爲什麼要交給妳？妳憑什麼要跟我拿帳本？」

南宮雪爲之語塞。

白則七瞪著她：「柳花花呢？他爲甚麼沒來？這帳本原本三天後來拿的，爲何經過了十幾天還不見他人影？」

南宮雪搖搖頭：「我不知道。」

「不知道？」白則七顯然很不滿意她這句答覆。

「我眞的什麼都不知道。」南宮雪表情認眞。

「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我，可是我眞的什麼也不知道，這幾天我一直在等他出現，就是不見他人影，所以我才一個人來向你要帳册，其實也是想知道一下他來過你這裡沒有？」南宮雪姣美的臉上透着迷惘。

「沒有，」白則七疑惑的望著她：「自從那天你們一起來，一塊走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他。」

他放下酒杯：「今天妳來，我還以爲是妳先來，他稍後會到呢。」

南宮雪心中忽然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恐懼。

——柳花花眞的是失踪了，他發生了什麼事？

兩隻烱烱有神的眼睛像法官逼視著犯人般的直瞪南宮雪，白則七緩緩的說：「把妳所知道的情形告訴我！」

他這種語氣接近命令的口吻。

若在平時，南宮雪準是掉頭就走，她決不能忍受任何人用這種口語跟她說話。但是這次她沒有走，而且還非常仔細的把她的疑惑說出來。

——她需要有一個人幫她解釋這件事情。

* * *

南宮雪醒來時，發現自己睡在一輛疾馳的馬車上。

車房華美而寬敞，特別是她睡的床褥尤其華麗舒適，而且還透著一股子淡淡的幽香。

她覺得腦子渾沌，她不明白自己爲何會睡在這裡，她幾乎想不起任何事情了。

慢慢的，她終於能思考。

第一個，當然是去摸她的腿。

她如釋重負的吁了一口氣。

——她的腿還在。

她馬上吃驚起來。

——她的腿不但在，而且還好好的，捏它會痛。

她用力摸捏幾下，發現那隻腿完好如初，裡面已無毒針，她以爲搞錯了，趕緊去看另外一條腿。

兩條腿都好端端的。

她連忙又去摸胸膛與後臀。

那兩個地方也毫無疼痛。

——一切都沒有問題，就好像不曾受傷過。

這是怎麼一回事？南宮雪迷惑了。

她以爲自己是來到陰間地府，只有死了的人才不會感到傷勢疼痛，可是她試著咬一下自己的舌尖之後，她確定自己不是鬼魂，她仍活著。

馬車跑得很快。

南宮雪很清楚的感覺到車身的震動，她馬上浮起了一連串的疑問：

——她的傷勢爲什麼全好了？

——爲什麼會睡在這輛車馬上？

——這輛車馬是誰的？

更重要的，她還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

——爲什麼只有她一個人在這裡？柳花花呢？

一下子，南宮雪忽然覺得整個腦袋昏沉沉的，重得令她趕緊停下思維。

她試著起來，却發現整個人虛弱無力，於是她張口叫：「柳花花，是你在駕車嗎？柳花花，柳花花！」

一連叫了幾聲，沒人應她。

她納悶極了。

終於，她決定什麼都不想了。

她開始調息體內的氣息。

盞茶功夫，她覺得有些氣力了，於是起身下牀，剛穿好鞋子時，却發現馬車忽然停住。

她不禁撩起珠簾，探出窗口去望趕車的人。

一望之下，她呆住了。

——只有四匹健壯的馬，那有趕車人？

沒有車伕的馬車，怎麼會走？又怎麼會停？

難道這是一部「鬼車」不成？

南宮雪呆若木鷄，忽聞車頂上一陣嬌滴滴的聲音傳來：「南宮姑娘，妳可以下車了。」

如夢初醒，南宮雪連忙推門而下，仰頭一看，只見一名臉覆黑巾的紅衣女人俏端端的立在車篷頂上；南宮雪來不及說話，却見她手中的鞭子一揚，那輛豪華的馬車已風也似的消失在黑夜中……

南宮雪小咀微張，楞得像根木頭……

不知道過了多久，夜風吹亂了她的鬢髮，她才回過神來，這才發現離城鎮不遠。

走回客棧，問掌櫃的，沒有柳花花的消息。

回到客棧，她才知道在她昏睡當中，已過了七天六夜，這七天六夜當中，她除了發現身上那三處傷口留有微些疤痕，還有身上的衣服已換過新的之外，其餘一概沒有異樣。

——誰醫好了她的傷勢？

——這七天六夜當中，她在那裡？

柳花花呢？他怎麼不見了？

唯一能解開南宮雪心中疑惑的人便是柳花花，可是南宮雪在客棧中一連等了三天，始終不見她的人影，於是她終於忍不住，便隻身前往找「天下第一偷」白則七，探個究竟……

* * *

白則七的表情令南宮雪失望。

因爲白則七看來也是一副茫然，顯然他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南宮雪想了一下說：「也許他在獨孤美那裡也說不定。」

「不可能，」白則七搖搖頭：「我昨天剛去找過她，獨孤美說他沒去。」

「你去找過獨孤美？」

「約定來取帳册的時間過了許多天，我覺得奇怪，所以到她那裡看看，他通常都會在她那裡的。」

「除此之外，那裡還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白則七搖搖頭：「如果獨孤美不知道他在那裡，那麼大概誰也不知道了。」

「南宮世家呢？飛鷹堡呢？」南宮雪說：「他們之間關係很深，會不會在那裡？」

「問題不在此，」白則七挑了挑烏黑的劍眉：「不管他在那裡，他爲何不出現？」

「你是說，他出事了？」南宮雪凝聲問。

「除此之外，妳有更合理的解釋嗎？」

白則七的聲調降了下來。

沒有，南宮雪沒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來解釋柳花花的失蹤，他如果不出事，他應該會和南宮雪一起來拿帳册的。

「出事，會出什麼事呢？」南宮雪的心弦緊蹦著：「他總不會遇害吧？」

白則七雙手環胸，俯首沉思。

忽然，他歎了一口氣，端起杯中酒，默默喝了一杯，才緩緩道：「不會，他絕沒有遇害……」

南宮雪截口問：「你爲何這麼肯定？」

白則七却說：「這件事暫時撇開一旁，妳先告訴我，妳要錢來爺帳本上的賭客名單作何用？」

「任何事都可以撇開一旁，唯獨柳花花這件事不能。」南宮雪語氣堅決。

「我之所以說暫且擱下他不談，第一，是因爲他絕對安全，保証他是活得好好的；第二，我們無能力救出他……」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南宮雪冷冷打斷他的話：「你一會說他安全，一會又說無力救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南宮雪逼視著他：「你已經知道柳花花失踪的原因，對不對？」

「對……」

白則七只說了一個對字，下面的話還沒出口，南宮雪已滿臉怒意的瞪著他叱道：「既然你已經知道，爲何還不快點告訴我？」

被她這一叱，心頭有點火，白則七怒道：「我爲什麼一定要告訴妳？我欠妳的嗎？」

南宮雪不禁一窒：「沒有，你不欠我的，你可以不告訴我……」

隨即臉色一寒：「但是你如果不肯告訴我，我保証你這個天下第一偷，只怕以後永遠再也不會偷東西了！」

「妳想殺我？」白則七氣得幾乎跳起來：「妳這種女人，大概是世界上最不講理的了！」

「不錯，」南宮雪冷笑：「在某些時候，我認爲劍比理由有用得多了，不是嗎？」

白則七苦笑：「我眞奇怪，柳花花怎麼受得了妳這個女人？」

陡然大怒，南宮雪身形一動，就要出手……

「等等！」

白則七連忙揚聲道：「算我怕了妳！」

「你還不快說？」

長長喘了一口氣，白則七道：「方才妳那副吃人樣，嚇都把我嚇死了，妳總該讓我喝口酒，順口氣吧。」

南宮雪不哼聲，冷冷睨視着他。

「其實我並不怕妳，只因爲我是君子，從不跟女人動手。」

白則七一面斟著酒，一面自言自語：「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我都跑遍了，就是沒見過妳這種女人……」

南宮雪翻過臉去，裝作沒聽到。

白則七則仍兀自喃喃道：「請你喝最名貴的波斯美酒、飲最貴的大內冰塊，不感激我也吧，居然還想殺我，我到底算那棵葱？這個世界還能住嗎？」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唉，做人眞沒意思，不如跳海算了。」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對，跳海！我眞蠢，爲何現在才想到？」

說着，居然就眞的兩脚一蹬，頎長的身子如煙般的穿窗而出！

「你往那跑？」

南宮雪一楞之後，馬上急追而去。

夜談

星光燦爛。

夏蟲唧鳴。

兩條矯健的人影游龍般的穿梭著。

白則七往那跑？跳海去嗎？當然不是。

「南宮雪，論劍，我或許不是妳的對

手；論輕功，嘿嘿，只怕妳就差得遠囉！」

這句話，怪不得白則七自豪。試想，一個小偷，如果輕功不好，怎有可能成爲「天下第一偷」？

南宮雪不服氣，她自認輕功不錯，不相信追不上白則七。

可是追逐了一炷香功夫之後，她終於放棄了。

她的輕功的確比不上白則七。明知道追下去，即使追到天亮也追不上，當然就不再追了。再追下去，豈非蠢蛋一個？

於是她折身返回客棧。

回到客棧之後，她的心情輕鬆多了。

因爲她已經知道柳花花安全無事。

但是白則七那句「無力救他」是什麼意思？

她當然想不出來。

她有點後悔，方才爲何要那般衝動？其實只要好好的跟白則七談，他應該會說出來的。

——她這種牛脾氣，只怕今世人改不了。

南宮雪洗了一個澡之後，心情更加好得多了。

回想這三天來，她痴痴的等柳花花出現，那種心情，只怕不是「度日如年」可形容的，簡直就是「如坐針氈」呢……

人在心情好的時候，腦筋自然就會清楚，她同時想到了柳花花的失蹤，白則七既然能知道原因，難道別人就不會知道？

現在夜已深了，她打算好好睡一覺，趕明兒一早到「竹林小軒」去找獨孤美，她一定也會知道柳花花失蹤的原因。

主意打定，正想熄燈就寢，忽然屋外有衣袂掠空聲。

——這麼夜了，誰會來？

南宮雪面現喜色。

——除了那個夜貓子柳花花還會有誰？

她推門一看，整張臉忽又拉長了下來。

眼前之人不是柳花花，而是那個小偷白則七。

「我可先跟妳講好，我不是來找妳打架的。」他一見到南宮雪便急急的說：「如果妳執意要動手，那麼我現在就走，反正妳也追不上我。」

沒好氣的瞪了瞪他，南宮雪哼道：「你來幹什麼？」

白則七竟然手裡端著一杯酒，另一隻手則握著一只酒壺，他咪咪的笑，說：「我跟妳送酒來，這杯酒是妳方才沒喝完的，倒掉可惜，波斯酒哪。」

又好氣，又好笑，南宮雪白了他一眼：「滾吧，就算是王母娘娘的金漿玉液，我也不稀罕。」

說著，碰的一聲，把門關上。

但是她很快又打開了門。

「錢來爺的賬册呢，帶了來沒有？」她終於想起另外一件重要事。

「妳要的東西敢不帶來嗎？」

白則七好像換了一個人，嬉皮笑臉的道：「妳讓我這樣站著，豈是待客之道？」

* * *

白則七坐定之後，剛斟完酒，酒杯還沒端起，南宮雪便冷冷的說：「把東西拿來。」

「拜托妳，」白則七苦著臉說：「就算是要砍頭的犯人也能喝完他最後一杯酒，難道妳就不能大發慈悲一下？何況我喝的又不是妳的酒。」

南宮雪只好讓他喝完這杯酒再說。

這當中，南宮雪心念急轉。

她決定先把賬册拿到手，然後再慢慢問他柳花花失蹤的原因。

——她終於學乖了。

白則七這杯酒喝得很慢。

——他其實是想藉喝這杯酒的功夫來緩和南宮雪的情緒。

果然，當他放下杯子的時候，南宮雪的臉色緩和多了。

於是他開始問：「爲什麼妳要那本賬册？」

「十幾天以前柳花花要你偷那本賬册的時候，你並沒有問，」南宮雪有些奇怪：「爲什麼你現在要問？」

「那時候，因爲柳花花在，所以我不問；現在因爲他不在，所以我要問。」

「我不懂你的意思。」南宮雪瞪了他一眼：「我不喜歡說話拐彎抹角的人。」

「妳還不喜歡什麼，乾脆都說出來，免得我又招惹了妳。」

白則七不讓南宮雪有發脾氣的機會，緊接著又說：「我知道他和妳正在追查殺劍書生與刀神的兇手，我想這本賬簿應該是你們的綫索，對不？」

「你還蠻有腦筋的嘛。」南宮雪冷笑。

「那時候既然柳花花插手管這件事，我自然不需去問理由，現在他不在，我必須替他辦好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問。」

「你要接替他辦這件事？」南宮雪驚訝的望著他：「爲什麼？」

白則七說：「妳大概知道他曾經救過我吧？」

「是的，我還知道他是你的情敵。」

南宮雪冷冷瞧著他：「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你還曾經當著我的面問柳花花：『你究竟什麼時候才死』？對不對？」

「他如果死了，你或許就有機會得到獨孤美；」南宮雪眼泛譏誚：「在這種情況下，你教我如何能相信你？」

淡淡一笑，白則七緩緩道：「橋歸橋、路歸路，朋友與情敵，本就是兩回事，怎能混爲一談？」

「君子與小人的分野，在於君子能一歸一、二歸二，絕不因私害理；而小人往往不能把持這個分寸，好則喜之，惡則怨之……」

白則七正說著，南宮雪不耐煩的挑了挑眉尖，她生平最討厭聽大道理，冷冷截斷他的說話：「別小人君子一大堆了，你不會換另一種直接了當的說法嗎？」

白則七沒趣的喝了一口酒，訕笑道：「什麼叫直接了當的說法？」

「連這你都不懂？」南宮雪撇了下嘴角：「別咬文嚼字，別引經據典，別賣弄學問，把你想說的話，用最簡單的語句把它表達出來，懂嗎？」

「懂，懂，懂。」白則七苦笑連連，忽然說：「我現在巴不得打妳一巴掌，可是

却又捨不得，這句話妳可懂？」

南宮雪怔住。

「柳花花就是我最喜歡，也是我最討厭的朋友。」

白則七的話果然「非常簡單」，簡單得叫南宮雪聽得一頭霧水：「我希望他趕快死，同時也希望他永遠不要死。」

南宮雪眨眨眼，「你未免簡單得離譜吧？」

「如果這樣說妳還不懂，我再換一句；」白則七很認眞的說：「妳愛過人沒有？如果妳碰到一個令妳又愛又恨的男人，妳會希望他死嗎？」

南宮雪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你對柳花花又愛又恨？」

「他又不是女人，我怎會對他又愛又恨？」

白則七意猶未盡，「總而言之，我跟他……」

「好啦，好啦，到此爲止。」南宮雪一個頭兩個大，連忙阻止他說下去：「我相信你就是了。」

其實南宮雪是眞相信他的，如果白則七不把柳花花當朋友看，爲何一口答應無條件爲他偷賬册？

「那就好，」白則七笑逐顏開：「所以我要了解那本賬册的作用。」

「你不是已經知道那是血案的綫索嗎？」

「我知道它和命案有關，」白則七說：「可是我仍不瞭解眞正關鍵在那裡。」

「說的是，一些前因後果你不清楚，自然不瞭解這條綫索的關鍵所在了。」

南宮雪於是將「銀煙刀法」的曲折敘說了一遍。

「妳的意思是說，在銀刀教授妳刀法的時候，有人在暗處偷看，而那個人在學會了刀法，便去殺劍書生與刀神，嫁禍與妳？」

「妳這個假設很合理，」白則七思索了一下又說：「但是和錢來爺的賬册有什麼關係呢？」

「你眞……」

南宮雪那個「蠢」字未出口，白則七忽地拍了一下大腿，大喜道：「我知道了，那個兇手除了學到刀法之外，他當然也知道銀刀根本不想贏那場決鬥……」

他喜孜孜的說：「他既然已經知道那場決戰的結果，如果下注賭錢，豈非穩贏不輸？」

「所以我要錢來爺那本賬册，說不定就可以在賭客名單上找出兇手。」南宮雪說。

「妳眞聰明，竟能想出這條綫索來。」

「別拍馬屁，」南宮雪冷冷掃了他一眼：「是柳花花先想出來的。」

碰了一鼻子灰，白則七沒趣的喝了一口酒，忽又說：「不錯，錢來爺的賭坊是規模最大的，但是還有其他字號的賭坊呢？妳保証那兇手不會在別家賭坊下注嗎？」

「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調查過，」南宮雪說：「兇手如果下注的話，只剩最後一天的時間；而衆多賭坊中，唯有錢來爺的金財神賭坊仍接受投注，兇手不下注則已，否則必投在錢來爺的賭坊。」

「那好極了。」

白則七連忙掏出一堆紙紮，攤開在桌上。

「什麼東西？」南宮雪湊頭過去。

「名單呀。」

「名單？錢來爺的賬册怎麼亂得像草紙？」

「妳眞蠢，」白則七說：「這是我的手抄本，難道妳還眞要我把整本偷出來？那豈不讓錢來爺發覺他的賬册被偷了？我照單抄一份，豈非神不知鬼不覺？」

「你眞聰明，」南宮雪笑咪咪的說：「來，讓我看一看。」

倏地，她一把抓住那疊紙紮，迅速的塞入懷裡。

白則七一楞：「妳這是幹嘛？」

南宮雪的臉色馬上又是一變，她眞是個陰晴不定的人。她冷冷的說：「追查兇手的事不用你費心，現在你該告訴我柳花花失蹤的原因了吧。」

「我當然會說給妳聽，」白則七苦笑道：「如果還不說，只怕我再也走不出這個門了。」

「知道就好，」南宮雪忽又緩下了臉色：「其實你不說也無妨，既然你能知道柳花花失蹤的原因，難道別人就不知道嗎？如果你不肯說，請便，我不勉強你。」

「妳這算什麼？下逐客令？」白則七不是滋味的瞪了她一眼，「原來妳是個過河拆橋的人。」

「隨你怎麼想，」南宮雪淡淡一笑：「你甚至可以說我是小人也無所謂，我南宮雪本來就不是君子。」

白則七兩隻眼睛向上翻了翻，喃喃自語道：「我眞是他媽的活見鬼，天底下那麼多女人，爲何偏偏讓我撞著這種女人？」

南宮雪冷漠的嗤了一聲：「如果你再不說，我可眞要撞人了。」

春娘子

南宮雪沒有撞白則七。

因爲白則七已開始敘說柳花花失蹤的原因。

「如果我判斷得不錯的話，妳當時所中的暗器應該是關西丁家的『雪裡紅』。」

「不錯，事後我已想出那厲害得出奇的暗器，除了暗器世家之外，誰還能比得上？」

「不管是誰，中了丁家的雪裡紅，手中手斷、脚中脚廢、身中命亡，決無倖免。」

「那我的腿爲何還在呢？」

「那當然是因爲有人治好了妳的傷。」

「誰？」

「當今天下，只有一個人。」

南宮雪催道：「究竟是誰？」

「春娘子。」

「春娘子？沒聽說過。」

「江湖之大，武林之奇，豈又是妳這剛出道的黃毛丫頭所能盡知的？」白則七自負的睨了她一眼。

「你行，你是老江湖，我不如你，我怕了你，別再咬他媽的文、嚼他娘的字，可以吧？」南宮雪最憎倚老賣老的人。

「妳是我所見過最……」白則七說了一半，一見南宮雪寒起臉，連忙把「最沒有修養的女人」改成：「最不喜歡開玩笑的女人。」

「你知道最好，老娘我就是不喜歡跟你這種人瞎扯，你還是言歸正題吧。」

白則七苦笑，只好接著說：「春娘子，人們知道她這個人還是近幾年的事，人們簡直就把她奉為活神仙一樣，據說她醫術高明到即使是妳的頭斷了，她都有辦法替妳接回去……」

南宮雪沒好氣的截斷他的話頭：「這句話，我看是你自己說的吧。」

「當然是我自己說的，我只不過是用來强調她醫術的高超吧了。」白則七笑嘻嘻的說：「難道妳還眞以為世界上有人能起死回生，如果是這樣，豈非永遠沒有死人？」

「喂，你到底有完沒完？」南宮雪眞想給他一巴掌，「你不需要再强調了，我又不是呆子，她能醫好我的傷勢，難道我還不知道她的醫術高明？」

「現在你其他什麼都不要說，」南宮雪恨得牙癢癢：「趕快告訴我，柳花花那個傢伙為什麼不見了？準不會睡到那春什麼娘的懷裡去吧？」

白則七忽然望住她：「噢，原來妳早已知道了，為何還要問我？」

南宮雪整個人傻住。

「眞的？」她忍不住問。

「眞的。」白則七點頭。

南宮雪的臉色倏地鐵青。

原來那個柳花花公子躲到女人被窩裡去，害得她這幾天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眞不值得！

南宮雪隨即問：「你為何這麼肯定？你又沒親眼看見。」

「所以說啦，」白則七慢條斯理的說：「剛才有關春娘子的故事我沒說完，妳當然不肯相信我的話了。」

南宮雪連忙催說：「那你就快講吧。」

「先講好，」白則七彷彿在吊她胃口：「妳可別在中途打我岔，我這個人腦筋不太好，被妳一弄亂，半天都接不到話頭，我可累死了，如果是這樣，我寧願回家睡覺，妳問別人家去吧。」

南宮雪只好乖乖閉口。

她這才發現，眼前這個男人其實是很鬼靈精的。

不鬼靈精，能成為天下第一偷嗎？

白則七抓住這個機會，慢慢的斟上杯酒，然後又慢慢的喝他一口。

南宮雪果然不再催他。

可是白則七忽然作閉目沉思狀，老半天不放出一個屁來。

南宮雪耐住性子。

又過了大半陣子，白則七依然如故，南宮雪不禁火冒三丈，再也按捺不住心頭怒火，正想發作，忽又見白則七作恍然大喜狀：「我想起來了，方才我是說到春娘子那娘們醫術高超，對不對？」

南宮雪恨不得把他一腳踢出去。

「話說那個春娘子，」白則七居然把說書的口吻搬上來了，「仗著一身高明之歧黃醫術，自然名揚四海，芳名遠播；每日慕名求醫者，多如過江之鯽，不知凡幾；不及數載，江湖中人不識其名者，少矣，少矣。」

「你他媽的，老娘知道你是這個世界上最有學問的小偷啦，別再咬舌根子了！」這句話，南宮雪把它放在心裡。

幾絲捉狹意味的眼色閃了閃，白則七好整以暇的接著說：「短短幾年功夫，春娘子已撈得滿盆滿缽，一躍為江湖中十大富婆之一……」

他停下來低著頭輕啜著葡萄美酒。

又是老半天。

南宮雪忍不住問，但是語氣可是客氣多了：「後來呢？」

「後來，」白則七吁了一口氣，朝她古怪的滋了滋牙，「後來她當然就不幹了，再也不肯替人治病了。」

「為什麼？」

「她既然有了那麼多錢，為何還要那麼辛苦替人看病？」白則七說。

南宮雪欲言又止，本想插咀，却又怕他一扯又不知扯到那去，所以只好耐著性子聽他說下去：「不替人看病之後，妳以為她就整天抱著銀子睡覺嗎？告訴妳，她可眞是這個世界上難得一見的奇女子……」

頓了一頓，又想喝酒，南宮雪連忙問：「怎麼個奇法？」

白則七果然接著說：「她不僅醫術奇高，而且還是個雄才大略，具有膽識與遠見的女人，她將賺來的錢，立刻著手自組一個幫派，名曰『快樂門』，經營起黑白兩道的生意來了，從此日進斗金，自然要比替人治病好賺得多了，不是嗎？」

「了不起的女人。」南宮雪身為女人，不免興起「與有榮焉」之感，她問：「她自任門主嗎？」

「當然是，否則怎算得上了不起？」

「我是說，她的武功很高嗎？你知道，一個幫派之首，若無高深的武功，很難服眾的，是不？」

白則七斜著眼睨她：「那還用說嗎？哦，妳以為天底下只有妳南宮雪是懂武功的女人？」

南宮雪連忙把眼睛望向天花板，她只怕再應他也許就扯到波斯、天竺國去了。

她同時心裡也在嘀咕著：原來有些男人比女人還要長舌的。

白則七望著她狡黠的笑笑。

南宮雪瞪著他，挑著眉尖問：「你這種笑是什麼意思？」

「妳是否很佩服春娘子？」

「有成就的女人，不該佩服嗎？」

南宮雪發覺話題又扯遠，連忙將它引回來：「春娘子既已不肯再替人治病，又為何肯替我治傷？」

「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她是肯破例的。」白則七緩緩說。

「那兩種？」

「第一種是一千兩黃金。」

「一千兩黃金，世上那有這麼貴的診金？」南宮雪吃驚道：「普通人，大概一輩子也賺不到這筆錢哪。」

「可不是，」白則七說：「這實際上就等於拒絕替人看病一樣。」

「第二種呢？」南宮雪覺得好奇。

「第二種嘛，」白則七把語調拖長了一

下，才又接著說：「除非那個病人是她看得上眼的男人。」

「我不懂。」南宮雪搖搖頭。

「妳會懂的，」白則七輕笑起來：「只要妳瞭解春娘子是個每夜無男不歡的女人，妳自然就懂了。」

粉腮微微一紅，南宮雪道：「我不是男人，她為何……」

說到一半，她便停下來了。

——春娘子當然因為柳花花的關係才肯替南宮雪治傷的。

「妳還佩服春娘子嗎？」白則七端起酒杯。

南宮雪語塞。

——那種女人算甚麼？淫娘？魔女？

停了半晌，南宮雪嘆了一口氣：「整個事情就是這樣：柳花花為了要救我，所以屈身在春娘子身側，這就是他失踪的原因？」

「是的，」白則七放下杯子，又加强了一句：「一點都不錯。」

「走！」南宮雪忽然站起來。

「走那裡去？」

「快樂門。」

「幹嘛？」

「救回柳花花啊！」南宮雪憤怒的叫起來。

「憑什麼救？」白則七端坐不動。

「給她錢，一千兩金子。」南宮雪急促的說：「我身上的銀票勉强可以湊起來。」

「如果錢可以解決，用不著妳付了，那個花花公子除了女人多之外，錢更多，他早就會給她啦。」白則七淡淡的說：「錢與人，是由春娘子來決定，並不是妳給錢她便接受的。」

「世界上竟有這種人！」南宮雪難以置信的又坐了下來。

「為什麼沒有？」白則七淡笑著說：「子弒父、母毒子、妻殺夫、夫賣妻、父淫女、兄姦妹、人吃人……這個世界上，什麼人沒有？」

「柳花花為什麼要答應？」南宮雪那張因傷勢剛復原不久仍微顯蒼白的臉，激動而紅了起來。

「為了要保住妳那條腿，他能不答應嗎？」

白則七這句話，其實不用說南宮雪也明白，她此刻心緒亂極，「我是說，柳花花可以佯裝答應她，待她治好我的傷，再給她的錢不行嗎？如果她硬是要人不要錢，柳花花不會跑嗎？難道他是呆子？」

「柳花花當然不是呆子，誰都知道他狡猾得像頭狐狸。」

白則七面無表情：「問題是，春娘子也不是呆子，妳能想到這個方法，難道她就想不到？」

長長吸了一口氣，南宮雪很快就鎮定下來；她鎮定的功夫愈來愈好，現在你絕不能從她臉上看出什麼，她的語音冷冽而沉穩：「春娘子用什麼方法控制他？」

「藥物，我們所不懂的藥物。」白則七低沉著嗓音：「像她這種精通醫理的人，除了懂得用藥物救人之外，自然也懂得用藥物控制人，是不？」

南宮雪冷冷的瞪著他：「如果是這樣，我們為什麼還坐在這裡？難道不應該趕快去救他？」

「憑什麼？」白則七冷笑。

「她既然不要錢，那當然是憑我手中的劍了。」

「妳的劍一次可以殺幾個人？」

白則七眼露譏諷：「野豬林的八個人差點就讓妳南宮雪喪命，就憑妳一隻劍，想從高手如雲、强將如林的快樂門手中救人，豈非燈蛾撲火，自投羅網？」

「就算如此，我也要去，難道我就眼睜睜的看柳花花這樣受人控制過一輩子？你當我南宮雪是什麼？」

南宮雪冷哼：「早知如此，我寧願失去一條腿！」

她鄙夷的望著他：「我眞幸運，交上你這種朋友，現在，請你離開這裡，回到你自己的家去慢慢喝你的波斯葡萄酒吧。」

「我如果要這樣，今晚我根本不會來了。」白則七冷笑著說：「妳還眞以為我喜歡受妳這個女人的氣？」

南宮雪倏然睜目。

——她動怒了。

但她很快又笑了，微微的笑。

——她笑什麼？

李無痕

「妳笑什麼？」白則七怔怔的望著她。

南宮雪緩緩端起他帶來那杯她未曾喝完的酒，一口仰盡，然後才徐徐說道：「白則七，你說，用什麼方法可以救柳花花？」

「妳怎麼知道我有辦法？」白則七忽然也微微的笑起來。

「如果沒有辦法，你怎會三更半夜跑來找我？」南宮雪說：「你裝瘋賣傻，令我討厭，其實你是個很有心機的男人。」

「妳總算聰明起來了。」白則七淡淡一笑：「為什麼不說我是個聰明的男人？心機兩字，似乎不雅了一點，不是嗎？」

「聰明也好，心機也好，其實都是一樣的。」

南宮雪那絲微笑越來越濃：「要救柳花花，只有一個辦法——飛鷹堡主司馬如虹。」

白則七那雙如星的眸子昇起一絲笑意。

「春娘子的快樂門自然有她一定的實力，決非三幾個人可以摧倒她，當今武林，論幫講派，當然以飛鷹堡的實力最為雄厚，而柳花花與司馬如虹的交情，深厚得足以讓飛鷹堡大動干戈攻打快樂門。」南宮雪補上一句：「是嗎？」

「是，絕對是。」

「但是，若要飛鷹堡去攻打春娘子，目前存著一個問題：」南宮雪越冷靜的時候，思維就轉得愈快：「因為刀神賈斯文這件血案尚未結案，無疑使司馬如虹很為難，畢竟柳花花竭力袒護我，而司馬如虹又容忍柳花花，對他的立場來說，已經達到一定限度的忍讓，如今若再為柳花花之交而大興兵戎，只怕堡內有人會說話。」

「所以，若要司馬如虹的立場站得穩，莫過於先追查出殺刀神與劍書生的兇手，這樣一來，柳花花就不會有包庇我這個

兇手的嫌疑，屆時司馬如虹出兵攻打快樂門，飛鷹堡裡的人就不會講話了。」南宮雪一口氣說完，稍一頓，望住白則七：「你有什麼意見？」

「有，只有一點，」白則七長長吐了一口氣，才慢慢的接著說：「妳，才是最有心機的女人。」

* * *

三更鼓早已敲響。

南宮雪與白則七正埋首燈下翻看那份名單。

名單上不多不少正好兩百零八個人下注。

——實際數目自然不止這些，這只是最後一天的下注人數。

南宮雪一面看，心裡一面發毛。

——有人一注一百八十五萬兩銀子，而他只是個六扇門中小小的一名捕快，這些錢若非搜刮而來的民脂民膏，只怕他幹到死也掙不到這許多錢。

——有個米舖的伙計，竟然投注白米兩百包。他的米是那裡來的？

——竟有個下注廿具上等的柳州棺木，連棺材都有人偷？

令南宮雪齒冷髮豎的是：城南郊外一老農，竟以老婆女兒各一，折價白銀五百兩下注！

這份名單如果公佈，只怕天底下最醜的事也要相形失色。

——怪不得錢老爺說什麼也不肯借出賬簿。

幸好南宮雪的目的不在窺人隱私，她關心的只是那些下注她勝利的賭客名單。

當她看完名單的時候，臉上有了輕忄、的笑意。

——你也許不肯相信，二百零八個人當中，竟然只有五個人投注她贏。

——五個人當中，兩個下注五十兩白銀，一個一百兩紋銀，一個金葉子兩片；最後一個，也是最有嫌疑的一個，就是一注一百八十五萬兩銀子的小捕快李無痕。

「哇啊，錢來爺這次可眞是發了，單就這二百零八個人當中，竟只有五個人賭妳贏，他可眞是通殺哪。」

白則七揉了揉鼻子，「這五個人當中，四個人下的賭注小得可憐，顯然不似兇手所爲，倒是這個小捕快李無痕有幾分嫌疑。憑他的身份，應該賭不起這麼大，而他竟一注近兩百萬押在妳身上，難道他知道妳穩贏？」

「我們去找他便知道了。」南宮雪重頭再審閱那份名單，確定只有五個人無誤，然後將那五個人的姓名、住址默記於心，便將那份名單焚於一炬。

火光熊熊，照著南宮雪那張姣好的臉龐，白則七側首凝視著她，竟看得出神。

「她其實是個很美的女人。」

他的心裡對自己這樣說。

* * *

路上，白則七想起了一個問題。

「兇手是女的，而李無痕是男的，他怎會有嫌疑？」白則七的聲音很溫柔。

「難道他不會男扮女裝？」南宮雪的聲音卻生硬而冷。

「不錯，把頭髮披散下來，再穿上女人的服飾，黑暗中，誰也看不出他是女的。」

白則七補了一句：「妳眞聰明，連這個都想到。」

南宮雪冷冷的頂了一句：「是柳花花想出來的。」

白則七只好閉上咀。

* * *

城西李家。

一連三代人都在六扇門中當差聽令。

爺爺李大爲幹過總捕頭，老爹李中原只爬到捕頭而已，到了李無痕，幹了十幾年，至今却仍只是小小的一名捕快。

——職位越幹越低，眞是老鼠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大家却最瞧得起李無痕，人前人後都稱他李爺。

——因爲他現在所住的房子，比他歷代祖先任何一所房子還要大。

——官不在大，職位不在高，主要在銀子多不多，這是李無痕吃公家飯的最大心得。

所以他從來不在意職位的升遷，他最關心的只是如何想辦法弄錢。

他的確有辦法，十六歲入公門，幹到今年卅歲，已娶了三個如花似玉的老婆，蓋了三幢比城隍廟還高的大樓宇，而且他還準備今秋過後，新年以前，再蓋一幢，自然也再娶一個老婆。

三妻四妾，七樓八房，大有人在，並非了不起的事，但是你如果知道他一個月的薪俸大概只夠餵飽一頭母牛的話，你就不能不佩服他了。

如果你見過他的話，那末你一定更加佩服他了。

瘦小的身子，看起來像女人般的弱不禁風，一張蜡黃的臉，彷彿身纏陳年老病，隨時都會應閻王之召去當牛鬼馬面似的；這種人，要應付三個如狠似虎的老婆，你能不佩服嗎？

至少，南宮雪就很佩服他。

當南宮雪與白則七潛入他大老婆的房間，問明了他今夜住宿在三老婆處，而轉到這裡來時，李無痕不慌不忙的從他三老婆懷裡爬起來，臉上毫無懼色。

「兩位深夜前來找李某，敢問有何貴事？」他望著用黑布覆臉的南宮雪與白則七，言語鎮定，不像貪財怕死的人。

「我是來要你的命的。」南宮雪冷冷的說。

「好，」他一口應承：「寃有頭，債有主，如果兩位只是衝著我李無痕，那麼請不要傷及無辜，別傷害賤內下人等。」

「好。」南宮雪當然答應，她其實不想殺害任何人，她只想知道他是不是那個以「銀煙刀法」嫁禍給她的兇手，所以她給他時間穿上衣服，而且也讓他拿住他的刀。

「若不想驚動別人，那麼咱到外面偏僻處一決了斷如何？」白則七說。

「奉陪。」

* * *

南宮雪這樣想：李無痕瘦瘦小小的身材，再把髮髻鬆開，然後披上華麗的女裝，遠遠一看，不是女人也是女人了。

——最重要的，瞧他那副氣定神閒、從容不迫的樣子，如果說他沒有高深的武功，誰肯相信？

如果李無痕肯承認自己是兇手，南宮雪是絕不會懷疑的。

——她幾乎已經認定李無痕就是兇手。

* * *

這是一條死胡同。

除了幾隻野貓野狗之外，再也見不到任何人。

三個人走進了這條巷子。

站定之後，南宮雪劍出鞘，朝李無痕冷然一指：「李無痕，拔出你的刀。」

李無痕沒有拔刀。他忽然跪了下去！兩隻腿都跪。

南宮雪與白則七嚇了一跳。

——這是什麼招式？

「兩位大俠，」李無痕的聲音居然在發抖，那張蜡黃的臉竟也一臉驚悸，方才那股傲然無懼的神色完全不見，他簡直換了一個人！「小的只是衙門裡的跑腿，從不敢得罪江湖中的好漢，兩位一定是認錯了人……」

他不僅跪，而且磕頭如搗蒜般的猛磕不止；磕得咚咚響，轉眼起了個大疱。

南宮雪呆著。但是她很快面色一凝，聲冷如刀：「算了吧，老娘不吃你這一套！」

畢竟，她吃虧上當太多了，當然不會相信李無痕，就在她冷笑當中，已劍出如風，直戳李無痕面門！

她立刻又收回劍勢。

——如果不這樣，她那一劍必將穿透李無痕的腦心！

——她的目的不是殺人，她祇想逼李無痕使出「銀煙刀法」。

李無痕連刀都沒拔出，人却已昏倒於地！

南宮雪與白則七面面相覷。

忽然，他們聞到了一股奇異的味道。

這股味道其實是很熟悉的。

——尿騷味。

——李無痕的褲襠濕了一大片。

——那股尿騷味就是從那裡發出來的。

* * *

拳頭不打笑臉人。

何況是下跪、磕頭、昏死、而且還兼嚇得屁滾尿流，這種人，誰打得下手？

南宮雪當然打不下。

這種人也絕不可能是殺劍書生與刀神的兇手。

說難聽點，沒種的一個吧了。

所以南宮雪放棄了李無痕。

她只好繼續找其餘的四個人。

路途中，她實在忍不住，翻過臉去問白則七：「這個李無痕算什麼？」

「什麼算什麼？」

「當我們把他從他三老婆懷中揪下來的時候，瞧他那副從容鎮定、氣勢軒昂，大有天塌下來他一個人頂的磅礴氣勢，爲何到了死胡同竟嚇得屎尿齊滾？」

「妳說呢？」白則七這句話使南宮雪想起了柳花花。

「我在問你。」如果是柳花花，她一定會挑著眉、睜著眼、抿著咀頂他這句話。

白則七不是柳花花，所以南宮雪只是默默的轉過臉去。

「有一種人，特別是男人，」白則七卻緩緩的說了：「在他妻妾面前，他永遠保持著世界上最强的强人形象，那怕是要把他的腦袋砍下來，他都不會皺一下眉頭。」

「爲什麼？」

「自然是爲了博取他老婆的歡心。」白則七淡笑著說：「但是，一旦離開他老婆，莫說要他跪地求饒，就算要他學狗爬、裝豬叫、叫妳聲祖奶奶，他照做不誤。」

「這算什麼男人？」南宮雪納悶。她隨即歎了一口氣：「這種男人，其實古已有之，所謂『人前驕其妻妾，人後乞其卑顏』的齊人男子便是如此，不是嗎？」

白則七自嘲的笑了起來：「其實這種男人很多，但是人們都忘記了他的乞卑顏，只記住他的驕妻妾，所以現在的人反而美其名『齊人之福』，妳說可不可笑？」

「可笑之外，我仍然很佩服他。」南宮雪很認眞的說：「畢竟這種人必需要有很厚的臉皮才做得到，對不對？」

白則七大聲笑起來：「是的，非常非常厚的臉皮，否則憑他一個小小的捕快，如何掙得這許多錢？養得這麼多個老婆？」

南宮雪却笑不出來，她忽然想起一句名言：做人處世的第一要務，即是臉皮厚。你不覺得有道理嗎？

她同時也想起了柳花花。

——他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男人？

她的咀角忽地泛起一縷甜蜜蜜的笑靨。

——不管他是那一種男人，絕不會屬於李無痕那一類。

無論如何，李無痕將會被南宮雪列爲「永難忘記的男人」之一。

棒打鴛鴦

杏子是賈豹永難忘記的女人。

他愛她，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愛她。

他其實早該娶杏子爲妻的，全家人都讚同這門婚事，唯獨他父親刀神反對。

因爲刀神恨東瀛鬼子。

杏子的身上正好有一半流著鬼子的血液。

——她母親是倭奴人。

所以賈豹雖然愛杏子，但是也愛他父親，這門婚事就這樣拖了下來。

這件事，對賈豹來說，無疑是痛苦的抉擇。

——無論他如何做，都將要傷害到一方。

親情與愛情，叫他何去何從？

或許有人認爲，親情與愛情本就是兩回事，不應該混爲一談，賈豹應該勇敢的衝破禮教，去爭取自己所追求的幸福。

這已經是時下年輕人最新的觀念。

賈豹也有這種觀念，他不是一個保守的人。

只因爲他不想傷害他最愛的父親。

打從有記憶開始，他便發現他父親對他百依百順，從未對他疾言厲色過。

彌天的父愛並未使他被縱壞，反而使他更加尊敬、愛慕、孝順他父親。

——他以他父親爲榮。

所以，他不忍頂撞他父親，堅持要與杏子成婚。

杏子呢？她的感受如何？

誰都不知道。

連賈豹都不太清楚她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他只知道她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女人，他從來不曾聽她說過「後悔」這兩個字。

在她知道刀神反對她與賈豹結合之後，她反而自動將身體獻給他。

「妳這樣做，如果將來我不娶妳過門，妳怎麼辦？」賈豹曾經這樣問過她。

她的回答是：「就是因爲你也許不能娶我，我才把我最珍貴的東西獻給你。」

「最珍貴的東西本來就該獻給最愛的人。」她說：「無論你將來娶不娶我，我將毫無怨尤，永不後悔。」

情到深處無怨尤。

杏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賈豹不是個負情的人，他佔有了她，同時也對她保証：一定娶她過門。

他決定跟他父親攤牌。

刀神的態度却異常的堅決。

「世界上任何女人，即使是娼妓，你都可以娶她爲老婆，唯獨鬼子，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決不允許賈家有鬼子媳婦！」

「鬼子也是人，情愛是不分種族的；」賈豹力爭：「何況她爹也是我們漢人，這樣歧視她是不公平的。」

最後，刀神終於讓步。

「好，我答應你，但是只有在這兩種情況下，你才能娶杏子過門。」他斬釘截鐵的說。

那兩種情況。

成親之後，立刻搬出賈家大門，各自炊食，不復往來。

除非刀神死。

賈豹做出了決定。

他當然不會選擇第二種，他願意脫離家門與杏子到外面另組天地。

杏子却不答應。

理由有二：

賈豹是賈家獨子，決不能脫離家門，否則必遭親友世人指摘訕笑。

她有極強烈的尊榮感，爲愛她可以犧牲自己的尊榮，但是她絕不願賈豹因爲娶了她而喪失一切尊榮；她認爲一個男人如果連自尊與榮譽都保不住，那麼他將註定一生永無前途。

她寧願失去賈豹，也不願見到賈豹沒有尊榮。

所以她拒絕了賈豹的決定。

「如果妳堅持，豈非要等我爹歸天後，我們才能結合？」賈豹問杏子：「妳知道，我爹的身子可比猛牛還壯，他老人家廿年後才歸天，妳也等廿年？」

「我等。」

杏子很堅定的回答他：「一百年我也等。」

現在，當然不用等一百年了。

——刀神已死。

* * *

老實說，爲了想達到早日與杏子結爲夫婦，賈豹確實曾經不止一次在心裡暗暗祈望他父親早些歸天。

這種念頭，當然是很不孝的，然而這畢竟不是當眞。

相反的，刀神一旦身死，賈豹哀慟欲絕，巴不得他父親能復活，他寧願不娶老婆也希望他活過來。

——人，活著時，總是記住他可恨之處；死後，却又念念不忘他可愛之處。

賈豹就是這樣子。

每當他一閉下眼睛的時候，便憶起了刀神生前對他的萬般呵護。

濃深的父子情激發了他復仇的意志。

所以他不顧飛鷹堡的禁令，參予了包歌豪的「野猪林狙殺計劃」。

可惜失敗了。

他不甘心，他還要行動，直到殺死南宮雪爲止。

可是他的意念被杏子洞悉了。

杏子阻止他。

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她已懷有他的孩子。

爲了杏子，爲了未出世的孩子，賈豹答應她放棄復仇意念。

——因爲憑他個人的力量想殺南宮雪，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 * *

拂曉。

一天之中，這是人類最熟睡的時刻。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候對敵人進行「拂曉攻擊」，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戰果。

這個道理是刀神生前告訴過賈豹的。

賈豹牢記於心。

——除了對杏子婚事的看法各異之外，他幾乎認爲他父親所說的話總是有道理的。

一襲緊身勁裝、一雙快鞋、一把利刀、再加上一條黑巾蒙面，這就是賈豹此刻的裝扮。

——標準的狙擊手裝扮。

他想殺誰？南宮雪？

是的。

他不是已經答應了杏子把南宮雪之事交給飛鷹堡處理了嗎？

是的，的確如此。

那自然是他安撫杏子之詞。

如果，杏子早在他參予「野猪林戰役」之前勸阻他，賈豹或許眞的會聽她的話。

因爲，在那次慘烈的戰役中，他損失了最要好的朋友——關西暗器世家丁冬。

丁冬是爲他而死的，死得很慘，被南宮雪一劍穿胸而死，他能白白算了？

當然不能！

士爲知己者死。

丁冬能爲他死，他爲何不能爲丁冬死？

在他知道杏子肚裡已有他的骨肉之時，他的確曾經猶疑徬徨，爲了孩子，他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更加强了他的決心。

——他已有後，夫復何懼？

他的決心比東嶽泰山還要堅强屹立，誰也撼搖不動。

杏子也不能。

* * *

南宮雪一臉疲憊。

還有茫然與恐懼。

茫然的是：她已確定名單上的五個賭

客，根本和劍書生與刀神之死沾不上邊。

——五個人當中，除了李無痕手中還有刀之外，其餘四個人俱皆善良百姓，不屬江湖中人，家中除了菜刀與剪刀之外，什麼刀也沒有。這種人，當然不會是兇手。

恐懼的是：既然那五個人沒有嫌疑，換句話說，追查兇手的綫索便完全斷了。

——沒有綫索，如何破案？不能破案，如何救柳花花？

「現在，」白則七面容凝重：「怎麼辦？」

南宮雪搖搖頭：「我不知道。」

她很自然的接著說：「要是柳花花在的話，或許他知道該怎麼辦。」

——她越來越依賴柳花花了。

「我送妳回去吧，也許睡上一覺，明天會想到新的綫索也不一定。」白則七說。

「不用了，」南宮雪遞給他一個溫婉的微笑：「謝謝你陪我折騰了一整夜，你一定也累了，讓我自己一個人回去吧。」

「不行，妳是女仕，我應該送妳。」白則七發現她的微笑好美，好美。

「我又不是小孩子。」南宮雪溜了他一眼。

白則七忽然凝視著她：「妳是女人，一個很美很美的女人，送美女回家是男人的光榮，妳不認爲是嗎？」

白則七的話令她不由一愣。

南宮雪發現他的眸光竟令她莫名其妙的心跳加速，她連忙側過臉去，語音驀然轉冷：「只有柔弱的女人才要男人護送，我不是。」

話聲未了，嬌軀倏地一長，已射向黑越越的天際。

白則七迷惘忡怔，半晌才低低自語道：「令人討厭，又令人喜愛，如果有這種女人，大概就是她吧。」

血腥

賈豹躡手躡脚的翻過朱門高墻。

剛走出巷口，他整個人呆住了。

——杏子像幽靈般的站在那裡。

他連忙低頭疾走，他想他是蒙著臉的，杏子或許認不出她。

可是他只走了兩步，杏子冷冷的聲音使他不得不回過頭來。「賈豹，我在這裡等你很久了。」

「杏，杏子，」賈豹不敢看她：「妳爲什麼在這裡等我？」

杏子一身緊衣勁裝，髮髻挽得高高的，那張美好冷艷的臉龐不帶任何表情，尤其手裡倒提著一把泛著冷森寒光的利刀，只讓人覺得她一身肅殺之氣，令人不敢仰視。

她沒有回答賈豹那句問話，只是冷漠的問：「你一定要殺南宮雪？」

「是的，」賈豹鼓起勇氣，正視著她說：「這不只是爲我爹報仇，也是爲了丁冬，妳或許還不知道，我上次行動過一次，丁冬不幸死在她劍下，杏子，如果我不殺南宮雪，我如何對得起知交好友丁冬？」

他握緊雙拳：「我聽從妳的話，將爹之寃仇交給司馬堡主處理，但是丁冬這件事我不能依妳，『閑雲道長』已請得『華山七劍』來助陣，這件事完全因我而起，朋友肯爲我拋頭賣命，我豈能臨陣退縮？」

他一字一字的接著說：「我如果這樣做，豈不將受天下人恥笑？」

杏子兩隻眸子電芒般的直視著賈豹，忽然說了一聲：「好，咱走吧。」

一怔，賈豹吃驚道：「妳也去？」

「我不能去嗎？」

「不能！」賈豹猛力搖頭：「妳絕對不能去！妳應該知道南宮雪是個極度危險人物，妳去了……」

冷冷截斷他的話，杏子說：「就是因爲南宮雪是個危險人物我才要去。」

「我是你的女人，我有權利享受你的榮華富貴，同樣的，我也有責任分担你的危險。」杏子這句話令賈豹幾乎迸出眼淚來。

賈豹熬忍不住，一把趨前抱住她，顫聲道：「杏子，我愛妳，生生世世都愛妳！」

* * *

快回到客棧的時候，南宮雪的臉上忽然有了笑意。

因爲她突然想起了一個人。

——葉霜。

除了她之外，還會有誰更可疑？

她三番兩次想置南宮雪於死地，兇手不是她誰相信？

心念轉動，南宮雪本想折身前往南宮世家，一見此刻業已拂曉時分，天已將亮，不如先睡上一覺，養足精神之後再行動。

於是她直奔東風客棧。

翻過屋牆，南宮雪輕手輕脚的回到自己的房間。

甫一推開門，迎面一片劍光鬼魅般的刺來！

南宮雪抽身、拔劍、出劍。

三個動作快得像一個動作。

——歷盡幾番的生死，她已經不是從前的南宮雪。

——警覺性高、反應靈敏，現在的南宮雪。

逼退前面的兩個人時，她立刻旋劍轉身。

因爲後面也有三把利劍毒蛇般的向她噬來。

南宮雪很輕易的把那三人逼出去。

這短短的當中，她很快數清了來襲的人數。

——不多不少，正好十個人。

以一敵十，誰都知道那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南宮雪知道，她吃過野猪林以一敵八的虧。

這次不能再吃虧。

——上次吃虧的代價是差點失去一條腿，這次如果吃虧，代價怕是她的命。

所以她這次不再逞强，趁逼退那三個人的同時，立即以最快的速度飛射過高牆。

不用回頭她也知道，後面那十個人也正以最快的速度追來。

「南宮雪，有種的，妳別逃。」賈豹憤怒的叫著。

南宮雪是逃嗎？

不，當然不是。

她只不過是改變戰略吧了。

——野豬林血戰之後，她痛定思痛，單憑武功高强，暴虎憑河式的硬打硬殺其實是最笨的，她已深切瞭解這一點。

她狂奔。

後面的人狂追。

而且還不時傳來辱罵聲：「南宮雪，臭娘子！夠胆的停下來決一死戰！」

若在平時，單憑這句「臭娘子」便夠讓南宮雪不顧一切與人拚命了。

但是她現在置若罔聞。

很快的，已出了城郊一處僻野地。

南宮雪覷準了一塊平坦的地方，把激飛的身形猛然停住。

然後她快速的回過身來。

這當中，已有四個人追了上來。

——一個是賈豹、一個是閒雲道長、另外兩個是「華山七劍」中的老大華雲與老二華風。

——後面的六個人是杏子，以及其餘的華山五劍華雨、華日、華月、華星與華雷。

南宮雪算準了這一點，這十個人中，武功有高低，輕功也有强弱，所以經過一陣追逐之後，當然不可能十個人同時追上來；換句話說，南宮雪不需要同時對付十個敵人。

現在，她只面對首先追上來的四個人。

不，只有兩個。

——四個人當中，仍分有先後，賈豹與閒雲道長首先抵達。

最狠的是，南宮雪先到達這裡，所以她有喘息換氣的機會，却不讓她的敵人有任何喘氣的餘地，她甚至連給他們脚沾地的機會也沒有。

——她已撲向兩脚剛要沾地的閒雲道長。

閒雲道長的武功不差，問題是他根本沒料到南宮雪會出其不意的出手攻擊。

——以逸待勞、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兵書上有這麼一句。

南宮雪算得很好，非常之好。

因爲閒雲道長連閃避的念頭都來不及興起，便見南宮雪那柄短劍惡魔般的朝自己的咽喉刺來！

「不！」

賈豹狂吼。

然後直撲南宮雪。

然而仍慢了一點。

就只那麼一點，閒雲道長已撒手西歸。

——南宮雪那柄劍準確的穿過了他的咽喉！

賈豹目眥欲裂。

流血未結束，南宮雪已像幽魔惡鬼般的撲向剛剛到達的華雲與華風！賈豹掄刀狂劈。

南宮雪急騰閃挪。

手中的劍仍然保持刺去的方向——華雲的方向。

華雲大驚失色，抽身暴退。

華風從旁救駕，舉劍疾刺。

南宮雪那張冰寒的臉孔像惡魔；怪異的身形也像惡魔；疾刺的劍也像惡魔。

惡魔般的臉浮起一絲殘酷的笑意；惡魔般的身形避開了華風的劍；惡魔般的劍刺進了華雲寬厚的胸膛！

血花噴得滿天高。

嗥聲悽厲而幽長。

華雲怒目瞠睜，臨死前仍不忘狠狠的瞪了南宮雪一眼。

南宮雪沒有理他。

她正在「理」那個已被駭住的華風。

手起劍落。

可憐華風，他連最起碼的哀號都來不及發出，那象徵男性美的喉結便被南宮雪一劍切斷！

喉結被切斷，怎發得出聲？自然也無法再呼吸，他已實實在在的過完他的一生。

就在他倒下的一刻，後面那六個人正好先後的到達。

——誰都沒想到，就這短短的時間，全都呆住了。

南宮雪已像吃稀飯般的連殺他們三個人。

南宮雪面不改色。

她沒有再攻擊。

——她已經知道這場戰鬥不用再打了。

——先聲奪人，不但能穩住自己，而且還能嚴重打擊敵人的信心，兵書上也有這一句。

——一個失去信心的人，不論做什麼事都不會成功的，所以南宮雪現在根本就不怕眼前的七個人。

華山七劍最出名的是「華山劍陣」，然而七劍中的老大老二業已喪命於斯，如何再能施展劍陣？憑剩下的五個人已無能爲力了。

然而賈豹的心情可不同。

他已經沒有選擇，死在地上的人都是爲他而死的，他即使明知要死在南宮雪劍下也不能回頭。

他悲切的朝華山五劍哽聲道：「諸位請回，此地之事就由在下獨自處理。」

華山五劍沒有動。

「無謂的犧牲是不值得的。」

賈豹忽然朝他們跪了下去：「諸位如不肯回，在下立刻刎頸自戕！」

華山五劍連忙趨前去扶起他。

南宮雪動容。

——她尊敬這種人，即使是敵人。

終於，華山五劍長嘆一口氣，黯然的抬起地下三具血淋淋的屍體，悲戚離去。

賈豹含淚望空朝拜：「賈豹若能生還，定當跪伏叩靈。」

華山五劍漸去漸遠……

賈豹轉向杏子：「杏子，不要爲我哭泣，妳要堅强，好好活下去，孩子生下來之後……」

杏子沒有讓他說下去，冷漠的打斷他的話：「你執意送死？」

「丁冬、閒雲道長，我兩個結拜朋友已爲我而死，我如何能獨活？」賈豹態度堅決：「杏子，妳回去吧。」

「不！」杏子更是語氣堅定：「我留下來替你收屍。」

南宮雪再次動容。

——她未曾見過這麼堅强的女人。

終於忍不住，南宮雪長嘆一聲：「死的人都死了，你爲何一定要找死？你死了對那已死的人有何幫助？他們能復活嗎？君子報仇，十年、廿年、那怕是卅年都不晚，爲何不回去，好好練你的武功，或是再想個好計劃，說不定下次你就能殺得了我呢。」

南宮雪令自己都感到驚訝，竟會說這種話。

——她不是個對敵人慈悲的人。

——她尊敬賈豹，他不像李無痕。

南宮雪已經決定。

她忽地短劍回鞘。她決定要走。

「南宮雪，除非妳把我殺死，否則妳休想離開這裡！」

賈豹陡然狂吼。

吼聲中，刀已隨聲出。

忽然，他悶哼一聲，只覺眼前一黑，便昏死過去。

——杏子出其不意的點住了他的昏睡穴。

兇手

南宮雪楞住。

她隨即展顏而笑。

——她欣賞聰明的人。

「帶他回去吧。」她溫柔的對杏子說：「他是個不錯的男人，我祝福妳。」

杏子沒有說話，也沒有表情，她只是緊緊擁著賈豹，然後小心翼翼的把他平放在地上。

她坐在地上，把賈豹的頭放在自己的懷裡，纖長的手指解開了他的面巾，然後輕撫著他那短而刺人的鬚渣……她撫著，撫著……

撫得很專注，撫得很凝神。

南宮雪心中湧起一股波瀾。

——她看得出她愛他愛得非常深。

南宮雪不忍再看下去，轉頭想走，却聽得杏子幽幽道：「妳愛過人嗎？」

「愛過，」南宮雪轉身，「我母親，我師父。」

「男人？」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不明白她爲何有此一問。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愛過男人，她這幾天想柳花花想得很厲害，她不知道那算不算愛。

所以她沒有回答。

「我愛他，」杏子像是對南宮雪說，又像是在自言自語：「爲了他，我什麼事都肯做。」

「我看得出來。」南宮雪誠摯的說：「既然妳這麼愛他，爲何還不帶他走？我不想殺他，甚至也不想知道他是誰，也不想知道他爲何三番兩次要殺我，爲的就是不想讓妳失去他。」

「太遲了。」杏子忽然幽幽一歎。

「爲什麼？」

「妳殺了他兩個最要好的朋友。」杏子抬眼直視南宮雪：「除非妳死，否則他不可能獨自活下去。」

南宮雪苦笑：「刀劍無情，誰殺誰，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知道，我不怪妳。」

杏子忽然緩緩站起來：「但是，爲了要讓他活下去，我只好殺了妳。」

南宮雪望住她：「妳有把握？」

「沒有，」杏子說：「一點都沒有。」

「那又是何苦？」南宮雪嘆息。

「我說過，爲了他，我什麼事都肯做。」

杏子握著刀：「即使是付出我的生命。」

南宮雪忽然臉色大變！

——她看到了杏子握刀的姿勢。

——那是銀煙刀法的起手勢！

她發現得太遲了。

刀光。

絕冷的刀光。

已迎面撲來！

血光激起。

* * *

南宮雪至少犯了兩條兵家大忌：

——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絕不能輕視你的敵人。

——最不起眼的敵人，往往也就是最致命的敵人。

犯錯要付出代價的。

南宮雪已付出了代價。

——杏子的刀已深深的在她的左臂上劃了一道血溝。

這其實是最輕微的代價，若換了別人，只怕早已命喪黃泉了。

南宮雪的危險直到她艱辛的抽出自己的劍才算過去。

——她也以銀煙刀法抵住杏子的刀。

* * *

杏子的話很實在，她說過沒有把握殺南宮雪。

畢竟，一樣的銀煙刀法在南宮雪手中使出是比杏子高明很多。

但是杏子佔有兩個優勢。

一、南宮雪已受傷，功力難免會有所折扣。

二、南宮雪不敢殺她，因爲杏子如果一死，便死無對証她是兇手。

所以一時半刻，杏子是可以平安無事的。

南宮雪的心情是激動的，喜悅的。

——原來眼前的女人就是殺劍書生與刀神兇手。

這個兇手害得她好苦。

一旦發現，如何不叫她又驚又喜。

但是事情還未解決。

因爲杏子還在頑强拚鬥。

她似乎看出南宮雪不敢殺她的顧忌，所以全力拚搏，招招走險、招招致命。

一時間，南宮雪還眞奈何她不得。

不過，南宮雪還是有辦法的。

她已看出杏子的求勝心切。

於是她便使詐。

詐敗。

詐敗的目的使對方貪功搶攻，而疏於警戒防守。

果然，南宮雪佯裝露出敗跡，連連後退之時，杏子已不顧一切的瘋狂猛攻！

——杏子把一切希望都放在這一擊。

——若殺不死南宮雪，那麼她這一生便完了，全完了。

她在猛攻的同時，空門大露。

當她發現這只是南宮雪的誘敵之時，已經太慢了。

她手中的刀已被南宮雪挑離脫手！然後南宮雪以最快捷的速度，最詭譎的手法，制住了她的穴道。

杏子只覺人一輭，便失去知覺。

* * *

一輛馬車飛快的奔馳著。

朝着飛鷹堡的方向。

車廂裡只有南宮雪與杏子。

南宮雪沒有將賈豹一起帶來，她的目的只是杏子。

* * *

當孤星堡主包笑天帶著萬夫人急急趕來飛鷹堡，而萬夫人一眼便確定杏子是兇手之時，南宮雪忍不住從心裡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

她終於洗清了自己的嫌疑。

可是當她聽完杏子述說她爲何行兇的理由之時，她整個心情又猛如鉛石般的沉重起來。

「……當我發現懷有他的孩子的時候，我開始徬徨、痛苦……」

杏子顯得很平靜，臉上除了淡漠之外，一無表情，即連說話的音調也沒有揚抑頓挫：「我考慮結束自己的生命，於是到『靜心湖』徘徊，無意中見到銀刀在湖濱教授南宮雪銀煙刀法……」

「妳殺刀神，是因爲他阻止妳的婚事；」司馬如虹問：「劍書生呢？妳爲何要殺他？」

「我雖然學會了銀煙刀法，可是我却不知道能不能殺得了刀神；如果我殺不了刀神，必然就會死在他手裡，那麼肯定賈豹受不了這個打擊，我怕給他的傷害過大。」杏子說：「於是我就選定劍書生試刀，因爲我曾聽賈豹說過劍書生與刀神的武功在伯仲間，如果能殺死劍書生，那麼自然就殺得了刀神。」

她補充說：「如果我萬一死在劍書生手下，至少賈豹的感受不會那麼痛苦，所以基於這兩點理由，我殺了劍書生，雖然我和他無冤無仇。」

萬夫人嚎哭。

原來她的丈夫只是被人「試刀」當犧牲品。

南宮雪默然。

「妳這惡毒的女人，竟然爲了私情而不惜殘害兩條人命！」萬夫人悲號，哭天搶地：「天呀，世上竟有這樣的女人，魔女，妳是魔女……」

杏子端坐不動，兩眼直視，臉上的表情根本不讓人知道她此刻究竟在想什麼。

她很合作，毫無避諱，一五一十的把這件血案的動機、目的、過程與演變全盤托出。

她是否後悔了？

「妳如此坦白招供，」包笑天這樣問她：「妳一定很後悔妳的所作所爲了？」

杏子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有很多種表示。

——默認、不置可否、否認。

她是那一種？

誰都不知道。

南宮雪知道。

她忽然走到杏子面前。

「杏子，」南宮雪叫她的名字，彷彿在呼喚多年的故友。「我知道，我知道，我瞭解妳……」

杏子緩緩的把目光移到在她臉上，凝住良久，才緩緩說道：「南宮雪，我並非有意嫁禍與妳。」

「我知道，我眞的知道。」南宮雪彎下身子，慢慢的、用力的握住杏子那隻冰冷的手。「妳本不想傷害任何人，妳只想得到妳應該得到的……」

南宮雪眼光誠摯，語音也眞摯：「無論如何，妳已盡力去追求妳所想要的，對或錯、是或非，已不重要，最重要的，妳已經努力過，南宮雪瞧得起努力的人。」

杏子笑了。

微微的笑。

凄美的笑。

* * *

南宮雪眞的瞭解杏子？

她眞的看得起杏子？

你呢？

* * *

南宮雪眞的瞭解杏子。

她也眞的看得起杏子。

自小，南宮雪的生活天地裡，只有她母親與師父。

母親，不幸爲娼。

她曾經有過愛。

但却默默的向愛的惡環境屈服，屈辱的過了一輩子。

師父，不幸出身下五門。

她也有過愛。

卻也自動的向愛的惡環境低頭，痛苦的過了一生人。

南宮雪生活在她們的陰影裡。

可怕的陰影！

灰色的陰影！

消極的陰影！

夢魘的陰影！

至今，那些陰影仍殘留在南宮雪的思維、意識、甚至是血液裡！

造成了南宮雪鄙視愛情、仇視男人的不健全心態。

她痛苦過，掙扎過。

現在，她終於看到杏子勇敢的衝破了那些陰影。

雖然，她失敗了。

雖然，她的方式或許不對。

但是，她做了。

她不是弱者！

她是個值得令人同情與尊敬的女人。

她不是魔女。

至少，南宮雪就這樣認爲。

杏子湖

南宮雪沒有直接回客棧。

她在郊外一條清澈的小溪旁坐了一下午。

她經常會一個人這樣發呆。

她在想杏子。

也想她母親、她師父。

也想她自己。

夜幕低垂的時候，她回到了客棧。

一進門，便見白則七跟她招手。

他正坐在餐廳的角落裡，桌上擺滿了

酒菜。

「妳去了那裡？我到飛鷹堡找過妳，他們說妳走了很久。」

白則七見到她彷彿有說不完的話：「你一定還沒吃晚飯吧，先吃再說。」

他殷勤的爲她斟滿酒、挾滿菜。

「妳眞行，想不到短短功夫便讓妳抓到兇手了，現在全城的人都說妳南宮雪了不起。」白則七眉飛色舞。

南宮雪此刻肚子很餓，却不知怎麼毫無胃口，扒了一口飯便不吃了。

「賈豹呢？」她突然想起這個問題：「他是否也知道了這件事情？」

白則七歎了一口氣。

「他怎麼了？」南宮雪覺得奇怪，自己爲何突然這麼關心賈豹。

白則七喝了一口酒，只說了兩個字：「瘋了。」

南宮雪呆住。

「殺父仇人竟然是自已的情人，誰受得了這個打擊？」白則七又歎了一口氣，接著說：「現在，他不僅失去父親、朋友，連自己最鍾愛的女人也失去了，換過是我，只怕不瘋也死了。」

南宮雪面色蒼白。

白則七又說：「作孽，作孽，眞是作孽啊。」

「誰作的孽？」南宮雪忽然冷冷的問。

「當然是那個叫杏子的女人啊，」白則七奇怪的望著她，似乎覺得她這句話問得多餘，他說：「她怎麼可以殺自己情人的父親？那簡直是大逆不道哪，不是嗎？」

「不錯，杏子固然有錯。」南宮雪顯得有些激動：「刀神呢？賈豹呢？他們都沒有錯嗎？」

南宮雪激昂的神情，令白則七吃驚。

「刀神爲人之父母，竟憑一己之喜好，活生生扼殺子女的婚姻幸福，難道他不應該受到指責？賈豹身爲七尺之軀，敢愛杏子，却又無法衝破他父親給他的阻礙，他難道就不應該負責任？」

南宮雪似乎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如果刀神不阻攔，如果賈豹夠魄力，這幕悲劇如何會產生？杏子是人，人都有想得到她想要的慾念，她愛賈豹錯了嗎？她只是想要得到她應得東西吧了！」

白則七呆住。

——他怎麼也想不到她竟然會爲嫁禍給她的敵人辯護。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南宮雪忽然不聲不響的走出客棧。

「妳要去那裡？」白則七追上來問。

南宮雪沒有說話。

白則七只好閉口不言。

——他發現南宮雪不說話的時候，最好別去惹她。

* * *

飛鷹堡。

司馬如虹對南宮雪的去而復回微感驚訝。

「南宮雪姑娘，妳有事？」司馬如虹很客氣地問，他眼神流露的神情，令人很清楚知道他非常激賞南宮雪。

「我想見杏子。」南宮雪說：「獨自見她。」

* * *

司馬如虹答應了南宮雪的要求：

——用最好的牢房，最好的食物供給杏子。

——甚至明日午時三刻的處死，也用最昂貴，最無痛苦的「帝王毒」(鶴頂紅)讓她服下。

所以杏子現在的牢房實際上是最舒適的賓客房。

杏子靜靜的站在窗口，一動也不動。

她站了很久，直至南宮雪輕輕喚她的時候，她才慢慢的轉過身來。

她的神情非常平靜，平靜得彷彿不像是個即將要死的人。

南宮雪卻忍不住心中一陣波動。

「杏子，我來看妳。」

兩隻眼睛凝注着南宮雪，半晌，她才說：「爲什麼，連我父母都不屑來看我，妳爲什麼來？」

「朋友。」南宮雪一字一字的說：「妳是我的朋友，一個很有勇氣的朋友。」

杏子蒼白的臉上沒有表情，但是美麗的瞳孔卻有微微的笑意。凄美的笑意。

兩人互相凝視着，誰都沒有再說話。

良久。

良久。

南宮雪本欲告訴她賈豹已經瘋了，可是話到咀邊又吞了回來。

——何必讓她知道？讓她沒有牽掛的死去，豈不是更好？

於是，南宮雪問了另外一個問題：「杏子，我想大概有些事我能幫得上忙。」

微微一頓，她把聲音放得很輕：「比如說，妳如果想把孩子生下來的話，我試着說服司馬堡主，他或許會答應也不一定。」

杏子嬌小的身子，忽然輕輕的震抖了一下。

「孩子？什麼孩子？」

「就是妳肚裏的孩子；」南宮雪加上了一句：「也是賈豹的孩子。」

「爲什麼要把他生下來？」杏子回過身去，望着窗外：「爲了替賈家留根香煙？」

「最重要的，孩子有生存的權利，妳不認爲是嗎？」

「如何生存？」杏子驀地轉身：「讓他一生下來就做個沒有母親的孩子？」

「至少，他還有父親，還有奶奶，還有賈家的顯親貴友，他可以生存的。」南宮雪說。

「不錯，賈家有能力供養他，不虞吃穿……」杏子突然有些激動：「但是，誰能磨平他心中的創痕？當他知道他娘就是殺他爺爺的兇手，他抬得起頭來麼？」

南宮雪啞然。

「妳願意見到妳的孩子一輩子活在上一代悲劇的陰影中麼？妳忍心麼？」杏子眼角有淚光。

南宮雪歎氣。她當然不願意，當然不忍心。

杏子又轉過身去，南宮雪望着她的背影，看到了她的倔傲與堅強。

「悲劇因我而發生，痛苦理應由我承担，孩子何辜？爲什麼要把上一代的悲劇痛苦延綿到下一代？妳不認爲那是一件極其殘忍而又不負責任的行爲麼？」

杏子的語音很輕，卻字字敲在南宮雪

的心坎上。

南宮雪默然。

——她同意杏子的看法。

——給孩子一個健全的心理，比任何衣食享受來得重要得多。

——很多爲人父母者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我以妳爲榮。」

南宮雪打從心底懇摰的說：「雖然天下人將指責妳的行爲，但是天下人，尤其是爲人父母者也必因妳這次事件，而對其子女的婚姻態度有所警惕，有所改正。」

「謝謝妳，南宮雪。」杏子顫抖。

「杏子，再見。」這句話，南宮雪埋在心底，因爲她知道永遠再也見不到杏子了。

南宮雪黯然神傷；她緩緩的退到門口處，杏子忽然轉身叫住她。

「我死後，請將我的骨灰灑在『靜心湖』。」杏子又回復了平靜，緩緩的說：「那個湖改變了我的一生，我願我的靈魂生生世世與它相伴。」

「好。」南宮雪心頭一陣悲戚。

她强顏歡笑：「還有沒有其他的了？」

「有。」

杏子凝注着她，過了很久才一字一字的說：「請用妳的劍結束我的生命。」

「爲什麼？」南宮雪驚叫。

杏子那縷淒美的微笑又緩緩浮起：「我不願被懲罰，我寧願死在妳手裏。」

懲罰？

是的，明日午時三刻，杏子將服「帝王毒」而死。雖然那種死法不會有太大痛苦，但是，那是一種懲罰；一種對犯了滔天大錯的人的最嚴厲懲罰。

杏子是否犯了滔天大罪？

是的，她的確是。

然而，從別的角度來說，她是否情有可憫？

她該受到懲罰。

但是她不願接受那種衆目睽睽之下的懲罰。她說：「人在一定要死的情況下，如果能死在瞧得起自己的朋友手裏，不也是一樁很有福氣的事麼？」

南宮雪眼角掛淚。

她拔劍、出劍——以最快的速度。

因爲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殺人，才能令被殺的人的痛苦減至最低、最輕。

＊　＊　＊

杏子做那件事，無疑是個很有勇氣的人。

南宮雪揮劍結束杏子的生命，無疑也需要有很大的勇氣。

「她們都是很有勇氣的女人。」

後世的人談論到這件事時，有人這麼說。

＊　＊　＊

杏子的骨灰灑在「靜心湖」。

人們開始稱它爲「杏子湖」。

「爲什麼不到『杏子湖』走走？」

當頑固的父母執意反對子女的婚姻時，就會有人對他們這樣建議。

於是，很多可能發生的悲劇便被制止住。

畢竟，杏子已付出了她血的代價，後人如果再不醒悟，豈非蠢極！

花花公公

南宮雪灑完杏子的骨灰之後，便把整個人泡在浴池裏。

她必需打起精神把杏子暫時忘記，因爲柳花花仍陷在「快樂門」春娘子手裏。

所以她着實泡了一個熱水澡，那樣她的精神與體力便可以恢復得很快。

她打算洗完澡之後，立刻趕向飛鷹堡，對司馬如虹說明柳花花的事。

——他與柳花花的交情衆人皆知，必會發動飛鷹堡人馬前往救援。

「不對。」她忽然叫了起來。

——打從她把杏子交到飛鷹堡到把杏子的骨灰捧出來之間，她和司馬如虹見面談話的機會不下十次，爲何不見他問起柳花花？

這種有違常理的事她早該注意到，只因爲她太投注在杏子身上，而把柳花花暫時忘卻一旁。

「眞該死！」

她狠狠的罵了自己一聲，立即跳出浴池，大概連身上的水滴都沒擦乾，便匆匆穿上衣服。

她很快想到：司馬如虹沒有問起柳花花，必然是柳花花見過他，否則司馬如虹絕不會閉口不提的。

換句話說，柳花花已不在春娘子手裏。

這是怎麼一回事？

——難道白則七撒謊？

南宮雪還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

柳花花搞什麼鬼？他爲何不見她？

兜着滿肚子疑問，南宮雪急急忙忙的下樓來。

在樓梯間，她忽然整個人呆住了。

——柳花花，他不就坐在那個角落裏麼？

强忍住心頭的狂喜，南宮雪儘量裝得若無其事的走到他面前。

南宮雪斜着眼看他，她總是喜歡這樣看他。

柳花花爲她斟上一杯竹葉青。

他看來精神很好，咀角帶着一絲微笑。

南宮雪討厭他的微笑。

——女人的「討厭」，有時候是可做其他解釋的。

一杯酒喝完，他仍然沒有開腔，南宮雪終於忍不住：「幾日不見，你好像變成了啞巴？」

「妳要我說什麼？」

「說你該說的。」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南宮雪終於聽到他歎氣，她竟然忍不住心中一陣激動；她好熟悉他的歎氣，也「討厭」他的歎氣。

「杏子的事，妳做得很好。」柳花花說：「如果是我，只怕做得不及妳好。」

「這就是你該說的？」南宮雪冷冷的瞪着他。

「難道這不該說麼？」那討厭的微笑又來了。

「沒有別的了？」

「什麼別的？」

南宮雪眞想給他一巴掌。

「我的腿，春娘子，」她挑着眉尖：「難道這些都不該說麼？」

「噢，」柳花花故作恍然狀：「是的，妳的腿是春娘子替妳治好的。」

「這個我知道，」南宮雪沒好氣的哼了哼：「我是說，你什麼時候離開她？爲什麼能離開？」

淡淡地一笑，柳花花放下酒杯，說：「她們用馬車送妳回城的第二天，我便離開春娘子了……」

南宮雪詫異的截口道：「第二天？那你爲何沒來找我？」

「我是要找妳的，」柳花花說：「不過我順路先拐去找白則七去拿名單……」

「你先去找白則七？他爲何沒說？」南宮雪更加驚異：「你們兩個到底搞什麼鬼？」

柳花花瞪了瞪她：「喂，你三番兩次攔斷我的話頭，叫我如何說給妳聽？」

南宮雪只好靜下來，不過，一張紅嘟嘟的小咀翹得比鼻子高。

柳花花忽然痴痴望着她不說話。

「你幹嘛？」南宮雪忍不住問。

「沒甚麼，」柳花花笑了笑：「方才妳那副樣子，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個人。」

「又來了？」南宮雪白了他一眼：「是不是那個姓吳的和姓賴的無(吳)賴？」

「不是，」柳花花正經八百：「是姓朱的。」

「朱什麼？」

「猪(朱)八戒。」

「你！」

南宮雪嬌嗔，粉拳呼的一聲送了過去。

柳花花卻早已狡狐般的溜了出去。

南宮雪當然不會放過他，拔腿便追。

＊　＊　＊

一個跑累了，一個追累了；最後，兩人都不跑了。

像往常一樣，南宮雪盤腿坐在湖濱那塊大石上，柳花花則懶蛇般的半躺在沙堆上。

「我一看那名單，發現賭妳贏的五個人全都不是江湖中人，嫌疑性很低，心中不禁有點急，因爲期限已過將半，於是便將這條綫索委托白則七幫妳辦；我另外到飛鷹堡和孤星堡查閱劍書生與刀神的詳細資料，希望能從那裏發現新綫索。」

柳花花接着說：「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兩邊分頭辦事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南宮雪實在忍不住，插咀問：「這是個好方法，但是爲何要瞞着我呢？」

「如果事先告訴妳，」柳花花笑着說：「妳肯和白則七合作麼？」

南宮雪苦笑，她的確是不肯的，她怎願意隨隨便便和陌生男人共進共出？

「事情就是這樣簡單，」柳花花說：「我在劍書生與刀神的資料上找出幾個可疑的人，便暗中去探訪，還沒探出個結果，便聽到妳抓到兇手了，於是我便趕回來，一回來便來看妳，明白了麼？」

「有一點不明白，」南宮雪說：「春娘子替人治傷看病，是否眞的要男人陪她？而且還會用藥物控制男人？」

「這是眞的。」柳花花點點頭：「這件事，江湖上的人都知道。」

「那我更不明白了。」南宮雪眉頭微皺：「既然你被春娘子用藥物控制住，爲何能順利逃出快樂門呢？」

她頓了一下又問：「難道她對你特別，沒用藥將你控制住？」

「不錯。」

「爲什麼？」

柳花花停了一下問：「妳知不知道江湖上的人都叫我什麼？」

「花花公子。」南宮雪冷冷的補上一句：「這是世界上最難聽的外號。」

她忽然歎了一口氣。

——她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一個被稱爲花花公子的男人，自然是對女人格外有辦法，你征服了春娘子，所以她沒有讓你服下藥物，對不？」

「我說過，妳是個很聰明的女人，一點就通。」

南宮雪忽然轉過頭去，心中襲上一股令她感到不舒服的味道。

——酸溜溜的，像醋的味道。

「這麼說，你應該感謝我才對，若非我腿傷，你如何有這種艷遇？」南宮雪用鼻子哼了哼說。

「我的確很感謝妳，妳讓我碰到了我這一生中至死也忘不了的女人。」

頓了一頓，柳花花接着說：「但是，我告訴妳，如果時光能倒流的話，我寧願讓妳斷腿，也不願去碰那女人一下。」

「爲什麼？」南宮雪楞了一楞：「她很醜麼？」

「醜倒無所謂。」柳花花歎了一聲，緩緩接着說：「問題是，她根本就已經不是女人了。」

「不是女人？」南宮雪詫異萬分：「難道春娘子是男人不成？」

「老太婆。」柳花花一字一字的說：「到今年春天，正好滿八十歲的老太婆。」

「你在開玩笑！」南宮雪叫了起來。

柳花花苦笑：「我寧願開別種玩笑，也不提這種令人翻胃的玩笑。」

「一個八十歲的女人怎有可能再要男人？」南宮雪說這句話時，臉頰上還熱燙燙的，她從沒和人談過男女間的事。

只因爲她不相信世上眞有這種女人。

「爲什麼沒有可能？妳沒聽過有的男人即使活到一百歲，也照樣需要女人。」柳花花說：「所以說，八十歲的女人需要男人，實在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不是麼？」

南宮雪瞠目結舌。

但是她突又格格嬌笑起來，笑得花枝亂抖。

「妳笑什麼？」柳花花皺了皺眉。

「如果，」南宮雪忍住笑：「如果你能活到八十歲，也和春娘子一樣的話，你猜那時候人家會怎樣稱呼你？」

柳花花不知道。

南宮雪問：「你眞的不知道？」

柳花花瞪着她。

南宮雪說了：

「花花公公。」

柳花花怪叫而起。

南宮雪早就銀鈴嬌笑，扭着腰肢跑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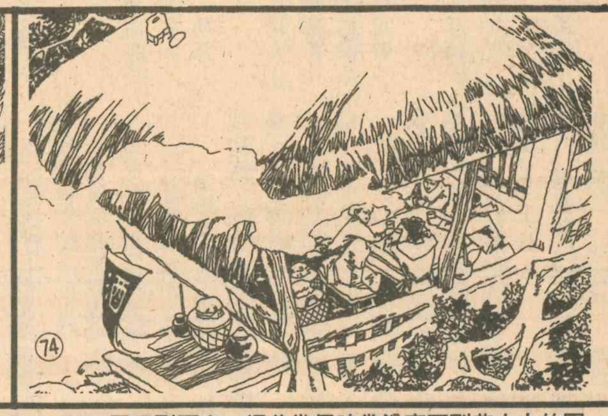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一　　高石・編繪

九紋龍史進（三）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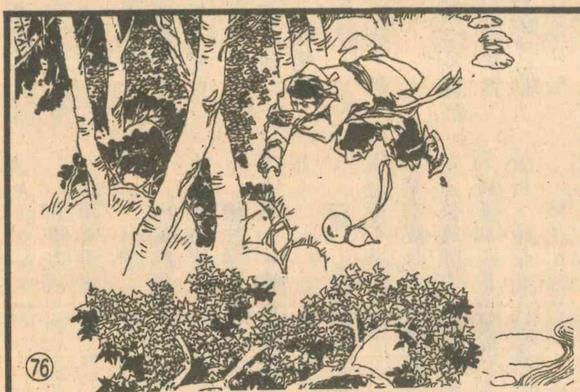
73　三個頭領接到信，非常高興，馬上寫了回信，賞給王四五兩銀子，又請他吃了幾碗酒。



74　王四剛下山，遇着幾個時常送東西到莊上去的軍士，把他拉到山脚邊小酒店裏，又吃起酒來。



75　王四又喝了十來碗酒，才和軍士們別了，踉踉蹌蹌地往回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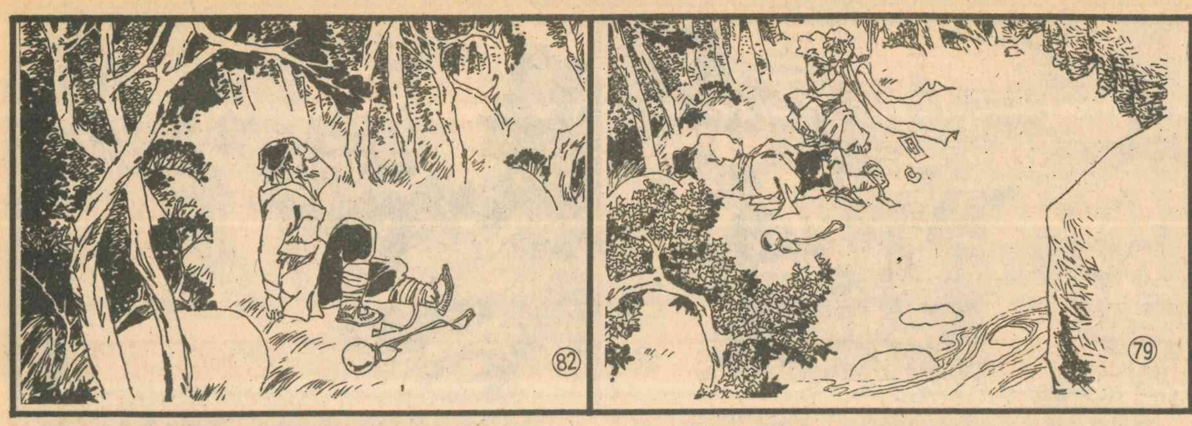
76　走了不到一半路，王四被山風一吹，酒湧了上來。他走進路邊林子裏，朝青草地上倒下去了。



77　上面說過的那個獵戶李吉，正在山坡下用網張野兔。他見是王四，連忙趕來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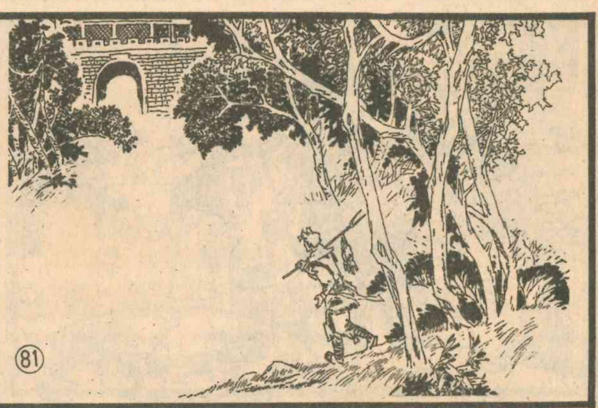
78　李吉扶王四不動，卻看見了王四搭膊中凸出來的銀子，心想：這小子醉得像條死狗了，他哪裏來這許多，何不拿他些？



79　李吉解開王四的搭膊，望地下一抖，五兩銀子和少華山上那封信都抖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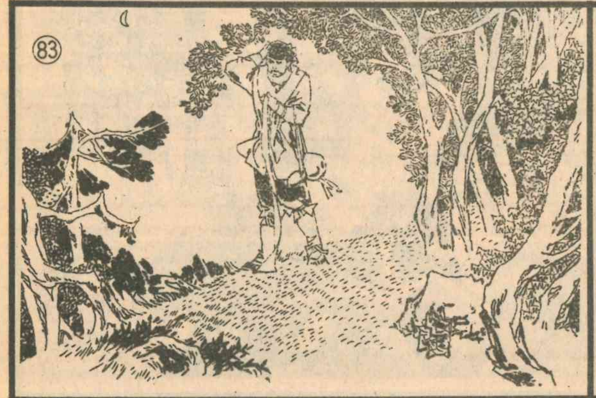


80　李吉將信拆開一看，心想：那天史進還說我做賊看門路，原來他自己倒和强盜來往！華陰縣現在出三千貫賞錢捕捉這三個强盜，該我李吉交財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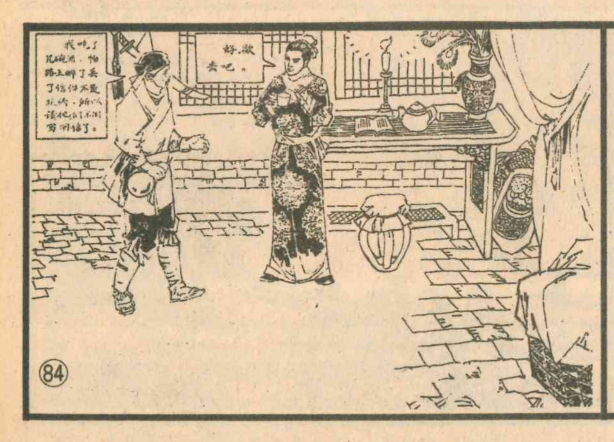


81　李吉拿了信和銀子，把空搭膊一丢，就跑到華陰縣告密去了。

82　王四一直睡到二更天才醒來，見月光透過樹枝照在身上，吃了一驚，跳起來一摸腰邊，搭膊不見了。



83　王四找了一陣，只見空搭膊在草地上，心想：糟了！銀子不要緊，這封信丢了卻怎麼好，不知被甚麼人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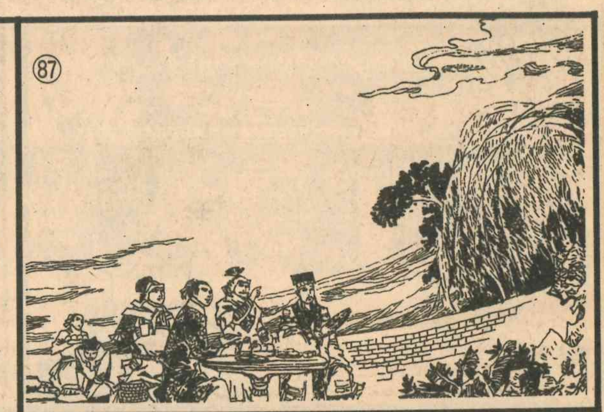
84　王四一邊走，一邊想好了謊話，五更天到了莊上，就告訴史進，少華山的頭領答應中秋準來，可沒有寫回信。史進聽了也沒懷疑。



85　到了八月十五那天，看看天色已黑，朱武、陳達、楊春只帶了幾個軍士，也不騎馬，步行向史家莊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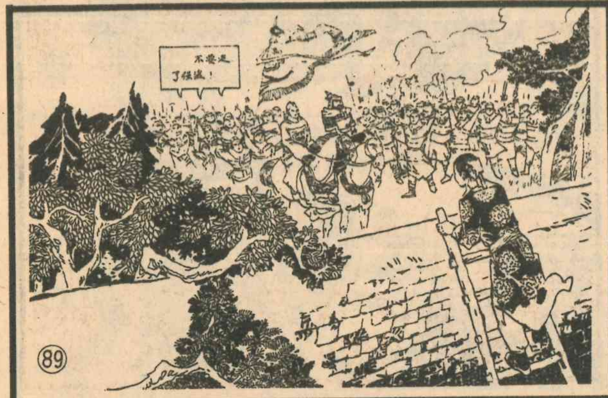
86　史進早在等候，把他們迎進後園，一面吩咐莊客，把前後門都拴了。



87　園內早已安排下酒席。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就陪着喝起酒來。不一會，一輪明月從天邊升上來了。



88　他們正在飲酒賞月，忽然聽得墻外一片吶喊。史進大吃一驚，跳起身來。



89　史進叫王四搬了條梯子，自己上去一看，只見墻外火把一片，火光中照見華陰縣縣官和兩個都頭，帶了三、四百士兵，把莊院團團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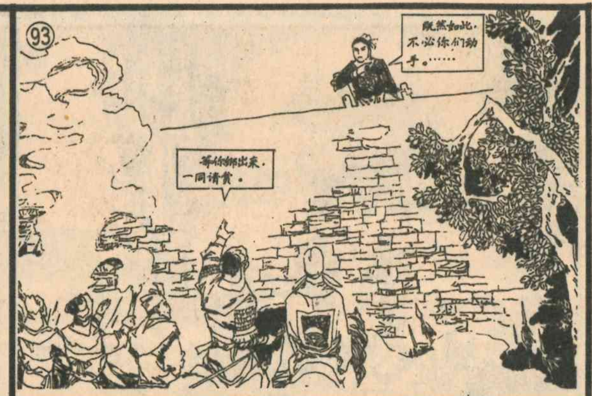


90　朱武他們三人商量了一下，決定不連累史進，讓史進把他們交給縣官。等史進從梯子上下來，他們就把這意思說了。史進卻毫不考慮這些，決定和他們同生死，共患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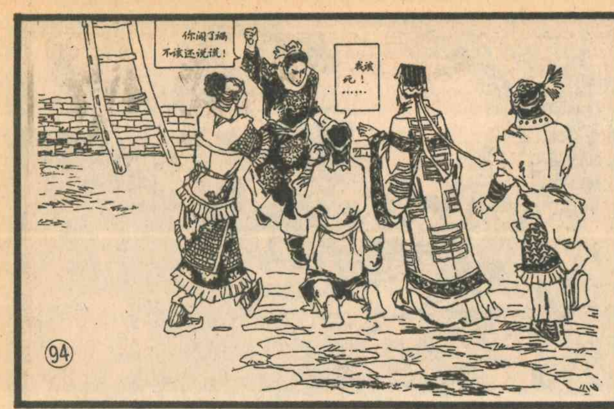
91　史進又上梯子，問縣官爲甚麼半夜三更來圍困莊院。縣官就叫他問旁邊的李吉。史進喝問李吉，李吉把少華山那封信高高舉了起來。



92　史進回頭問王四，王四嚇得面無人色，只好承認了丢失信的事。



93　這時外面的都頭和士兵都怕史進，還不敢打進來捉人。史進就叫他們退後幾步，讓他把三個人綁了交給他們。



94　史進下了梯子，一頓拳頭，把王四打了個半死。朱武他們連忙勸住，叫他對付外面要緊。



95　史進叫莊客把家裏所有細軟，趕緊打叠起來，一面點起三四十個火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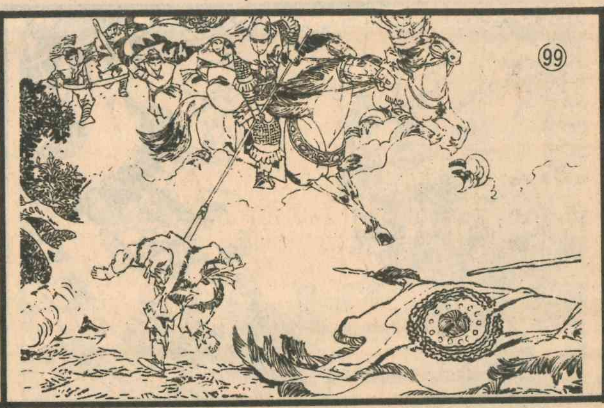
96　史進和三個頭領全身披掛，莊客各自拴好包裹，然後把莊後草屋點着。外面見裏面起火，都奔莊後去看。史進又在中堂放起火來。



97　然後大開莊門，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和軍士、莊客居中，陳達斷後，一聲吶喊，殺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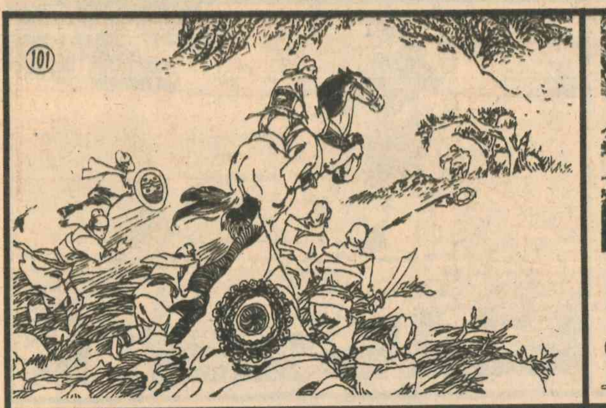
98　史進像猛虎一樣殺來，士兵那裏擋得住；他殺開一條路，衝到外面，正迎着兩個都頭和李吉。



99　兩個都頭轉身便走，李吉也想逃命，史進趕上，手起刀落，先把李吉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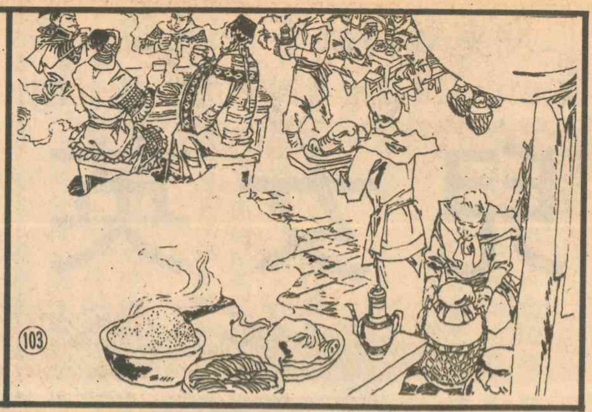
100 陳達、楊春追上兩個都頭，一刀一槍，也結果了兩條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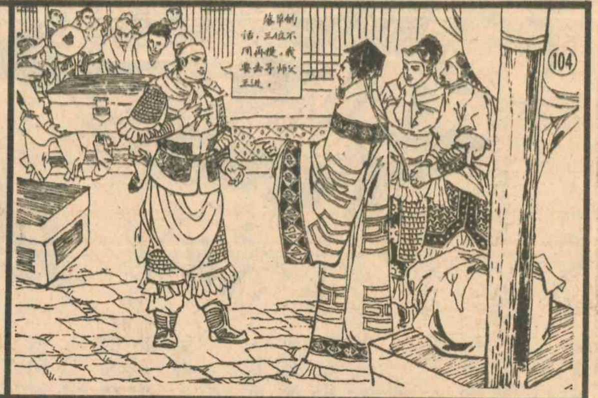
101 縣官早嚇得落荒逃走。士兵們誰肯送死，都四散逃命去了。



102 史進見縣官逃走，也不追殺，就和朱武等上了少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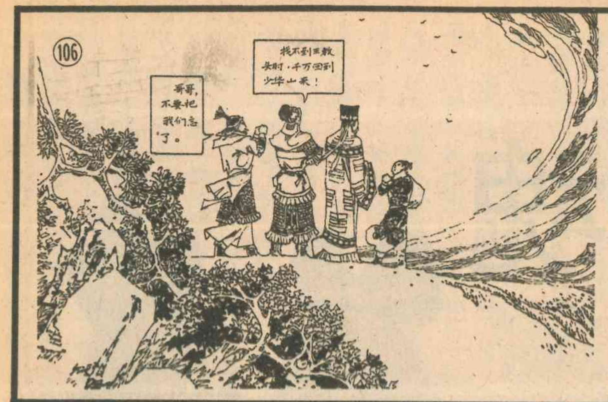
103 少華山上殺牛宰羊，史家莊幾十個莊客都歡歡喜喜地入了伙。



104 史進把帶出來的財物交給寨中修築寨柵、打造兵器。朱武他們定要史進做寨主，史進卻再三推辭。



105 過了幾日，史進決定到延安府去尋師父王進。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只得和軍士們送他們下山。



106 朱武、陳達、楊春和史進灑淚告別。



107 史進辭別了衆人，向通往延安府的路上奔去。
（本段完）

下期預告

花和尚魯智深

敬請留意參閱

二期完短篇故事／范禮・文
可飛・圖

兒女英魂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宋德佑元年，右丞相文天祥奉使入元軍議和，元軍扣留文丞相，執文天祥至鎮江，天下震動，四方豪傑，聞風集結鎮江，密謀救出文天祥，主持大局，反元復宋，首先由馬如風、大江雙傑派胡炳刺探文天祥被囚的所在處，不慎被擒，供出通訊地點，金掌天魔李魂按供詞在江邊誘殺大江雙傑，馬如風重傷潛水逃脫，奄奄一息，幸得賣藝的「宋家班」宋元在江岸將他救治，由宋元用玉珮暗中通知柏長青、焦烈二人，到船上和馬如風會面，他們卻沒有預料到李魂的手下暗裏跟踪，馬如風雖然未痊癒，決定和他們登岸和衆豪傑商議解救之法……

長存浩氣　成功成仁

柏長青和焦烈二人，一邊一個，挾住了馬如風，柏長青道：「各位放心，只要一到城內，和各位英雄豪傑會合，馬少俠便可無礙了！」

宋元等四人，都皺着眉不出聲。柏長青和焦烈，已扶着馬如風，出了船艙。

陽光晒在馬如風的臉上，看來馬如風的臉色，更是蒼白，馬如風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宋老丈、鍾大叔、宋姑娘，白姑娘，大力，再見了！」

宋元等四人，除了大力，渾然不覺外，其餘各人，神色都是十分悲戚。宋玉兒更是連眼角也紅了。柏長青和焦烈二人，身形拔起，落向岸上，扶着馬如風向前奔了出去。

宋元嘆了一聲，道：「行了，馬少俠走」。他畢竟不是和我們一路的人，他是一條龍，怎能和我們這種人長在一起？」

宋元的話，更令得白月明和宋玉兒二人，心中一陣悽酸。他們眼睜睜地望着柏長青、焦烈和馬如風三人的背影，三人一上了岸，便已走出了兩丈許。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見一塊大石之後，突然一聲大喝，兩條人影，陡地撲了出來，兩柄明晃晃的鋼刀，映着日光疾砍而下，猶如半空之中，突然起了兩道精虹一樣，直將宋元等五人，驚得呆了。

也就在這一剎那，只聽得柏長青和焦烈二人，齊齊發出了一聲悶哼，身子倏地向後退來。

柏長青和焦烈二人，雖然是武功造詣極高的高手，這一退，也退得驚險萬分。只見刀光閃耀，兩柄利刀疾削了下來。「嗤嗤」兩聲響，柏長青胸前的衣服，已被劃開了兩道口子，但是，柏長青的還是眞快，就在那一剎間，他右脚已經疾踢出去。只聽得「砰」地一聲響，將一個踢得口吐血鮮，向後疾跌了出去。

那人中了柏長青的一脚，本來是不致死去的，但是他向外跌出之後，却正好撞在一塊大石上，只聽得「撲」地一聲響，他的腦袋，如何有石頭堅硬？立時撞了一

個腦漿迸裂而亡！

另一個一刀不中，手腕陡地一翻，第二刀又攻了上來。就在那時，另外兩人，大聲吶喊，叫聲道：「欽犯在此，誰敢拒捕？」

那兩人一面叫，一面也從大石之後，撲了出來。

馬如風叫道：「先別理我！」

焦烈和柏長青二人，也知道若是一面扶着馬如風，一面絕難和人動手。是以各自手背向後一摔，平平的將馬如風向後推了。

他們在將馬如風向後推去之際，用的力道，極其平和。但是馬如風是連站也站不穩的人，如何當得起這一推？身子向後踉蹌，跌出了幾步，便跌倒在地，船上的幾個人見了，連忙一起奔了下來，宋玉兒和白月明二人，首先奔到，扶起了馬如風來。

這時候，柏長青和焦烈二人，也早已兵刃出手。焦烈的一柄短戟才一掀衣而出，帶起「嗤嗤」聲響，向前疾刺而出，已經刺進了一個人的胸口，那一刺的勢子，實在太猛，將那人刺中之後，焦烈向前踏出了三步，方始收住了勢子，一柄短戟，幾乎已全陷進了那人的胸前，待他拔出短戟來時，帶起了一大蓬鮮血來。

那一邊，柏長青的一柄長劍，使得出神入化。他以一敵二，又將那二人殺得手足無措。焦烈挺起短戟，身形閃動，先在附近的幾塊大石之後，轉了一轉，看清楚了別無他人，才又返身撲了過來。

焦烈一到，那二人更是不敵，剎那之間，全死在一劍一戟之下，馬如風掙扎着叫道：「沒有別人了麼？」

焦烈奔了過來，道：「沒有了，這四人多半是在城中跟了出來的。」

宋玉兒忙道：「馬少俠，太危險了，不如快上船，我們駛往他處去吧！」

馬如風的神色凝重，緩緩搖了搖頭。

柏長青向大力一招手，道：「這位朋友，快來帮忙，將死人抛下江去！」

他看到大力高頭大馬，身形魁梧，便叫大力來帮手，却不料大力的胆子最小，看到那人死得如此可怕，早已驚得呆了，柏長青不叫還好，柏長青一叫，他甚至雙手捂住了臉，身子發起抖來。

柏長青呆了一呆，和焦烈二人各拖了兩具屍體，用力抛進了江中，道：「宋老丈，江岸上的血漬，你們需用土掩了，不然大是不便。」

他一面說，一面又來到了馬如風的面前，馬如風也立時道：「快走！」

宋玉兒和白月明二人，神色黯然，鬆開了手來。柏長青和焦烈二人，仍是一邊一個，扶住了馬如風，向前疾行而去，轉眼之間，已看不見了！

宋元嘆了一聲，道：「我們快收拾一下這裏，再進城去看看，總有可供咱們賣藝的地方！」

白月明突然道：「姨丈，不如我們也跟馬少俠去，一起去救人！」

宋元瞪着眼道：「你看看人家是什麼本事，你有什麼本領，就可以和人家一起去救人了？」

白月明嘟着嘴，道：「我和玉姐姐，會踩繩子，鍾大叔能登高蹺，姨丈你會縮骨鑽圈兒，大力哥力大無窮，這不全是本事麼？」

鍾登天自嘲似地苦笑道：「要是憑咱們這些本領，就能做那樣的大事，那麼，武林中那麼多英雄豪傑，全都可以蒙着被子睡覺，不必賣命了！」

白月明還是不服，但是宋元已然道：「別吵了，以後，不管有人沒有，誰也不准提這件事，韃子的耳目太多，叫他們聽到了，自討苦吃！」

大力第一個回答：「是，我不說，我不說！」

白月明和宋玉兒二人，瞪了大力一眼，但是她們素來知道大力胆小，是以也不說什麼，白月明眼珠轉動，陡地想起一件事來，道：「姨丈，你不是說要再進城去找地方賣藝麼？我有一個地方甚好！」

宋元呆了一呆，道：「你怎知鎮江城中，什麼地方賣藝好？」

宋玉兒立時說道：「爹，她的心思，你還不知道麼？她是要到城南的土地廟那邊去！」

白月明立時說道：「偏你能猜中我的心思，我不是要到土地廟去，是要到西落巷尾去。」

宋玉兒取笑說道：「原來你不是想進城去賣藝，是想到西落巷尾，去看看馬少俠！」

白月明紅了臉，咬着下唇，衝着宋玉兒，連聲道：「表姐，你說你不想去見他，說呀！」

宋玉兒也低下了頭，紅着臉，却是一言不發。宋元在一旁，看了這等情形，也不禁長嘆了一聲，道：「別吵了，城南土地廟，倒是好地方，我們縱使不賣藝，也可以到那地方去看看！」

白月明雖然頑皮，但是姨丈的話，也是不敢不聽的。當下，鍾登天，宋元等四人，合力將泥土翻轉，蓋住了血漬，仔細看了一遍，再也看不出曾經廝殺過的痕跡了，才仍由大力挑着担子，一起向城中進發。

他們繞着城牆，來到了南門，只見城門外，兩隊韃子兵，一字排開，有幾個韃子軍官，看來身形高大，神武勇猛，正目光灼灼，在審視每一個人，雖然未曾上來盤問，但是也使每一個人在走進城門時，覺得極不自在。

他們一行人離城門還遠，就看到接連幾個告示牌。牌上都畫着圖形。馬如風是第一個，接下去還有幾個，連柏長青和焦烈都在內。那全是懸重金捉拿的人犯！

他們看到了告示牌，心，又不禁怦怦亂跳，大力更是低着頭，向前疾行。

尚幸一行人順利進了城，向行人問明了城南土地廟的所在地，行了小半個時辰，便已到達。只見那座土地廟極為寬敞，廟前的空地更大，許多醫卜星相，耍雜耍的，已經擺下了攤子，人全都圍成了一堆。

宋元看了看，已有三班班子在耍雜耍，他一面命鍾登天敲起鑼，一面先擠進人羣，向那三班在賣藝的人的拱着手，道：「在下宋家班，在江北也小有名氣，到這裏來討口飯吃吃！」

那些正在賣藝的，有的並不理他，有的只是隨口答應幾句。

宋元乃是何等樣人物，況且他已經知道，有大批武林中人，正在此處齊集，是以他看出，那些在賣藝的人，其實並不是眞正跑江湖的流浪漢，而全是武功極高，江湖上的英雄豪傑。

反正他既然已打了招呼，便也不再理會人家的事，鑼一敲動，便有人圍了上來。這時候，他心中在想，馬如風等三人，不知道是否已經進了城？是不是已和他那幫朋友見面，正在商議着大事？

× × ×

馬如風、柏長青和焦烈三人，在走到城門附近時，便看到了城門口，增了兩隊韃子兵，非但有韃子兵，而且還有幾個服飾奇特，怪模怪樣的人，站在城門口，而且，城門口又高豎着告示牌，牌上全有着他們的畫像，他們也不敢由城門進去，沿着城向前走着，來到了一處城牆脚下，野草叢生，城頭上也沒有人。柏長青和焦烈二人，停住了身子，自口中發出一陣雀鳴聲來。

只聽得城頭之上，也傳來了一陣雀鳴聲。不一會，有三個人，自城上探頭，向下望去。

那三個人，只望了一望，就縮回了頭去，緊接着，便放下了三股繩索來。

馬如風身受重傷，連走路都是搖晃不定，如何還攀得繩子？由柏長青將繩子繞在他的腰際和脅下，然後，背着他，一起向上攀去。

不一會，已上了城牆，那三個人趨前來，看到了馬如風，都是又驚又喜，道：「馬少俠來了，那眞太好了，唉，衆兄弟正在等你啦！」

馬如風心中又是激動，又是苦笑。千斤重担在自己的肩上。本來，這正是英雄立業的大好機會，可是，他却偏偏已受了重傷！

焦烈在一旁道：「此地不宜久留，快到西落巷去！」幾個人扶着馬如風，又自繩上，攀援而下。那三個人走在前面，只揀小巷穿來插去。不一會，已到了一條畢直也似的巷子前。

那條巷子，兩面都是高牆，別無人家的門戶。到了巷尾，突然寬了起來，是一個很大的空地，空地之後，乃是一所巨宅。那巨宅看來已然十分殘舊。牆上白堊剝落，門上黑漆，也已點點斑駁。但是，看過去，還可以隱約看到，牆上原來是寫着「振聲鏢局」四個大字的。他們一行六人，才一進巷子，便看到巷旁的高牆上，不斷有人跳下來。

這些人，顯然全是在守望把風的，他們一看到了馬如風，便立時跳了下來，有和馬如風熟的，便趨前握手，就算不熟的，也親親切切，叫一聲馬少俠。等到他們來到了鏢局巨宅的門口時，已經有十四五人之衆了。鏢局中又有好幾個人，迎了出來。

馬如風明知現在聚在一起的這些人，全都是江湖上成了名的英雄豪傑，有的名頭、武功，俱在自己之上，但是個個對他如此倚重，這使他感到一股異樣的興奮。蒼白的臉上，也不禁現出幾絲紅暈來。

馬如風等一行人，進了鏢局，鏢局的大門，立時緊閉，巷子之中，也變得十分冷清，但隨即，在巷口的一間小屋中，閃出了四條人影來。

那四條人影，動作極快，才一閃出，只向巷子中望了一眼，便立時向外奔了出來。

那四人奔過了一條街，便又有人迎了上來，迎上來的一個人，手中牽着好幾匹馬，問道：「怎麼樣了，可有什麼新的發現？」

那四個人立時翻身上馬，說道：「快，快，快去稟報李天魔，那是天大功勞一件！」

迎上來的兩人，也翻身上馬，六匹駿馬，就在大街之上，潑剌剌地向前，奔了上去。

這些日子來，鎭江城中的百姓，也早已習慣，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騎着馬在街上亂闖的了，是以一聽到馬啼聲，便紛紛避了開去，但終究還有避不開的，鞭子便呼嘯着抽了下來。

轉眼之間，六匹馬便來到了一所巍峨的巨宅之前，在那所巨宅之前，全是一隊隊的韃子官兵，那六個人馳到了近前，勒住了馬，其中一個，自懷中取出一支令箭來，向一個韃子軍官，晃了一晃，接着，六騎又向前疾馳而去，停在巨宅的門口。

那巨宅大門緊閉，圍牆足有兩丈來高，大門之前，還有兩根極高的旗桿，六匹馬一馳到，驚動了在旗桿斗中棲息的烏鴉，一面叫着，一面振翅飛了出來。

那六人盡皆翻身下馬，他們却不由正門進去，而是牽着馬，一個接一個，走進了巨宅旁的一條巷子，他們才一進巷子，巷尾屋角處，就有兩個人閃了出來，和他們會合，一起來到了一扇小門之前。

他們連敲了三四下，小門打了開來，各人牽着馬，走了進去，他們進了門，自有人過來，將馬牽了過去，屋中又有人迎了出來。

他們之間，相互打着手勢，又一起進了屋子，那屋子深邃高大，廊廡極多，正是原來的鎭江將軍府，他們穿過了一條長走廊，直來到了一個小花廳之前，只見小花廳正中，一張虎皮交椅之上，坐着一個人，面目陰森，神情可怖，不是別人，正是金掌天魔李魂。

一見了李魂，那四個人先一步搶了進去，李魂問道：「城中的情形怎樣？」

那四人中的一個道：「振威鏢局，果然是他們的巢穴，我們才見柏長青和焦烈，還有幾個人，扶着受傷的馬如風進鏢局去！」

李魂陰森的臉上，立時現出了一絲冷酷的笑容來，他道：「你們可曾被他們發現！」

四人中的另一個忙道：「不會，他們在西落巷中，滿佈崗哨，但是却再也想不到，在巷口王老漢茶館中的，全是我們的人！」

李魂霍地站了起來，當他站起來之際，竟然帶起了一股勁風，由此也可知他勁力之甚，他一站起，就立時怪聲怪氣，道：「好，他們要來生事，我們先下手爲強，攻他個措手不及，白長風！」

他最後「白長風」三字，乃是提高聲音來叫的，只見一個全身白衣，身子高得出奇的人，應聲走了進來，人人都認得他，是李魂的得力副手，原是陰冥教主，邪道中數一數二的高手白長風。

李魂沉聲道：「我帶人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你帶着一小半人，小心守護，若是走了姓文的，你的首級難保！」

白長風陰惻惻地笑道：「放心，絕對走不了他！」

李天魔桀桀怪笑，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

白長風送到了二門，就轉了回來。

李魂帶的人，全不騎馬，只是在大街小巷中，向前疾奔。

等到他們三十來人，快到西落巷時，才一起散了開來，分成了幾路，先將振威鏢局，團團圍住，只等殺聲一起，便可一起衝了進去，不讓一個有走脫的機會。

在振威鏢局的大堂之中，衆豪傑正在興高采烈，馬如風一到，就已服下了幾顆治傷的靈丹，被大夥兒扶着，坐在正中。

馬如風勉力提着神，道：「鎭江城中，敵人的勢力太大，我們在此聚集，雖然秘密，但敵人未必不知，能早日行事，自然最好。」

一個花白鬍子，一臉正氣的老者道：「正是，我們人人皆如此想，但是如何行事，還請馬少俠裁奪！」

馬如風望了那老者一眼，不禁長嘆了一聲，文丞相被困在鎭江將軍府中，那幾乎是可以肯定之事，但是正如那位浙西大俠秦杏元所說，如何下手呢？

馬如風皺着眉，道：「這事，力敵不可，智取也難以進行，我看，還得請在南土地廟的朋友一起來，集思廣益，方是辦法！」

柏長青忙說道：「我和焦兄弟去走一遭！」

他說着，一拉焦烈，兩人向外便走。

可是，他們才走出了一步，秦杏元便道：「兩位，現在告示牌上，也有兩位的面形，不可妄動，還是差兩個敵人不知來歷的人去好！」

秦大俠話才住口，便有兩個年輕人齊聲道：「我去！」

馬如風道：「兩位千萬小心。」

那兩個年輕人將腰際的跨刀，藏在衣襟之上，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他們兩人，才一走在巷子中，就看到巷口有五六個人走了過來，那兩人呆了一呆，就在他們一呆之際，背後生風，似乎有人自高處落到了他們兩人的背後，兩人心知不妙，一個轉身。

然而，就在他們一個轉身之際，兩柄雪亮的利劍，已經「颼颼」劃到。那兩個年輕人一掀衣襟，手才碰到了刀柄，咽喉處一凉，兩柄劍已將他們的咽喉，劃出了一道極深的口子來。

那兩個年輕的身子向後倒去，使劍的兩個人，雙脚飛起，將他們的身子，踢得向外，直跌了出去，撞在牆上，立刻萎頓在地。

這時，那兩個年輕人還未曾立時死去，他們喉際血如泉湧，却還可以看到，兩旁的高牆之上，有十七八個人，疾跳了下來，巷口也有人湧了進來。那些人，一望便知，全是韃子養的黑道高手。

那兩個年輕人想叫，可是他們的咽喉，一上來便爲利器所傷，却是一句話也叫不出來，他們只好掙扎着站起身來，眼看那些人，奔到了鏢局之前，有的上了牆頭，有的飛身上屋，有的伏在門前，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瞧着，而隨着他們喉際傷口，血越冒越多，他們的視綫，也越來越模糊，終於，什麼都瞧不見了。

李魂率領的那三十幾個高手，以李魂爲首，幾個輕功好的，：全上了鏢局大堂的屋頂，伏了下來，但是在大堂中的那些人，却還了無所覺。

李魂伏在屋頂上，慢慢地揭起一塊瓦來，當他在揭動瓦片的時候，大堂之中，馬如風首先察覺，「咦」地一聲，道；「屋頂有聲响！」

別人還不在意，道：「只怕是我們自己人！」

馬如風皺眉道：「對不起，剛才我來的時候，屋外防守的人，全都跟了進來，現在全在此間！」

馬如風那句話一出口，衆人才陡地一怔，然而也在此際，只聽得屋頂之上，「轟轟轟轟」五六下响處，出現了五六個破洞，碎瓦如雨中，七八個人，已自破洞之中，飛身而下。

下沉之勢最快的，不是別人，正是金掌天魔李魂，他人還在半空之中，便霹靂也似，一聲大喝，大聲說道：「逆賊死期到了！」

隨着他那一聲厲喝，只見他雙掌一抬，「呼呼」兩掌，已然疾拍而出！

衆豪傑全然未料到，會有那樣的意外，正在錯愕之間，敵人已到，一個措手不及，李魂兩掌再出，「砰砰」兩聲，便有兩個人中了掌，一個被李魂一掌，拍中了背心，口中鮮血直噴，另一個，一掌正被擊在太陽穴上，只聽得「克」地一聲响，連頸骨都被打斷，頭歪在一邊，立時就嚥了氣。李魂號稱金掌天魔，掌力之強，實是非同凡响。

而李魂才一出手間，自屋頂上躍下的其他人，早已兵刃出鞘，動起手來，大堂之中，一陣混亂，措手不及之中，又有幾個人傷重而死，柏長青大喝道：「散開來，將他們圍住！」

一干豪傑，應變極快，一面紛紛跳了開去，一面也早已帶了兵刃在手，可是，李魂一聲長笑，說道：「也不知是誰圍住誰！」

隨着他那一聲怪叫，只聽得喊殺之聲，自四方八面，傳了進來，首先，大堂正中，又有七八人闖了進來，接着，早已潛進鏢局後面的黑道高手，也已一起湧了進來，各豪傑齊聲發喊，剎那之間，混戰起來。

鏢局的大堂雖大，可是五六十人混戰起來，却也是擠不開，剎那之間，刀光亂晃，劍影疾閃，血肉橫飛，整個大堂之中的空地上，還有一批人，自大堂的兩廊之中，散了開去，但是大堂中仍有二三十人在混戰。

金掌天魔李魂，一手奪了一柄大砍刀，一手奪了一條鐵鍊尖刺鞭在手，呼嘯盤

旋，剎那之間，就傷了五六人，柏長青和秦杏元兩人，見勢不佳，奮力殺退了眼前的敵人，向着李魂，雙雙撲了過去！

這時候，他們的形勢，實在又是大大不妙，因爲敵人既然已發現了他們的所在，援軍一定源源不絕，就算鎭江城中，敵人沒有那麽高手，只消調一支軍馬來，萬千人圍住了鏢局，也是插翅難飛！

是以，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敵人的援軍未到之前，擒賊擒王，若能先擒住了李魂，那麽，再有敵人自然投鼠忌器，他們也可以有一條生路了。

是以，秦杏元和柏長青兩人，一齊向李魂撲出之際，招數却異常狠辣。

柏長青才一撲向前去，「嗤」地一劍，長劍便直刺李魂的面前，而秦杏元身形一矮，手中的長鈎劍，反鈎向李魂的足踝，李魂一聲怪叫，臉向後一仰，手中大砍刀向下，陡地沉了一沉。

只聽得「錚」地一聲响，秦杏元發出的吳鈎劍，恰好鈎在大砍刀之上，而李魂的鐵鍊尖刺鞭，也隨即揮出，柏長青見自己的一劍，被對方堪堪避過，而對方的兵刄，已然攻到，他一咬牙，竟然不避，拚着插上對方一下，也要制住敵人！

是以，他非但不退，反倒踏前一步，一挽手，長劍又自上而下，一劍削下！

這一下拚了命的打法，倒也令得金掌天魔李魂，大出意外，金掌天魔的鐵鍊尖刺鞭自上而下，掃了下來，正掃在柏長青的肩頭之上，已聽得「嗤」，一聲响，將柏長青的肩頭之上，連衣服，帶皮肉，扯了一大片來，立時鮮血淋漓。

而柏長青咬緊牙關，忍着徹骨奇痛，那一劍的去勢更疾，李魂也是未能避得過去，一劍正刺在李魂肩頭上，秦杏元一看，大叫一聲提起吳鈎劍，當胸攻了出去，但李魂也在那時，疾揚起大砍刀來。

秦杏元只看出有便宜可揀，只顧進攻，却不料李魂的大刀，自下而上撩了上來，一刀正砍在秦杏元的胯下，刀身直陷進了秦杏元的小腹之中。

秦杏元受了重創，攻出的那一劍，自然再難以傷敵，李魂一鬆手，棄了刀，身子向後，疾退而出，秦杏元發出一下撕心裂肺的呼叫聲，身子向後便倒，血如泉湧，已然慘死！

李魂向後一退，立時有三四個黑道高手，趕了過來，將柏長青截住。

李魂退出一步後，倚着一條柱，喘着氣，他肩頭上的傷勢，也着實不輕，他定了定神，揚聲叫道：「莫走了馬如風！」

他一叫，立時有兩個人，奔到了他的身前，說道：「奇怪，馬如風怎會不在這裏！」

李魂扯下衣袖，裹住了肩頭的傷口，叱道：「胡說，我剛才揭開瓦片向下看時，馬如風還在！」

金掌天魔李魂，剛才伏在屋面上，揭開瓦片向下看時，馬如風的確是還在的，而且，他還聽到，馬如風首先發覺屋面上有異動的。

可是，自從他一自屋面上，躍到大堂之後，那一場厮殺，何等慘烈，簡直是人人紅了眼，如何還顧得與自己動手的是什麽人？只要是敵人，兵刃便狠狠送了過去，誰還去顧及馬如風在什麽地方？

直到此際，看着大勢已定了，李魂也受了傷，才有喘一口氣的機會，可是却不見了最主要的馬如風！

金掌天魔李魂一呆，恰在這時，有一個武林高手，背後中了一刀，鮮血直冒，可是那高手還握着利刀，號叫着向李魂撲了過來，舉刀便砍！

李魂一伸手，便抓住了那人的手腕，用力一拗，「卡」地一聲响，已將那人的手背骨，生生拗斷，他大聲喝道：「馬如風在何處？」

那武林高手斷了手背骨，一聲慘叫，早已昏死了過去，如何還能回答李魂的問題？李魂一脚踢開了那人，抬頭向前看去，只是大堂之中，還在動手的，已只有柏長青和焦烈兩個人了！

而柏長青和焦烈兩人，雖然還在苦鬥，却早已受了重傷，在大堂外的空地之中，殺聲已靜了下來，七八個李魂手下的人，握着血刄，奔了進來，他們之中，也大半帶着傷，一個喘着氣，道：「李天魔，外面已一個不剩了！」

李魂道：「可曾見馬如風？」

自外面進來的人，都呆了一呆，李魂頓足道：「快將死人翻來看看，馬如風可在內？」

他一面說，一面已大踏步走向前走，「砰砰」兩脚，將地上的兩個死人，踢得翻了一個身，順手又從一個死人的手中，奪過一柄短槍來，一個轉身，一聲大喝，短槍向着柏長青，電射而出！

柏長青此時，以一敵四，已是劍法散亂，難以支持，李魂的那一支短槍，來勢又疾，柏長青連閃避的念頭也未曾起，「撲」地一聲，短槍便已刺中了他的心口。

短槍一中要害，柏長青幾乎是立時死去的，可是圍着他的四個黑道高手，刀劍齊下，柏長青身上，已添了四處傷痕，才倒了下來。

柏長青一死，大堂之中，只剩下焦烈一個人了！李魂立卽大喝一聲，道：「住手！」

圍住焦烈動手的三人，一聽得李魂呼喝，一起退了下來，焦烈抱着刀，不停喘息。

李魂冷冷地向焦烈道：「馬如風那裏去了？」

焦烈大喝一聲，倏地揮刀，在他身邊的兩個黑道高手，走避不及，大刀精光霍霍，旋風也似，轉了一圈，那兩個黑道高手，立時倒地死去。

而焦烈却並不收住那一刀之勢，在大刀反旋回來之際，直砍向他自己頸子，只聽得一聲怪叫，鮮血四濺，焦烈自知無望，竟壯烈自刎而死！

焦烈一死，整個鏢局之中，登時靜了下來，李魂吩咐道：「前後找一找，將我們自己人拖出去，放火燒了這裏，以絕後患！」

衆黑道高手轟然答應着，整個鏢局，

前前後後，尋找了起來，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找到馬如風，馬如風的首級，値一千兩黃金，那畢竟不是小數。

可是在前後齊皆找遍之後，四五十具屍體之中並無馬如風，馬如風竟逃走了！

馬如風身負重傷，並未痊癒，如何能逃得出去呢？看官，要知道馬如風確然逃了出去，這時，他正脚步踉蹌，奔向城南的土地廟去！

馬如風之所以能逃脫，正是因爲他受了重傷！如果他不是重傷未愈的話，那麽，敵人突如其來，他一定有力應敵，而在敵衆我寡的情形下，他的下塲，只怕也和現在躺在血泊之中，壯烈犧牲的衆武林豪傑，不會有什麽不同。

但是正因爲他重傷未愈，所以當混戰一開始之際，他便退到了一條大柱之旁，那時候，浙西大俠秦杏元，一步搶到了他的身前，道：「馬少俠，你快走！」

馬如風全身激動得發着抖，在那樣和敵人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情形之下，叫他離去，他怎會答應？可是，也根本不容他不答應，秦杏元拉着他，向外便走，來到左廊時，迎面三個黑道高手奔了進來，俱都死在秦杏元的吳鈎劍之下。

那時，大堂之中，混戰開始，也沒有留意到秦杏元帶着馬如風奔了出去。他們兩人，奔到了廊下，秦杏元急道：「馬少俠，你快去土地廟，和楚老爺子，陶大俠見面。這裏面有我們和敵人拚命！」

馬如風忙道：「我——」

他才說了一個字，秦杏元已厲聲喝道：「你重傷未愈，留在這裏何用，還不快走？」

馬如風只覺得心中一陣發熱，兩行英雄熱淚，已然奪眶而出。

自古就有道：「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而這時，馬如風已知道，敵人發現了他們秘密聚集的地點，糾衆來攻，他們這些人，實是凶多吉少了，那麽多熱血豪傑，全不免死在此處，馬如風一想及此，心如刀絞，怎能不盈然下淚！

可是秦杏元已用力將馬如風一推，推得馬如風跌出了一丈許，轉身奔進了大堂之中。

大堂之中，兵刄交碰之聲，受傷人的慘叫聲，厲喝聲，交織在一起，令得馬如風雙手緊握着拳，他轉過身，正待向大堂之中，衝了進去。

可是他才奔出了一步，便陡地想起，秦大俠的話，確然不錯，自己身受重傷，尚未痊癒，如果衝進大堂中去，固然壯烈犧牲，但是自己死在此處，那正是遂了敵人的心願！那裏比得上，趁自己如今還能走得動，到土地廟去，召集另一批武林豪傑，着他們立時趕到這裏來，或許兩路夾攻，能將敵人打退。

馬如風在才一被秦杏元自大堂中推出來之際，想及敵我雙方，正在進行生死拚鬥，而自已偏偏像是廢人一樣，一點力也不能出，心中實是難過之極，直到此際，他想到了這一點，覺得自己尚有調兵遣將的能力，他立時又轉回身來，向前奔去，轉眼之間，便自鏢局後園的斷橋之中，奔了出去。

馬如風想到自己奔得快一步，便可以早一點到達土地廟，來援的人也可以快些來到，是以他只是不停地向前奔着，他在向前疾奔之際，根本看不清街道上的行人，也看不清街道兩邊的景物，只覺得兩旁的房屋在搖擺，在旋轉，似乎每一幢房屋，都要向着他倒了下來一樣！

馬如風重傷未癒，本來是不能那樣疾奔的，可是此際，他却不顧一切向前奔着，汗自他的額上，不住地湧出來，令得他的視綫模糊，他全然忘却了傷口的疼痛，而當他在那樣向前疾奔之際，他全身氣血，如同萬馬奔騰一樣，幾乎連自已也不能克服。

他在一到振威鏢局之際，衆豪傑見他受了傷，便紛紛將獨門傷藥，給他服食，本來，那些傷藥的效能，還不會發揮得如此之快，但是此際，他一發脚急奔，氣血運行暢湧，藥效也發揮得快，竟是越奔，脚步越是輕快，馬如風揮着汗，直到奔出了老遠，他才停了一停，只見前面，人頭湧湧，已到了土地廟之前了。

在人頭湧湧之中，他只聽得一陣一陣的采聲，不住地傳了出來。

馬如風抬頭看去，只見在土地廟前，兩根旗桿之間，結着一條長繩，那長繩離地，足有兩丈高下，一紅一綠，兩個穿得十分艷麗的少女，正柳腰欵擺，在繩上迅速地走來走去，每當她們兩人，對面相遇，突然之間，各自身子一側，錯身而過之際，圍在下面的人羣之中，就爆出一陣轟雷也似的笑聲來。

馬如風一眼便望出，在繩上的那兩個少女，不是別人，正是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

馬如風的心中，不禁打了一個突，暗忖怎麽那麽巧，宋家班在此處賣藝，然而，馬如風立時發覺，宋家班也在此賣藝，對他十分有利的。

因爲所有的人，幾乎全被宋家班的絕藝，吸引過去，別的地方，却是十分冷清，馬如風一轉頭間，就看到一個賣卜的老者，正是江北七十二家鏢局的總鏢頭，揚州大俠金天星。

馬如風吸了一口氣，逕自向金大俠走了過去，金天星還未曾認出馬如風來，一見有人走來，還搖着手中的摺扇，道：「這位客官，可要算流年？」

馬如風直來到近前沉聲叫道：「金總鏢頭。」

金天星吃了一驚，陡地一怔，但是他也立即看清，站在自已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馬如風，他一看清是馬如風時，心中更加吃驚，陡地站了起來，道：「馬少俠，是你，你……你……」

金總鏢頭並不是沒有見過大陣仗的人，可是馬如風這時的樣子，却實在地令人吃驚了，他全身都被汗濕透，像是整個人才從江上浮起來一樣，面色蒼白，神情驚怒，一望而知有極大的事故發生了！

而馬如風不等金天星將話講完，便雙手按在金天星面前的那張桌子上，急急地道：「金總鏢頭，李魂率人，正在攻打振威鏢局，敵衆我寡，眼看不支了，你，你快帶人去救！」

金天星一聽，只是呆一呆，但是他只是呆了極短的時間，便仰頭發出了一聲長

嘯！

金天星的武功造詣極高，在他發出長嘯聲之時，正是掌聲，采聲如雷之際，但是他的一下長嘯聲，却直冒了出來，幾乎土地廟前，人人可聞！

剎那之間，只見十來個原來擺着各種攤檔的人，一起向金天星奔了過來，在人叢中，也擠出十來個人來，人人看到了馬如風，都驚呼一聲馬少俠，而在土地廟中，也有七八個人，疾奔而出。

前後不過一眨眼間，在金天星面前，已聚集了三五十人，金天星道：「快到振威鏢局去，那裏出事了。」

金天星話才一出口，已有幾個性子急的武林高手，大喝一聲，抖出了兵刃，向前奔出，一時之間，圍住了看宋家班賣藝的人，秩序大亂，亂奔亂竄，在人叢中，也跳出了七八個人來，大喝道：「好啊，反賊在此，莫放他們逃走！」

那七八個人，正是李魂手下的黑道高手，一面叫着，一面想要立功，一起衝了上來，可是他們人却少，衆豪傑衝了過去，一陣混戰，還不到一盞茶時，便將那七八人一起結果。馬如風振臂高叫，說道：「大家到振威鏢局去！快去增援遲恐不及了！」

馬如風振臂高叫，那時，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也早已下了繩，宋家班五個人，擠在一起，一時之間，他們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直到聽到馬如風的叫聲，他們才知道是爲了什麼！

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齊聲叫道：「馬少俠！」

她們兩人一面叫，一面便向前奔了過去，可是才奔出了一步，便被宋元和鍾登天兩人，死命拉住，宋元喝道：「你們兩個丫頭想死啊！」

但是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的神色，却只有興奮，毫無驚恐，她們齊聲道：「看，那是馬少俠！」

這時，馬如風已然帶着衆高手，向前疾奔而出，街上有幾個韃子軍官，恰在此際走過來，遇上了如同猛虎出柙一般的衆武林高手，也立時遭了殃，馬如風奪了一柄大刀在手，呼呼揮動，向前奔了出去。

他的耳際，也依稀聽到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的叫聲，但是，他根本沒有時間，循聲向前看一看，就帶着衆人，直衝而去了。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不但叫着，而且還不斷揮着手，可是馬如風連頭都未曾回過來，她們兩人的心中，都有一層說不出來的滋味。

這時，土地廟前廣場上，所有本來圍着看熱鬧的人早已奔逃一空，有七八具屍體，躺在血泊之中，鍾登天忙沉聲道：「大力，收拾傢俬，快走！」

大力一直只是傻楞楞地站着，直到鍾登天一叫，他才手忙脚亂地收拾起東西來，而這時，已經聽到急驟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宋元等人，匆匆收拾了東西，急急走進了一條小巷之中，穿出小巷，便已經消失不見了。

宋家班五人，是最遲離開土地廟前空地的，他們才一從小巷盡頭消失不久，一隊韃子騎兵，各執着長矛大戈，便直衝了過來，馬蹄敲在石板上，發出驚心動魄的聲音來，馬蹄聲在廣場上不斷地響着，那一隊韃子兵，立時又向前馳了出去。

馬如風帶着三十多名武林高手，一直向前奔着，他只當自己替振威鏢局討來了救兵，又那裏知道，振威鏢局之中，由於強弱懸殊，在他走後不久，勝負的大局已定，而他們自己，也正是走向一條死路，以致全軍覆没，近一百名武林精英，全都死在鎭江城中！

他們在大街上向前奔着，街上的行人，紛紛走避，不一會，一隊韃子兵，便追了上來，就在街上，一場厮殺，死了七八個武林高手，那一羣韃子兵也遭了殃，各武林高手奪到了十來匹馬，或兩人共騎，或單人匹馬，直向振威鏢局馳去。

騎在馬上向前奔去的武林高手，約有一半，還有一半，仍然向前奔着。

但是，等騎在馬上的武林高手馳遠之後，前面幾條巷子之中，又湧出兩隊韃子兵來。

那一半人，正是由金天星帶着隊，金天星一看到前面人多，眼看是衝不過去的了，連忙大喝道：「快退！」

可是，一待各人轉過身來，前面巷中，又是一隊韃子兵衝將出來，那一隊兵，半是弓箭手，半是短矛手，剎那之間，弓箭，短矛齊飛，已有五六個人，中箭，中矛，送了性命。

金天星看看情形不對，又大喝道：「上房！」

他一面叫，一面身形向上，疾拔而起，可是他還未能跳到房頂之上，七八柄利矛，矛尖映着日光，精光閃射，帶着「嗤」的風聲，已向他射了過來，他手中長劍揮動，身在半空之中，居然被他格開了五六柄利矛，但是還有兩柄，刺在他的身上。

金天星一中了矛，身子自半空中，直跌了下來，兩面的韃子兵，一擁而上，到了這時候，尚餘的那七八名武林高手，兩頭沒有退路，大勢已去，血洒長街，無一能以倖免了！

馬兒急馳，究竟比人奔走快得多，就在金天星等一干人，慘死在韃子兵手下之際，馬如風已率着人，來到了振威鏢局的後園。

那時，李魂已大獲全勝，正在搜尋馬如風的下落，後園中也有幾名黑道高手在尋找。

那三四名黑道高手，正希望能在鏢局的後園之中，找到馬如風，不論是死是活，不但是大功一件，而且還可以得到一千兩黃金的賞格。

他們也聽到了有一陣急驟的馬蹄聲，但是他們却以爲來的是自已人，並不在意，而等到他們忽然發現有人自後園的斷牆之中跳進來時，十來個武林高手，已經湧進後園來了，當先一個正是馬如風！

那幾個黑道高手，一看到馬如風自天而降，後面還帶着一大批人，齊聲驚呼叫道：「馬如風！」

他們才叫得一聲，馬如風手中，大刀橫揮，早已砍翻了一人，他一步竄向前，自那人的手中，奪過一柄長劍來，劍光霍霍，又刺死了兩人。

另外兩個人見勢不佳，掉頭便走，羣豪之中，立時有人趕了過來，那兩個黑道高手的背後，各中了一刀，鮮血直湧，但他們還是向前奔着，直到奔到了月洞門前，才仆倒在地，死於非命。

就在那兩個人倒地死去之際，只聽得月洞門內，一聲大喝，金掌天魔李魂，已大踏步走了出來。

在李魂的身後，跟着二十來人，一字兒排開，馬如風一見，忙向身後擺一擺手，他身後那些武林高手，也一起站定了身子。

這時，一面以金掌天魔李魂爲首，一面以馬如風爲首，嚴陣以待，雙方暫時雖然沒有動手，但是日光映在兵刃上，發出奪目的，寒森森的光芒來，却更令得氣氛緊張無比，每一個人都屏住了氣息。

金掌天魔李魂最先開口，他一聲冷笑，道：「馬如風，你逃走了兩次，終究不免送死來了！」

馬如風微微喘着氣，厲聲道：「認賊作父的奸賊，少與我廢話！」

馬如風一面沉着，一面「嗤」地一劍，已向前直遞了出去，李魂身形一側，一掌拍向馬如風手中的劍脊，他掌上功夫，十分了得，那一掌，若是被他拍中，馬如風手中的長劍，只怕要脫手飛去！

但是馬如風乃是何等樣人，怎會叫李魂一出手便佔了便宜去？李魂一掌拍出，他身子一斜，長劍跟着一挺，已交削李魂的手腕！

李魂大聲一喝，轉過身，向旁連奔出了兩步，而在他向旁連奔兩步之際，馬如風已趕了上去，在他的身後，連刺了兩劍，但是因爲李魂的身法，十分快疾，是以馬如風那兩劍，也接連走空。

馬如風和李魂一動上了手，衆豪傑和黑道高手，也一齊混戰起來。

剎時之間，後園之中，全是刀光劍影，馬如風和李魂兩人，則越打越遠，打到了一座假山之旁，李魂一面動手，一面冷笑着，道：「馬少俠，你傷重未愈，只怕難以支持得下去吧！」

馬如風滿頭是汗，咬牙切齒，長劍疾出，李魂身形一縱，跳到了假山石上。馬如風心知擒賊擒王，若能將李魂刺死，大局可定了，是以他一步也不肯放鬆，李魂一上了假山石，他也身形拔起，向假山石上，直縱了下去。

却不料，馬如風的身形，才一拔起，李魂的身子，在假山石上，陡地一滑疾滑下了三四尺，緊跟着，「砰砰」兩掌，擊向假山的一個石筍之上去。

李魂的掌上功夫，當眞非同小可，他那兩掌過處，竟然將那根兩尺來高，足有兩握粗細石筍，硬生生擊斷，石筍不但斷落，而且，還帶起「呼呼」的勁風，向馬如風直飛了過去。

馬如風身在半空之中，長劍剛在將要抖出，未曾抖出之時，那根石筍已然迎風飛了過去，石筍向前飛到，所帶起的那一股勁風，已經使得馬如風幾乎氣也喘不過來，在那片刻之間，他簡直沒有多作考慮的餘地，只好長劍向前，陡地一挺，向那根石筍，迎了上去。

石筍的來勢快，馬如風的劍也快，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刷」地一聲響，劍尖已刺在石筍之上，在石筍上刺過，冒出了一片火星來。

但是石筍向前撞擊過來的力道，也實在大得可以，馬如風一劍方中，「拍」地一聲，虎口一震，他手中那柄長劍，已然齊中斷折。

同時，馬如風人在半空之中，還未曾找到立足之點，被一股大力撞了一撞，他也身不由主，向後疾翻了出去，也就在那一剎間，馬如風看得清楚，只見金掌天魔李魂，身形已自假山石上，疾滑了下來，滴溜一轉，已經到了他的身後。

在那一剎間，馬如風心中的焦急，實是難以言喻的，因爲他正在身不由主而向後跌去，而李魂却已轉到了他的身後，那眞是以逸待勞，只消在他背後，疾攻出兩掌，他如何還避得過去。

馬如風雖然在身子向後跌出之際，已想到了這一點，但是却也無法可施，因爲他根本是被那石筍一撞之力，撞得向後跌下去的！

那時候，不但馬如風知道自己已落了極度下風，連已然轉到了馬如風身後的李魂，也已經可以看出，自己是穩操勝券的了，是以他一面雙掌向前推出，却蓄力不發，只等馬如風到了離他更近時，他雙掌之力，才一併而出！他的掌力，可以擊斷兩握粗細的石筍，試想，馬如風若是被他雙掌擊中，如何還有生理。

一聽到李魂那種尖銳刺耳的笑聲，馬如風不禁遍體冷汗直淋，也就在那一剎間，情形在突然之間，又有了變化。

那根被李魂兩掌之力擊斷之後，向前疾飛而出的石筍，雖然被馬如風刺了一劍，略擋了一擋，但是將馬如風的長劍壓斷之後，餘勢未盡，仍然向前飛奔出過去，就在李魂怪笑，馬如風冒冷汗之際，飛到了馬如風的身前，馬如風右足一抵，勉強抵住了假山石，一聲大喝，左臂抱住了那根石筍用力向後一抛。

也就在那時，金掌天魔李魂雙掌向前一送，排山倒海也似的掌力，向前疾湧而出。

本來他的掌力是擊向馬如風，却料不到突然之間，向着他飛來的，不是馬如風，而是那根石筍，等到李魂發現這一點時，再想收回掌來，如何來得及？只聽得了「砰砰」兩聲響，他那兩掌，恰好擊在那根石筍之上，剎那間石屑四濺，那根石筍被李魂的雙掌之力，摧裂開來，斷成了十七八截。

本來，李魂兩掌，雖然未曾擊中馬如風，但是却也對他絲毫無損，不過是白耗兩掌之力而已。

但是，馬如風在向後抛出石筍的同時，身子已向後疾翻而來，在地上一個打滾，就在李魂雙掌擊中石筍之際，他已然一躍而起。

這一下變化，令得馬如風反而到了李魂身後。

兩大高手，正在性命相搏，如何可以有這一點的差別？有了這一點差別，就可以決定生死了！

馬如風一到了李魂的身後，正是李魂擊中了石筍，雙臂回收之際，馬如風手中

雖然握的只是一柄斷劍，但是他用盡生平之力，一劍向前刺出去，只聽得「波」地一聲，那一劍，正刺進了李魂的後心之中！

斷劍雖然不利，但是馬如風的那一劍，用的力道，實在太大，一劍刺中，直沒至柄。

李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子向前仆去，馬如風向後疾退，兩步，喘息不已，等到李魂的那一下怪叫聲靜了下來之後，馬如風只覺得四周圍靜得出奇！

那種出奇的寂靜，不禁令得馬如風的心中，起了一陣戰慄，在鏢局的後園中，有那麼多人在動手，如何會那樣寂靜的？

但是，馬如風却還是盯着中了劍的李魂，不敢回頭四顧，只見李魂在中了劍之後，向前仆出了兩步，到了假山石前，雙手緊緊地抱着假山石，然後，慢慢地轉過身子來，當他轉到了面對馬如風的時候，他的口角，已不住有血湧了出來。

而他面上神情之可怖，更是難以形容，他瞪大着眼，像是死得極不甘心，張了口，又像是想要講些什麼，但是他終於任何聲音也沒有發出來，雙手一鬆，身子向後一倒，「砰」地一聲，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直看到李魂死了，馬如風一身如弓弦一樣，繃緊了的神經，才一起鬆弛了下來，他連忙抬起頭來，向四周看去，怎知他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只覺得遍體生涼，已把持不住發起抖來。

他一面發着抖，一面緊緊地咬着牙，後園之中，全是死人，所有的人，全死了，跟着他，來到這裏的武林高手死了，李魂手下黑道高手也死了！

馬如風只顧和李魂在動手，並不知道後園中其餘人打得如何慘烈，但是即使未曾看到他們動手的情形，也可以從這時的情形中，看出戰鬥是如何之慘烈！

有的人，到死，兵刃還在對方的身中，而他的身子也被別人的兵刃刺中，有的人，死前還緊緊地抱住了敵人，有一個混身是血的漢子，甚至一死，還以口狠狠咬着對方的咽喉。

馬如風的心中，只感到一陣絞痛，只有他一個人倖存，他絕不感到高興，反倒感到了一陣異樣的痛苦，只有他一個人了，本領再大，又有什麼法子，可以在韃子的魔掌中，救出文丞相來？

馬如風呆呆地站着，天下的江湖好漢，自然還有盈千盈萬，但是，能在短期內趕到鎮江來的，却全已趕到，而如今，已全軍覆沒，只餘下他一個人。

馬如風欲哭無淚，木然站立着，但是他也並沒有站立了多久，因為一陣陣急驟的馬蹄聲，已然傳了過來，馬如風心知，那定是對方的援軍到了，他向前奔出了幾步，身形一縱，便掠出了圍牆。

落日的餘暉，映得江面上，泛起了一片金光，遠遠有船隻駛來，彷彿是從一片金紅色的光芒之中，凌空飛來一樣。宋家班的那隻船，仍然停在江邊，隨着江水，緩緩地起伏着。

馬如風拖着疲憊的腳步，來到了江岸邊。

他能够來到江邊，眞不是容易的事，因為大街上，全部豎着告示牌，告示牌上，都畫着他的圖形，他必需穿過許多小巷，繞過許多的路，才能到達城外，來到江邊。

可是，就算是在小巷中穿來穿去，也不是容易的事，韃子官兵，像是瘋子一樣，在大街小巷中飛馳，整個鎮江城中，人人閉戶，家家關門，大街上行人蕩然，只有韃子兵結隊馳過。

馬如風也不知他為什麼要來到江邊，來到宋家班的船隻之旁。可是，當他在向着江邊走來時，他只想到了一點，那便是，除了這裏之外，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可走了，他本來有那麼多同伴，有那麼多武林高手，聽他號令，可是那些人全死了。

現在，他只剩下一個人！

他也知道，在經過了那麼慘烈的戰鬥之後，韃子一定會想到，文大人在鎮江城中，絕不安全，一定會盡快將文丞相文大人解走。

而文大人如果一被解走，那就無法再將他救出來了！

馬如風慢慢地向前走着，直來到了船邊，他並沒有出聲，只是呆立在江邊，他聽到船中，隱隱有語聲傳出，也有一陣撲鼻飯香。

馬如風站了沒有多久，暮色已迅速地掩了上來，馬如風仍然不出聲，船上，有人自艙中走了出來，將一盆水，潑向江上，那是一個少女。

而當那少女潑了水，轉過身來時，馬如風看得很清楚，那是白月明。

馬如風看到了白月明，白月明也看到了馬如風，她先是陡地一呆，接着，便失聲叫了起來，道：「馬少俠！」

只聽得船艙之中，傳來了宋玉兒的聲音，道：「丫頭，好不知醜，你想念着馬少俠，也不必大呼小叫啊！」

白月明在甲板上頓着足，道：「眞是馬少俠來了！」

宋玉兒從艙中，走了出來，她向岸上一看，也是陡地一呆，隨即叫道：「爹！爹！」

她一叫，鍾登天、宋元兩人，也一起從艙中走了出來，宋元一看到馬如風，又驚又喜，忙說道：「別站在岸上，快上船來！」

馬如風可以在宋元的聲音之中，聽出他那種由衷的歡迎，他也知道白月明和宋玉兒，一直在想念着自己，他的心中，感到了無比的溫暖，他一掀衣襟，身形一縱，就從岸上，掠上了甲板。

這時候，大力也出來了，望着馬如風，呵呵傻笑着，宋元握住了馬如風的手，將他拉進了艙中，衆人也全跟了進來。

宋元讓馬如風坐定，長嘆了一聲，一言不發。

鍾登天道：「我們離了土地廟，只聽滿街上的人，沸沸揚揚說，西落巷那邊，殺得天昏地暗，上千的韃子兵全趕了去，一地是死人！」

他的口唇顫動着，但是却沒有發出什麼聲音來，白月明心急道：「那些英雄好漢，怎麼樣了？」

馬如風一字一頓，道：「全——死——了。」

宋元等人，面面相覷，心頭也全像是

壓下了一塊大石，馬如風苦笑着道：「不過他們也沒有白死，李魂帶去的那些人，也一個沒剩下來！」

宋元呆了半晌，道：「如此說來，是救不出文丞相來的了？」

一聽得宋元那樣說法，馬如風的心中，猶如忽然被利刄刺了一下一樣，他身子震動了一下，道：「只有我一個人了，我一個人，能救得出文丞相來麼？」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的神色，却十分激動，她們兩人，互望了一眼，異口同聲，道：「馬少俠，誰說只有你一個人，我們一共有三個人！」

馬如風陡地一呆，抬起頭來，苦笑着，並沒有回答。

在那時候，宋元和鍾登天兩人，也互望了一眼，宋元滿是皺紋的面上，現出十分嚴肅的神情來，他道：「馬少俠，你何以不回答，可是瞧不起我們麼？」

馬如風忙道：「宋老爹，我絕無此意，可是……可是……」

鍾登天接口道：「可是什麼？是不是那麼多英雄好漢都遭了不幸，我們這幾個，更不成了？」

馬如風又苦澀地笑了一下，道：「這是武林豪傑的事，你們何必去送死？」

宋玉兒沉聲道：「武林豪傑是大宋人，我們也是大宋人，為什麼我們不能去送死！」

馬如風只覺得熱血沸騰，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馬如風不開口，白月明則道：「馬少俠，你別以為我們是說着玩的，其實，我們早有此心了，只不過有武林豪傑在前，當然用不到我們，現在，已經無人可以出力，我們不妨去試試！」

鍾登天也道：「是啊，我們今天，進城出城的時候，還都特意在鎮江將軍府前後，打了一個轉兒，韃子的防守雖嚴，但是馬少俠你說，李魂的高手，也死了很多，阻力却也去了不少！」

宋玉兒道：「正是，而且，他們看到武林豪傑全軍覆沒，也必疏於防範。」

宋元像是已有了決定，他堅決地道：「馬少俠，你若是不肯帶我們去，宋家班自己去！」

馬如風仍沒出聲，只是一個一個，向他們望過去，除了大力，臉上稍有猶豫恐懼的神情之外，其他各人，神色都極其堅決！

馬如風的心，跳得十分劇烈，他自闖蕩江湖以來，不知經歷過多少大陣大仗，他曾和幾個生死之交，獨闖蒙古軍的大營，也曾攔路截刧小股的韃子軍隊，每一次行事，都是鎮定，迅速，功成而退。

而在每一次行事之前，他也從來未有一次，像如今那樣，既激動又緊張！

但是這一次，却是與以往每一次都不同，以往每一次，和他在一起的，都是身懷絕技，武功極高的高手，但是現在，宋家班的五個人，都沒有一個是會武功的！

雖然，宋家班的五個人，也各有各的本事，但是那決不是武功，而且，他要去做的那件事，關係是如此之重大，關係着宋族的興亡！

白月明望着一直不出聲的馬如風道：「馬少俠，你聽到我姨丈說什麼了？你不去我們自己去！」

馬如風只覺得心頭發熱，他沉聲道：「列位的勇氣，我着實欽佩，但是這事，還要從長計議！」

宋玉兒沉着臉，道：「馬少俠，你不必自欺欺人了，誰都知道，這事情不能從長計議，文大人在鎮江城中，能有幾天逗留？」

宋玉兒的一句話，令得馬如風的身子陡地震了一震，宋玉兒說得很對，文大人在鎮江城中，還能有多少日子逗留？韃子兵可能明天，就將他解走！

鍾登天一掌拍在桌上，道：「不必猶豫了，快趁天還未黑透，尚未閉城，我們這就得進城去，就在今夜，伺機行事，成就成，不成就不成！」

馬如風緩緩地道：「鍾大叔，你可知道，若是不成的話，就全會丟了性命！」

宋玉兒接口說道：「馬少俠，你受傷的時候，在艙中養傷，我記得你曾經對我這樣說過，一件該做的事，就算明知是要死，也一定得去做這才叫俠士，說不信學過武功的人才能行俠，我們賣藝的人就不行！」

馬如風怔怔地望着宋玉兒，他實是有點難以相信，何以那麼年輕，那麼俏麗的一位姑娘，櫻口之中竟會講出那麼堅決的話來。

馬如風緩緩地站了起來，他已經有了決定，他道：「好，我們走！」

宋元立時揚聲道：「大力，快收拾傢伙！」

大力呆呆的道：「宋老爹，我們去幹什麼？」

宋元說道：「去救人，救文丞相文大人！」

大力搔了搔頭，像是不知該怎麼說才好，宋元又說道：「你記得，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不出聲，多做事，這就行了！」

大力點了點頭，各人都忙碌了起來，不一會，已將東西，收拾成了兩捆，一捆大的，由大力挑着，而鍾登天已將馬如風帶進艙去，換了宋老爹的衣服，等到馬如風走出來時，宋元指着那一捆小的傢伙，道：「馬少俠，委屈你一下，你挑着這些東西，就算遇到盤查的人，也容易混過去一些！」

馬如風連忙說道：「宋老爹倒想得周到。」

他們一行六人，大力和馬如風挑着東西，走過了跳板，來到了岸上。

那時，天色已經很黑了，一輪明月，掛在天際，映着江水，顯得十分清冷。明月將他們六個人的影子，映在地上，顯得又細又長，看來，他們只是一班賣藝的班子，誰能知道他們是準備拋頭顱，洒熱血，去幹一件驚天動地，永垂青史的大事？

他們來到了城門口，城門上的火把，明晃晃地照耀着，趕着在城門未閉之前進城的客商很多，他們六個人，站在一堆，慢慢地等着。

在城門旁的告示牌上，就畫着馬如風、焦烈、柏長青等人的面形，有五六個之多，但是除了馬如風之外，其他的面形之

上却被用硃砂劃着一個大交叉，而且寫上了一個「戒」字，那表示這些人，全巳死了！

馬如風看到他那些好友，江湖義士的臉上，被硃筆打着交叉，他實在想放聲大哭一番！

然而，現在豈是能表示心中悲痛的時候？馬如風強忍着，隨着衆人，來到了城門口，每一個經過城門的人，都要被大聲吆喝着，抬起頭來，讓兩個手中高擧火把的人，在臉上晃着照看一番。

就在馬如風他們之前，就有一個貌相頗爲威武的中年人，被那兩個手執火把的人，大聲喝出了名字，立時有一隊韃子兵擁了過來，將他捉了開去。

所以，輪到馬如風抬起了頭來時，雖然他知道鍾登天曾在自己的臉上，做過不少功夫，但是一顆心，仍然如在半空之中懸着一樣。

幸而，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就在他的身邊，那兩個高擧火把的傢伙，兩雙賊眼，只在白月明和宋玉兒的俏臉之上，滴溜溜地打着轉，並未怎麽注意馬如風，就喝道：「快過去！」

馬如風放下心來，低着頭，和大力，鍾登天兩人，一起進了城門，宋老爹，白月明和宋玉兒三人，也跟着走了進去，一進了城，算是巳過了一關，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互望着，面上皆有喜色。

但是馬如風的心情，却是越來越沉重了，因爲他知道，儘管混進了城，根本於事無補！可是他却也知道，事巳到此，若是要宋家班的人後退，那是萬無可能之事，只得向前，再闖一闖了。

×　×　×

他們在大街上走了不多遠，便轉進了小巷，大街上，倒還算熱鬧，鎮江究竟是大江下游的重鎮，日間，雖曾經紛亂，但到了晚上，就回復了正常。

他們在人叢中走着，一望而知是賣藝的班子，有不少日間曾見過他們絕藝的人，還對着他們，指指點點，倒也沒有人疑心他們。

他們一直向原來的鎮江將軍府走着，那將軍府前，乃是老大的一個石廣場，只見蒙古騎兵，來回馳騎着，蹄聲如雷，他們根本無法接近。

在石廣場之前，還有兩列士兵守衛着，他們只是遠遠地望了一眼，馬如風便道：「我們不能走近去，一被他們發現，定然招疑！」

宋元道：「繞到旁邊去看看。」

他們打横走了開去，又走過了一個巷口，才走進那道巷子，却不料他們才一走進巷子，就見巷子中，跑出了一隊騎兵來。他們六個人，立時貼牆而立，那一隊騎兵跑了過來，帶頭的那軍官，手中鞭子，巳沒頭沒腦，揮了下來。

馬如風等六人，個個都抱住了頭，大力踏前了一步，遮住了白月明和宋玉兒等兩人，是以兩個女孩子，總算未曾捱到鞭子。

騎兵直跑到了巷口，又有兩騎馳來，那兩騎上騎的，却是漢人，他們勒定了馬，大聲叱喝道：「你們是幹什麽的？快點說。」

宋元忙道：「我們全是賣藝班子，要回客店歇息！」那兩人罵道：「瞎了眼的東西，這裏是什麽所在，容得你們瞎闖，還不快滾出去！」

宋元忙又說道：「是……是……是……小可不知，這就退身去了！」他一面說，一面忙向後退去，各人跟着他，退出了巷子，急急向前走着，又走過了兩道巷口，才停了下來，鍾登天的臉上捱着了一鞭，血漬顯然，他苦笑了一下，道：「近也近不了！」

馬如風道：「照這樣情形看來，我們只好從將軍府後面，去想想辦法，我前兩次來察看地形，好像府後，是另外一幢巨宅！」

宋玉兒道：「是那所巨宅的後花園，和將軍府的後園，相距不過兩丈許。」

馬如風略停了一停，才道：「各位，若是知難而退，現在還來得及。」

白月明道：「誰要退？」

馬如風不再說什麽，挑起了担子便走，走過了幾個巷口，來到了另一所巍峨巨宅的高牆之旁，那是一個小巷子，巷子中靜得出奇，那巨宅之中，也是烏燈黑火，了無人聲，顯是空置的一所大宅。

他們六人，來到了那巨宅之後，貼着牆，馬如風身形向上躍起，一伸手，便巳攀住了牆頭，再一翻身，人巳到了牆頭之上。

他到了牆頭上，身形一矮，伏在牆頭上，向內看去，只見那是好一座後園，亭台樓閣，但是却巳經相當破敗，久乏修葺了。

馬如風看了一會，肯定那花園中不會有人，他才向下打了一個手勢，鍾登天抛起一團繩索來，馬如風將繩子結在牆頭，不一會，宋家班的五人，也都上了牆，躍到了那後園之中。

馬如風在黑暗中揮着手，一行人疾穿過了後園，到了另一邊的圍牆之旁停下。他們才一停下，便聽得一陣蹄聲，馳了過去。

他們以耳貼在牆上，向外聽着，他們都知道牆外是一條巷子，巷子那邊，就是將軍府後院的高牆了，在那陣馬蹄聲過去之後，他們聽到了一陣脚步聲，還有人在交談，一個人的嗓子，十分粗嗄，道：「哼，金掌天魔一死，陰冥教主白長風，可抖起來了！」

還有一個道：「自然是，現在他是我們的首領，可是我看他行事有些顛倒，鎮江城中，可以說再沒有惹事生非之人，文天祥明日就要啓程，他那麽緊張作甚？」

那啞嗓子的道：「嘿嘿，反正又不要他來巡視，樂得叫我們辛苦一下。」

另一個笑道：「將軍府外，足有數百兵士，來回巡邏，要咱們也沒有用，喂，你可知道麽？從北地，新來了三個粉頭，床上功夫，嘻嘻……」

那人說到那裏，便是一陣淫笑，氣得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睜大了眼，漲紅了臉。那啞嗓門的人又接着道：「原來有那樣的好處，可得找幾個人，一起去樂一樂，走，反正白長風也不會知道！」

他們說到這裏，一陣脚步聲，便傳了開去，可是脚步聲才一傳開，馬蹄聲却又

傳了過來。

馬如風道：「你們先等着，說攀上去看看！」

各人都點頭答應着，馬如風在假山石上一點足，人巳飛身而上，到了牆頭，雙手攀住，慢慢地冒出了半個頭來，向外看去，恰好看到兩隊騎兵，交替馳過，兩座高牆之間，約有兩丈許距離。

那兩座高牆，都有兩丈來高，兩隊騎兵才過，又有一隊馳到，看來交替不絕，其間無隙可趁！

馬如風看到了這等情形，只有乾瞪着眼發呆，他呆了片刻，才跳了下來，宋元等人忙問道：「怎麽樣？」

馬如風哼了一聲，道：「根本沒有機會過去，騎兵來往不絕！」

鍾登天一聲不出，爬上了假山石，也攀上了牆頂，看了一會，爬了下來，道：「馬少俠，來往的騎兵，只注意巷子中是否有人，沒有人抬頭望上面的！」

馬如風道：「那又怎樣？」

鍾登天道：「我們從上面過去，豈不妥當？」

馬如風苦笑道：「兩座高牆，相隔兩丈許，我也難以跳得過去。」

鍾登天沉聲道：「我們不是跳過去，是踩繩子過去！」

馬如風一聽，心中陡地一動，這個辦法，雖然危險，但却也不是不可行！

馬如風心頭一動之下，便點了點頭，鍾登天巳低聲說道：「大力，準備我的高蹺！」

大力答應了一聲，將鍾登天的那副高蹺，拉了出來，一節一節，駁了上去。這時，牆外蹄聲，呼喚聲不絕，但是牆內，却是一片陰暗，人人都屏住了氣息，心中緊張得無以復加。

這許多人中，只是大力，渾渾噩噩，也不知道危險，等到高蹺駁好了之後，他還大聲道：「行了！」他才說了兩個字，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巳齊聲低聲叱道：「大力，你想死麽？」

大力翻着眼，似乎還不知道自已是爲什麽捱了駡，馬如風附在他耳際低聲道：「低聲些，若讓牆外的韃子聽到了，我們全都性命難保！」

大力聽到了「性命難保」四字，才縮了縮頭，吐了吐舌頭，不敢出聲。

鍾登天的手心中直冒着汗，他將雙手用力在身上的衣服上擦着，然後，用力拉住了高蹺。

馬如風在這時候，却突然叫道：「鍾大叔！」

鍾登天轉過頭來望着他，馬如風並不出聲，他只是低着頭。雖然他低着頭，但是他也可以覺察到，宋家班的每一個人，都在注視着他。

馬如風這時的心中，眞是亂到了極點，雖然在船上的時候，他巳被宋家班五個人一片爲國的熱忱所感動，不然，他也不會跟他們來到這裏了。

但是此際，他的心中，也不禁升起了一個疑問來，那麽多江湖豪傑，都做不成功的事，自已和宋家班的五個人，可以做得成功麽？

這個疑問，盤旋在馬如風的心中，他感到自已應該當機立斷，叫宋家班的人回來，別再去送死！

可是這句話，他又無論如何說不出來，一則，他知道說出來，也是沒有用的，二則，他現在巳沒有辦法可想了，要將文丞相救出來，這是唯一的力量了；

馬如風低着頭，許久未曾出聲，鍾登天緩緩地道：「馬少俠有什麽吩咐？」

馬如風抬起頭來，苦笑了一下，說道：「沒……沒有什麽，鍾大叔，你去試一試！」

宋元巳將一大盤繩子，掛在高蹺之上，鍾登天向後退了兩步，回頭望了大力一眼，大力一伸手，托住了鍾登天的身子，用力向上一送，鍾登天的身子，巳隨着高蹺的豎起，而到了半空之中！

在賣藝的時候，鍾登天一被大力托上了半天，還得身子前俯後仰，故作驚險之狀，來博得觀衆的采聲，然而現在並非賣藝，而是他們在利用他們的技能，要將一個擧國欽仰的偉人救出來，是以鍾登天一挺直了身子，便立時穩穩地站定。

這時，鍾登天離圍牆，約有三尺，他高蹺直豎之後，人還在圍牆之上，向下望去，韃子兵一隊隊在巷子中馳過，看得清清楚楚。

自然，在巷子中馳過的韃子兵，只要抬頭向上看一看的話，也可以看到居高臨下的鍾登天，但是他們却都沒有注意。鍾登天吸了一口氣，揮動高蹺，向前走了幾步，來到了屋角之前，他先將繩子的一端，繫在屋角上，然後，又轉過身來。

他向對面的屋子打量了一下，對面的屋子，自然也有飛簷，他估計那距離，約在四丈開外。

鍾登天又吸了一口氣，他將繩子抛過

去，繩子一端的活扣，如果能鉤得住那對面的屋角，自然是大功告成了，但如果一下失了手的話，那就根本沒有第二次的機會了！

當他一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手就不禁發着抖。繩子在他的手中，再也揮不出去。

在下面的人，都緊張地仰着頭，在望着鍾登天，等他揮出繩子去，可是見他老不出手，心中不禁焦急起來，白月明低聲道：「鍾大叔怎麽了？」

馬如風立時道：「我上去看看他！」

馬如風身形一縱，已拔高了一丈許，一伸手，抓住了屋簷，接着，身子向上一翻，又翻高了丈許，落在那屋角之上，到了鍾登天的身邊。

他一到了鍾登天身邊，低聲道：「怎麽樣？」

鍾登天的聲音，在微微發着顫，說道：「對面的屋角太遠，我我……我怕拋不準！」

馬如風向對面望了一眼，說道：「我來！」

他自鍾登天的手中，接過繩子來，先拉了拉繩子一端的活扣，身子一挺，手背一揚，那股繩子，向上直射了出去，射入了黑暗之中，根本看不到繩子已飛到了何處，等到繩子落下來時，才看到那活扣，正好齊齊正正，套在對面的屋角之上，馬如風連忙身子向後一仰，一面將活扣拉緊，一面不使繩子蕩下來。

這時，只聽得一陣的喝聲，巷子中是四個韃子軍官，馳了過來，停下馬，在向來往巡邏的騎兵詢問着，過了片刻，才又馳了開去。

一等到那陣馬蹄聲馳了開去，白月明便立時道：「大力，先托我上去！」

大力雙手抱住了白月明的腰肢，白月明的身子微微向後仰，大力雙臂用力向上一托，白月明的身子，向上直冒了起來，手一伸，已抓住了繩子，接着身子一翻，雙足已抵在繩上，然後再一挺身，已經搖搖晃晃，直立在繩子之上，雙手張開，平衡着身子。

馬如風仍在屋角之上，道：「白姑娘，千萬小心，過了屋角之後，伏在屋頂上，切不可有聲響發出來！」

白月明的臉上，雖然還帶着稚氣，但是却十分莊嚴，她點了點頭，迅速地向前走去，當她走到了一半的時候，下面巷子中，恰好有兩隊人馬馳過，白月明低頭看了一眼，又急速地走了過去。

只見她到了對面的屋角上，伏下了身子，一動也不動，馬如風略鬆了一口氣間，宋玉兒也已被大力托了上來，宋玉兒踩繩子的步法，比白月明更輕巧，身形搖擺，看來美妙無比，轉眼之間，也到了對屋，和白月明並肩伏下。

接着，宋元也被大力托了上來，宋元是宋家班的班主，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的技藝，全是他訓練出來的，他自然也輕易地過了那巷子。

等到宋元過去了之後，鍾登天向下望了一眼，低聲問道：「馬少俠，大力怎麽辦？」

馬如風道：「他不會踩繩子？」

鍾登天苦笑道：「他一上去，繩子也承不住他的重量，況且他胆小，從來不敢上高處！」

馬如風道：「那只就好留他在這裏了，我對他說去！」

馬如風身形一縱，自屋面上飄然落下來，大力咧着嘴，道：「馬少俠，難怪他們服你，原來你會飛！」

馬如風對他道：「我怎麽會飛？那是輕功，大力，我們全過去了，你得留在這裏。」

大力睜大了眼，點頭，有點傷心地道：「我最笨了，沒有事情可做。」

馬如風忙道：「大力，你千萬不能那樣想，我們過去之後，就算救了文大人，想要退出來，也不是容易的事，那要靠你了！」

大力喜道：「我能做什麽？」

馬如風道：「若是有人，隔牆跌了下來，你是不是能將他接住？」

大力道：「只要他不是三五百斤重的大胖子，我自然可以接得他住！」

馬如風道：「那就行了，你在這裏，千萬別出聲，一聽到對面宅子中有喧嘩呼喝之聲傳出來，你就要留意了，或許會有人飛過牆來，那你就將他接住，負着他，立時奪路而逃，什麼也別管，死命奔到江邊去。」

大力用心聽着，點着頭。

馬如風又道：「你到了江邊，不要等我們，立時就扯帆駛船，千萬記得！」

大力又點着頭，道：「我記得了！」

馬如風拍了拍大力的肩頭，又飛身上了屋角，鍾登天乘了高蹺，身子一縱，上了繩子，他向前走了幾步，突然身子一側，使自繩上直翻了下來。

馬如風一看到這等情形，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之中，直跳了出來，幸而鍾登天的身子極其靈活，才一跌下，立時手足一起纏住了繩子，略停了一停，手足並用，向前移了過去！

這時，在各人的耳際，馬蹄聲聽來，似乎更加驚人，鍾登天其實很快就已到了對面的屋頂，但是在各人的怔覺之中，却像是不知過了多久！

好不容易，鍾登天也到了對面屋角伏下，馬如風才鬆了一口氣，他額上已禁不住汗珠涔涔而下！

馬如風看到鍾登天已安然過去，他一提氣也縱到繩子之上，他是武功絕頂的人，要在繩子上走過去，自然不是什麼難事，轉眼之間，便已到了對面，白月明低聲道：「馬少俠，現在我們怎麽辦？」

馬如風放眼看去，只見那巨府的後園，黑沉沉地，看來不像是有人。馬如風低聲道：「鏢局那一戰，我們的人，固然傷亡殆盡，他們的人也死了十之八九，要不然，不會調騎兵在四周圍防守，你們看，後園一個人也沒有，我們潛進屋子去看一看！」

他一面說，一面已輕輕揭起了一塊瓦來。

那瓦約有一尺見方大小，瓦一揭開，屋中便有亮光，透了出來，五人伏在屋頂，一起向下望去。

只見屋面之下，是一個陳設得十分華

麗的廳堂，有四個漢子，正圍着一張桌子而坐，桌上杯盤狼藉，那四個漢子，看來全是黑道中人。

馬如風看了一會，又小心翼翼，揭開了第二塊瓦，可是那塊瓦才一揭起，馬如風便不禁呆了一呆，那屋子頂上的樑子，縱橫交錯，每一個方格，不到一尺見方，不論起多少瓦來，皆是如此，人想要從那樣的小方格中鑽進去，可說是千難萬難！

馬如風在望着那些小方格發怔間，宋元已伸手在馬如風的肩頭上，拍了一下，馬如風抬起頭來，只見宋元向他做了一個手勢，在問他是否要進屋子去，馬如風點了點頭，宋元一笑，頭一伸，已經進了那小方格，接着，身子一側，一邊肩頭，也擠了進去！

馬如風陡地想起，他曾見過宋元的技藝，正是身子在一個只不過尺許的竹筒之中鑽過去，這縮骨絕技，原是他的首本好戲！

宋元的身子，轉眼之間，便已擠進了那小方格，只見他的身子，貼在樑上，抬頭向馬如風作了一個手勢，也就在這時，只聽得有人呼喝，那四個人一起站了起來，掀起簾子，走了出去。

馬如風忙向那屋子落了栓的門，指了一指，宋元的身子，順着柱，滑了下去，迅速地奔向門口，馬如風忙道：「我們快下去！」

他們四個人，順着屋簷，滑了下來，轉到了門口，宋元已將門打開，四人閃身而入，馬如風伸手指着，令各人一起隱藏起來。

他自己却坐到了桌旁，雙手抱着頭坐着不動。

不一會，剛才那四人之中的兩個，走了出來，他們一出來，就看到了馬如風，怔了怔，一個笑道：「你來遲了，好酒好菜，全已吃完了！」

另一個道：「你是怎麽進來的，不怕白大哥見怪麽？」

他們一面說，一面毫不在意，向馬如風走了過來，他們才一來到馬如風的身後，馬如風倏地一個轉身，雙手齊出，五指如鉤，便已抓住了他們的咽喉！

眼珠凸出，掙扎不得，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也就在這時，另外兩個人，也掀簾進了進來，馬如風雙手向前一推，將那兩人直推了出去，「砰砰」兩聲，正撞在進來的兩個人身上，他的身子，也向前疾撲而去，伸手揑住了那兩人的咽喉。

先進來的那兩人，掙扎着正要從地上爬起來，但是宋元和鍾登天，一邊一個，撲了出來，小刀子刺下去，正刺在兩人的心口之中，那兩人連聲都未哼出，便自死去。

馬如風將那兩人拖進了房中，宋元和鍾登天便站在簾外守着，馬如風左手一翻，「拍」地一掌，擊在一人的頭頂，那人七孔流血，立時死去，馬如風這才對另一人道：「認得我麽？」

那人額上，汗下如雨，不住點頭。

馬如風「哼」地一聲，道：「我問一句，你說一句，若是答得老實，我饒你一命！」

那人翻着眼，不住地點頭，馬如風鬆開了手，道：「文丞相在那裏？」

那人啞着聲道：「在……裏進的院子中。」

馬如風又道：「誰守着他？」

那人道：「白長風親自守在門外，誰也不能走近。」

馬如風呆一呆道：「剛才可是他叫你們麽？」

那人道：「是，是他，他要我們到青風里去找兩個粉頭來給他！」

馬如風雙眉陡地一揚，道：「宅外騎兵重重圍住，你們如何能夠進出？」

那人道：「我們……我們每人皆有進出的令符！」馬如風一伸手，說道：「拿來！」

那人將手伸向腰際，但是他手揚起時，手中却已多了一柄雪亮的利刄，霍地向馬如風當胸刺到！

馬如風身形一側，那人的一刀，用的力道太大，一刺空之後，身子向前一俯，刀已刺進了桌子，馬如風反手一掌，拍在那人的腦後，那人在中了馬如風的一掌之後，頭還居然向上，抬了一抬，但立時頸向下垂，桌面之上，流出幾縷鮮血來，那人已被馬如風一掌擊死了。

馬如風伸手在那人的腰際，摘下一塊三角形的令符來，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也自屏風後走了出來，宋元、鍾登天兩人，已自另外三個人身上，摘下了同樣的令符。

馬如風沉聲道：「白姑娘、宋姑娘，這人剛才說的，你們也已聽到了？」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抿着嘴，點了點頭。

馬如風道：「那可能委屈你們，暫時扮一扮青風里的姑娘，白長風武功雖高，我也不怕他，但我絕不能和他正面動手，一動手，韃子兵聞聲而至，我們敵不過人多，就萬無生理了！」

白月明遲疑道：「他武功高，我們兩人，不知是不是能夠下手殺得了他。」

馬如風道：「不要你們下手，你們只消將他引得背對來路，我自然會下手！」

宋玉兒點點頭，道：「行，你放心好了！」

馬如風又向鍾登天望去，鍾登天道：「我明白了，我會帶她們前去！」

馬如風道：「還不能立時就去，先將那四人的屍體，藏了起來再說！」

鍾登天，宋元兩人，將那四個死了的黑道高手，抱到了屏風之後，只聽得簾外時不時有脚步傳聲過來，但沒有探頭來瞧上一瞧，五人等了小半個時辰，馬如風向鍾登天使了一個眼色，鍾登天便對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低聲道：「跟我來，裝得像些！」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點着頭，鍾登天走在前面，白月明，宋玉兒跟在後面，宋元和馬如風，又跟在最後，馬如風順手撕下了一幅衣襟，包住了頭，五人掀簾子走了出去，只見外面是一條四通八達的走廊，走廊的盡頭，是一道月洞門，那月洞門口，有兩個人守着。

馬如風低聲道：「向前去。」

鍾登天帶着路，一行五人，向前走着

，有幾個人走過來，打量着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淫淫地笑着，有一個以手指來摸宋玉兒的粉頰，道：「咦，好俊的小娘們，是哪一家來的。」

宋玉兒強忍着怒火，還要裝出一副淺笑來，用手巾打開了那人的手，道：「快讓開，是白大爺召我們來的。」

那人咕噥着一聲，道：「臭婊子！只要有銀子，誰不是一樣騎你壓你！」

宋玉兒心中氣得幾乎要哭了出來，白月明也怔住了作聲不得，雖然說要她們扮成青風里的姑娘，但是她們怎想到會有那樣的場面出現？

在前面的鍾登天忙陪笑道：「大爺說得是，等白爺賞過了臉，再來陪大爺！」

那人掀着鼻子，哼地一聲，打量着鍾登天，宋元和馬如風三人，忽然他向馬如風一指，道：「這人好面善！」

各人都嚇了一大跳，宋元笑着，道：「大爺是去慣青風里的，自然見過我這伙計。」

那人又「哼」地一聲，才道：「來了兩個姑娘，倒跟了三個王八！」

那人說着，又大搖大擺，走了開去，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眼中淚花亂轉，幾乎哭了出來，馬如風忙道：「別哭出來，我們快成功了！」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都緊緊咬着下唇，點了點頭，停了一會，他們又向前走去，來到了月洞門前，鍾登天又向那兩個守門的道：「兩位，白爺要的，青風里的姑娘，伺候白爺來了！」

那兩個人眼珠打着轉，賊溜溜地瞧着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瞧得兩人直低下頭去，那兩人一起伸出手來，各來摸宋玉兒和白月明的臉頰。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正在尷尬間，忽然聽得裏面傳來白長風的聲音，喝道：「青風里的姑娘來了麼？快進來！」

那兩個黑道高手，一聽得白長風的聲音，忙不迭縮回手來，鍾登天陪着笑，一行人又走了進去，進了那月洞門，乃是一個小小的院子，過了院子，是一個陳設得極其華麗的廳堂。

只見一個倒吊眉，長臉，陰陽怪氣，一身華服的人，正和一個韃子軍官對坐着，在飲酒作樂，鍾登天等人才一進去，馬如風就看到，那韃子軍官的官階甚高，另外一個人，正是黑道高手、陰冥教主白長風。

馬如風也立時打量四周圍的情形，只見那廳堂，只有一扇門，通向另一間內室，馬如風心知白長風既然在此，那麼文大人一定在內室之中了！

就在馬如風偷偷打量四周圍的環境情形之際，白長風和那韃子軍官兩人，已各自一伸手，將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拉了過去。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不由自主，發出一聲嬌呼來，可是她們嬌呼聲未畢，就已被白長風和那韃子軍官兩人，摟住了纖腰。

白長風摟住了宋玉兒，揚頭向鍾登天等三人喝聲說道：「你們退出去，自有賞賜！」

鍾登天答應了一聲，宋玉兒在白長風的懷中，竭力掙扎着，白長風轉過頭去，就在宋玉兒的臉上，亂嗅亂親，那一旁，韃子軍官摟住了白明月，也在肆意輕薄，兩人都發出一陣笑聲來。

也就在那時候，馬如風向鍾登天，宋元兩人，一使眼色，兩人退到了門前，將門掩上，馬如風掀衣襟，長劍顯露，他手臂一振，「錚」地一聲，長劍已然出鞘。

白長風究竟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一聽得長劍出鞘之聲，他已經知道不妙，陡地推開了宋玉兒，宋玉兒跌向桌子，順手拿起了酒壺，向白長風劈面拋了過去，白長風一伸手，將酒壺接住，「哈哈」一笑。

可是，就在他一笑之間，白長風的笑聲，突然止住，身子發起顫來，馬如風的一劍，已自他的後心透過，直刺穿了他的身子，劍尖自前心，透了出來。

這一下變化，本在電光石火間的事，那韃子軍官將臉埋在白月明的粉頰之上，盡力嗅着，竟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馬如風一劍刺死了白長風，立時抽出劍來。

馬如風在抽出劍來時，白長風的臉前，背後，盡皆鮮血直冒，鮮血射到了那韃子軍官的臉上，韃子軍官才抬起頭來，可是當他抬起頭來時，眼前精光閃耀，馬如風的一劍，已然刺到了他的面門。

那韃子軍官雖然久經戰陣，見過了不少大陣仗，可是這時，他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馬如風的一劍，已然疾刺進了他雙眼之中，他雙手一鬆，白月明自他懷中，掙了出來。

馬如風一縮，把劍硬生生地拔了出來，那韃子軍官並未立時死去，發出了一聲大喝，抄起一張椅子，便向馬如風砸了下來，馬如風一側身避開，鍾登天和宋元兩人，一邊一個，兩柄小刀子，已經刺進了那韃子軍官的脅下，馬如風走到了門前，只聽得門外有人問道：「什麼事？」

馬如風將門一拉，說道：「進來看一看。」

門外兩個人，跨了進來，但他們只跨了一步，馬如風劍已刺出，「刷刷」兩聲，那兩人仆倒在地，立時了帳，馬如風又將門關上，奔到了內室的門前，手起劍落，將門斬開，踹開門，走了進去。

只見內室十分小，一個人，背對門而坐，正在燈上展卷讀書，神態安詳，馬如風忙叫道：「文大人！」

那人鎮定地道：「可是奉命來殺我麼？我早已準備好了，下手吧！」

馬如風見到了文丞相，激動得身子都在發抖，他忙道：「大人，小民馬如風，是特地來帶大人出險的！」

文天祥緩緩轉過身來，望着馬如風，微笑着，說道：「原來是馬義士，久仰大名。」

馬如風忙道：「大人快走，遲恐不及了！」

文天祥撩衣起立，馬如風挽住了他的手，兩人從內室中，退了出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外面，鼓噪了起來。有人叫道：「大家小心，有人混了進來，已有四位兄弟，遭了毒手。」

馬如風一驚，忙道：「宋大叔，你們

一出去，就帶着文大人上樓，爬上屋面，沿繩子爬回去，我來擋敵人！」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齊聲叫道：「馬少俠。」

馬如風咬一咬牙，說道：「跟在我後面！」

他一面叫，一面向前，疾衝了出去，「砰砰」兩聲，將兩扇門，撞了開來，恰在這時，四五個人，迎面奔了過來，那兩扇門，挾着「呼呼」的勁風，向前飛了出去，撞在那四五人身上，將那四五個人，撞成了一團，倒了三個，馬如風長劍霍霍，已趕向前去。

就在馬如風向前衝去之際，鍾登天，宋元，擁着文大人，和白月明，宋玉兒，轉上了樓梯，樓上有兩個人疾奔了下來，鍾登天叫道：「下面有了變故，兩位快去！」那兩人飛身撲下，鍾登天等一行人，已上了樓，他們一上了樓，立時從窗中，攀了出去，在屋面疾行，到了繩索旁邊，攀着繩，向對屋迅速移去。

在甬道中，馬如風長劍霍霍，已經刺死了三人，但是自樓上撲下來的兩人，却已到了他的背後，兩柄鐵鉤，一起鉤向他的身後，馬如風一個轉身，長劍揮出，那兩個人立時倒地，可是他的腿上，却也吃了另一人的一刀。

而且，金兵也已聞訊趕來，吶喊之聲，響徹全宅，連已經到了對面屋中的幾個人，也全可以聽得到，他們略呆了一呆，大力負起了文天祥，迅速地從園子的另一邊牆中攀了出去。

馬如風還在血戰，他已經傷了好幾處，可是長劍揮動還是沒有人能近他身，向他衝過去的人都立時傷在他的長劍之下！

圍着他的人退了下去，弓箭手自四面八方，湧了過來，箭如雨下，馬如風像受了傷的猛虎一樣，一面揮劍格擋着，一面衝向前去，將數十人一起逼到了大堂之中，他也身中了十餘箭之多。

他兀立着，喘着氣，身子挺得很直，手中仍然握着劍，鮮血順着劍尖，一滴滴向下跌來，圍住他的數十人，明知他受了重傷，但是却沒有人敢近他的身。

馬如風雙目圓睜，他已經傷重而死了，但是他仍然挺立着，直到他自己突然倒了下來，那幾十個金兵，才敢漸漸地向他走了過來。

×　×　×

大江之上，月色如水，一艘船，正扯足了帆，在向前駛着，又快又穩，文天祥背負起手，站在船頭，昂首望着明月。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在船艙之前，暗暗飲泣，白月明哽咽着道：「玉兒姐姐，馬少俠對你說過什麼？」

宋玉兒道：「他說：明知要死，只要該做的事，還是要去做，這才是俠士。」

白月明的淚水，下得更急，船去得更快了。

文天祥鎮江遁出鐵牢，舉國震動，文天祥脫險之後，輾轉來到了浙江溫州，重整軍旅，與韃子決鬥，宋家班江湖獻技，聞訊自然快慰，但是他們五個人，沒有一個能忘得了馬如風的英勇，每一想起，心頭熱血上湧，不免泫然下淚！

（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一：汨羅江畔　巧獲寶刀

秋霜君子劍，
新月美人刀，
兒女多恩怨，
江湖意氣豪。

這首詩是作者爲「新月美人刀」寫的開場白，區區二十個字，却包含了幾十萬字的一部小說，讀者且聽我慢慢道來。

長沙北門外的春華山南麓，有一座莊院，叫做陳家莊，莊主陳春華，是一位急公好義，仗義疏財的大俠，江湖上人尊稱他爲春申君，大江南北，事無大小，只要春申君點個頭，就可一言九鼎。

這是新正初三，自有不少親朋友好，到陳家莊登門賀年。

東首一排書房中，由陳春華親自作陪的客人，共有五位之多。凡是被春申君陳春華延請到書房奉茶的，自然都是一方雄主，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了。

計爲躍龍莊莊主沈同、弓箭塘莊主謝公愚、羅漢莊莊主金贊廷，嶽麓山白雲觀觀主青松道人，和黑石頭陳康和。

這黑石頭，本是長沙北門外的一個小地名，陳康和原是黑石頭人，江湖上因他生得臉色灰中帶黑，就把黑石頭當作他的外號。

陳春華生性好客，正月初三來了五位好友，作主人的自然十分高興，何況那年頭五穀豐收，過新年也就特別顯得熱鬧，遠近鞭炮和鑼鼓之聲，不絕於耳，大家一邊磕着瓜子，高聲談笑。

黑石頭陳康和聳着雙肩，喝了口茶，抬目道：「春華兄，兄弟聽說你在去年秋天，無意中得了一把寶刀，不知可有其事？」

陳春華含笑道：「康和兄消息倒是眞靈，兄弟去秋確實以賤價購得一柄好刀，說它寶刀，却未免過甚其詞了。」

躍龍莊主沈同道：「那不是康和兄消息靈，咱們這一帶的人，都是這樣傳說。」

弓箭塘莊主謝公愚道：「兄弟也聽到了，春華兄究竟得了什麼樣一柄寶刀，也讓咱們開開眼界。」

陳春華點頭道：「這柄刀式樣倒甚是古樸，只可惜不知叫做什麼名稱？在座諸位都是行家，兄弟正想請教哩！」

說着，轉身走近西首一口書櫥，打開了下層櫥門，雙手捧出一柄刀鞘銅綠斑剝的彎形刀來。

白雲觀青松道人目光一注，說道：「光看此刀外形，就知是一件名器了。」

他是衡山派掌門人青雲道長的師弟，當代劍術名家，眼光自然極好！

陳春華臉含微笑，右手輕輕一按，但聽「錚」然清鳴，彎刀出鞘，就像一泓清水，寒光晶瑩欲流！

陳春華道：「還請諸位老兄品評。」

躍龍莊主沈同道：「青松道兄見多識廣，也許會知道此刀來歷。」

青松道人打了個稽首道：「沈莊主過奬，在諸位施主大行家面前，貧道怎敢信口開河？」

羅漢莊主金贊廷問道：「春華兄，這柄刀你是從那裏收購來的？」

陳春華道：「去年重陽，兄弟和小犬少華途經江村(地名在汨羅江畔)看到一個漁夫網起來的，那時刀身全是污泥，漁夫不知何物，只看一眼，正待朝江中扔去，被兄弟叫住……」

黑石頭陳康和雙肩一聳，說道：「那時你就知道是一把寶刀了？」

陳春華笑道：「兄弟又不是神仙，如何能未卜先知？只是看他網勢沉重，又有兩尺多長，極似一件兵刃，才把他叫住的，那漁夫看兄弟叫住他，就一抖網把它摔在地上，說道：『如果大爺喜歡，就送給你好了』，兄弟聽到刀柄墜地，發出金聲，果然是兵刃無疑，就要小犬致贈了五兩銀子……」

「太便宜了！」黑石頭陳康和嚷了起來道：「這樣一柄寶刀，就是五百兩也不貴。」

弓箭塘謝公愚道：「康和兄，你口氣倒說得大得很，五百兩銀子，哈哈，就是五千兩也買不到。」

陳春華笑了笑，續道：「那漁夫看我取出五兩銀子，他堅不肯收，最後還是兄弟說：『你如果不收銀子，我就不能要你的了』，漁夫才歡天喜地的收了銀子，兄弟帶回來，一去污泥，就發現刀鞘花紋甚古，還怕在江中沉浸日久，已經生銹，那知輕輕一抽，居然應手出鞘，寒鋒犀利，再經兄弟用敝莊的刀劍相試，都經不起它一削，才知無意中得了一柄好刀。」

黑石頭陳康和笑道：「寶刀。」

陳春華笑道：「好，好，寶刀，就算是寶刀吧！」

青松道人伸手接過，仔細的看了一會，沉吟道：「彎形的刀，只有古時候的人才用，據王仁裕玉堂閒話中說：『唐詩多用吳鈎者，刀名也，刀彎故名，今南蠻名之葛黨刀』。」

黑石頭陳康和道：「據道兄說，這柄該是吳鈎了？」

青松道人道：「這個貧道也確不定，古時候除了吳鈎，還有別的名稱，像南史劉懷慰傳曾說：『齊高帝以懷慰爲齊郡太守，手勅：『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玉環刀，自然也是彎刀了。」

弓箭塘莊主謝公愚道：「葛黨刀是蠻人叫的，玉環刀也許另有形式，吳鈎是通稱；但太普通了，兄弟之意，這柄刀狀如新月，不如就叫它新月鈎，道兄覺得如何？」

青松道人點頭道：「新月鈎這名字起得好，脫俗之至！」

他把彎刀還給了陳春華，接着道：「此刀沒有鐫上刀名，咱們給它取了新月鈎，幾時找個匠人鐫上了，既可紀念今日之會，也留下了一段佳話。」

陳春華返刀入鞘，連連點頭道：「道兄說得極是，明天兄弟就叫人鐫上了，以誌今日之盛。」

剛說到這裏，只見門口人影一晃，匆匆走進來的是二弟子謝雨奎，躬身道：「啓稟師父，外面來了一位姑娘，聲言要求見師父。」

陳春華問道：「是那裏來的？」

謝雨奎道：「弟子問她，她不肯說。」

陳春華道：「那麼她要見爲師，有什麼事呢？」

謝雨奎道：「弟子也問了，她也不肯

說，非面見你老人家不可。」

陳春華攢攢眉道：「你眞是越來越不會辦事了，這點事，你不問問清楚，就來煩我了。」

謝雨奎被師父斥得不敢作聲，唯唯應「是」。

只聽門口響起一個清脆的少女聲音接口道：「莊主不用責怪令徒了，他都問過，是我沒告訴他。」

隨着話聲，款步走進一個秀髮披肩，身穿鵝黃衣裙的少女來！

這少女生得柳眉杏眼，瑤鼻菱唇，配上一張白裏透紅的鵝蛋臉，看年紀不過二十來歲，不但秀而且美，還帶着盈盈淺笑，笑得令人如沐春風！

陳春華不覺怔得一怔，含笑問道：「姑娘是……」

黃衣少女俏眼抬處，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眸望着陳春華福了福道：「莊主就是人稱春申君的陳大俠了？」

「不敢。」陳春華連忙抱拳道：「在下正是陳春華，姑娘找我必有見教了？」

春申君生性好客，江湖上三教九流的人也看得多了，但却測不透這位姑娘的來意。

黃衣少女淺淺一笑，眼波溜過在場諸人，才道：「小女子慕名趨謁，沒想到在座的都是大大有名的人物，當眞幸會了。」

他不答陳春華的問話，却向在座的五人福了福，才嫣然一笑道：「小女子聽說莊主去歲在汨羅江畔，得了一柄古刀，頗想一開眼界，莊主能賜借一觀麼？」

她說話之時，盈盈秋波輕快的瞥了陳春華隨手放在小圓桌上的新月鈎一眼。

原來她的來意，是想看寶刀！

一個二十歲的少女，聽到傳說，就找上陳家莊，來跟春申君借閱寶刀，憑她這份膽識，可見大有來歷！

陳春華是個胸襟坦蕩的人，聞言淡淡一笑問道：「姑娘是聽誰說的？」

黃衣少女甜笑道：「江湖上大家都在說咯！」

這話等於沒說。

陳康和道：「姑娘大概也是武林中人了，妳還沒說妳叫什麼名字，尊師是那一門派的高人呢？」

黃衣少女對陳春華說話之時，還帶着甜笑；但陳康和這一開口，她只是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不屑的道：「這位大概就是人稱黑石頭的陳大俠了？只不知陳大俠是那一門派出身？」

這話問得陳康和一張灰黑臉上不禁紅得一紅，原來陳康和少年時候，原是個無賴，在家鄉偷鷄摸狗，耽不住了，遠走江南，投身少林寺，却又不守清規，偷偷的在山下聚賭嫖妓，被逐出門牆，後來巴結上鏢局裏一個姓趙的總鏢頭，仗着他在少林寺混過幾年，認識一些江湖人物，回到黑石頭，就混充起一方之主來，因和春申君相距極近，經常到春華山陳家莊走動，好在陳春華好客成性，又是同宗；對他視同好友。

此刻經黃衣少女當衆一問，不但面上掛不住，心頭更是怒惱，哼道：「小姑娘，妳來到春華山，借閱寶刀，總該有個字號吧？」

黃衣少女微哼道：「姑娘當然有名有姓，但憑你黑石頭還不配問。」

這話可把陳康和激怒了，口中喝道：「妳……」

陳春華連忙一擺手，含笑道：「康和兄，你也是成名人物了，何必和一位姑娘生氣？哈哈，姑娘遠蒞寒莊，既然只是爲了借閱新月鈎，此刀就在桌上，姑娘儘管取閱好了。」

黃衣少女道：「多謝陳莊主。」

她蓮步細碎，走近小圓桌，伸出一隻纖纖玉手，取起新月鈎，輕輕一按吞口，像新月般寒光，登時脫鞘而出，不禁睜大一雙黑白分明的俏眼，嬌呼一聲：「果然是一口好刀。」

美眸一動，接着又道：「有好刀還須有好刀法，才能相得益彰！」

這話口氣相當托大，陳春華爲人曠達，也不介意，點頭道：「姑娘說得極是。」

黃衣少女返刀入鞘，放回桌上，才回眸道：「小女子原是奉家師之命，來看看陳莊主這口寶刀的，臨行之時，家師曾經言道：尋常刀劍，那也罷了，如若確是寶刀，絕不能讓它流落在尋常江湖人手中，那就委屈了寶刀，要小女子可向莊主問個價格，可肯出讓？」

這句「絕不能讓它流落尋常江湖人手中，那就委屈了寶刀」，可把在座諸人都聽得臉色爲之一變，這不是把春申君陳春華等人，都看作了尋常江湖人了？口氣也未免太大了！

陳春華一生行俠尚義，素爲江湖同道所推崇，你就是當面罵他幾句，他也會一笑置之；但把他看作「尋常江湖人」，這可受不了。

他一張白晰而清瘦的臉頰上，閃過一絲怫然之色，目注黃衣少女問道：「只不知姑娘令師道號如何稱呼？」

黃衣少女提到她師傅，嬌靨上不禁微露倨傲神色，說道：「家師名號，一向不欲人知，但武林人尊稱家師天下第一刀。」天下第一刀，這口氣更狂！

陳春華大笑道：「令師號稱天下第一刀，無怪酷愛名刀，陳某雖然只是一個尋常江湖人，但衣食足以溫飽，若是有人向陳某問此刀價格，應該是萬金不易，只是誠如令師所說，陳某收藏這柄新月鈎，也確實委屈了此刀，出讓二字，陳某不談，只要令師確能使陳某心服口服，就可把此刀取去，陳某決不吝嗇。」

這話却說得軟中有硬，也就是說妳師父有本領，只管來把這新月鈎拿走。

黃衣少女又朝他嫣然一笑道：「陳莊主大概有些不大服氣了？」

她人雖長得如花似玉；但說出來的話，却未免都帶着霸氣，有目空四海之慨！

躍龍莊主沈同首先洪笑一聲道：「江湖上人，什麼人都可以容讓，惟有一個名字，是什麼人都不肯容讓的，姑娘口氣之大，只怕咱們這幾個闖了幾十年江湖的人，都沒有聽說過，因此如說不服氣，在下也深有此感。」

黑石頭陳康和方才受了黃衣少女的奚落，只是碍着春申君面子，不好發作，此時接口道：「沈兄說得對，小姑娘，陳莊

主這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令師如想得到寶刀，總得有眞才實學才行，光憑她自稱天下第一刀，那是沒有用的了。」

黃衣少女嬌笑一聲道：「陳莊主既然出了題，那就好辦，我想在座諸位，都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人物了，我想和諸位賭一賭，只要諸位之中，有人在我刀下，走得出三招，小女子就跟諸位磕頭賠罪，然後掉頭就走，如果小女子勝了，也就是說諸位沒有人能在小女子刀下走出三招，那麼陳莊主這柄新月鈎是否肯割愛呢？」

在座的人，在她刀下，走不出三招，這簡直是把書房裏的人都看扁了！

白雲觀主青松道人只是微微一笑；但躍龍莊莊主沈同、弓箭塘莊主謝公愚、羅漢莊莊主金贊廷都不禁「嘿」了一聲，臉有憤然之色。

黑石頭陳康和却笑了，方才黃衣少女衝撞的是他一個人，這回她衝上了所有的人，總會有人給妳一個厲害，挫挫妳小丫頭的氣焰。

陳春華首先含笑道：「姑娘果然是名師出高徒，這份豪情，陳某佩服得很，在座都是陳某的好友，也是武林知名之士，未必肯和姑娘較技，何況此刀乃是陳某所有，因此只要姑娘勝得陳某，就可以把新月鈎取走了。」

他不失爲春申君的雅號，風度令人心折，因爲黃衣少女是要在場的人都接不下她三招，她才取刀，陳春華却想到在座的五人，都是他友好，而且也都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和一個小姑娘動手，勝之不武，萬一眞接不下她三招，豈非把一世英名都丟了？這才一力承擔下來。

那知黃衣少女方才話說得太滿了，業已激怒了衆人，陳春華話方出口，沈同已經搖着手道：「春華兄，你是新月鈎的主人沒錯，但這位姑娘只是以新月鈎作藉口，想會會咱們這些尋常江湖人，咱們若是不敢出手，今後在江湖上也就不用走了。」

謝公愚道：「沈兄說得不錯，這位姑娘以武會友，咱們正好領教天下第一刀的門人，刀法究竟如何一個天下第一？」

黃衣少女嫣然一笑道：「陳莊主，這幾位都是這樣說了，那自然是同意小女子說的條件了？那就不用客氣，那一位先上場，小女子一一拜領高招就是了。」

羅漢莊主金贊廷道：「陳兄，咱們就請這位姑娘到天井中去比試吧！」

黃衣少女朝他微笑道：「我看不用了，武功好的人，只要有三步廻旋之地，就可以使長槍大戟，諸位都是成名多年的高手，這裏足有七八步可以廻旋，應該夠使的了。」

陳春華道：「主隨客便，姑娘既然認爲這書房中地方足夠施展，那就在這裏比試幾招也好……」

「小女子說過三招，自然只使三招了。」黃衣少女接着又道：「在這裏比試，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致驚世駭俗，陳莊主吩咐令高足一聲，掩上了書房門，便不會被人知道了。」

她這話豈非表示她是勝定了，你們幾位若是怕被外人知道，就不妨把書房門關起來。

陳春華聽得臉上一紅，大笑道：「很好，陳某那就先向姑娘討教了。」

正待伸手向壁上取劍。

黑石頭陳康和一擺手道：「春華兄慢來，這位姑娘有意要向咱們一一領教，兄弟自然也算上一份，那就該讓兄弟先上場，這叫做笨鳥先飛，好了，姑娘，陳某先向妳討教了。」

豁的一聲，打開一柄二尺長的鐵骨摺扇，一步朝黃衣少女面前跨去。

陳春華身爲主人，正待開口，只聽青松道人以「傳音入密」說道：「陳莊主，你就讓陳施主先上場也好，此女口氣極傲，不妨先看看她的刀法路數如何。」

陳春華聽了青松道人的話，只得後退一步，讓出了空地。

黃衣少女斜睨了陳康和一眼，也不說話，右手抬處，從她身邊取出一柄柳葉銀刀，才冷聲道：「陳大俠請吧！」

陳康和大笑道：「方才姑娘曾說：只要咱們之中，有人在姑娘手下走得出三招，就算是咱們勝了，這就是說要咱們接姑娘三招了，陳某現在是向姑娘領教高招，自該由姑娘先開招才是。」

黃衣少女紅唇微撇，手中銀刀緩緩揚起，冷聲道：「那好，陳大俠準備好了，我第一招就要出手了。」

陳康和自然早就準備好了，他功運右臂，一柄摺扇上早已佈滿了內力，扇面翕如，當胸平鋪，口中沉笑道：「姑娘儘管出手。」

「好！」黃衣少女「好」字出口，身形倏然欺來，一道雪亮的刀光筆直射來，似實實虛，似中實偏，在一瞬之間，竟然變幻莫測，而且一射而至，快速已極！

陳康和出身少林，雖未盡得少林武功奧秘；但數十年闖蕩江湖，武功閱歷，也精進甚多，但黃衣少女這一刀，竟使他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茫然不知所措，心頭也不禁大駭，急急往後退下，但聽「拍」的一聲，手背上已被對方刀面拍中，手骨奇痛，五指一鬆，一柄摺扇立即跌落地上！

這還是黃衣少女手下留了情，如若用了刀鋒，陳康和一隻右掌，豈非斬了下來了？

陳康和幾乎連一招都未施展，就被擊落鐵扇，一張灰黑的臉上，登時色若豬肝，驚愣當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下連所有在場的人，也莫不看得悚然變色，因爲黃衣少女這一刀，根本沒有一個人看得清楚！

黃衣少女早已收住銀刀，冷冷一笑道：「陳大俠該把摺扇收起來了，我時光有限，可以讓另一位上場了。」

陳春華正待上去，躍龍莊莊主沈同已經嗆的一聲亮出長劍來，搶上一步，說道：「第二場該由我沈同來向姑娘領教了。」

弓箭莊莊主謝公愚同時躍出，他手中也亮出了八寸長一支金筆，洪笑道：「沈兄，還是讓兄弟先上吧！」

「不！」沈同左手一擺，說道：「第二場是兄弟的，謝兄幹麼要和兄弟爭呢？你看兄弟連劍都出鞘了。」

謝公愚道：「兄弟金筆不是也亮出來了麼？」

沈同依然搖頭道：「至少兄弟比謝兄先了半步，你就退後點，等兄弟不成，你老哥再出場不遲。」

謝公愚只得點頭道：「好，兄弟就讓你先上，但春華兄可不能再和兄弟爭先了。」

他們都是春申君陳春華的至交好友，明知自己上去也未必是黃衣少女的對手；但多幾個人和她交手，後面的人總可看出一點對方刀招的路數來，是以不讓陳春華先出手。

這躍龍莊莊主沈同，外號遊龍，以十八招「遊龍劍法」，著稱於世，他自信只要展開劍法，任你黃衣少女刀法再凌厲，要接她三招，應該不成問題。

因此一待謝公愚退下，他立即長劍一領，抬目道：「姑娘刀招神妙，有目共睹，沈某有僭。」

話聲一落，身形業已展開，輕快的劃着「之」字，長劍也隨同出手，劍光乍展，使的是一招「盤龍舞爪」，但見劍影連閃，一招之中，連續刺出了五劍。

這五劍當眞像龍身遊走，五爪齊舞，聲勢極爲壯觀！

這也可以說應該歸功於陳康和方才的打了頭陣，使大家都看出黃衣少女刀招快速凌厲，心理上有了準備，不然遊龍沈同豈肯在第一招上就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

黃衣少女輕哼一聲，右手柳葉銀刀一擺，身形迅疾轉動，輕靈得就像一隻黃色蛺蝶一般，在沈同劍影中閃來避去，接連避開了五劍，銀刀才突然化作一道銀光，直向沈同激射過去，口中冷冷的喝道：

「這是第一招！」

她使的還是方才那一招，刀光看似直射，却隨着沈同「之」字形「遊龍身法」進擊，招式奇妙至極！

沈同一經展開劍法，眼看對方不使刀招和自己硬接，先以輕靈身法趨避自己的功勢，然後再發第一招，心中暗暗冷笑：「這一着，早已在我預料之中，妳這招直射的刀法，根本破不了我的『盤龍舞爪』。」

心念閃電一動，劍招立變，劍化「怒龍推雲」，這也是他早就想好的招式，對方柳葉銀刀，比長劍寬不了多少，如論功力，自己練劍數十載，自可勝得過她，對方如果刀光直射，自己使出這招「怒龍推雲」，正好和她比拚內力。

「怒龍推雲」，就是運集全身功力，長劍直豎，朝前連綿不絕的連劈九劍，劍光來回如電，在身前佈成了一片劍牆，阻擋對方來勢。

這一招但見劍光大盛，宛如一團劍霧，在身前佈了開來，對方激射而來的一道刀光，雖然虛中有實，捉摸不定，却果然被他擋個正着，接連響起了九聲刀劍激撞之聲！

黃衣少女刀法雖奇，內力究竟不如遊龍沈同，這九記交擊，被撞得不覺後退了兩步。

黃衣少女第一招受挫，使在場諸人精神爲之一振！

沈同更是得理不讓人，身形隨着跟進，不容對方緩手，緊接着一記「龍歸大海」，一道青虹，左右擺動，席捲過去。

「龍歸大海」大家都可以想得到，這是何等悠遊自如，氣勢又何等壯闊？

黃衣少女氣黃了臉，也被逼得又後退了一步；但這一步後退，口中隨着一聲嬌叱：「這是第二招！」

人影一個急旋，刀光乍現，閃電還擊而出。

她這一急旋，已經避開了捲過的劍勢的正面，但沈同這招「龍歸大海」，劍勢是左右擺動的，足有五尺來寬的範圍，她却一下避開劍勢，旋到了沈同的右側，看似避敵，實則反擊，身法之快，一旋而至，快到無以復加，只見銀光連閃，一片繽紛刀影，已經削上沈同肩頭。

沈同長劍追掃，自然是在前面，此際再待回劍自保，已是不及，只好一下身向左撲，使了一記「懶驢打滾」，抱劍滾出。

黃衣少女嘴角噙着冷笑，沒有追擊，只是輕哼道：「沈大莊主，你不會比我刀快吧！」

沈同僥倖避開了她的刀勢，立即一躍而起，本來避過她第二招，就可以繼續和她動手了；但聽了她這句話，不覺回頭看去，只見右肩長袍，已被刀鋒劃破了三四寸長一條，不覺呆得一呆，赧然點頭道：「沈某敗了。」收劍退下。

大家這回當然凝足目光，看得更仔細；但對黃衣少女的刀招，依然沒有看得清楚，只覺得她第一招是直射，她使了兩次，除了直射之外，除非身歷其境，無法體會，第二招是側攻，刀光繽紛，更難辨認！

沈同還沒退下，謝公愚已經身形一晃，把筆搶出，略一抱拳道：「在下謝公愚，向姑娘領教。」

黃衣少女倒是落落大方，含笑還禮道：「謝大俠請。」

謝公愚再一抱拳道：「謝某那就不客氣了。」

手中金筆一揚，揉身疾進，只是這電光石火之間，已經洒出一片點點寒星！

他使的金筆，是短兵刃，不宜和人硬打硬砸，使出小巧功夫，盤龍步，移形換位身法，尤其打穴功夫，火候老到，一條人影倏忽來去，左右飄閃，在他一來一往飄閃之間，但見銀星飛洒，錯落如雨，記記不離人身大穴。

黃衣少女柳葉銀刀橫抱胸前，同樣身形晃動，穿插遊走，突聽一聲清叱，一道銀光竟然如銀蛇廻轉，朝他身後追擊過去。她使的還是方才連使了兩次的那式刀法——第一招；但因刀光廻轉追擊，看得在場之人不由得提心吊胆，暗暗替謝公愚担心！

好個謝公愚，他不愧是弓箭塘的大莊主，正在遊走閃避的人倏地回過身去，迎着刀光，右手倏揚，只聽「噹」的一聲，金筆竟然搭上了黃衣少女的刀身，左手金影一閃，另一支金筆很快遞到黃衣少女面前！

這一招若非經驗老到，絕不敢輕施，因爲他估量黃衣少女激射而出的刀招，如果正面和她硬拚，那時她刀勢正盛，很可能把你劈成兩片。

但刀光一經廻轉，力道已經減弱，等到廻轉追擊，快到一圈，正是所謂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至此已成强弩之末，他才回身發筆，正合了「彼竭我盈」，才一下就搭住了刀身，左手反擊過去。

黃衣少女乍覺右腕一震，銀刀已被對方金筆壓住，心頭一驚，急忙往後躍退！

謝公愚朗笑一聲：「姑娘小心了！」

雙手抬處，從他袖底飛出六點寒星，分上中下三處襲去。那是六支袖箭，兩支射向雙目，兩支射向肩井，兩支射向膝蓋。

他喝聲出口，人已一個盤龍步，搶到黃衣少女側面，一雙金筆再度發招。

黃衣少女似是被他激怒，口中又是一聲輕叱，人隨刀轉，一片刀光隨着湧出！

謝公愚方才看她使過第二招刀法，這回她使出來的還是這一招，心中暗道：「這小丫頭使來使去就這兩招！」

心念一動，猛地藏頭縮頸，身軀一矮，一個人像陀螺般貼地疾轉過去，欺入刀光之中，雙筆如風，一招「倒轉乾坤」，猛向黃衣少女丹田扎去。

他這一招又是冒險進擊，但他雙筆堪堪往後遞出，黃衣少女已經收回刀勢，往後飄退，口中冷冷的道：「謝大俠承讓了。」

謝公愚一怔，望着她道：「在下那裏落敗了？」

旁觀的幾人也沒見謝公愚敗在那裏，不約而同朝黃衣少女望去。

黃衣少女披披咀道：「謝大俠不妨朝地上再仔細看看就明白了。」

朝地上仔細看看？謝公愚不覺低頭看去，方磚地上，飄散着幾綹花白頭髮，再伸手往頂上一摸，不由暗暗叫了聲：「慚愧！」

原來是頂門被她刀光掠過削落下來的，若是那刀光再下來半寸，不把自己天靈蓋都削去了麼？老臉一紅，抱抱拳道：「多蒙姑娘留情，在下謝了。」

黃衣少女連敗三人，只使了兩記刀招，這可把青松道人看得大爲凜駭，心中忖道：「她連敗三人，居然還看不出她的刀招路數，當眞是江湖之大，能人輩出了！」

心中想着，一面朝陳春華打了個稽首道：「陳莊主，這一場讓貧道跟這位女施主領教了。」

陳春華也只因黃衣少女連敗三人，心中感到無比震驚，陳康和的武功原只平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遊龍沈同和弓箭塘的謝公愚，可是盛名久著的人物，論武功，也是可名列一流高手，居然在她刀下走不出兩招。

此時聽青松道人要向她領教，心中不覺一喜，在書房的這幾個人中，論劍術修爲，就要數青松道人最高了，如果連青松道人都不是她對手，那就沒有人能勝得過她了。

青松道人回身走近書案前面，伸手取起一方紫紅色竹製的鎭紙尺，抬目笑道：「貧道暫借陳莊主鎭紙尺一用。」

然後手擧紙尺，朝黃衣少女打了個稽首道：「貧道新正向陳莊主賀年而來了，不曾攜帶長劍，就以此尺代劍，向女施主領教三招，女施主可以發招了。」

大家先前不知他拿起這支不過尺許長的鎭紙尺做甚麼，如今聽說他要以尺代劍，和黃衣少女過招，大家不覺暗暗吃一驚！

黃衣少女擧手掠掠披肩長髮，嫣然一笑道：「道長賜教，就應該由道長先出手了。」

青松道人道：「貧道那就有僭了。」手擧鎭紙尺，在胸前劃了一個圓圈，隨手朝前點出。

他手上雖是尺許長的鎭紙尺，但經他劃了一個圓圈朝前點出之際，却不啻一支利劍，嗤然有聲！

黃衣少女對這位老道人却也不敢輕估了他，柳葉銀刀當胸直豎，待得對方尺勢出手，立即身形輕旋，刀招出手，又是一道銀光，直奔青松道人。

又是那一招，她這第一招，已經連使了四回，但大家依然看不出它的精妙之處，大概只有當事人才可以領略到其中變化之多，使人封解不住，虛實難辨。

青松道人第一招出手，短尺指東劃西，閃電般展開，一連三招，等黃衣少女刀光射出，他已經繞到了她的身後。

黃衣少女急忙轉身，只聽耳邊「嗡」「嗡」兩聲，森寒劍風從她肩頭劃過，她大驚之下，右手揮處，洒出一片錯落刀光。

青松道人看她使這招刀法，連同目前，已是第三次了；但眞正領略到這招刀法的厲害，還是在這時候。

因爲上兩次只是看她使出，而這回却身臨其境，只覺這一刀竟然刀勢奇幻，都是指向身上要害，封住左首，就顧不得右首，封住上面，就顧不及下面，無怪遊龍沈同、弓箭塘大莊主謝公愚都敗在她這一招之下！

青松道人練劍數十年，直到此時，才發現自己若憑衡山派劍法，竟然沒有一招可以化解她的刀勢，這一驚之下，當即右手連揮，閃電之間連發了四劍。

這是他一來劍法精純，二來是對敵經驗豐富，因此在這電光火石之間，身法飄忽，一連使出了四招劍法，左一撥、右一撥、上一撥、下一撥，才把黃衣少女劈來的錯落刀光盡數撥開。

黃衣少女年紀不大，內力當然不如青松道人，這第二招上，被對方竹尺擊在刀上，手臂微感酸痲，身不由己的後退了兩步。

這回她也感覺到遇上了强敵，一張春花般的臉上，好像又急又愁，口中發出一聲嬌叱，一個人倏地離地飛起，右手揮舞，朝青松道人撲了過來！

這是第三招，她還是第一次施展。

雙方相距不到一丈，她縱身揮刀，撲來之勢應該極快；但因她縱身離地之後，就揮舞着銀刀，可能是刀勢鼓風的關係，冉冉而來，來勢並不太快，就因來勢不快，她這一陣凌空舞刀，竟然幻起了一排七道刀光，每一道都有八九尺長，朝青松道人左右前後射到。

青松道人心頭一驚，暗叫了聲：「這是分光刀法！」

急切之間，手中短尺一掄，閃電般擊出了七劍。

能在一瞬之間擊出七劍，已非易事，這七下急劍，乃是青松道人畢生精力所聚

，短尺發出嗡嗡劍聲，劍光如靈蛇亂閃，但聽噹噹噹七聲比連珠還快的金鐵交鳴！

青松道人手中僅是一支鎮紙竹尺，擊在銀刀上，居然發出金聲，但在七聲金鐵交鳴聲中，還夾雜了一聲驚「咦」。

人影倏分，黃衣少女已經退回原處，粉臉脹得通紅，一條右臂也被青松道人這七劍震得酸麻無比，連柳葉銀刀都幾乎握不住。

青松道人手中還握着那支竹尺，怔立當場，他頦下一部花白垂胸長髯，已被刀光削斷了一寸光景！

青松道人徐徐說道：「貧道雖然接住了女施主七道刀光，但最後一刀，貧道出手稍慢，還是被女施主刀光削斷胸前長髯，自然是貧道敗了。」

他能一連發出七劍，只有最後一劍慢了半拍，被削斷長髯，這份功力，已是十分可觀。

人家總究只發了一招刀法，青松道人要連出七劍，就是長髯沒有被削斷，細算起來，他也落了下乘。

陳春華眼看連青松道人都沒接下對方三招，自己只怕更難接得下來，這就拱拱手道：「姑娘名師出高徒，三招刀法，陳某都見識過了，姑娘只管把新月鈎取去就是。」

黃衣少女道：「陳莊主不再賜教了麼？」

陳春華大笑道：「連青松道長都已認輸落敗，陳某自問更不是姑娘對手了，何用再試？」

黃衣少女收起柳葉銀刀，俏生生走近圓桌，伸手抓起新月鈎，嫣然一笑道：「小女子那就不客氣了。」

舉步往外行去。

陳康和聳聳肩道：「這丫頭當眞厲害得很，在咱們這些人面前，居然讓她堂而皇之的把新月鈎拿走，這……氣不氣人？」

謝公愚朝青松道人問道：「道兄可曾看出此女來歷來了麼？」

青松道人神色凝重，苦笑了笑，徐徐說道：「貧道連使七劍，才擋住她一刀，還被她刀光削去貧道一寸髫鬚，如此看來，她師父刀法，確實可以稱得天下第一刀了……」

他拖長語氣，略爲沉吟了下，才道：「她那第三刀，頗似分光刀法。」

羅漢莊金主贊廷一怔道：「道兄是說由昔年九華先生獨創的分光劍法中變化而來的分光刀法了？」

青松道人還沒開口，只見門口青影一閃，謝雨奎再次走入，朝陳春華躬身道：「啓稟師父，門外有一個自稱青州隗大興，要見師父。」

「青州隗大興？」

陳春華攢攢眉，朝陳康和問道：「可是人稱絕刀的隗大興？」

陳康和點頭道：「兄弟和他素不相識，怎會登門求見……」

青松道人微微一笑道：「只怕也是爲新月鈎來的了。」

陳康和道：「人家既然來了，此人介乎黑白之間，江湖上頗有名頭，春華兄應該出去延見才是。」

陳春華問道：「康和兄認識他麼？」

陳康和道：「兄弟昔年曾和他有過數面之緣。」

「那好！」陳春華笑道：「康和兄弟一起出去一趟，新月鈎不在兄弟這裏了，兄弟說出來，他未必肯信；但有康和兄作證，他也許會相信，就不至多費唇舌了。」

陳康和聳聳肩道：「好，兄弟奉陪就是了。」

兩人出了書房，一路迎了出去，來至二門口，就見一個身穿藍布大褂，面色枯黃，瘦小精幹的老者，腰間佩一把黑柄連鞘闊刀，敢情就是絕戶刀隗大興了。

陳春華慌忙急步趨了出去，連連拱手道：「兄弟久仰隗老哥盛名，今日不知甚麼風把隗老哥吹來，遠蒞敝莊，陳某眞是深感榮幸，失迎之處，還望多多恕罪。」

陳康和接着拱手道：「隗老哥多年不見了，不知還記得兄弟麼？」

隗大興先朝陳春華拱拱手，闊嘴一裂，笑道：「隗某造訪，冒昧得很，這位大概就是人稱春申君的陳莊主了，幸會幸會。」

接着望望陳康和，說道：「兄弟如果記得不錯，你是黑石頭的陳莊主對不，哈哈，咱們確有多年不見了，你和此地陳莊主是同宗……」

陳康和道：「豈止同宗，春華兄還是兄弟幾十年的老弟兄呢！」

陳春華連忙抬手道：「隗老哥請。」

他和陳康和二人陪同隗大興進入大廳，分賓主落座。

陳春華含笑道：「隗老哥甚麼時候到長沙來的？」

隗大興道：「兄弟此次遠遊南岳，一來久慕春申君大名，渴思一瞻芝宇……」

陳春華連忙拱手道：「不敢。」

隗大興一手摸着他一把花白髫子，續道：「二來兄弟聽說陳莊主去秋得了一把古刀，兄弟使了一輩子的刀，也見過不少名刀寶刀，心之所好，才冒昧求見，很想見識一下，不知陳莊主可肯賜兄弟一觀麼？」

他果然爲刀而來！

陳春華望着陳康和一笑，說道：「去秋兄弟確曾無意之中得了一把古刀，方才還請青松道兄、弓箭塘謝兄、遊龍沈兄、羅漢莊金兄和康兄等人品評，定名爲新月鈎……」

隗大興聽得興趣大增，雙目流露出貪婪之色，說道：「經諸位行家評定，那一定是名貴寶刀了。」

陳康和聳聳肩，笑道：「隗老哥以刀名世，聽了自然急欲一觀，只可惜隗老哥來遲了一步，目前此刀已被人取走了。」

隗大興雙目一瞪，說道：「陳莊主肯把寶刀贈人，此人一定也是使刀名家了，只不知此人是誰？」

陳康和道：「此人是一位姑娘家。」

「姑娘家？」隗大興聽得大感驚奇，說道：「兄弟還沒聽說過江湖上出了一位使刀的姑娘？」

江湖上使刀的姑娘，自然不在少數；但能在絕戶刀隗大興眼裏的，却半個也沒有。

陳康和道：「這位姑娘看年齡還二十

不到，除了一身黃色衣裙，不肯道姓名……」

隗大興道：「她連姓名都不肯說，陳莊主怎會把寶刀相贈？」

陳康和道：「她自稱是天下第一刀的門下弟子……」

隗大興臉色微變，嘿嘿笑道：「兄弟還沒聽說過江湖上有天下第一刀這麼一個字號。」

陳康和道：「咱們幾個都敗在那姑娘刀下，却是事實，不然怎會讓她取走新月鈎呢？」

「會有這等事？」隗大興霍地站起身來，急急說道：「這姑娘刀法如此神奇，隗某非去會會她不可，康和兄，她剛走麼？」

陳康和聳聳肩道：「走了最多也不過一刻時光。」

隗大興一抱拳道：「二位陳莊主，隗某失陪。」

陳春華跟着站起身道：「隗老哥初來敝莊，怎麼不稍事盤桓……」

隗大興幾乎連聽都沒有聽到，大步往廳外走去。

陳春華、陳康和跟在他身後，一直送出大門，隗大興頭也沒回，一出莊門，就像射箭一般奔行而去。

陳春華回頭道：「康和兄，這都是你激的將，不然，隗大興也不會走得如此匆忙了。」

陳康和聳着肩，得意一笑道：「他們都是使刀的，一個是天下第一刀的徒弟，一個是名滿天下的絕戶刀，讓他們去拚上一場，豈不更好？」

陳春華搖搖頭，深感不以爲然。

* * *

第二天中午，春華山下陳家莊前面，來了一個身材高大的紅臉使者，剛一走近大門，就大聲吼道：「你們快去叫陳春華出來見我。」

莊丁看他來勢洶洶，急忙進去稟報，今天値日乃是春申君的大弟子謝雨亭，聞報趕了出來，急忙拱着手道：「老前輩光臨，不知尊姓大名，如何稱呼，晚輩好進去稟報家師，出來迎迓。」

紅臉老者怒聲道：「小子，你是陳春華的徒弟，快去叫陳春華出來，老夫不喜嚕囌，他再不出來，老夫就一路殺進去了。」

謝雨亭久受乃師薰陶，對方縱然口出惡言，他還是行了一禮，說道：「家師不知老前輩光臨，那就請老前輩稍待，晚輩立時進去稟報。」

紅臉老者洪喝道：「快去。」

謝雨亭不敢怠慢，匆匆往裏行去。

不多一回，從裏面迎出一個中等身材，皮膚白晰，身穿天藍緞袍，氣宇軒昂的中年人來，拱着手道：「陳某迎迓來遲，還望老哥恕罪。」

紅臉老者目光一凝，洪聲道：「你就是春申君陳春華麼？」

陳春華含笑道：「區區正是陳某，老哥請到廳上奉茶。」

「不用。」紅臉老者沉哼一聲道：「老夫不是到你陳家莊喝茶來的。」

陳春華已聽謝雨亭說過，此人來意不善，但依然含笑道：「在下還沒有請教老哥大號？」

紅臉老者從背後取下一柄金背九環刀，手腕輕輕一翻，響起一陣震耳的撒朗朗之聲，洪聲道：「你可認識老夫此刀麼？」

陳春華不禁一怔，說道：「九環金刀鄷榮，你就是鄷老哥了，在下久仰大名……」

鄷榮一陣嘿嘿冷笑道：「春申君，果然有點見識，但老夫不是聽你說捧場話來的。」

陳春華暗暗攢了下眉，朗笑道：「鄷老哥光臨敝莊，必有見敎，陳某那就洗耳恭聽。」

鄷榮道：「老夫師弟隗大興昨日來找過你？」

陳春華道：「隗兄聽說在下得了一柄刀，想來一看，但那柄刀已不在在下這裏，他就匆匆走了。」

鄷榮道：「我隗師弟不是你殺的？」

陳春華一怔，張目道：「隗兄被人殺死了？」

鄷榮洪笑一聲道：「陳春華，你殺了隗大興，老夫面前，還假惺惺作甚？」

陳春華作色道：「鄷老哥這話從何說起？在下和隗兄無怨無仇，怎會殺他？老哥也許是誤會了。」

「誤會？」鄷榮雙目精光電射，沉笑道：「我隗師弟明明是找你春申君來的，棄屍荒野，離你陳家莊不過三里，在你春申君住的地方十里之內，還有甚麼人敢逞兇？不是你殺的，還會有誰？」

陳春華早已想到隗大興之死，可能和黃衣少女有關，但無事佐證，自然不便啓嘴，只是攢着眉道：「鄷老哥……」

鄷榮不待他說下去，洪聲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姓陳的，老夫一向不喜多說廢話，你總知道該怎辦吧？」

陳春華望着他道：「聽鄷老哥的口氣，好像是要和陳某動手了？」

鄷榮九環刀一掄，大聲道：「不錯，咱們除了兵刃上見個眞章，多言無益。」

陳春華朗笑一聲道：「鄷老哥，陳某並不怕事，但隗大興並非陳某所殺，你要替師弟報仇，陳某就沒有和你動手的理由了。」

鄷榮九環刀一橫，逼前了一步，洪喝道：「我師弟難道不是你殺的嗎？」

陳春華正容道：「若是陳某殺的，我絕不抵賴，不是陳某所殺，我何苦替人頂罪？閣下也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怎的如此不明事理？」

鄷榮給他說得一呆，嘿然道：「好，春申君，老夫暫且相信你，但我師弟死在你陳家莊三里之內，你總該有個交代吧？老夫限你三日之內，交出兇手來，否則莫怪鄷某不講理了。」

說完，轉身自去。

陳春華回身走入，只見青松道人、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等人連袂走出。

看到陳春華回入，沈同問道：「九環刀鄷榮找你，又是甚麼事嗎？」

陳春華道：「他師弟絕戶刀隗大興在三里外被人殺害，他懷疑是兄弟做的，要找兄弟報仇。」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蕭逸·文
可飛·圖

飄香劍

蟹螯杯酒

「蟳」者蟹也。

「紅蟳」，紅蟹也。

紅紙黑字的大招牌。

「紅蟳上市」。

× × ×

今年的蟹訊却是晚了。

「白露」後十五天是「秋分」，眼看着已交了「寒露」，才見着了這爲數不多「蟹陣」的頭一撥兒。

招牌一早就亮出去了，來吃的客人却並不多。

是年頭兒不對了。

× × ×

如今這個年頭兒，正是兵荒馬亂的年月！

崇禎皇帝那年上吊死了，身後留下來的這個破爛攤子；可也不好收拾，「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鍵；「魯王」朱以海……這麼多個意圖中興的主子，先後都落入敵手，喪了性命。

「大明江山」，眼看着「剃頭的拍巴掌」；這就完了蛋。

却是「桂王」」朱由榔不甘服輸，亡命在外，一力苦撐。去年在肇慶即位稱了皇帝。國號「永曆」。算是大明宗室剩下來的唯一根苗，明朝江山是不是還能苟延殘喘下去，可就全指望他了。

× × ×

老天爺很不捧場。

說是風，就是雨——先來了一陣子風，吹得唏哩嘩啦，緊接着大雨點子，像是洒豆子似的落了下來。

另有圖謀

眼看着「紅蟳上市」這塊招牌在雨勢裏走了樣兒，就像是戲台上的「三花臉兒」；濕漉漉一場糊塗，不知道寫的是個什麼玩藝兒。

一匹黑馬，馱着個年輕的黃衣客人就在這當口兒來到門前，翻身下馬，正好迎着了小夥計的油紙大傘，算是「快活居」收市以前最後的一個客人。

× × ×

想走的不能走，不想走的更懶得動彈，這叫「人不留，天留！」没什麼好說的，留下來多喝兩盅吧。

雷聲隆隆，雨是越下越大。

那一面池塘裏，白鵝戲水，搧動着翅膀，呷呷鳴叫着。雨點子散落在水面上，劈劈剝剝，像是開了鍋的稀飯。

黃衣人挑了個靠窗戶的位子坐下來，要了酒，點了客「紅蟳」，就着黑醋薑末蘸着吃。

二十好幾的年歲了，還是個後生子，總是有了歷練吧！瞧瞧那身子骨；眼神兒，你可也不敢小瞧了他，鬍碴子有二指來長，多天没有刮了。野性、任性！却掩不住他原本拘謹斯文的內涵……。

斜刺裏，有雙眼睛在「釘」着他——他。

那人四十上下，黑瘦的個頭兒，一身茶色緞質褲褂，留着短鬍子濃眉大眼，很

是精神。

黃衣人約莫看似有所察，却是不等他轉過臉來，那人已把一雙眸子移了開來。

× × ×

這個人像是有病了。

蒼白的臉，看着頗嫌憔悴。寬敞的腦門兒上，紮着條青綾子，三指來寬，垂下來的一邊，總有二尺長，搭在肩上，一身灰色緞子的長長披風，連着同色的風帽，一直緊緊裹着他的身子，風帽上那塊老大的寶石結子，閃閃生光，頗以名貴。聯帶着使人想到此人不落凡俗的身份。

却是一句話也不說，滿面愁容的直向兩地打量着。

同座的一人，紫面長身，猿臂蜂腰，氣勢極見昂揚——一口長劍，平置案頭，並不掩飾他武者的身份。

偶而他彎過身子，小聲的向那生病的相公說些什麼，表情甚是恭謹，却又不似主僕身份，神態間大是令人存疑。

× × ×

「下雨天，留客天。」

說話的人是個老瞎子，向天上伸着一雙瘦胳臂，打了個老大的哈欠：「閑着也是閑着，那位爺兒們好心，照顧老瞎子，來上這麼一卦，嘿嘿……保證你出外大吉，開張兒喜！」

短髮灰眉，黃焦焦的一張瘦臉，總有六十多了，翻着雙大白眼珠子，瞧着怪嚇人的。

「風中有雨，雨中生風，風雨不息，亢龍在田！」

自個兒嘟嘟喃喃說個不休，「嘩啦！」一聲，把手裏制錢洒向桌面，滴溜溜儘自打轉，却用手按住，叱了聲「開！」揚手而開，瞪着一雙白菓眼，低頭瞎瞧一陣，却自大笑起來——

「霹靂一聲現陰陽。

皇帝小子要遭殃；

天有風雨人有禍；

只道兩般一齊來。」

眞個「語不驚人死不休」，幾句話一經出口，舉座震驚。

舉杯對飲的一雙藍衣老者，緩緩放下了杯子。

正自打盹的黑臉散髮頭陀，也自睜開了眼睛。

各人表情不一，七八雙驚異的眼睛，一時都向着他集中過來。

「老瞎子，你好大的胆，嘴裏胡說八道，就不怕在座有那公門捕快，朝廷當差，把你提將官裏去麽?」

黑頭陀邊說邊笑，喝風撒野的那般模樣，有意無意却向着一旁兩個藍衣老者瞟了一眼，却把面前「大盌白酒端起，長鯨吸水似地嚥下肚裏。

和尚也食葷腥，喝得酒?

「這是那一位?」瞎子翻着白眼：「敢是那位佛爺?」

「咦！怪了！」

黑頭陀大聲嚷着：「瞎子也看得見麽?怎知洒家俺是佛爺?」

「那還用說?」老瞎子冷冷說道：「瞎子眼瞎心可不瞎，大和尚你八成兒還帶着像伙——月牙鏟吧?」

這麼說，各人才明白了。

一進門時，黑頭陀手裏拄着這把傢伙，落地有聲，不用說聽在了瞎子耳朵裏，便自心裏有數。

黑頭陀却不這麼想，他的「招子」不空，老瞎子吃幾碗飯，他心裏有數。聆聽之下，這頭陀一時仰天大笑了起來。

「這話倒也有理——老瞎子?」黑頭陀大聲說：「今天這種天，你是不該出來的，這般風雨，有眼睛的人還得十分小心，何況你一個瞎子，再說那一個又會照顧你的生意?我看你還是趁早歇市，免得跌了跤，弄得鼻青眼腫，却是何苦?」

「那也不然！」瞎子嘻嘻笑着：「這不全仗着地頭熟嗎，有眼睛的人就該看清楚了，今天是什麼天，這裏是什麼地界?嘿嘿，更是冒冒失失，不聞不問的就來了，不管你是何方神聖，多大來頭，照樣也得栽觔斗，丟人現眼，我說佛爺，你說我這話可在理兒?」

黑頭陀聆聽之下，神色一變。

斜刺裏却有人搭了話頭——

「平西王他的胳臂也長了點兒吧?」

說話的人，正是那個黑瘦個頭，濃眉大眼的漢子。一面說一面抖着他那一身挺講究的茶色緞質褲褂，如今這個年頭，這般穿着的人還不多見，此人誠然開風氣之先。

臉上帶着微微的笑，打量着對面瞎子，他冷冷的說：「這裏不是雲南，姓吳的管不着，就是順治老兒也嫌遠點兒了，瞎子，你就別狐假虎威了。」

幾句話一經出口，各人這才恍然大悟，敢情這個老瞎子，竟是「平西王」吳三桂跟前的人。

原來吳三桂自被封「平西王」坐鎭雲南，聲勢極是坐大，附近隣省，俱在其勢力擴展範圍之內，這裏地當桂省西南，距滇不遠，自是仰其鼻息，不在話下。

老瞎子神色一凌，翻起一雙白眼，頻頻冷笑不已——

「足下太抬愛我老瞎子，其實我那裏配?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朋友，你亮個字號吧！」

濃眉漢子哼了一聲，暫不作答，却把一雙眸子轉向臨窗的那個黃衣青年——似乎這個人才是他注意的對像，別人都不曾放在心上。

黃衣人其時酒足飯飽，湊巧這會子兩小了，他便不欲久留，站起來丟下塊碎銀子，逕自離開。

濃眉漢子一直看着他跨上了來時的黑馬，冒雨而去，這才把一雙眸子回到了瞎子身上。

「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吳三桂喜結宵小，已是衆人皆知，如果在下招子不空，尊駕想必就是他手下，人稱『七太歲』之一的『無眼太歲』，公治平了，嘿嘿！失敬。」

濃眉漢子話聲一出，各人少不得又都吃了一驚，就連那位伏案的賬房先生也抬起頭來。

那祇爲吳三桂手下「七太歲」聲名極大，此七人出身黑道，素行不良，自爲吳氏所用，旋即收爲心腹，專爲他幹那剷除異己的殺人勾當。乍聞其名，直似有切膚瀝血之痛，自是各人心裏吃驚。

老瞎子怎麽也沒有想到，一照面即聽對方摸清了底細，被他直呼姓名，行藏頓爲敗露，尤其是那一句：「喜結宵小」，簡直是當面侮辱，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聆聽之下，黃臉上泛出了一片灰白，一雙白眼睛珠子，直似要脫眶而出，驀地狂笑一聲——

「你的胆子不小，竟敢言出無禮，接着你的！打！」

一字出口，右手翻處，一掌青錢悉數飛出，錚然作响中，直似出巢之蜂，一股腦，直的向對方濃眉漢子全身上下飛罩過來。

既名「無眼太歲」，當非無能之輩，瞎子伎倆更不止此，隨着一掌金錢出手的同時，整個身子霍地飛彈而起，「一起即落，已撲向黑瘦濃眉漢子當前，掌中金絲竹杖，宛若出穴之蛇，一杖直取當心，直向對方猛扎過來。

「無眼太歲」公治平決計要取對方性命，眼前出手，旣快又狠，絲毫不以眼瞎失了準頭。

無如那個黑瘦濃眉漢子，却非易與之輩。

先者，迎着瞎子的一掌飛錢，祇見他短袖乍揚，鏗鏘作响聲中，漫空而來的一天飛錢，一個不剩的，悉數爲他收進了袖裏。

緊接着左左手突出，「噗！」一把抓着了對方奪心而來的金絲竹杖。

瞎子這一杖力道十足，偏偏濃眉漢子的掌勁兒更不含糊，一經交合，紋風不動，力道運行下，耳聽得「叭！叭！」兩聲脆响，地面的水磨方磚，竟爲之一連破了兩塊。

兩塊方磚均在瞎子脚下，不啻說明了他的功力不濟，衆目睽睽之下，直把老瞎子那張黃臉臊一個色如黃醬。

明明已是落敗，硬是心有未甘。

「你——」

右手往竹杖上一搭，擰轉之間，一口銀光眩目的三尺青鋒，已自杖內抽出。

竹心藏刄，金絲杖內有機關。

隨着瞎子掄出的右手，大片劍光，宛若銀河倒掛，直向着當前濃眉漢子迎頭猛劈過來。

這一手要命殺着，極其可觀，顯然出乎濃眉漢子意料之外。瞎子手狠心辣，這一劍功力內淬，非比等閒，濃眉漢子猝當之下，祇得手頭一鬆，放開了緊抓着對方的竹杖的右手，身形微仰，疾退於七尺開外，閃開了對方頗具氣勢的當頭劍鋒。

却不知「無眼太歲」公治平却是別有異心。

這一劍明面上是在對付濃眉漢子，實際上却照顧了另外一人。

隨着他急速擰轉的身子，「呼——」直似飛雲一片，起落之間，已到了另一座前。

這個桌上的兩個客人——看似微恙的生病相公與氣勢昂揚的紫面長身大漢俱都爲着瞎子的猝臨吃了一驚。

老瞎子存心叵測，身勢甫落，更不遲移，掌中劍嗖然作响，流星天墜般，直向座上那個生病相公當頭劈落下來。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瞎子居心，明眼人固然不難測知，眼前「圖窮匕現」，情急殺人的一手，却是大悖常情，不免怵目驚心。

倒是那氣勢昂揚的紫面大漢忙中不亂，一口長劍原已壓置手下，這一霎霍地振腕擊出，「嗆啷！」脆响裏，迎住了瞎子來犯的劍鋒。

好強的腕力！

隨着紫面大漢的出手，雙劍交鋒下，老瞎子其勢不逞，脚下一連打了兩個跟蹌，退出四尺開外。

紫劍大漢一劍封開了對方，原可趁勢進招，他却計不出此，退後一步，抱劍而守，侍立於生病相公的身邊，神色極爲軒昂。

老瞎子怎麽也沒想到，連番出手失利，眼前已無能再作逗留，怪笑一聲：「後會有期。」

瘦軀倏弓，施了個「金鯉倒穿」的勢子，「哧——」地反竄而出。

斜風細雨裏，怪鳥般的臨身池面，却不忘衆人眼前一番賣弄——隨着落脚處，半籬枯竹的微微一顫，瞎子偌大身軀已自第二次騰身越起，翩翩乎如野雁騰空，向着岸上掠去。

却是有人放他不過。

窗前人影猝閃，濃眉漢子鬼影子般已現身當前。

隨着他揮出的右手，鏗鏘作响，一蓬金光，已自他短袖內飛出，正是先時接自老瞎子的一掌制錢，這一霎原物奉還，直認着老瞎子背後招呼了過去。

瞎子一隻脚方觸地面，忽覺背後有異，却已轉身不及，慌不迭向這裏一閃，讓開了正面却躱不過側面，腰胯腿側間一陣奇痛，已吃兩枚青錢擊中。

濃眉漢子手勁十足，一掌飛錢雖是「滿天花雨」的打法，每一枚暗器的力道也是可觀。

瞎子腿下一軟，差點跪了下來，鼻子哼了一聲，倏地一個打轉，縱出丈許開外，回過身來。

隔着窗戶，狠狠的盯着出手的濃眉漢子，那雙白眼睛珠子怒凸着，幾欲奪眶而出——

「金磚不厚，玉瓦不薄，老瞎子只要有三分氣在，絕對忘不了足下這一掌青錢之賜，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黑瘦個兒的濃眉漢子冷冷笑了一聲：「花自飄落水自流，公治平，這回你就認栽了吧！」

各人聆聽之下，除了那個散髮頭陀神色一凜之外，餘人大都不解，倒是瞎子明白了，聆聽之下，陡然打了個寒噤，一個勁兒的翻着他的那雙白菓眼珠子，一時間面若黃蠟，顯然吃驚不小。

忽然他發出了一串凄凉的笑聲。

「這就難怪了，瞎子我不但眼瞎，敢情心也瞎了——失敬，失敬——不知者不罪，瞎子這就認栽了……」

一面說，雙手抱杖，遙遙向着對方打了一躬，神情極見恭謹，較之先時的趾高氣揚，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話聲一歇，再也不作逗留，倏地擰過身子，忍着腰腿上的傷疼，一路起伏縱落

，轉眼消失於雨霧氤氳之間。

黑瘦濃眉漢子這才回過臉來，一雙眸子，不怒自威的轉向座上高大散髮頭陀逼視過去——

後者「呵呵！」笑了兩聲，已自位上站起，高呼一聲：「小二，看賬！」

抖手飛出燦銀一塊，「叭！」一聲，不偏不倚，正自落於賬房先生面前桌上，滴溜溜儘自打轉不歇……便於這個當口，散髮頭陀脚步跨出了門扉。

雨敢情是小了。

時有微風，飄散着細若牛毛的小雨星子。

散髮頭陀却又回過身子，就着手裏的方便鏟，向着濃眉漢子打了個問訊。

「阿彌陀佛——昨夜落花滿徑，今日便識高人，敢問那愛花的主人可會到了？無量佛——喃嘸阿彌陀佛——」

邊說邊自打躬，高大的身軀一下子也自矮了。

濃眉漢子頻頻挑動着那雙眉毛，聆聽之下，先自赫赫笑了。

「這個恕不便見告，閣下雲遊四海，原是無拘之身，何故找根索子把自己拴住？那孫可望——」

方自說到這裏，却吃頭陀一連串大笑之聲，將下面待說之言，掩塞過去。

無如「孫可望」三字，已自出口，聽在各人耳裏，俱都心裏一動。

就連那一位似有微恙的生病相公，也呆了一呆，不免向着門外頭陀看去。

「孫可望」當今「義王」。延安人，原是張獻忠手下大將，後歸桂王，與李定國合拒清軍，却因與李定國失和，轉而投降清廷，封了義王，乃是當今炙手可熱的一個人物，論其聲勢，固不及「平西王」吳三桂那般煊赫，却也自有其一面風光。

眼前這個高大的散髮頭陀，是否與他沾了什麽邊兒？抑或爲其所差，可就耐人尋味。

依旣不欲爲人所知，對方那個濃眉漢子也就莫爲已甚，不再繼續說下去。

眼看着這個散髮頭陀，懶懶散散的將一把「方便鏟」抗上肩頭，自個兒邊自發笑的悻悻去了。

× × ×

雨終歸是停了。

一抹晚陽復出雲表，遠遠掛在西邊天際，自此而散置開的片片彩霞，朵朵嬌艷，一如佳人頰上胭脂，而有其冶的撩人一面。

老楊樹的葉子都掉光了，樹枝也不再青綠，倒是那一樹的「榆錢兒」迎着西邊的殘陽，白花花的泛着銀光，像是晒在高枝兒上的魚，魚鱗迎着日光，便是那般光景。

面有病容的灰衣相公，像是改了主意，不打算在這裏厮守下去了。

向着身邊的紫臉大漢點了一下頭，便自離座站起，紫臉大漢一口長劍，已自收鞘，見狀將便置桌上的一個皮銀帶拿起，搭上肩頭。

那皮銀帶看上去較一般要大上一倍，鼓膨膨裝着許多物什，似極沉重。

紫臉大漢一面把它搭上肩頭，一面作勢，待去扶持生病相公，後者搖搖頭說了聲「不用」，自個步下位來。

却在這一霎，兩條人影倏地而至，攔住了去路。——都是那一雙同樣穿着的藍衣老者。

差不多的時候，二老一直在舉杯互飲，彼此有所交談，也都軟聲細語，這時的猝然現身，攔住去路，顯得事非尋常。

紫臉大漢叱了聲「大胆！」身形一轉，攔在了生病相公身前。

隨着一聲喝叱之後，掌中長劍「唏哩！」一聲，已自脫鞘擊出。

藍衣二老由不住後退了一步，却似有恃無恐，並無退意。

「慢着——」

說話的二老之一有着灰白的一雙長眉，其實那雙眼睛也同眉毛一般細長，清癯的一張長臉，其白如霜，其上皺紋滿佈。

比較起來，他身邊另外的那個老人雖是膚色黝黑，却是順眼多了。

「二位慢走一步，我這裏有份公事——」

道地的遼東口音，讓人想到了出沒白山黑水的那羣英雄好漢，眼前這一位却是透着精明，未語先笑，滿臉的事故圓滑。

打摺過來的大袖子裏，拿出了桑皮紙公式信封，騎縫處紅通通的蓋着顆「廷發」的大印。

「八百里廷寄，錯不了。」

兩隻手扯直了，正面照了照，隨即又收回懷裏。

「咱們知道，這趟子着事燙手，不好當，可沒法子！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沒什麽好說的，得！哥兒倆個先給爺您請個安——多多包涵，還得麻煩您二位一『趟』。」

說完後退一步，小打！一聲摔下了袖子，有模有樣的倒是眞的請了個安，二老動作一致，整齊劃一，躬身哈腰的當兒，兩條花白小辮兒，兜不住，直由後首衣領裏滑落出來。

敢情是兩個當朝「新貴」。

本朝「大清帝國」愛新覺羅氏（名福臨）入關稱帝，統一中原，規矩之一，便是男人頭上多了一條辮子，這玩藝兒漢人最討厭，推行起來，極不順利，爲此抗拒而喪失性命，掉腦袋瓜子的事，這兩年屢見不鮮，大有人在。

朝令先打北京及各省都大邑行起，這裏地處邊陲，民風保守，似在暫緩沿行之列——是以這兩條花白小辮兒也就越法顯眼。

紫臉大漢一驚之下，尚未作出表示，身後的那個生病相公，已自凌然作色，怒聲叱道：「你們敢！」

雖似病着，却也聲勢奪人。

不經意，竟爲他搶身而前，直趨二老身前，後者二人猝驚下，不自禁的往後退了一步，却把那個紫臉大漢嚇壞了，慌不迭搶身而前，再一次攔在了二者之間。

却有人傳聲冷笑道：「慢着！」

緊接着自後面座上，緩緩走出了一人——黑瘦個頭兒的濃眉漢子。

兩個藍衣老人頓時怔了一怔，彼此互看了一眼，神情間大大現出不悅。

白面老人冷冷一笑，拉長了臉，說道：「怎麽着，這位朋友，你也要插上一手

麼？」

黑面老人桀桀笑了兩聲，一派官腔，道：「咱們是奉旨拿人，誰敢插手，可得留神腦袋！」

這麼一說，再無可疑，敢情是來自北京大內的「皇差」了，莫怪乎老哥兒倆個一派目中無人，神氣活現的。

紫臉大漢挺了一下長劍，怒聲道：「你們敢！」

却以身後步出的那個黑瘦濃眉漢子攔在眼前。

「二位稍安勿躁，這裏的事交給我好了。」

說時，那一雙蘊含着隱隱精芒的眸子，即向着當前二老逼視過去——

「光棍一點就透，用不着拿朝廷大帽子嚇人！老朋友你們二位才一來，兄弟就已經看出來了。」

濃眉漢子一連哼了兩聲，接下去道：「還是那句話，天高皇帝遠，福臨老兒想要一手遮天。」

「大胆！」

白面老人一聲喝叱，陡地上前一步，臉色透出怒聲叱着：「你是活膩味了。」

語聲方出，身邊的同伴已猝起發難。隨着黑面老者一個翩然進身的勢子，一雙鳥爪般怪手，倏地掄起，直向着濃眉漢子胸肋間力插下去。

動作快速，出手俐落。

黑面老人這一式出手，大大透着高明，指尖未及，先自有兩股尖銳勁風，循着其出手之勢，透衣直入。

濃眉漢子早已蓄勢以待，對方的猝起發難，其實早在意中，焉會容得他輕易得手？

——那雙手，看似在極其狹窄的空間掙脫而出，「噗！」地迎着了黑面老人的一雙手掌。

一觸即分，噗嚕嚕衣袂飄風聲裏，兩個人已雙雙掠身而起，宛若迎空猝起一雙大鶴。

緊接着這雙大鶴的忽然下落，其中之一——黑面老者已似難能再行保持任他瀟洒的姿態，脚下蹣跚着一連兩個踉蹌，猶自未能把身子穩住，登時那張黑臉上泛出了紫醬般的顏色。

「好——」白面老人在一旁尖聲喝叱道：「你胆敢抗拒皇差？可眞是自己找死了！」

話聲出口，已自飛身而進，隨着右手的突出，嘩啦聲響裏，蛇骨鞭抖了個筆直，認準了對方當心直扎過去。

黑面老者怒叱一聲，也自斜刺裏掠身而進，一口銀光四顫的薄刃細刀，同時自腰間撤到手裏，隨着他極快的進身之勢，一式「雪花蓋頂」，泛起了大片刀光，配合着同伴的出手，一股腦齊向着濃眉漢子身上招呼過來。

飯莊子成了演武廳，兵刃交輝裏，殺機四起。

雙方勢子俱都快極了，一觸即發，頓成風雷之勢。

觀諸眼前戰況，兩個藍衣老人身手潑辣，甚是可觀。

濃眉漢子深邃詭異，更是不易捉摸。一霎間的接觸，頓時不可開交。

這當口兒，紫臉大漢緊握長劍侍立在灰衣相公身邊，他原可奮身加入，却以身邊相公的安全，終不敢輕舉妄動。

就祇此片刻間，雙方戰況已有變化。

却不知在什麽時候，黑瘦個頭兒的濃眉漢子，手上已多了雙烏黑淨亮的怪異手套。

像似傳說中的「九合金絲」所製，十指尖彎，形若鷹爪，既可如意伸展彎曲，更不虞兵刃的鋒口，崩、拿、抓、撩，樣樣俱能，招招奇險。

兩個藍衣老人，那般狠厲勢子，兼而聯手進招，却不能佔絲毫便宜，三五個照面之後，反倒有了屈居下風的徵狀。

猛可裏白面老者向左面挪出一步，身後的黑面老者，猛地閃身而進，掌中細刀居中一綫，唰地直劈而下。

濃眉漢子冷哼一聲，左掌橫出，直向對方刀身上橫擊過去，却在這一瞬，一團人影，球也似的滾向眼前，霍地騰身躍起，現出了白臉老人身子，一根蛇骨鞭「蛇」樣的挺身竄起，直循着濃眉漢子咽喉要害扎來。

兩名藍衣老人出身遼東，所習武功，頗異於中原內陸，聯手進招，堪稱一絕，眼前這一手聯手封殺，凶狠毒惡，綿密精嚴，果然非比尋常。

眼看着對方濃眉漢子在此狠毒兩相夾擊之下，有似輕烟一縷，幽冥般地一陣子顫動，却已拔空躍起，一起即落，掠向黑面老人身後。

黑面老人一刀收不住勢，再想轉身，却已不及，竟吃濃眉漢子一雙鋼爪扳住了肩頭。

隨着他十指分收之下，抓扯之間，兩塊血淋淋皮肉，連同着整片肩衣，俱都扯落下來。

黑面老人痛呼一聲，身子一個打蹌，却吃同伴自斜刺裏一把摻住，算是沒有倒下去，——大片鮮血立時自他兩肩傷處泉湧而出，瞬息間染紅了整個全身。

「你好……」

手裏一口細刀再也把持不住，「噹啷！」墜落地上，人也幾乎昏了過去。

白面老人慌不迭摻着他閃身一側，隨即動手爲他止住流血，一面驚悸的看向對方濃眉漢子，連聲冷笑不已。

「好個東西，你敢殺官拒捕……？這個樑子咱們是結上了……把名子報出來，咱們結個親家！」

一面說，一面已退至門邊，一副狼藉姿態，早已不復先時之盛氣凌人。

濃眉漢子微微一怔，頗是詫異——

那是因爲方才在睹子面前，自已已亮了身份字號，雖是一句傳說中的風言俚句，却暗示着一個極其强大的江湖實力，略具江湖經驗的人，不應不知，何以兩個藍衣老者，竟似一派懵懂，昧於無知！

轉念之間，他可又明白了。

便是由於對方二人一向出沒關外，厠身大內之故。這麽一想，才自略釋疑懷，隨即赫赫有聲的笑了。

無庸多說，祇衝着對方揮了一下手，任憑他二人鎩羽落荒而遁。

×　×　×

紫臉大漢侍候着看似生病的相公翻身上了白龍坐馬，才自回身向濃眉大漢抱拳見禮。

在此之前，雙方還不曾說過一句話。

「足下大恩，敝上與在下沒齒不忘，請教大名上下，家居那裏？自後也好有心答謝！」

「哈哈……朋友你太客氣了。」

黑瘦個頭的濃眉漢子，緩緩前行幾步，走近二人面前，一雙深邃眸子，祇是在白馬上灰衣相公身上打轉。

秋雨新霽，天色分外鮮明，兩行枯柳，道邊野蘭，互陳興衰，殘陽裏各有韻緻，十分養眼。正前不足半哩之遙，有似匹練一道；緩緩流動着的河水，便是著名的「左江」，這裏適當其上源出口、水陸俱稱方便。

不耐久扣嚼鐶，白龍馬聳聳欲動，不時刨着前蹄，打着噗嚕，一身白毛，欺霜似雪，却自肚臍下連同四蹄，黑若墨染，正是傳說中的那匹「雪罩烏龍」的亂世龍駒。

傳說中，此馬曾三次甘冒鋒鏑，於兩軍交鋒中，載着主人逃過了殺身之難，不期然竟於此見着了。

見馬思人，馬主人——那翩翩風采的生病相公；其眞實身份，已是呼之欲出。

「這一路怕是不大平靜，方才情形，二位均已看見了，再有不測，可是如何是好？」

微微一笑，濃眉漢子才把眼睛轉向紫臉大漢：「如蒙不棄，在下願意奉送一程，——『貴人』以爲意下如何？」

說到「貴人」時，不自禁的一雙眸子，又自轉向馬上相公——一陣風起，掀起了馬上「貴人」的長披一角，裏面澄黃緞子的長衣下擺可就「刺眼」的緊。

馬上相公方自微微頷首，待要說話。

紫臉大漢已自抱拳婉却道：「這就不敢勞駕，尊駕旣不願賜示大名，在下無能相强，青山不改，綠水長流，這就向閣下拜謝告辭了。」一面說，正色恭容，着實的向對方抱拳打了一躬，不經意却吃對方濃眉漢子閃身讓開。

「不敢——」

黑瘦的濃眉漢子，個頭兒雖然並不高大，却有其昂然氣勢，一雙深邃眼睛，精芒內蘊，轉動間尤其有懾人之感。

「足下一方稱能，怕是有所不妥……萬一驚了貴人，豈非！」

起手摸着唇上短髭，濃眉漢子又自「赫赫」有聲的笑了。

紫臉大漢聆聽之下，霍地圓瞪雙眼，終不便眼前發作，抱拳說了聲「多謝！」便自上了自己棗紅坐騎。

兩匹馬駢列而行，弛繮緩轡，一逕踏上眼前官道。

濃眉漢子兀自立在簷下。走了一程，再回頭看，却已不見其踪。

灰衣相公輕輕一嘆說道：「你也太小心一點了，這人武功高强，看樣子不像壞人，我身邊正需要這麽個人，你却拒絕了他……」

紫臉大漢低下眉頭，神色恭謹，正要作答，却爲空中一種細微聲音所吸引。

殘陽交織裏，似有兩絲極其細小的金光，自二人頭上丈許高下，略呈弧度的快閃而過，妙在空中一路飛馳；相互撞擊，發出連串的悅耳輕鳴，其聲「叮叮！」方自入耳，其踪已杳。

紫臉大漢早年出身武林，雖是後來投身軍旅，江湖間的行當規矩，固然久已生疏，却也有些印象，見狀情知有異，忙自勒住了馬。

灰衣相公道：「怎麽？」

紫臉大漢搖搖頭說：「相公放心，且先過江再說！」

灰衣相公打量了一下，點點頭說道：「也好，我們就在江對邊等候他們也是一樣——」

紫臉大漢恭敬的應了一聲「是」，便自緊附着灰衣相公身邊，一路策騎，直向江邊馳近。

眼前來到了渡口。

大雨新霽，這裏並無許多客商行人。却祇是十來隻孤篷小舟繫在岸邊，打量着那般單薄架式，如何承受得住雙人二馬？

紫臉大漢不禁皺了皺眉，有心上前找尋，却是放心不下這邊的灰衣相公，且江邊風大，貴人原本欠安，眼前吃寒風一襲，頓時現出不支，一連咳了幾聲；聽在紫臉大漢耳裏，更不禁心生焦急。

他這裏正自憂愁，却見一頭戴竹笠，身披簑衣；狀似船家的漢子，大步過來道：「二位貴客要僱船麽？」

紫臉大漢點點頭，指了一下胯下坐騎：「還有兩匹馬！」

船家笑道：「無妨，無妨——」

伸手待向白馬頭上轡繩拉來，却爲紫臉大漢的鞭梢止住。

「你的船呢？」

「就在那邊不遠——」

船家回身指了一指，仰臉笑着：「這裏水淺，拴不住大船，要從那頭裏上航才行——」

紫臉大漢立鞍馬上，打量一眼，看見那一邊蘆葦深處，有隻大船拴着，才自放心的點頭道：「你頭裏帶路吧！」逕自隨着來人，緩緩策馬過去。

看似不遠，却也有些脚程。

江風呼呼，引動着兩岸蘆花，狀若奔濤，散飛的花絮，更似一天流星，無的放矢，漫舞狂飆。殘陽欲醉，雲靄益低，秋色裏頓成絕妙景緻。

野渡無人，不時有幾隻大禽的鼓翅而起——

除了繫在岸邊的這艘大船，再不見別的船隻。

却有一個四週用葦蓆搭着的棚子。叮噹聲裏，花白了鬍鬚的駝背年老鐵匠，正在爲客人釘着馬掌。馬的眼睛是用布矇着的。却也不安份，時有騷動，顯得很「鬧手」。

聽見有人來了，老鐵匠停住手，拖着一隻馬腿，回過頭眯縫着兩隻眼睛，瞧了一陣，才又回過身子，繼續幹他的活兒。

紫臉大漢勒住了馬，打量着面前大船，只覺着船身頗是寬敞，足可當得一雙坐騎，正要開口問話，却聽得艙內哈哈笑道：「幸會，幸會！」

艙簾撩處，一個人已步出船頭——一身茶色緞質褲褂，正是那個黑瘦個頭兒的濃眉漢子。

「二位貴客，想不到咱們在這裏又碰着了——」

一面說，隨即飄身下船，身法輕靈，落地無聲。

紫臉大漢怔了一怔，道：「是你——」，頓知不妙，一把握住了鞍前長劍。

來人濃眉漢子一面向着馬上灰衣相公深深打了一躬，直起身子，笑嘻嘻的道：「同店共飲，已是有緣，同舟共濟，更是福份不小，既來之則安之，請貴人這就上船吧！」

霍地跨前一步，伸手直操馬韁，卻不意白馬通靈，不喜生人接近，唏哩哩長嘯一聲，陡地雙蹄人立，反向濃眉漢子身上踏去。

濃眉漢子微似一驚，轉側間閃身一旁，躲過了白馬快速踏下的一雙前蹄。

白馬上的灰衣相公，經此一顛，差一點自馬背上跌了下來。人影猝閃，紫臉大漢自空而降，忽地護身馬前，一隻手扣住了馬的嚼鐶，安住了白馬的聳動之勢。

「你好大胆！」

一口長劍，早已掄在手裏，紫臉大漢圓睜雙眼，怒聲叱道：「你想幹什麽？」

濃眉漢子赫赫笑道：「明人面前不說假話，足下所保的這位貴人，眼下已是途窮末路，敝主人有見於此，特着在下來此迎接，如蒙不棄，當奉貴主以上賓之禮……實不相瞞，這條船就是專爲貴主人預備下來的，沿途更有一番接待，决計不敢怠慢，我看你們還是不要推辭的好。」

紫臉大漢怒聲道：「一派胡言！你家主人又是那個？」

濃眉漢子挑動着那雙濃眉，微笑道：「這個……請恕暫不奉告，時候到了，你們自然知道——」

說到這裏，面色微沉：「你們所要等的人，怕是不會如時前來，方才酒館情形，應該都已看見，如其落在那般亂臣賊子手裏，反不若移樽敝主上，受我家主人庇護，今後再無一人胆敢欺侮，言盡於此，聽不聽可就由不得你們了。」

話聲一落，轉向身邊船家模樣人叱道：「打起扶手，奉請貴客上船！」

頭戴大笠的船家應了一聲，霍地一個閃身，來至白馬當前，伸手待向馬韁上抓去。紫臉大漢眼尖手快，一聲怒叱，掌中劍劃出銀光一道，反向來人面上劈來。

那人「嘿！」了一聲，迎着對方的劍勢，身子一個倒翻，巧若飛鷹。

好快的身法！

眼看着他倒翻的身子，方一沾地，已然第二次騰起，簑衣大笠，竟不曾影响他來去的快速，呼然作响裏，竟向馬上灰衣相公劈搏而下。

紫臉大漢怒吼一聲：「大胆！」

長劍反撩直起，銀虹貫日般直取空中來人。

他人高臂長，即使掌中劍，看來也遠較一般爲長，一經施展，方圓丈許內外，簡直不容進身。

而且，此人幼練玄功，雖無出奇身法，卻有深湛驚人功力，眼前這一劍功力內歛，一發如虹，頗是了得。

簑衣船家見狀一驚，不及下落，慌不迭向後一個倒仰，反向白馬身後墜落，饒是如此，頭上大笠，連同前身簑衣，俱吃長劍劈中，開爲四片。

這一霎，間不容緩。

紫臉大漢一劍方出，猛覺得身後吃驚，對方濃眉漢子的一雙鐵掌，已臨後心。

不知什麽時候，那雙前見的奇形兵刄「九合金絲」手套，又已戴好在手上，一式虎撲，兩樣手法，一抓一拍，一伸一縮，招勁靈巧，功力勁猛。

紫臉大漢「唰！」地擰過身子，方寸週轉裏劈出一劍，卻吃對方一隻鐵爪，鏗然作响裏抓住了劍鋒。

雙方功力，堪相伯仲，祇是論及身手靈活，招法狠辣，紫臉大漢，可就不及甚遠。

鐵爪鋼劍，方一接觸，頓呈膠住之勢。

緊隨着濃眉漢子的一式巧翻，左手倏出，「白猿探菓」，極其狠厲的已扳着了紫臉大漢的肩頭。

一沾即退，來去如風。

隨着他閃電快捷的退身之勢，一片血肉，連同着紫臉大漢半領肩衣，整個給拉扯下來。

紫臉大漢「啊！」了一聲，祇痛得全身打顫，一時怒發心起，踉蹌着搶步進身，掌中劍揮出一片汪濤，直向濃眉漢子身上劈捲過來。

卻不知如此一來，竟會着了對方的道兒。

紫臉大漢這裏身子方進，耳聽得身後疾風作响，先時幾爲自己劍傷的船家，已自再次現身，飛鷹搏兔般自天而墜，直向馬上灰衣相公身上落來。

白馬長嘶，再一次人立而起。

馬上灰衣相公眼看着有墜馬之危。

紫臉大漢一驚之下，再想同身，那裏還來得及？

眼看着船家的一隻手掌，已沾住了灰衣相公的肩頭，猛可裏「嗖！」然作响；宛若哨音的一縷尖風破空而至，暮色裏，似有銀光一閃。

船家身法不謂不快，竟然閃躲不開。手上一陣奇疼刺骨，已吃那飛來物什，射中手腕。

不足三寸的，遍體若銀的一隻精巧小箭！

體積雖小，勁道十足。

一箭沒羽，幾乎前後貫穿。

空中船家一式倒翦，盤空直降，祇疼得臉色發青，抬眼循勢而瞧，打量着對方那個「不速之客」。

「馬蹄鐵」已經釘好了。

似乎才由那個簡陋的小搭棚裏出來，便碰上了這檔子事，義不容辭的，便自管了！

黑痩的馬，高頎的人。

那人其實並不陌生，正是前此「快活居」收市前，最後來的那個客人，年輕的那個後生子！

鵝黃色，頗是寬鬆的一襲長衫，長短適度，卻把下大襟一角翻上來，扳在腰上，腰上一根同色絲絛，卻結着一塊苔綠色的古玉珮。

「君子比德以玉！」便是那麽個意思了。

人高馬痩，夕陽殘照裏，渲染着淡淡的一抹子黃……詩情畫意的那種和諧，卻溶蝕在又稱肅殺的氣勢裏……。

黑馬在刨着蹄子，馬尾隨風四散。江流怒奔，蘆花飛雪……一切都在動，卻又動中有靜，比擬於黃衣人的那股眼神，極其切當。

手掌上托着隻小小銀箭，黃衣人瞬也不瞬的直向對方瞄着。

激鬥中的濃眉漢子，忽然停住了手，驀地閃身一邊。紫臉大漢倏地也止住了手上長劍，連同着馬上的灰衣相公，簑衣船家，那麽多雙眼睛一股腦俱都向着對方集中過來。

中箭的手，染滿了血，鮮紅的血，猶自連連滴着。

簑衣船家硬是嚥不下心裏的這口怒氣——短刄在腰，探手可出，他理當回敬他一口飛刀。

卻不意，肩勢方啓，又爲對方窺穿。

彈指間，掌中小箭已自飛出，哨音一响，簑衣船家那隻好手上，又吃射中。

好強的勁道。

和方才一樣，小小箭身幾至全沒，一霎間，鮮血怒湧，把他這隻手也染紅了。

簑衣船家痛得全身打顫，兩隻手連連交錯，卻是一般的痛，簡直不知道照顧那一隻才好。

這般措施，自然使得各人看見都吃了一驚。

濃眉漢子尤其震驚，緊接着那張痩臉上卻自現出了微微的笑，極具心機的那種笑……

「剛才在快活居我就注意到你了，想不到在這裏又遇上了。」

身形微閃，躍身一旁，正當黃衣少年前方丈許站定，一雙眸子凝聚着無比凌厲，直向對方逼視過來。

迎着他的那股眼神，可也並不自逃。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黃衣人漠漠的說道：「就爲明室虛留一位。功德無量！」

濃眉漢子微微一怔，嘿嘿笑道：「這麽說，朋友你也是有心的人……？我早就看出來了，看出來了！」

「說不上什麽有心無心，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管，」黃衣少年侃侃說道：「既然管了，也就不能中途而退。」

「說得好——濃眉漢子「哧！」的一笑：「初生犢兒不怕虎，小夥子，這檔子事，怕是你管不了……貴姓？」

「簡！簡崑崙：」

問姓連名都一併說了。大別一般江湖「逢人祇說三分話」的規矩，黃衣人的直爽，頗令對方有些驚異。

心裏盤算着「簡崑崙」這三個字，濃眉漢子甚是新鮮，正同於對方這個人；這匹黑痩的馬一樣陌生。

「花自飄落水自流……是非皆因強出頭！」

打量着一天蘆花，奔湍江水，濃眉漢子頗似有感而發，終於放出了口風，卻又並不盡然。烱烱眼神裏，含蓄着嚴厲的告誡，希冀着對方的知難而退。

然而，他卻是失望了。

對方黃衣少年設非「無知」便是「麻木」，那張臉上，竟然不着任何表情。

「豬鼻子抽葱——裝象！」簑衣船家鐵青着臉，咬牙切齒的說：「這小子是裝糊塗，九先生別給他噴唾沫，把他給拾掇了，也好上路！」

被稱爲「九先生」的濃眉漢子，其實正有此意，搭上了簑衣船家的話頭，陡然掠身直起，選擇了此一霎的出手良機。

像是一隻鷹。呼地掠身直起，長橋臥波般直向對方頭頂上掠過去——

卻在將下未落的一霎，「九先生」的一隻脚，倏地直向對方前額眉心點來。

看似無奇，其實絕狠。

濃眉漢子這一脚大有名堂，點，勾，挑三式一招，蘊含着刹那間的隨即應變，端看對方少年如何閃躱。

簡崑崙掂了一下他的右手。

如封似閉，卻把掌心朝上，比了一比，實在是太平常的一個動作，妙在五根手指的變化不一，卻也是一霎間的小小動作而已。

濃眉漢子這隻脚出的快，收的更快，隨着他一個凌空疾翻的勢子，自空中而墜。顯然這一脚沒有得逞。

然而，這位九先生手底下卻也眞不含糊。

緊接着脚下一個墊步，已自搶身而前，一雙鋼爪交揮出手，以指代刄，十字形直向對方咽喉上揮來。

簡崑崙不過適當的扭曲了一下他的身子。便自又閃了開來。

濃眉漢子其勢無能自已，揉身而進，一霎間展開了凌厲出手，一雙鋼爪在殘陽裏交熾出星光點點，狂風暴雨般向對方全身攻來。

雷霆萬鈞，冰雪一片。

那般狠厲的「天狼十三爪」，竟然未能在眼前絲毫得逞，瞬間的狂風驟雨，終復凝聚於一定的靜止。

就在濃眉漢子第十三式抓手方自遞出的同時，其實招式已「老」，即在簡崑崙強大的進身之勢裏，前者已然被迫出了戰圈。

濃眉漢子倏地睜大了眼睛，顯然震驚於對方詭異身法，不覺呆了一呆。

便在這一霎，簡崑崙已然掣出了懸在鞍前的長劍——寒芒乍吐，其勢已定。

濃眉漢子竟自被迫的退後了一步。

一霎間，他神色大變，倏地向側面跨出了兩步，黃衣人把劍收回了半尺，劍鋒微偏。

迎着晚陽，劍上光華燦爛，像是顫動着的一條「赤鍊蛇」。

被稱爲「九先生」的濃眉漢子不得不吃力的又向邊側邁了一步——

當他舉眼向對方看時，接觸到了簡崑崙的眼神，不自禁的便自再一次的退後了一步！

簡崑崙眼神其實並不凌厲，表情也極其輕鬆，和他掌中的劍一樣，祇是欲發而止的涵蓄，一派斯文，卻是蘊含着不可輕視的後發雷霆萬鈞。

畢竟這位「九先生」有其一定深度，並非一般泛泛者流，正是如此，才越加的戰慄於對方的看似無形的劍勢之下。

（未完・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曹升不肯說出晉王府內部如何組織，寧服藥自殺亦不肯將自己的身份說出，天衣摸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司馬長風的人，還是晉王的親信，因爲無法決定，亦無從對司馬長風重新估計，只好另謀他法，而對於晉王送出的有關燕王證據資料，一定要奪得在手……送出的證據資料由蕭展鵬、仇香、丁磊、謝方平護送，司馬長風還派出崑崙奴隨行，還有蟋蟀高歡、高飛燕客串協助，目前的大敵是天衣，先解決天衣才對付內奸，而天衣的豹組亦有內奸豹尾，是魏大中親信，留下暗號要謝方平等改道走避，另有打算，建議蕭展鵬改道，又不說出原因……

試探突襲　不望成功

謝方平丁磊看着怔在那裏，一看那幅地圖的詳盡，他們便知道要說服蕭展鵬放棄原定路綫是沒有可能的事。

蕭展鵬也不是完全不講道理的人，隨即問：「你們要怎樣走？」

謝方平目光一閃，手指落在地圖上。

「我們可以由這裏開始……」

蕭展鵬立即搖頭。「由這裏到你說的那兒，可是先要走許多彎路，浪費許多時間。」

謝方平一怔，蕭展鵬接道：「由那兒開始，到目的地亦是要許多轉折。」

丁磊搖頭道：「不一定，我們可以由這兒抄捷徑，便可以省却那些轉折。」

蕭展鵬笑道：「抄捷徑還不是回到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的前面，與我們由這裏繼續前行，有何分別？」

蟋蟀隨插口道：「非獨沒有分別，而且要走一段冤枉路。」

丁磊怔住，謝方平看了他一眼，歎了一口氣。蕭展鵬對那張地圖顯然已經滾瓜爛熟，周圍的情形非常清楚，除非他們也都很清楚，而且能够證明所採取的路綫的確比蕭展鵬更迅捷。

在他們來說這却是沒有可能的事，對周圍的情形他們非但不熟悉，也沒有一份那麼詳盡的地圖可供參考。

蕭展鵬接問道：「你們建議我走那條路當然有你們的道理。」

謝方平馬上搖頭。「只是印象中覺得那條路比較好走。」

丁磊隨亦道：「蕭大哥提不起興趣改變，我們繼續走下去好了。」

謝方平冷笑。「蕭大哥一定要走下去，難道還有什麼人敢去反對？」

丁磊很自然的應一句道：「當然不會有。」

蕭展鵬也不是笨人，知道二人話中有話，應道：「我不是蠻不講理的人，可是一定要有足够的原因，不能够說改道便改道。」

謝方平看一眼丁磊，說道：「聽到了

，我們沒有適當的原因，怎能夠隨便提供意見？」

丁磊沒有作聲，謝方平又道：「我就是覺得有些不妥才提出改道，但那兒不妥却又說不出來。」

蕭展鵬目光轉到謝方平面上，有些奇怪的。「我就是到現在仍然不明白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謝方平搖頭。「每當有危險迫近的時候，我就會有這種感覺。」

蕭展鵬淡然一笑。「每當危機降臨的時候我也有感覺的，可是現在我沒有。」

謝方平沒有作聲，丁磊忍不住道：「你每一次的感覺是否都是這樣準確？」

蕭展鵬道：「大都是，所以我能够活到現在。」

丁磊冷冷道：「希望你這一次的感覺也是這麼準確，化危爲安。」

蕭展鵬微笑。「只要大家同心合力，即使怎樣的危險也可以安全渡過。」

丁磊道：「這話是不錯。」

蕭展鵬接道：「怕只怕我們之中有內奸存在，早已知道我們的行踪。」

丁磊沒有作聲，謝方平目光一閃，道：「的確只有內奸防不勝防。」

蕭展鵬又道：「若非內奸暗通消息，頭兒也不會遇襲受傷。」

丁磊淡然道：「天衣身手非凡，又豈是一般人所能够應付？」

蕭展鵬道：「頭兒武功智慧也不是一般人可比，若非天衣有內應，裏應內合，要暗算他談何容易。」

謝方平插口，說道：「我們現在說這些也沒有用，內奸什麼總會有一個清楚明白。」

蕭展鵬道：「這我絕對相信，天下間也沒有永久的秘密。」

謝方平道：「事實是這樣。」

丁磊接道：「目前我們只有盡力將東西送到使者的手上。」

蕭展鵬頷首道：「我是希望大家都盡力。」

謝方平丁磊也沒有再說什麼，一旁退開，蟋蟀高歡等到他們退開才問蕭展鵬：「他們打的是什麼主意？」

蕭展鵬道：「就是改道這麼簡單。」

「原因却是說不出來。」蟋蟀搖搖頭。「我看這兩個人有些可疑。」

蕭展鵬道：「你看着他們。」

蟋蟀目光轉向崑崙奴。「沒有其他人可以做這件事？」

蕭展鵬道：「我可以信任的除了你與飛燕，便得一個崑崙奴。」

蟋蟀不由打了一個「哈哈」。「這個崑崙奴倒是值得信賴的。」

蕭展鵬道：「只要你與他和平相處，我便放心了。」

蟋蟀道：「你放心好了，在事了之前我不會跟他太衝突的，最多給他一點小麻煩。」

蕭展鵬道：「連這一點也不給可以不可以？」

蟋蟀道：「我就是答應你也沒用，興趣一來還是會忘記的。」

蕭展鵬搖頭，目光轉向飛燕，飛燕笑了一笑，道：「他不肯答應你也一樣不肯

答謂我。」

蟋蟀接道：「別的事她不清楚，我這個脾氣他是最清楚不過的了。」

蕭展鵬無可奈何的一笑。「總之你小心，別在不適當的時間開玩笑。」

蟋蟀道：「若是連這一點聰明智慧也沒有，怎能夠幹這種大事？」

× × ×

蟋蟀當然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雖然一心要跟崑崙奴開玩笑，也不會胡來，可惜他認爲適當的時間並不是適當的時間，而他也並無所覺。

豹組的殺手在樹林中已經佈下了陷阱，只等蕭展鵬一行踏進去。

最緊張的一個當然就是豹尾，他知道丁磊謝方平是魏大忠的人，看見他們走來，實在奇怪，他留下的暗記已經很多很明顯，沒有理由是看不見的。

難道他們是自恃有足夠的能力將豹組擊退？難道這是必經之路，他們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經過這條路？

豹尾想不透，一顆心也混亂起來，他是從未試過這樣對付自己方面的人。

若是丁磊謝方平一夥有足夠的實力將豹組擊殺當然是最簡單不過，他大可以乘機一走了之，也可以就此揭破身份，聯手對付豹組。

問題只是在謝方平丁磊他們本領不夠，實力不足，他是否就看着他們倒下，不加援手？

到這個時候，他也就只有見機行事。

× × ×

若是夜間，蕭展鵬一行一定會特別小心，光天化日，樹林子又不大，不像隱藏有危機，他們當然也不會太緊張，心情影響，行動自然也是一樣。

謝方平丁磊却是不由不緊張，在他們的眼中，眼前是一個可怕的陷阱，就因爲知道有陷阱，他們更覺得豹組的可怕。

在這樣的一個樹林設下陷阱，採取襲擊行動，無疑令人更覺突然意外。

豹組的十二個殺手，要在這樣的一個樹林內藏身而不被發現，當然也是並不容易。

他們却都能够做到，只等蕭展鵬等人上當。

蕭展鵬並未發現樹林中的陷阱，可是入林不到丈許，他便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每當危險迫近的時候，這種感覺便出現，他的反應固然快，人也決斷，當機立斷，立即一聲：「小心——」

蟋蟀在他身旁不遠，却是沒有應聲小心，一心伸脚要絆崑崙奴栽一個觔斗。

崑崙奴却是早已在小心着他，冷眼瞥見他伸脚同時，意外的亦瞥見那邊樹脚下一叢樹木中寒光一閃。

他的反應相當敏捷，立即揮拳擊向蟋蟀，蟋蟀很自然的偏身一閃，那點寒光即時飛至，正好貼面射過。

蟋蟀也不是蠢人，蕭展鵬那一聲「小心」入耳，他其實已知道有變化的了，但若不是崑崙奴那一拳，暗器還是會射在他面上。

他脫口一聲：「好小子，好拳頭！」半身一翻，向相反的方向撲去。

崑崙奴一拳擊出同時，脚下亦絆在蟋蟀的脚上，往下一栽，他着地即滾，滾向那邊樹下的矮樹叢。

躲在矮樹叢大地洞中的那個豹組殺手暗器出手，人亦從地洞中冒出來，暗器兵器齊展，攻向崑崙奴。

他才從地洞中冒出來崑崙奴便已撲地，探手抓住了射來的暗器，鐵拳接展，痛擊在那個殺手的面上。

那個殺手慘叫一聲，一張臉迎拳被擊破，倒栽進地洞中。

崑崙奴的動作不停，接將那個殺手的長刀奪去，反插進地洞內。

那個殺手面上挨一拳，一條命已丟掉一半，再挨那一刀，當場喪命。

崑崙奴隨即倒縱，人刀風車般翻滾在半空中，撲斬向繼續冒出來的豹組殺手，他的輕功並不好，可是全身都充滿活力彈力，跳躍翻騰，比豹組的殺手更像豹，野豹！

蟋蟀那邊身形落地，正好迎着冒出來的兩個豹組殺手，一雙飛刀同時在手中，盤旋飛舞。

那兩個殺手暗器立即向他射到，他飛刀撥開，一面喝問：「你們懂不懂用暗器的。」

那兩個殺手齊皆一怔，手一探，暗器又扣在手中。

蟋蟀隨即喝道：「還不拿暗器射向那個高個子，將他射倒。」

兩個殺手又是一怔，蟋蟀接着又說道：「你們不對他狠狠的用暗器，我如何有機會替那個高個子將暗器接下，回救他一命？」

他心中就是記着崑崙奴替他擋出了射向面門的暗器，救了他一命。

暗器藍汪汪的絕無疑問已淬上劇毒，射在面上即使不立即致命也非常麻煩。

蟋蟀當然知道若不是他一心要將崑崙奴絆倒地上，要閃開那枝暗器並不是一件難事，也所以他更加生氣。

受了崑崙奴這一個恩惠，他當然不好意思對崑崙奴再採取什麽行動，除非他也救崑崙奴一命，兩下拉平，互不相欠。

現在看來崑崙奴龍精虎猛，一個接一個殺手被他擊得東倒西歪，被擊倒的可能既微，他當然沒有機會立即回報這個救命之恩。

這時候若是有人抽冷子暗算，崑崙奴兼顧不來，一定會很狼狽，只要狼狽便有危機，他便可以乘機救崑崙奴一命，也所以他慫恿那兩個殺手向崑崙奴發射暗器。

那兩個殺手却沒有理會，反而用暗器向他身上招呼，他們並不知道崑崙奴與蟋蟀之間的恩怨，只打算將蟋蟀迅速解決。

他們的暗器一出手，蟋蟀便光火，飛刀旋轉，將暗器撞開，破口大罵：「你們是聾子，聽不到我的話。」

那兩個殺手雙刀齊展，迎面向他削去，他再一聲暴喝，滾身同時一雙飛刀脫手，閃電也似，既準確又凌厲的射進那兩個殺手的咽喉。

兩個殺手尙未倒下他人已翻身撲向揮刀斬向崑崙奴的另一個殺手。

他還未撲到，那個殺手已被崑崙奴一輪鐵拳擊倒在地上。

崑崙奴意猶未盡，一把將那個殺手從

地上抓起來，滾背痛摔而下。

蟋蟀身形一落，正落在崑崙奴身前，展開笑臉。「高個子果然好身手。」

崑崙奴聽着心頭也大樂，只是仍繃着臉龐，不讓笑容展露出來。

蟋蟀接說道：「好像你這種身手的人，實在不多，什麽時候也跟你學上一招半式。」

崑崙奴聽着飄飄然，不禁嘴角牽動，蟋蟀接又問道：「你這種本領不知道是那兒學來的。」

他突然這麽多說話當然有他的原因。

一個殺手正從崑崙奴後面掩殺前來，崑崙奴背向着那個殺手看不見，蟋蟀却是看得很清楚，只等那個殺手突然出手暗算，他找緊機會將暗器擊下，也算是回救了崑崙奴一命。

那個殺手果然是存心偷襲，也以爲高歡崑崙奴都沒有發覺。

一切都很順利，蟋蟀也沒有做錯什麽，只是一時得意忘形，不覺對那個殺手一眨眼。

那個殺手只當蟋蟀經已發覺，立時暴喝一聲，暗器出手，他一喝崑崙奴便發覺，半身一回，鐵拳揮出，正好將暗器擊飛出去。

蟋蟀這時候亦知消壞在自己身上，不由衝口而出，一聲：「該死——」

語聲一落他縱身撲前，在崑崙奴鐵拳擊出之前，飛刀已先出手，一連三柄，射進了那個豹組殺手的要害，騰身再上，凌空一脚將那個殺手踢飛。

那個殺手吃了三柄飛刀，已經是死人一個，蟋蟀那一脚踢不踢也是一樣，只是他生氣起來，一股怨氣全都發洩在那個殺手身上。

崑崙奴完全不明白，看見蟋蟀將那個殺手擊倒，很自然的一豎大拇指。「好身手，好脚頭。」

蟋蟀聽着幾乎想一頭撞在地上，狂吼一聲，翻身向另一個殺手撲去。

崑崙奴隨亦大叫一聲，跟着撲前去，他完全不知道蟋蟀是什麽心情，只以爲蟋蟀要借這個機會與他一較高下，當然不肯示弱，那一聲叫來也頗費氣力，比蟋蟀的一吼還要洪壯。

與之同時蕭展鵬高飛燕仇香謝方平丁磊與隨行侍衛亦展開厮殺。

飛燕雖然從未與豹組那樣的敵人交手，勝在一身本領，反應又敏捷，只是菩薩心腸，不忍下毒手，只是將對方刺傷。

豹組的殺手悍不畏死，負傷之下更加瘋狂，飛燕險些便反爲所傷，幸而旁邊就是蕭展鵬，迅速將之擊倒。

蕭展鵬的出手很重，他實在太明白那些殺手的行事作風，要他們停止攻擊，唯一的方法就是將他們殺掉。

謝方平丁磊也很盡力，擊倒了兩個殺手，左右上前，迎住了豹尾。

豹尾佯作應戰，一面問：「你們沒有看到我的提示暗記？」

謝方平應道：「看是看到了，可是我們作不了主。」

丁磊接道：「我們全都要聽蕭展鵬的，他是司馬長風的人。」

「司馬長風莫非也有問題？」豹尾有些奇怪。

「也許，還沒有確實的證據。」謝方平隨即道：「你得離開了。」

豹尾目光一掃。「我倒是過慮了，你們這方面的實力其實足以應付有餘。」

謝方平道：「除了司馬長風收養的崑崙奴之外，還有蕭展鵬請來的兩個朋友，都是高手。」

丁磊接道：「看情形豹組今天不難全軍覆沒，你一定要趕快離開。」

豹尾點頭，丁磊又道：「以後如何你跟大爺聯絡好了。」

豹尾目光一掃，佯攻一刀，將丁磊謝方平迫開，翻身便要離開。

兩個人就在這時候迫近來，左一個是崑崙奴，右一個也就是蟋蟀。

崑崙奴騰身半空，雙脚蹴在樹幹上，借力使力，身形有如箭射。

蟋蟀亦是雙手搭着樹幹，借力使力，往前飛射，一定要搶在崑崙奴前面。

他們顯然以擊倒豹組的殺手來定勝負，看見豹尾要離開，一齊向這邊撲過來。

謝方平丁磊看在眼內，暗呼糟糕，崑崙奴蟋蟀的身手他們是知道的，豹尾的身手如何當然也清楚，明知道豹尾絕不是對手，却又不知道如何解救。

豹尾看見崑崙奴蟋蟀撲過來，也暗吃一驚，心念一動，當機立斷，身形急拔而起。

他快，蟋蟀更快，雙手疾揚，兩柄飛刀交錯射向豹尾的雙脚。

豹尾耳聽風聲，身子風車般一轉，便要翻上樹梢，蟋蟀的飛刀却像是長了眼睛的，半空中突然一折，不偏不倚，釘在豹尾的足踝上。

豹尾驚呼，身子往下栽，崑崙奴一撲迎上前，雙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在豹尾要還手之前已經一掄，將豹尾痛摔在地上。

他的脚跟着踏向豹尾的胸膛，與之同時蟋蟀飛刀已出手，正中豹尾的咽喉。

謝方平丁磊完全沒有搶救的機會，眼巴巴看着豹尾喪命，一顆心不由沉下去。

崑崙奴蟋蟀都沒有留意謝方平丁磊的反應，蟋蟀快步搶前，探手將飛刀拔出，打了一個「哈哈」。「一刀致命，這飛刀的本領，怎到你不服氣？」

崑崙奴搖頭。「他是給我摔翻地上，完全沒有閃避的能力才給你飛刀放倒，你飛刀就是不發，我再加一脚還是非死不可的。」

這番話他是用他的方言說出來，當然也只有他自己聽得懂。

蟋蟀却是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一定會這樣分辯，早已擬好了說話，隨即說道：「你總不能不承認他是給我的飛刀弄倒。」

崑崙奴不能不點頭，蟋蟀接道：「可惜在我的飛刀將他放倒之前，他沒有什麽行動。」

崑崙奴怔怔的望着他，蟋蟀看着他，接道：「若是他準備了什麽暗器，一擊必中，才是好事。」

崑崙奴盯着他，他若無其事的接道：「你總要給我一個機會回救你一命，兩下拉平，才有意思。」

這樣說崑崙奴又怎會不明白，大笑搖

頭，不用說蟋蟀也明白他是樂於這種局面，不想改變。

這種局面之下，崑崙奴無疑是佔盡優勢。

蟋蟀看見崑崙奴那種表情，又怎還不清楚崑崙奴的心意，歎了一口氣。「看來這個機會只有苦候的了。」

飛燕就在這時候走來。「人家救了你一命，連一句多謝也沒有啊。」

蟋蟀笑了。「我們才不談這些。」

飛燕道：「這可是禮貌。」

「什麼禮貌不禮貌的，若是一句多謝便可以解決，要我不說才困難。」蟋蟀冷眼看着崑崙奴。「你看這小子，洋洋得意的，連拉平的機會也不肯給我。」

崑崙奴只是笑，飛燕道：「這難道不好，最低限度由現在開始，你已經沒有興趣跟他開玩笑，路上也安靜得多。」

蟋蟀立即道：「拉平是一回事，開玩笑又是一回事，怎能夠混爲一談？」

飛燕道：「若是我沒有猜錯，你是在只管開玩笑才險些爲人所算。」

蟋蟀一怔。「那有這回事。」

飛燕又笑了。「連這個也不肯承認，怎算得是一個大男人？」

蟋蟀又一怔，道：「你是這樣跟哥哥說話？」

飛燕笑接道：「用這種說話我可不敢多說了。」

蟋蟀目光一掃。「以你那份三脚貓的本領，居然沒有給那些殺手幹掉。」

飛燕道：「我雖然經驗不足，可是有蕭大哥一旁照應，還不是逢凶化吉。」

蟋蟀道：「這個人對你當眞是無微不至，將你交給他，可眞是放心得很。」

飛燕瞪了他一眼，道：「又來說這種話？」

蟋蟀目光轉向崑崙奴，索性不再理會飛燕，崑崙奴冷眼看着，由心又笑出來。

蟋蟀接觸這笑容，一張臉不由綳緊，冷冷道：「你盡管笑，我跟你事情是不會混在一起說的，路上你可要小心着，不要給我弄翻。」

崑崙奴若無其事的攤開了雙手，蟋蟀索性連他也不理會，轉身向蕭展鵬走去。

豹組的殺手這時候已經一個不剩，蕭展鵬方面，隨來的侍衛亦倒下了一半，仇香亦吃了一刀，只是傷得不重。

看着蟋蟀走來，蕭展鵬稍爲沉吟，亦迎上前去，不等他開口，蟋蟀已道：「別再說那個崑崙奴，我是走了霉運，這個時候跟他開玩笑，自討沒趣。」

蕭展鵬看着蟋蟀，冷冷道：「你可有留意……」

「那個崑崙奴？」蟋蟀很自然的又提起這個人。「就是太留意他了，我才疏忽了有人在埋伏暗算。」

蕭展鵬搖頭，說道：「我是說謝方平丁磊。」

蟋蟀道：「他們沒有什麼不妥，現在不是很好，並無損傷。」

蕭展鵬道：「我是問，在你與崑崙奴出手對付跟他們交手的那個殺手之前。」

蟋蟀立時心頭一動。「他們好像跟那個殺手有些話說。」

蕭展鵬道：「這個時候，雙方對敵，應該一心只想着如何將對方殺掉，那還有話說？」

蟋蟀點頭道：「還有，他們兩個對付那個殺手，應該一下子便將那個殺手弄倒，可是他們沒有。」

蕭展鵬道：「這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我們這邊都是速戰速決。」

蟋蟀目光一掃，道：「我現在就過去將人抓起來，問他們一個清楚明白。」

蕭展鵬一把拉着。「你就是這樣衝動，現在你這樣做，不是打草驚蛇？」

蟋蟀道：「你要讓這兩條蛇怎樣？」

「只等作沒有事發生，看他們如何。」蕭展鵬接道：「這件事交給你，只要你不找崑崙奴麻煩，小心看着他們，一定會有所發現的。」

蟋蟀歎息道：「你就是不知道現在沒有什麼事比找一個機會能夠讓我救回那個崑崙奴一命更爲重要的了。」

蕭展鵬搖頭，道：「總有機會的，可是……」

「可是什麼？」蟋蟀一正面色。「我是清楚知道什麼事是最重要的。」

蕭展鵬目光轉向飛燕。「飛燕也費些心。」

飛燕目光亦一轉，輕聲道：「我看他們也已經發覺，你在留意的了。」

蕭展鵬沒有望向那邊，點頭。「這個當然，可是這件事實在有些奇怪。」

飛燕道：「你是說他們阻止你向這邊走？」

蕭展鵬道：「這似乎就是他們知道這裏有陷阱，暗示我們不要接近。」

飛燕道：「也是說，他們應該是我們這邊的人，但話分兩頭，他們亦不無可能誘你到原先設計的陷阱，但你不肯改道，他們唯有改到這邊來，倉猝之間弄不好，乃有現在的失敗。」

「這也有道理。」蕭展鵬大皺眉頭。「也許我應該跟他們談一談。」

蟋蟀道：「你這不是提點他們小心？以後如何還能夠有所發現？」

飛燕沉吟道：「他們實在很奇怪。」目光接一轉。「你們這些人都很奇怪。」

蕭展鵬道：「是不是你虞我詐，彼此都互不信任，不能合作。」

飛燕道：「我就是有這種感覺。」

蕭展鵬說道：「整件事情，由開始到現在，都是這樣，王府內多的是內奸，甚至……」

他突然又想起了那個王妃，連晉王的枕邊人也有可能是內奸，其他的事就不敢想像。飛燕雖然不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但亦想像得到事情的恐怖，只是除了恐懼奇怪，亦沒有什麼妙計可以將事情簡化。

蟋蟀聽到這裏，大搖其頭。「看，你們這樣，活得如何開心？」

蕭展鵬只有說道：「事情總會有一天明朗的，只要晉王爺繼位，大家便有好日子。」

「太長遠了。」蟋蟀說道：「我現在只是希望危機早些來臨，讓我們早些去解決。」

蕭展鵬搖頭。「你還是記着崑崙奴的事。」

蟋蟀目光轉向崑崙奴。「若是我可以不記着你才奇怪。」語聲一落，目光再轉向謝方平，丁磊。「總之你放心，這兩個內奸我也一定替你小心着。」

× × ×

謝方平丁磊聽不到蕭展鵬飛燕蟋蟀的說話，他們是故意站到林子一邊。

雖然沒有聽到，他們亦不難想像得到蕭展鵬三人在說什麼，丁磊不由歎了一口氣，「現在可麻煩了。」

「可不是，姓蕭的必定以爲我們是內奸，由現在開始對我們更小心。」謝方平搖頭。「這不是一件好事。」

「到目前爲止，若是我沒有看錯，姓蕭的應該沒有問題，頭兒也許對這個人還不熟悉。」

「但應該存有疑問，否則，也不會特別叮囑我們加以保護，只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也許我們應該告訴他一切。」

「這個還是由頭兒決定。」謝方平苦笑一下，道：「你別忘記他跟司馬長風太接近。」

「司馬長風問題眞的這麼大。」

「我受命監視他，這個人的確很值得懷疑。」謝方平沉吟着。「他行踪詭秘，我們雖然沒有太大的發現，却也不能够爲他解釋。」

丁磊當然沒有忘記謝方平一直監視司馬長風。點點頭，目光轉到豹尾的屍體，「以豹尾傳來的消息，豹組是天衣最心腹最厲害的手下。」

「我們方才應付得來，却是並不太辛苦。」

「豹尾的消息應該是不會錯的，唯一的解釋就是豹尾也給蒙騙着，這一次出動的，並非豹組的精銳。」

「難道天衣還是不相信他們？」

「據說天衣行事謹慎，從來就不會相信任何人，也所以他的身份才能够保持這樣神秘。」

「據說就是這樣了。」

「我倒是奇怪，一個人這樣疑心重，如何能够令人信服。」丁磊嘟噥着。

「也許當局者迷，他的手下完全沒有這種感覺，以身爲天衣的手下爲榮。」

「天衣絕無疑問有他的一套。」

「絕無疑問——」謝方平目光不由又轉向蕭展鵬那邊，一顆心隨又沉下去。

彼此互不信任，危機自然更大，可是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亦是無可奈何。

天衣的手下身不由己，魏大中的手下也是一樣，很多事情明知道可以改變，就是不能够改變。

× × ×

天衣眞正的心腹只有四個，他們也是豹組的精銳，對這四個心腹天衣也許是眞的完全信任，所以早已經吩咐他們看情形採取行動，若是勢色不對留在原位，靜觀其變。

他們結果眞的靜觀其變，沒有他們的協助，豹組的攻勢完成崩潰。

十二個豹組的殺手只得八個出擊，又如何是蕭展鵬他們的對手。

那四個豹組的殺手，也就一直藏在地洞內，等到蕭展鵬等人離開了才現身。

他們聚在一起，尚未離開，天衣已現身，完全是樵夫的裝束。

那四個他的心腹手下却立即知道他來了，也只有他才會那樣子走進樹林內。

「蕭展鵬他們的實力如何？」天衣第一句便這樣問。

「在我們意料之外。」一個他的心腹手下回答。

「那個崑崙奴本領應該不錯。」天衣的語聲保持平靜。

「那兩個叫做蟋蟀飛燕的也是，特別是那個蟋蟀，飛刀準確。」

「若是你們也動手，結果會怎樣？」天衣接問。

「並無多大分別，所以我們最後決定不現身。」

「很好。」天衣點頭。「無謂的犧牲能够避免應該是避免的。」

只有對心腹他才會說這種話。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當中有內奸。」另一個天衣的心腹插口。

天衣沉吟着。「是豹尾？」

能够說出這句話，可見他對豹尾仍然是有些懷疑，至於是否就只懷疑豹尾一個，除了他，相信也沒有甚麽人能够明白的了。

四個他的心腹不由露出奇怪的神色，一個道：「頭兒英明。」

天衣道：「你們當中可疑的有三個，三個當中以豹尾最新，也最値得懷疑。」

「那方面？」

「他的消息太多，也表現得太積極。」天衣心裏歎息，這些話只是信口說來，若是他果眞老早便已注意豹尾，根本就不會有這一次的事件出現，即使襲擊的行動沒有取消，也會重新安排妥當。

四個他的心腹手下並沒有懷疑天衣這些話的眞實性，在他們的心目中天衣的地位已接近天神，主宰他們的命運，安排他們的一切。

天衣接道：「除了他之外，有兩個也是値得懷疑的，現在可以完全確定了。」

一個他的心腹手下道：「我們的人已所餘無多。」

「貴精不貴多。」天衣笑了笑。「去蕪存精，有你們四個，我已心滿意足。」

那四個他的心腹手下齊皆感激動容，天衣接道：「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眞的行動了。」

這說話無疑是表示之前他所有的行動都是試探作用，成功與否他都不在乎。

那許多爲他不惜一死的手下在他的眼中與草芥無異，是否這樣，當然亦只有他才明白，但無論如何，這說話入耳，那四個他的心腹手下更覺得自已的重要。

他們絕無疑問都有一身好本領，那絕無疑問都不是聰明人，也所以才會這樣，甘心受天衣利用。

天衣所以選擇他們做心腹，也當然看清楚他們的性格，緊抓着他們的弱點，他並不需要聰明人，只要甘心肯爲他殉死賣命的手下。

這四個人無疑完全滿足他的要求，天衣也所以完全給他們一種滿足的感覺，使他們以爲是他的心腹，甘心爲他賣命。

「行動什麽時候開始？」一個他的心腹手下隨即問。

（未完·六）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在孤峯、溝壑裏救了武林江湖幾個門派，打破了賊人設阱嫁禍，使各門派對黃蜂谷頓釋疑團，覃小蝶分析形勢，二谷主狄飛虹並不會來到黔省，只不過是賊人以「紫河眞解」爲餌，誘江湖門派來黔省聚而殲之，一網打盡，旣然失敗，又摸不透我們的計劃，就採取狙殺嫁禍，使各門派互相猜忌，希望各門派提高警惕，加强防範。堅定了衆門派的意志之後，另派羅蘭、拂琴入小丹江一個山鎭在苗族居民內揪出天慾教少教主花滿門，得知狄飛虹雖被女純陽擄去，却又轉被他人擄走，下落不明，女純陽失職按教規處死……

失踪尋不着　下落龍潭溝

拂琴道：「夫人，外面的苗人好像要衝進來了，請夫人及早作個決斷。」

羅蘭道了一聲好，挺指如戟，在花滿門的後胸後背截了五下，每截一指，他必然身軀大大的一震，四五指截完，這位叱咤風雲的少敎主已經變作白痴了。

羅蘭身形一轉，對被制住的三人道：「花滿門被我以五脈鎖心指所傷，他不僅狀如白痴，每天早中晚還要抽筋三次，百日之後他便成爲廢人，是神仙也救他不得了，告訴你們敎主，百日之內以我的丈夫狄飛虹來換，我可以讓他恢復常態，拂琴，解開這三人的穴道，咱們走。」

光芒急閃，去勢若電，苗人連人影都未瞧清，她們已消失於崇山峻嶺之間了。

這天羅蘭拂琴回到了鳳岡縣城，她們向覃小蝶報告過此行的經過，羅蘭再以歉咎的口吻道：「對不起，覃姐，由於環境特殊，時間急迫，咱們無法帶回花滿門，甚至還有些話都來不及問，實在是情非得巳。」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別自責，妹子，妳們巳經盡了力了，不過花滿門父子十分狡詐，他的話咱們不能完全相信。」

拂琴道：「那二谷主是不是當眞被人所救？」

覃小蝶道：「這就要看蘭妹子的五脈鎖心指如何了，我想百日之內必有結果。」

羅蘭道：「五脈鎖心指是紫河眞解所載，除非該書巳被天慾教所得，花家父子就不得不聽咱們的。」

拂琴道：「夫人，妳看花滿樓是不是花滿門的同胞妹妹！」

羅蘭道：「這一點頗爲重要，我正後悔没有詢問花滿門，如果他們當眞是兄妹，潼關軍中只怕也有天慾教的匪徒了。」

覃小蝶愕然道：「會有這種事？」

羅蘭道：「這不關黃蜂谷的事，覃姐不必操這個心，不過我要回潼關瞧瞧我爹，我大哥的事只好偏勞妳們了。」

覃小蝶道：「妳出來很久了，是應該回去瞧瞧，走的時候帶兩隻鷹兒，一到就放一隻回來，有事的時候才好連絡。」

羅蘭道：「好的，告辭了。」

羅蘭帶着祝京娘及兩隻神鷹先走了，覃小蝶分別通知各門派之後，也返回黃蜂谷去了。

×　　×　　×

龍潭溝是緊靠黃河北岸，屬於山西垣曲縣的一個鎭集，背倚中條雄山，面對滾滾黃河，交通雖是不太發達，却有令人留連忘返的景色。

在龍潭溝以北，山林深處，雲封霧繞之間，有一座碧瓦紅牆，香烟繚繞的叢林龍潭觀。

這是一座供奉三清的道觀，其中戡破人生，苦修善果的全是女道士。

但在後院一幢精舍之內，却是珠簾綉緯，綺羅滿室，雖是一物之微，也非千金莫辦，在這座女道觀之中，竟有如此一個豪華所在，寧非怪事。

這還不算出奇，更怪異的是那錦帳深垂的牙床之上，正躺着一位風流倜儻，俊逸絕俗的男子。

他是狄飛虹，一個滿腔正義，身負絕學的奇男子，只是他却重傷未癒，神情顯得有些萎頓。

逐漸的他由沉迷中甦醒過來，雙目緩緩張開，向四週打量一眼，一絲訝異之色，在面頰上一閃而逝，嘴角間還牽起一點苦澀的笑意。

此時房門一聲輕响，一名身着道裝，風姿卓約的女道士走了進來，人還未到，巳經送過來一片香風。

她輕輕走到床前，伸出纖纖玉手，替狄飛虹掛起羅帳，一側身子，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狄公子……狄公子。」

「公子的內傷好些了麽？」

「一時還死不了，不勞費心。」

「咳，狄公子，我請你到這兒來可是一番好意。」

「哦，這麼說來，我倒是應該謝謝妳了。」

「謝倒不必，只要公子能夠相信。」

「妳說我能夠相信妳麼？女純陽，莫非妳認爲我是白痴？」

「咳，狄公子，我雖然做了幾件對不起你的事，那都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已，至少你在這裏是安全的。」

「妳承認血洗金甲山莊，嫁禍黃蜂谷是妳做的了。」

「不是我，是天慾教的無敵殺手。」

「咱們由山東返回，沿途遭到狙擊，陷害，並假造黃蜂谷的暗號，使我跟覃小蝶分開，都是妳的傑作？」

「公子，我是身不由己啊。」

「那麼狻犴手也是妳偷的了，難道天慾教要造反，要跟當今朝廷爲敵？」

「不，我沒偷狻犴手，天慾教也沒有與朝廷爲敵之意，不過我知道狻犴手在那裏，並且可以替公子取回。」

「好，你說，是誰偷的？狻犴手現在何處？」

「公子，這些你不必知道，只要能夠物歸原主，又何必節外生枝呢。」

「說的也是，妳走吧，我有點累。」

「不要攆我，公子，我想替你銀針過穴，使你的內傷及早痊癒。」

「哼，好美麗的說詞，我還沒有問妳，這裏是什麼地方？」

「這裏是龍潭溝，咱們[illegible]之處，是中條山的北麓，此地風景十分宜人，是一個養病的理想所在。」

「妳還想將我擄到那裏去？」

「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公子，我帶你到這裏來，是想救你，因爲天慾教主要殺你，我如果不帶你走，只怕你早就遭到毒手了。」

「妳太小看咱們夫婦了，我雖是受傷頗重，但在羅蘭護持之下，還沒有人能將咱們怎樣。」

「你太自信了，公子，既是沒有人能將你們怎樣，你是怎麼受傷的？再說，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一個婦道人家，帶着一個身負重傷的大男人，你相信能夠一路平安？」

「就算是吧，作妳花姑娘的階下囚也不好過。」

「啊，公子，你……」

「花滿樓，不要當眞把我作白痴，妳該知道咱們是老朋友了，無論妳的化裝如何巧妙，我也會認出妳來的，那日在洛陽，如非光綫太暗，我絕不會被妳騙往山東，羅蘭呢？她是妳的閨中密友，妳該不會對她下毒手吧。」

「放心吧，公子，據我所知，她已經跟覃小蝶會合了，聽說覃小蝶也已獲得奇遇，一身功力絕不在你之下，今後江湖更是多事之秋了。」

「好得很，看來天慾教主要寢食難安了。」

「公子，我想跟你打個商量。」

「妳太客氣了，有話請說。」

「就我所知，天慾教財雄勢大，高手如雲，當今武林各派，若非已被他們控制，就是內部潛伏着天慾教的高手，說得澈底一點，天下武林實際上已經掌握在天慾教的手中了，黃蜂谷孤掌難鳴，必然不是他們的對手……」

「說下去。」

「公子仁心俠骨，自是不願瞧到江湖之上發生空前的浩刦，所以……」

「妳到底要怎樣？何不直接了當的說它出來。」

「我是說，咱們如果成爲一家人，一天烏雲豈不盡散？」

「好主意，只是我却不明白如何才能成爲一家人。」

花滿樓立起身來，摘下面具，除去道袍，現出一張嬌艷絕俗的粉頰，與纖穠合度的軀體，她扭動了一下嬌軀，然後嫣然一笑道：「公子，你看我比羅蘭如何？」

狄飛虹淡淡一笑道：「妳是要聽眞話還是假話？」

花滿樓道：「自然要聽眞話了。」

狄飛虹道：「姑娘是人間殊色，美麗不在羅蘭之下，但芙蓉其面，蛇蠍其心，妳比羅蘭差遠了。」

花滿樓嬌容一變，美麗的眸子忽然射出兩股凌厲的殺機，半晌，她又面色一霽，微微一笑道：「有一件事只怕你還不明白。」

狄飛虹道：「什麼事？」

花滿樓道：「覃小蝶在潼關附近，曾經多次遭到伏擊，如非黑白雙姥救援及時，她美麗的生命就會擱在潼關了，你知道是誰主使的？」

狄飛虹道：「除了天慾教還有誰？」

花滿樓道：「你不能將任何賬都算在天慾教的頭上，告訴你吧，主使人正是你現在妻子羅蘭。」

狄飛虹道：「我不信。」

花滿樓道：「伏擊覃小蝶之事，是羅蘭交待侯府總管原承宗以重金僱用的殺手，不由得你不相信，還有……」

狄飛虹道：「還有什麼？」

花滿樓道：「你應該聽過齊大非偶這句話，羅勁身居侯位，手綰兵符，他的兒子供職京師，也是朝中的顯要，你說他會將他的愛女嫁給一個江湖浪子麽？」

狄飛虹道：「這個……」

花滿樓道：「還有一件事也許你不會相信，但是我既然知道了却不能不說。」

狄飛虹道：「妳說吧。」

花滿樓道：「覃小蝶雖然獲得奇遇，習會了一身超人的武功，祇不過她却身染異香，因而心性大變……」

狄飛虹愕然道：「會有這種事，妳說清楚一點。」

花滿樓道：「我也只是聽到傳說，並不十分清楚。」

狄飛虹道：「別賣關子，就妳所知的說吧。」

花滿樓道：「你有沒有聽到江湖上傳誦的一首歌謠？它是這樣的，回眸一笑生百媚，禪心顫抖英雄醉，誰說風流花下鬼，花兒那有蝶兒魅。」

狄飛虹道：「這是什麼意思？」

花滿樓道：「聽說覃小蝶自古洞奇遇，身染異香之後，雖是依然端莊嫻雅，舉止有法，但她的美艷却大異往昔，而在一顰一笑，舉手投足之間，都會流露出一股扣人心弦，叫人無法拒抗的媚態，更糟的自然是她身上飄出的那股異香了，連佛法高深的少林了眞大師，都爲之神思恍惚，如醉如痴，因而數日之間，終於發生了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

狄飛虹道：「哦……」

花滿樓道：「除了這位少林羅漢堂住持了眞大師，還有武當三老之一的青陽道長，紫陽觀主血手甘禺師徒，東海桃花島主黑煞黥鶩等，這般名震江湖的高人，全都俯首貼耳，成爲覃小蝶石榴裙下的不式之臣了。」

聽完花滿樓的敍述，狄飛虹的臉色變得難看已極，他是深愛着覃小蝶的，雖然他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與羅蘭造成夫婦之實，但愛蝶之心決不改變。

他的愛心不變，覃小蝶却變了。

人原是善變的，尤其是女人，只要變得不太離譜，倒也無可厚非，但照花滿樓的描述，覃小蝶豈不變作一個妖孽了。

他心急如焚，要去尋找覃小蝶一探究竟，只是身負沉重內傷，行動諸多不便，何況他又如何過得了花滿樓這一關？

花滿樓撇撇嘴道：「瞧你急成這個樣子，莫非天下就只有羅蘭、覃小蝶兩個女人？」

狄飛虹嘆口氣道：「覃小蝶落得這般景況，妳叫我怎能不難過！」

花滿樓道：「難過有什麼用？這是命，覃小蝶古洞奇遇，改變了你和她的命運，按目前的狀況，她不可能再專心愛你，就算你能找到她，也不過徒增惆悵而已，想開點吧，公子，天涯何處無芳草啊！」

狄飛虹道：「說的也是，可惜在下已失去那種心情了。」

花滿樓道：「好吧，咱們不談這些，公子相信得過，小妹想替你銀針過穴。」

狄飛虹道：「多謝姑娘。」

銀針過穴是一項專門的技巧，花滿樓對這項技巧頗爲嫻熟，她每日爲狄飛虹過穴三次，並以內力助他運功療傷，狄飛虹的內傷日漸好轉，花姑娘却清瘦許多了。

而且狄飛虹的生活起居，全由花姑娘一手包辦，終日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他曾經接觸過幾個女人，但全心全力親身投入照顧他的，却只有花滿樓一個。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何況狄飛虹正當灰心失意之際，花姑娘的縷縷情絲，豈不正好乘虛而入！

這天是一個雷雨之夜，花滿樓替狄飛虹銀針過穴及以內力助他運功療傷之後在自作調息。

忽然閃電劃空雷聲驟鳴，這一震之威，連房屋似乎都在顫抖，眞個驚人已極。

女人多數是怕雷的，無論花滿樓怎樣不凡，這一記驚雷，仍將她震駭得跳了起來。

還有，不管女人如何堅強，當她遇到大的危難，或驟然遭到意外，她第一個尋找的依靠就是男人。

現在花滿樓身旁不正有一個男人？她自然要一頭向他的懷裏鑽去。

「啊，花姑娘，不要怕，打雷平常得很。」

「什麼？你叫我不要怕？你有沒有聽劉備說過？」

「劉備？劉備是誰？」

「咳，你這人眞是的，難道你就沒有看過三國演義？劉備是個英雄他都怕雷，我爲什麼不怕？」

「哦，我明白了，該怕，該怕。」

旣然該怕，雷聲又在斷斷續續的響着，男人有義務保護女人，那麼花姑娘自然順理成章的賴在他的懷中了。

有了男人保護，花姑娘好像不怕了，心情一放鬆，話也多了起來。

她像一隻百靈鳥兒，吹氣如蘭的講述着武林軼事，及江湖見聞，別看她年紀很輕，見聞之廣，狄飛虹也自嘆不如。

講故事，說笑話，以消永夜，本來是排遣寂寞的好辦法，只是她有時候會在狄飛虹的懷裏扭動幾下。

狄飛虹不是柳下惠，只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小伙子，他沒有坐懷不亂的道行，花姑娘往他懷中一倒，他已經有點七葷八素了，那裏再經得她姑奶奶扭股糖似的一陣歪纏！

花滿樓是一個人間絕色，更有一股羅蘭覃小蝶所說有的妖媚，如此一來，狄飛虹就像被人丟在油鍋之中，不只是混身冒烟，而且是五內如焚。

終於雷停了，雨也小了，他乘機推開花滿樓，道：「姑娘，夜色已深，在下的體力也不勝負荷，去歇息吧，咱們明天再聊。」

花滿樓緩緩立起嬌軀，默默的向他注視着，良久才幽幽一嘆道：「好吧，明天晃。」

明天也許是一個好日子，但在狄飛虹來說，却有一種情關難渡的感覺。

花滿樓是一位美麗的姑娘，武功機智兩皆不凡。不過他却無法接受她，因爲他的心中只有一個覃小蝶，再也無法容納其他的女人。

至於他與羅蘭的關係，那是情非得已，希望覃小蝶能夠諒解。

當然，羅蘭是侯門千金，齊大非偶，羅侯爺八成不會答允他們的結合，何況羅蘭還要屈居小星。

這些雖是有點令人不安，他並不太過着急，眞正使他寢食不安的是覃小蝶，他急欲明瞭她是否當眞像江湖傳言那樣。

他的內傷只是好了八成，按說還須一月的調息，才能全部康復，他無法再待下去。乘着本晚夜色混暗，決定來個不辭而別。

他匆匆結束一下，撥開後窗，便向黑夜中投了進去。

此時雷雨雖已停歇，仍然烏雲佈空，如非他內力精湛，在這山林之中只寸步難行。

他走出不足百丈，忽然聽到一片脚步之聲由迎面傳來，他立刻斷定來人必有圖謀，但决非花滿樓的追兵。

那麼這般人爲何夜闖龍潭觀？莫非要不利於花滿樓？

他不能接納花滿樓，却不願眼睜睜的瞧着她被人傷害，於是足尖一點地面，躍到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之上藏了起來。

（未完・廿五）



彈劍狂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六九潛上閣黃的送美女船來到君山，救出姜不幸，求李婉如送到陸丹的院落匿藏，馬芳芳知道，慫恿百里松向會主告密，副會主馮君實和百里松去搜索，馬芳芳暗中將他們殺害，埋屍滅跡，又在會主面前賣弄，麥遇春深信不疑，陸丹受害，懵然不知，還以爲她是好人，馬芳芳似另有冀圖，又唆使司徒孝向新來的副會主冷心告密，帶去捉姜不幸，此時凌鶴和曲能直趕到阻截，發生劇戰，曲能直用「散功散」解圍，馬芳芳將二人收藏在自己的院中，她爲「情敵」而不惜耍兩面手法，雖裸裎於凌鶴面前，凌鶴對不幸、娟娟的遭遇，豈敢動情……

除强先挫勢　四方用機心

外面全面搜索行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據黃氏兄弟猜測，那蒙面怪客可能是凌鶴。

麥遇春微微搖頭：「太玄了，凌鶴再厲害，他也接不下你們六位的合擊，也可以說武林中不會有這麼一個人，包括本座在內。」

由于其餘諸人都沒見過凌鶴，不便插咀。

麥遇春逼問過陸聞鶯，她矢口否認，而且大罵：「冷心這個老棺材板是不是看我不順眼？亂造老娘的謠言？我倒要問問他，老娘何時得罪了他？」

麥遇春一問冷心，說是司徒孝說的，再問司徒孝，這小子也不傻，既不敢承認是馬芳芳我的，只好推在已死的副會主「玉面韋陀」馮君實的頭上。

這麼一來，誰也不便責難司徒孝，他說他是奉命傳達消息。麥遇春道：「爲什麼馮君實自己不去抓卻要你傳達消息叫冷副會主去抓？再說，馮君實失踪在先。」

司徒孝道：「啓稟師父，馮副會主說，反正告密也不必急在一時，所以徒兒才遲了兩天報告冷副會主的。」

麥遇春揮手斥退了司徒孝，說道：「各位請注意了，本座爲了公允起見，我的眷屬處也可以搜，不必先行稟報，以求時效。」

「是！」一陣轟喏，衆人散去分組搜索。

此刻的司馬多聞在陸丹處，她本來也可以把他送到隱秘處，也許是一份私心，不忍割捨，也許稍遲了些。

陸丹知道，以今夜發生的事來說，連母親處都敢搜，她的住處絕對不可倖免，于是她有所準備了。

陸丹的衣都換了，和小芙在對酌時，「醉翁」獨孤有疾副會主帶着「摧心手」艾君達及「扶桑三鶖」瀨戶三兄弟之二來到。

「陸姑娘，深更半夜打擾妳，眞是過意不去，不過，這是會主的命令，任何

人的住處，一視同仁。」

陸丹坐在那兒不動，今夜穿了件旣長又蓬張的彩裙。她淡然道：「我這兒過去的確沒有人來搜過奸細，旣是奉會主之命，又當別論。搜吧！要搜就仔細一點，免得放心不下。」

獨孤有疾已五十出頭，一雙色眼在陸丹和小芙身上直梭溜，道：「兄弟們，陸姑娘是位大方明理的人，咱們可也不必客氣了！搜！」

別人搜他卻站在一邊涎着臉道：「姑娘也不讓本座喝一杯？」

陸丹漠然道：「原則上，本姑娘不和會中的任何男人打交道。」

「這…難得難得，爲什麼？可是吃了男人的虧。或者防患於未然？」

陸丹端杯淺酌，由於討厭此人的爲老不尊，色迷迷的一雙死羊眼，乾脆和小芙照照杯子乾了。

獨孤的身份不下於冷心，這會兒乾笑了兩聲，自嘲地道：「到底女人的多疑是男人的不忠造成的？抑是男性的不忠是女性的多疑所激出來的？」

陸丹和小芙像是旁若無人。她們深知此理。這種老油子，越是在乎他，他越會多疑，以爲奸細必然藏在這兒，不理他反而好些。

但事實上，司馬多聞的確在此，而且距獨孤有疾只有兩步左右。他以標準打坐之勢坐在地上。打者掃也，坐者靜也。打掃心上地，坐出性中天。這就是打坐的目的。也就是佛家稱之爲入定，道家入坐（或打坐），儒日愼獨，回日朝默等等，也就是俗稱之跏趺。

然而目前「三六九」坐在地上絕對作不到「打掃心地上，坐出性中天」的境界，只感渾身燥熱，汗出如漿，心跳如搗。

因爲陸丹就把他當作繡墩，坐在他的雙肩上，應該說騎在他的脖子上，蓬起的大裙子正好把他罩住。

這情況在他們二人來說是差不多的，下面的人冒汗而心跳，又不敢動，上面坐的人才喝了兩小杯酒，臉已紅到脖子。

這是因爲除了這方式，「三六九」必被搜出來。

司馬多聞知道大敵就在身邊，越是不敢動，越覺得脖子上發癢，又不敢用手去抓，因爲一抓那兒，就會觸碰到她的敏感之處。

這眞是他有生第一次做這種連他自己都不敢想像的事，他當然也能體會到，坐在他脖子上的陸丹，有點輕微的顫抖。

在陸丹，這自然也是平生和男人最大胆之接觸，也可以說是最殘酷的犧牲。但她雖窘，卻又甘心情願。

至少，司馬多聞在下面很乖，也很規矩，一直沒有越軌行動。

總之，他們唯一的感受是全身燥熱，生理上有律動的激烈反應，可以這麼說，她不把他當作未來的丈夫，絕不會騎着他的脖子，而他若無娶她之意，也不甘被她騎着。至少，司馬多聞對陸丹具有貞潔的信心才行。

「啓稟副座，我們到處都搜過了！沒有……」

獨孤有疾已無理由再在這兒磨菇，況且這又是會主的千金，抱拳道：「請小姐原諒，在下告辭……」

他揮手說了一聲「走」，立刻帶人離去！司馬多聞這才在下面長長地吁口氣，心道：老賊，此時此刻稱「在下」的應該是我才對。

小芙去閉院門，陸丹站起來，低聲道：「出來吧！」

司馬多聞道：「我又不想出來了。」

陸丹道：「爲什麼？」

「已經習慣了，而且好喜歡這兒！」

陸丹玉頰羞紅，急忙走開兩步，眼見這小子紅紅的臉上全是汗水，無怪她的大衣也混漉漉地呢。

本來要這小子冒充小芙，要小芙暫去小厨房作蘇嬤嬤的助手，巧的是小芙同來通風報信，說是有人要來搜，未及走開人就來了。

這就是司馬多聞非作「在下」不可，陸丹也非作某種大胆犧牲不可的原因，她幽幽地道：「司馬小子，有了今夜的事，我怎麼辦？」

司馬多聞一躍而起，握着她的雙手道：「丹姐，我如不把妳當我未來的妻子，我也不甘雌伏！」

小芙在門外道：「小姐，我到小厨房去了。可不要太熱乎，要小心哪！」

陸丹紅了臉啐了一口，道：「死丫頭，快去吧！」

今夜，有兩對非睡在一張床上不可，如有人臨時抽查，只有在一張床上還可以矇混一下。那就是眼前這一對和凌、馬二人。

儘管凌鶴不願，卻不敢因自己一時大意被搜出來，而誤了救人殺賊的良機。當然也連累了馬芳芳。

所以「冰原老人」冷心帶着首席護法「飛刀」申屠長虹和黃氏兄弟等來搜馬芳芳的住處。

「馬副座在嗎？」不管冷老賊如何托大？卻也不敢輕視馬芳芳，況他剛剛受挫還受了內傷。

「是哪一位？」馬芳芳打了個呵欠道：「我剛要睡，有什麼事。」

冷心道：「在下冷心，奉會主之命搜索奸細，本來這兒也不會有什麼，但爲了公事……」

馬芳芳道：「冷大俠這是什麼話，就連會主夫人以及小姐處都要一視同仁，本座處當然不可免。冷大俠，你千當別介意，要仔細地搜。」

「多謝馬副座，弟兄們，隨便看看吧！這不過是應付公事罷了！」

他們這麼一交待，黃氏兄弟搜外間及其他屋子，冷老賊抬抬下顎叫申屠長虹到內間看看。

曲能直身材瘦小，和李婉如摟緊，半側而蜷的身子蓋上棉被還好應付，凌鶴的碩健，摟緊且壓在馬芳芳身上，爲了使兩個身子的大小不太明顯曝露出來，只有用力緊貼。馬芳芳的雙腿緊緊地扣住凌鶴的臀部。

凌鶴此刻雖是委曲求全，爲了救人，卻仍不免愧疚，這種姿勢，使敏感的累積相乘地增加。

馬芳芳等於是半躺半倚在床頭枕上，

蓋着棉被，乍看像是雙腿支起的樣子，任何人倚在床上，差不多都是支起雙腿的。

申屠長虹蝦着腰走進來，此人並不好色，所以只掃了馬芳芳一眼，就邊打量四周，樑上以及床下，邊道：「副座，這純粹是應付公事，你多担待……」

「申屠護法……你這是什麼話，自管搜，千萬別客氣……」氣有點促，因爲此刻是她最激動、也最愉悅，當然也是最最刺激的一刻，雖然兩人緊摟着身上都有內衣。

儘管馬芳芳很緊張，但他頗感激冷心這老賊，他不帶人來搜，就找不到這種藉口。就算同睡一床，也休想作這種密切妥貼的緊擁。

若無內衣，兩團火會一炬成灰，即使有內衣，而且大敵當前，他們也如飲醇醪，有如身在雲端或浪巔上。

「副座，打擾了……」申屠長虹躬身而退，到了外間向冷心打個手勢，立刻出院而去。李婉如去閉上院門。

馬芳芳眞希望申屠長虹再遲些走，直到申屠長虹等人走後，院門都閉上了，她還緊摟着凌鶴不放。

這時，凌鶴說道：「馬姑娘，人走了吧?」

「走……走了！」馬芳芳臉紅氣促，只有放開他，下床到內間去了一下，出來時又換了一件內衣……。

× × ×

全面動員，搜遍了君山上每一寸土地，非但不見逃走的姜不幸，也不見了司馬多聞，而蒙面怪客也不見影子，卻相信這些人還沒有離開本島。

似乎「天一會」中人並不知道還有個曲能直也在此。

麥遇春召集副會主、護法及壇主以上人物開會，別人都不願多說話，冷心和獨孤有疾卻不客氣，這也是他們事先有了默契的，冷心道：「會主，既然司徒孝奉馮副會主傳達姜姑娘藏在夫人處的消息，就絕對可信。」

獨孤有疾接道：「卑職也有同感。」

麥遇春說道：「連本座也有同感。」這三人想法相同，也就不會有人提出異議了。

獨孤有疾道：「但有一點卑職必須說明一下，前馮副會主把這邀功的機會成全司徒孝，似無必要。而告訴他之後，又說不必急在一時，令人費解。至於司徒孝果然又錯了兩天才報告冷兄，這就更加令人費解了。」

麥遇春點點頭，把司徒孝又叫了來，道：「司徒孝，爲什麼馮副會主叫你告密的事，你要遲延兩天。」

司徒孝也死心眼，矢口不談馬芳芳交待的事，說道：「徒兒本想自行向會主告密，又怕師娘責怪，才遲遲告訴冷副會主的。」

這理由在司徒孝來說，是很能站得住脚的。

冷心道：「司徒護法可知馮副會主和百里護法去了何處?」

司徒孝道：「卑職不知道。」

冷心道：「當然，如果馮副公主早有叛意，他造此謠言，期使會主與夫人反目，使本會中人自亂陣脚，也並非不可能，那麼，姜不幸可能已被這二人帶走。」

這說法自也有人相信，卻無人出聲支持或反對。因爲剛才冷心和獨孤有疾說是人藏在夫人處，連會主都寧信其有。

獨孤有疾道：「不管姜不幸是否被馮副會主及百里松救出島外，至少蒙面怪客還沒有走，因「鄱陽三蛟」游氏兄弟以及「扶桑三鯊」瀨戶兄弟率部下已把四面八方的水底嚴密監視，而快船出島又要受嚴格盤查，除非他會飛，應該仍潛伏在島上的。」

冷心道：「這一點不容置疑。」

麥遇春道：「此人如仍藏在島上，是否證明島上有內奸?」

這次回答的人有三四個之多。麥遇春道：「各位不妨試猜一下，內奸會是什麼人?請注意！說錯了也無妨。本座曾交待過，就是本座的眷屬通敵，也一律按會規行事。」

這一次卻無人說話，因爲沒有人能拿出證據來。

這會議沒有結果，只是奉命繼續搜索，嚴加戒備。

× × ×

葉伯庭被押在一小屋中，由於有鐵門窗，且他內傷嚴重，所以無人看守。深夜，有個人影在後窗外輕輕敲了兩下，葉伯庭吃力地爬到後窗內，低聲道：「誰?」

「是我。」

「噢！是妳?有什麼事?」

「你想不想脫困?」

「我以爲目前的情況，我幾乎已經絕了。」

「如我能使你復元，你能不能去幫助一個人?」

「是誰?」

「蕭辰。」

葉伯庭愣了一下，道：「我能。不知他在何處?」

「暫時你不必知道。待你內傷好了之後再說。」

「我的內傷太嚴重，又無藥物治療，光憑運功自療已經力不從心了。」

「不妨，喏！給你藥。」一大包藥自窗櫺中丟了進去：「一日三次，服藥後半個時辰再行功自療。」

「請問這是誰配的藥?」

「『續命郎中』曲能直。」

「啊！他配的藥和『惡扁鵲』差不多，莫非他已經……」

「對！他也在島上，你要加緊復元。將來犂庭掃穴，是要藉重你們父子的。」

「我眞想不通，我叛了麥遇春數次，這一次，最不可恕，他爲什麼要留我的活口?」

「我猜想還有利用你的意思，上次他自你手中騙回幾箱寶藏，事後研究，可能不是全部的。」

「妳以爲呢?」

「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這是主要不殺你的原因，如果還有原因，那就是賣弄人情給部下看，表示他重視情感。」

葉伯庭也相信是這樣的。道：「多謝！此恩此德，我們父子都會牢記在心。」

「不必感激我，你報答蕭辰，就可以

了。」

葉伯庭感慨萬千。本以爲她對麥遇春死心塌地，矢志不移，原來骨子裏完全不是那回事。

他以前以爲蕭辰是個老笨蛋，老荒唐，如今的看法整個改觀了。

× × ×

麥遇春會沉迷酒色嗎?當然不會。

他之所以會被黃氏兄弟的一些尤物迷住，樂此不疲，是因爲每次「同樂」時，他的「有」在黃氏兄弟的「無」相形之下，那些尤物對他的青睞，使他重建了男性的雄風。

至少他以爲過去和陸闓鶯在一起時，他沒有建立這種雄風，儘管她常說，夫妻的相互回饋，應以靈性爲優先。

這些女人是不是未見過「世面」，眞正爲黃氏兄弟甘心守寡到現在的呢?這一點，黃氏兄弟可以猜出，麥遇春也心照不宣。

在「怒堡」中，這些妻妾是沒有資格進展覽室去欣賞那些標本的，但事實上，她們看得更頻。

「怒堡」的七龍十二豹之中，有三個人是漏網之「魚」，他們非但未閹，且是此中高手。她們可以隨時去看標本，也和那三個漏網之「魚」戲水取樂。

「而曲能直正是使三條魚漏網，抱着悲天憫人的心情，使這些怨女領略人之大欲的人。因而這「七龍」「十二豹」中三個人，左右逢源，應接不暇，眞正是夜夜春宵，得其所哉。

當然，當「怒堡」在凌鶴等人及八大門派聯手合擊潰敗時，這三個淘虛了身子的「魚」，首先被殺。

黃氏兄弟受寵，他們的族人兩百餘，爲島上基本嘍囉的主幹。

此刻，一個蒙面人自馬芳芳院中射出，有如一縷輕烟消失在夜色中。

「醉翁」獨孤有疾在獨酌。由於麥遇春知道他的毛病，就派了個丫頭到他院中來侍候，這老賊也表示過，較欣賞小脚女人，派來的荷花，雖不是三寸金蓮，大約也不超過四寸。

此刻獨孤有疾一邊飲酒，一邊把玩荷花的金蓮，卻又閉着眼睛，並不去欣賞荷花。

荷花並不知道這老傢伙除了挾菜或端酒之外，爲何老是閉着眼睛?

這正是所謂「男不知女痛，女卻知男樂」的小脚悲慘史——小脚一雙，眼淚一缸。舊曆八月念四，爲小脚姑娘生日，女童纏足都選在此日，而這小脚姑娘是誰呢?傳說是南唐李後主宮嬪窅娘。「因其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曲上作新月狀，舞於蓮中。廻旋有凌雲之態，人多效之。此纏足之始也。」

其實也有人說纏足始之滿清入關之時。但漢司馬遷「貨殖傳」上有「趙女鄭姬」長褲、利屣，「利」字即有尖足（小脚）之意。而宋元明清也都有小脚記載，在此不再贅言。

雖說「男不知女痛，女卻知男樂」，但荷花卻不知獨孤有疾爲何閉目把弄她的金蓮?

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荷花的小脚在島上是標準的，但容貌卻不敢領教，眼小、鼻掀、腰粗、腿短，這四種只要有一種，已與美女絕緣。

獨孤有疾見過小脚而美貌的女人，此刻在聊勝於無的情況之下，自然是眼不見心不煩了。

這時人影一閃，室內巨燭立熄。一個人已站在桌前，荷花收回金蓮，獨孤有疾已自座上彈起來。

他算是曠世高手。而且他成名時麥遇春還不甚出名，他曾這樣想過：退回十年以前，麥遇春爲我提鞋，還嫌他的指頭粗呢。

他的身子才彈起，人家反而在他之上。他急打千金墜，足一沾地，人家又比他先落地，老賊大駭，「野馬分鬃」，全力卯上。

蒙面怪客不接不架卻閃開了，似是嫌他的手把弄一雙臭脚太髒。獨孤有疾再低吼着施出一招「巧數寒夢」，又被閃過。

荷花往外奔去，蒙面怪客揮手在桌上一撥，一顆花生米奇準地擊中荷花的「神堂穴」，立刻雙腿一軟仆下，在未擺倒獨孤有疾之前，怪客不能讓她去出去窮嚷嚷的。

老賊連攻八九招，始終未得手，信心大挫。突然撤出了他的兵刃——金鉞。在武林中，非要他撤兵刃不可的對手已不多見。如今金芒交瀉閃爍，又攻了七八招，居然和未撤兵刃時差不多。

「你到底是什麼人?看你的年紀應該不會超過三十歲。」獨孤有疾胆寒心顫。

「你又何必知道這些?知道之後你不是更加痛苦?你老賊一生中毀了不少的女人，給你個痛快已經夠仁慈了——」怪客身子一旋，老賊也急忙轉身。卻不見了敵人。

一生中很少害怕的人一旦害怕，必然手足無措。其實這怪客旋到他的身子後側，已冉冉上昇，正因爲昇得不猛，老賊連衣袂都未聽到。

接着，一隻手掌已按在他的頭頂上，人是倒立的。獨孤有疾在這瞬間幾乎知道人家要如何給他一個痛快了?

他並不太怕死，但不免悲哀，聽口音才二十出頭的人，他居然能使他死得如此窩囊，其實就連窩囊的時間也和閃電般閃過腦際，「格支」一聲，一扭一按，奇景出現。獨孤有疾的頭，幾乎全部縮入胸腔之中了。

血水自七竅中湧出來。屍體未倒，人已自頂上穿出窗外。

獨孤有疾的死訊和死相傳到麥遇春耳中，立刻到現場看了一下。這工夫荷花還躺在地上被點了穴。

馬芳芳解了荷花的穴道，道：「妳叫什麼名字?是誰點了妳的穴道?」

「我——我叫荷花，我也不知道是……是誰?」

「妳到這院中來幹什麼?說！」

關於她被派到此處的事。本座知道。」麥遇春道：「獨孤兄頗好此道，尤其是對小脚的女人着迷。」

馬芳芳說道：「會主也不能因某人愛好什麼就給他什麼，卑職直言，請會主原諒！」

「本座最尊敬直言的人，馬副會主不必客氣。只因島上沒什消遣之處，對有特殊嗜好者，儘可能順其所願……」

馬芳芳道：「荷花，殺人者是誰，妳一定見過。」

荷花瑟索顫抖，因爲那種死相太可怕了。她道：「小女子看是看到過，但不知他是什麼人？因爲他……他蒙了臉，只露出一對眼睛。」

馬芳芳厲聲道：「在那蒙面怪客到達的當時，獨孤副會主在幹什麼？」

「他……他在喝酒。」

「妳在幹什麼？」

「我……我站一邊侍立——」

「胡說！」馬芳芳厲聲道：「再有一字不實我宰了妳！」因荷花一脚上有弓鞋，另脚是赤踝的。

荷花道：「馬副會主饒命……當時小女子坐在一邊伸出脚……讓他一邊喝酒一邊把玩……」

司徒孝在門口忽然忍不住笑了起來。麥遇春一巴掌把他打到門外去了。

馬芳芳道：「此人一到，獨孤副會主不會不和他交談。來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總可以聽得出來的。」

「是男人……而且年紀大約在三十以內……。」

再問，荷花自然就不知道了。麥遇春道：「獨孤有疾是技不如人，他也沒有犯什麼過錯。」

馬芳芳道：「會主，人在那種情況之下，精神必然不能集中，要說沒有過失，卑職不便苟同。」

「是……是的，馬副會主所言甚是。」麥遇春對冷心等人道：「前車之鑑，各位定要記住。大家一定要小心，更要盡一切努力把這蒙面怪客抓到。」

陸丹和司馬多聞耳鬢厮磨，都是情竇初開，少不更事，一直熱了起來，眞是片刻無法分離。

此刻正是晚膳時刻，陸丹和司馬多聞同桌用餐，她挾了一塊魚子放在他的碗中，他挾了一塊排骨往她口中送去。

陸丹含情脈脈地看他一眼垂下頭，道：「你壞！」

司馬多聞道：「我壞？」

「我是說昨夜……」

司馬多聞道：「丹姐……小弟一時情不自禁……因爲我長了這麼大……還沒見過這麼挺拔的……」

「你說……你還敢說！」陸丹揚手要打他。司馬多聞連連求饒道：「不敢了！丹姐，以後再也不敢偷施祿山之爪了，除非有妳的特許。」

陸丹道：「以後要打通腿睡，同床而不共枕。」

「丹姐，什麼叫打通腿睡？」

「就是一個頭瞧南，一個頭瞧北。」

「丹姐，那樣睡當然好，但小弟可要把話說在前頭，我的脚很臭！」

陸丹戮了他的前額一下。道：「你可要老實點。」

× × ×

凌鶴和馬芳芳雖是同床，凌鶴却十分小心。自那天爲了迴避申屠長虹的搜索，和她摟緊的姿勢，老實說，就是木頭人也會起火。

凌鶴和馬芳芳都是過來人，在那種只隔了一層薄薄的褻衣的密貼之下，雙方心身有何劇烈的變化，是瞞不了對方的。

所以凌鶴重下戒心，絕不可走錯一步。而馬芳芳有那一次惹火的緊抱，實際上和男女好合僅是些微之差之後，更下定決心，不能蹉跎這現成的機會。

在另一方面，她也要盡快達到目的，所以她十分注意陸聞鶯的行動。馬芳芳知道陸、蕭二人必有默契，而姜不幸一入陸手，連麥遇春都找不到，可見這島上仍有秘密藏人之處，這必是蕭辰告訴陸聞鶯的。馬芳芳盯上陸聞鶯，凌鶴也不放鬆，只是他沒有馬芳芳方便，因爲她隨時都可以到處走動。

每次馬、李二人不在屋中，凌、曲二人就會密談，曲能直在他耳邊道：「凌鶴，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但你千萬別讓馬芳芳看出來。」

凌鶴道：「我會小心的。」

曲能直道：「師妹婉如說，馬芳芳這女人很絕，你千萬小心！」

「怎麼個絕法？」

「門羅和不了和尚之死，都是她——」忽然傳來了衣袂破空聲，談話立即停止。同來的果然是馬芳芳。她是何等聰明之人。見二人在一起，就立刻想到曲、李同門睡在一屋甚至一張床上，誰敢說李婉如會不洩漏她的秘密？

但她觀顏察色，相信曲能直雖有洩密之心，可能還沒有說出來。馬芳芳忽然警覺，曲能直實爲眼中之釘，肉中之刺。

馬芳芳年紀輕輕，喜怒不形於色的涵養還眞到了家，道：「凌大哥、曲大俠，千萬小心！風聲緊急。」

「這是必然的。」曲能直道：「獨孤老賊的死，寒了他們的胆，自然要搜了君山上次一寸土地把蒙面人揪出來。」

凌鶴道：「馬姑娘，麥遇春有未想到是我？」

「有人提過你，但麥遇春似乎不信你能獨接六大高手，他認爲不可想像。」

曲能直道：「不信最好，要是信了！由麥遇春親自出動偵察，那就不妙！」

馬芳芳道：「曲先生，你是施毒專家，有你在，爲什麼不利用你的特長呢？」

「施毒？」

「是啊，要毒就毒死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

「姑娘可有什麼計劃？」

馬芳芳低聲說了她的計謀。凌鶴道：「此計不錯，雖不能就此瓦解『天一會』，也可以使他們元氣大傷，自亂陣脚，看情形可以先把阿幸弄出去。」

曲能直道：「果然是好計。」

「不過仍要倚仗曲先生的毒，在數百人打鬥的場面上施毒，非專家不可，曲先生，看你的了。」

「方家這怎麼敢當？」曲能直道：「還要姑娘運籌帷幄呢！」

× × ×

君山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卡，眞可謂刁斗森嚴。

梁士君走到馬芳芳院門口，見馬芳芳向他招手。立刻進入抱拳道：「副會主有何差遣？」

「別客氣，裏邊坐。」

梁士君知道有事，進入屋中，李婉如到院中佯作修剪花木，其實是在監視四週有無人覬覦？

「梁大俠，雖說名利總墜庸俗，意氣終歸剩技，但這是高調，爲人處世，總要力爭上游。所以本座對你在此所受的委曲，至表同情。」

梁士君本有一肚子牢騷，但技不如人，夫復何言？況他爲八大家之一，來此作個壇主，主要是想藉外力爲獨子復仇。而如今這希望也破滅了。他冷冷地道：「副會主的同情，梁某至感，惜手技藝淺薄，不堪大用……」

「梁大俠，關於令郎的事，那時本座也在『怒堡』之中，對黃氏兄弟的偏激和狠毒至感憤慨。」

梁士君被觸到痛處，面色冷下來，道：「終有一天，我要宰了這兩個野人。」

「嗨！黃氏兄弟也是過份，他們知道梁大俠是爲他們而來，終是感到威脅，就在會主面前說你的壞話。」

「副座，他們又編排我什麼了？」梁士君像一隻發怒的刺蝟。

馬芳芳道：「嗨！不說也罷！反正這種化外之民——」

「副座，請說出來。」

馬芳芳道：「他們說了這麼一句話，按梁大俠過去的身份，至少應爲護法，但以梁大俠的身手……」

梁士君氣得發抖，身爲八大家之一的人物，可以說倒了血霉。道：「副座，梁某也知道『須冷眼觀物，勿輕動剛腸』的道理。但梁某到此地步，他們仍不放過我！他們最後那句話是……」

「過份，過份！」馬芳芳道：「黃世海對麥老大說，壇主也高了些，堂主比較襯配！」

梁士君瑟索顫抖，馬芳芳作了個安慰他的手勢，道：「我知道你的心情，其實我看他們也不順眼，梁大俠，你帶來多少人？」

「護院十四人，門徒三人。」

「也够了！喏！給你這個……」遞出一小袋東西，梁士君接過愕然道：「副座，這是什麼？」

「『七步倒』毒藥，是我未來本會之前在『惡扁鵲』處偷來的，你分給門下及十四護院，叫他們以此藥去對付黃氏兄弟數百族人，留一小部份，由你對付黃氏兄弟。」

「『七步倒』是什麼意思？」

「就是中此毒後最多走出七步而後倒下。」

「眞有這麼靈？」

「要不，『惡扁鵲』怎會毒名大噪，人人敬鬼神而遠之？」

「謝謝副會主！不過這件事，卑職要——」

馬芳芳作個手勢打斷他的話，道：「放心！宰了黃氏兄弟，我在會主面前爲你頂着。」

「可是萬一會主問起黃氏兄弟爲何中毒？中的是什麼毒？我怎麼說？」

馬芳芳道：「我就說是黃氏兄弟自南荒帶來的毒藥，由於雙方衝突，他們兄弟沒有把毒藥之使用方法及禁忌詳告族人，就倉卒分發了他們，結果他們自己都中了毒。」

梁士君道：「那些族人可能如此，黃氏兄弟本人中毒又怎麼說？」

馬芳芳道：「到時候我會帮你，就說是我見他們二人要向自己人下手，只好爲你擋一擋而推出一掌，結果沒毒到別人，反而害了他們自己。」

「多謝副會主！只不過黃氏兄弟在會主面前吃香，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對，我也相信，但如果他們的實力瓦解，還能吃香嗎？況且我們把先動手的責任推在他們兄弟頭上，會中有規定，自己人是嚴禁互相殘殺的，但自衞是不禁的呀！」

梁士君欣然領命而去。

稍後，馬芳芳召見了游氏兄弟。

× × ×

「扶桑三鰲」瀨戶兄弟是東珠養殖戶，自幼在水中討生活，練武功尚是餘事。也可以說是水性第一，武功第二。

他們到中原來，主要是好奇。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鄱陽三蛟」游氏兄弟身上。他們是漁戶，但上一代却是水中高手。水中高手加上漁戶，後代自然就以水性爲標榜了。

「天一會」水中好手都住在湖邊。「扶桑三鰲」分駐在君山的東方及北方。游氏三兄弟駐在南方及西方。他們手下當然還有些熟諳水性的次流人物各十餘人。特別爲他們建了些房舍，出門就是湖邊。

夜晚，二更左右，東方湖邊屋中的瀨戶一郎和三郎正在飲酒，還有小頭目于得水作陪。以前瀨戶兄弟及游氏三雄未投靠前，于得水是島上的「水軍都督」。現在自然數不着他了。

一郎照照杯子：「于桑，乾……」他們的中國話雖經補習，還是十分生澀。中、日文混合運用。

于得水擧杯一飲而盡，道：「阿里格門割宰一麻絲！」（謝謝）。

瀨戶三郎道：「于大俠……不要客氣。黃護法有到你的房子去嗎？」日本人說中國話，很喜歡用這個「有」，而且多不妥當。有沒有到你家去（或住處去），往往說成「有沒有到你的房子去」？

于得水道：「瀨戶三俠，黃老二昨夜還去過，二位是知道，他想跟我學水中工夫，尤其是潛水。」

瀨戶三郎道：「聽說他們兄弟有很多『慕死媚』（姑娘），運來島上？」

「有有。而且『奇麗奐哪』日語（漂亮）之意。」于得水常和他們兄弟聊，學了不少的單字。

瀨戶三郞色迷迷地道：「于桑，要學潛水，我可以教他，只要他能送我一個『慕死媚！』于桑，奧乃蓋一打細麻絲！（拜託之意）」

于得水說道：「當然，當然！要學潛水，他該找你們兄弟！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匡郎」一聲，門被推開，三道人箭射了進來。屋中燭火搖曳，寒芒閃爍。悶哼聲中「魚鷹」于得水已在一柄分水鵝眉

刺下腦袋開了花。

原來是「鄱陽三蛟」游氏三兄弟。剛剛三人衝入，本想以施襲方式一擧擊斃或擊傷瀨戶三兄弟之二的，但他們的警覺性高，適時閃開，于得水作了替死鬼。

瀨戶一郞操起雙七怒聲道：「你們要幹什麽？」這六人正是所謂同行相妒，勢同冰炭，素日互不服氣。

尤其「天一會」中人較爲信任瀨戶兄弟，多少有外來的和尚會唸經之意。游氏兄弟就不舒坦，如今聽說瀨戶兄弟向會主建議，要對他們不利，不由惱火，乾脆拚了。

游老二游天虎道：「你他娘的裝什麽老羊？想把我們兄弟驅出島外？門兒也沒有。」

瀨戶三郞大聲道：「你胡說什麽？馬鹿！」

游老大冷峻地道：「你們向會主進言，要我們三人帶二十名弟兄駐在島外，作爲第一綫，如意算盤打得可眞好！娘的！以爲我們不知道這件事？」

「什麽？有這種事？」瀨戶一郞道：「連我都不知道這件事，巴格鴉魯！」

游老三游天彪道：「大哥，二哥，何必和這些番奴磨牙？上……」

游天龍撲向瀨戶一郞，游老二和老三雙戰瀨戶三郞。論水性，雙方伯仲，論武功也差不多。但游氏兄弟知道瀨戶三兄弟老大和老三在這東方駐守，老二在北方駐守，實力分散。所以才以多吃少。

這就是爲什麽任何幫會安窰立櫃步入正軌之後嚴禁自相傾軋的原因了。

在此同時，梁士君來到黃氏兄弟的住處。却不見人，原來他們又陪麥老大「同樂」去了。

梁士君估計也不會太久就會回來。就藏了起來。梁不凡被閹之後，他幾乎痛不欲生，這比殺了梁不凡還要使他們悲絕。從此，他們梁家巳絕了後代。

他常常想，如果被閹的是他們自已有多好？他巳屆天命之年，有沒有都無所謂。至少他們的老妻曾如此表示過。

三更過了多時，外面有了動靜。梁士君不免緊張。不要說兩個人，就是黃氏兄弟任何一個也拾奪不了。可是他雙手中有「七步倒」。

他對「七步倒」的信心遠超過自已的所學。這工夫步聲巳到了院中，黃老二道：「大哥，似乎有人來過。」

梁士君心頭猛跳。只聞黃老大道：「怎見得？」

黃老二說道：「大哥，我們出門時，我把這第二道門半掩着，現在却是打開着的。」

「嗯！可能。」黃宗海來到正屋門外，推開門，道：「的確有生人味。誰在裏面？」

梁士君心中打鼓，難道黃宗海這個野人生了個狗鼻子不成？如不施襲，他接不下黃氏兄弟二人任何一個的三十招。

就算要施毒，也以施襲方式爲佳。

只聞黃宗海道：「這人剛喝過酒，一定不是外人，是哪一位？」爲了表示他不怕，推門走進明間。

梁士君以爲，如被他進入內間，就算能施毒，總還要七步才能倒下。在對方倒下之前，他可能先要倒下。只怪他剛喝過酒，自是爲了壯胆。

「黃宗海。」梁士君道：「是我，梁士君。」

「是他？」黃世海輕蔑地道：「八大家的名宿。」

梁士君說道：「咱們這筆帳總要算算了。」

黃宗海道：「應該！只怪你一直沒有動靜。」

「本來我還可以忍一陣子，你們兄弟又在會主面前說我的壞話，我巳忍無可忍了！」

黃宗海道：「我們說你的我話？」

「他眞會自嘲！」黃世海道：「咱們會說他的壞話？」

梁士君冷冷地道：「你們沒有向會主說我幹壇主高了些，堂主還湊合？這是王八旦說的？」

黃世海大聲道：「對！這是王八蛋說的。」

黃宗海道：「梁士君，是誰告訴你我們在會主面前說過這些話？」

「反正有人聽到過。」

「說出來聽聽！這個人才是王八蛋！分明是惡意中傷。」

梁士君閃出門後，撩起門帘時向外撒出了「七步倒」，爲了自保，立刻自後窗穿出。

中毒的黃氏兄弟很輕微。因爲他們以掌力把「七步倒」劈了回來。只吸入少許，所以二人追到屋外。

這後窗外是個大花園，這光景花園中自然無人。梁士君要看看二人是否中毒？就藏在大魚缸之後窺伺。

黃氏兄弟來到花園中，黃宗海道：「二弟，小心點！這老小子居然會有毒！」

「我以爲他不會用毒，如果是名家，剛才我們二人非倒下地不可——」就在這時，梁士君把所有的「七步倒」都撒出來了。

黃氏兄弟大袖交揮，看來還是傷不到他們，但絕未想到被他們震出去的「七步倒」忽然反無聲息無地回來一部份。

正因爲這些「七步倒」像小米粒那麽小，緩緩被震回，不帶一點風聲。所以黃氏兄弟發覺時，巳經中毒。

黃老大大叫一聲「不妙」，向後倒縱，眞妙，正是七步，剛回到院中，二人雙雙倒下。

梁士君莫名其妙，却也知道必然有人暗中相助，不問可知。必是馬芳芳了。果然，耳際傳來了「蟻語傳音」的女聲，道：「快追上去，他們巳深深中毒了！」

梁士君聽出是馬芳芳的口音，立即掠回黃氏兄弟院中，乍見他們倒臥院中，不由眼紅，拔劍就刺。

絕未想到，竟然有人哼了一聲，自屋中劈出一掌，暗勁洶湧，把梁士君震退三四步。

屋中漆黑，自然不知是誰？但能自屋中施出劈空掌把他震退三四步的人，至少是「冰原老人」冷心或巳死的「醉翁」獨孤有疾等才有此功力。

可是這二人要殺他實在不必藏頭露尾

在屋中發掌。這一掌雖未受傷，巳使他血氣翻湧，不禁駭然。

梁士君能就此虎頭蛇尾走了嗎？當然不甘。他再次挺劍向黃宗海的心窩刺去。只是這次他有了提防。

果然，又是一股暗勁湧到。梁士君一閃，未能完全閃開，踉蹌栽出三步。但黑暗的屋中却傳來了「忽忽」的劈空掌聲，似乎有人幹上了。

梁士君信心盡失，兩個人躺在地上他都殺不了。還是八大家的名宿哩！簡直是白混了。再次挺劍，這次距黃世海較近，一劍正中胸腹之間。梁士君恨極，直到劍尖入地面泥中才抽回，再次刺向黃宗海時，忽聞數聲暴喝，三個黃氏兄弟的族人適時趕來。三柄大刀摟頭罩下。

梁士君以爲，就算這條老命賠上，也不能讓黃老大倖免，就地一滾，一劍掃出。這一劍掃在黃老大的左臂上，一條左臂幾乎砍斷。

但當他正要躍起時，一柄出手刀呼嘯而來，正中他的背心。他知道自已是活不成了。若不能宰了黃老大，仍是死不瞑目，就在身子下仆時集殘餘眞力把劍擲出。

這三個黃氏族人本以爲他巳完蛋，沒料到他會來這一手，要救巳是不及。「卜嗤」一聲，劍尖插入小腹中，劍又倒了下去，劍一落地，血水就自黃宗海小腹中淌出。

梁士君大笑一聲，仆地而亡。

黑暗的屋中兩人巳交換了七八招，今夜星月無光，屋中漆黑，而兩人又都是絕世能手。其中一人自是馬芳芳，但另一人又是誰呢？

馬芳芳在附近監視，若非她相助把「七步倒」毒藥散而復聚震了回去，黃氏兄弟就不會躺下，今生今世梁士君要報仇就太難了。現在他雖也死了，却死而瞑目。

馬芳芳覺得此人可能就是麥遇春，就她所知，只有麥遇春和凌鶴才有此功力。但是，麥遇春不會藏頭露尾，凌鶴也不會不知是她。

當然麥遇春不公開露面也可以解釋，那就是不想讓馬芳芳知道他巳看到這件包庇部下火併甚而有製造糾紛可能的事件。

馬芳芳突然把內力提到八成，連劈七掌，對方被她的氣勢所懾，連退五步。然而對方立刻反擊七掌，也把她逼退五步。

「這是什麽人？」她內心這麽想着，雙方却不出聲，似乎都想在沒有全力施爲之前，能顚出對方的斤兩來。

三十招過去，馬芳芳失望了。屋中根本看不見人，只憑豐富的經驗、靈敏的反應和機變，還要加上胆大心細才能接那突如其來的招式。

任令一個人不具備頂尖的身手，早巳被重創或者倒下了。

馬芳芳認定那淡淡的影子又攻出一招。但是，這人居然不接，滴溜溜地一轉，「忽嗒」一聲穿窗而出，待馬芳芳追出，鬼影子也不見了。

剛剛趕來三個黃氏兄弟的族人也不見了，馬芳芳立刻離開了現場，當然，她是蒙面的。

×　×　×

馬芳芳返屋，對凌鶴說了一切，道：「恐怕要糟。那個人很可能是麥遇春。」

凌鶴道：「馬姑娘，妳事先爲什麽不商量一下，以便大家配合起來行動？」

「那時正好你們不在。我忽然心血來潮。」馬芳芳道：「反正距我們犂庭掃穴的時限巳不遠。因爲你來了，『惡扁鵲』及其餘諸人必然相繼而來，我先把『天一會』的實力耗損些也好。」

「妳是說『鄱陽三蛟』和『扶桑三鰲』也拚上了？」

「對，而且我當時發現雙方巳各死了一人，稍後我離開了。雙方必然是兩敗俱傷。」

「萬一還有活口，會不會洩密說是妳從中挑撥的？」

「不會，我打了個招呼。」

「萬一揭穿了，瀨戶兄弟並未在會主面前建議要把游氏兄弟調到島外怎辦？」

「婉如會把游氏三雄倖存的一個做掉，因爲我對他們說過，瀨戶兄弟向會主讒言的事。」

凌鶴道：「反正這件事不大妥當。尤其剛才和妳動手的人如果確是麥遇春，妳有什麽打算？」

馬芳芳道：「他如召見我，我就開門見山，坦承是我從旁協助梁士君，因爲當初在『怒堡』我也是受害人之一，我在適逢其會之下，不帮梁士君帮誰？然後我向會主請罪。」

凌鶴道：「妳的點子眞多。」

「不早了！凌大哥，睡吧！小妹最最爲你感到遺憾的是，不幸姐就在島上，你却不能和她在一起。」

凌鶴喟然道：「芳芳，不談這事，我總以爲上天對阿幸太不公平，她事事爲別人着想，她得到的回饋又是什麽？」

「阿幸姐太仁慈了！天妒紅顏……」

這時外院傳來李占元的聲音，道：「馬副座，馬副座，會主有請！」

馬芳芳立即示意凌鶴藏起，原來這個院落，昔時也是蕭辰的重要居處之一，也有地下暗室，是凌鶴無意中發現的。有此暗室，他就不必夜夜和馬芳芳同床了。

此刻凌鶴在暗室入口處道：「馬姑娘，妳此去也很危險，如一個時辰不回來，我們就要發動。」

「我想不會。要發動至少也要待我們的人全部到齊之後……」

麥遇春和「冰原老人」冷心在小酌，見馬芳芳來到「滌心齋」，立刻下令增添杯筷，馬芳芳心想，如果麥遇春一翻臉，今夜就逃不出「滌心齋」了。

「不早了！會主，卑職不慣夜飲，不知會主召喚有何教諭？」

麥遇春肅容道：「今夜發生了兩件事，其中一件馬副會主可能知道，另一件也許不知道。」

馬芳芳心照不宣，道：「不知卑職知道的是甚麽事？不知道的又是什麽事？」

麥遇春道：「梁士君和他帶來的十餘門人護院，和黃氏兄弟對上了，結果兩敗俱傷，這件是馬副會主知不知道？」

「知道。」

「馬副會主知道此事，當時是以什麽態度處理此事的。」

「啓稟會主，卑職是以怒堡的被害人

身份幫助梁士君的。」馬芳芳道：「本來他們互相仇視火併，卑職事先並不知情，卻正好遇上，卑職也知道，一旦插手他們火併，即為知法犯法，所以本打算明天一早向會主領罪的。」

「原來如此……」麥遇春看了冷心一眼，冷心這才鬆弛下來，剛才他們「寒冰掌」已暗暗蓄力，隨時待發，麥遇春道：「談起怒堡的事，自不便苛責馬副會主和梁士君，情有可憫，本座決定不再追究，但這種事絕對不容許再發生。」

「是。」馬芳芳道：「會主剛才說的另一件事是！……？」

「這只怪本座疏忽，未想到他們同行相妬，積不相容，居然到此地步……」

「到底是什麽事？」

「游氏兄弟和瀨戶三兄弟火併，結果游氏三兄弟全傷重而亡，瀨戶三兄弟則只有一郎倖存，唯目前因仍昏迷，而不能說話。」

馬芳芳道：「此事本不勞會主操心，應是卑職份內的事，只怪卑職監督不週，不知在那黑屋中和卑職助手之人是……」

「是本座！」麥遇春笑笑，道：「馬副會主好俊的身手。」

「慚愧！」馬芳芳仔細打量麥遇春的身材，道：「會主手下留情，要不，卑職不會折騰那麽久！」

「客氣！」麥遇春道：「本座就是能贏妳，也要百招以上。」他嘆口氣，道：「水中好手六死其五，這對本會太不利了，所以已派人出島網羅水性好的人物，恐怕已經不多了……」

馬芳芳忽然有個念頭剛才在那個黑暗的屋中和他動手的似乎不是麥老大，因為那屋中固是漆黑，但以他們的目力，尚能看到身影，麥遇春高大，那人的身材雖不矮，卻沒有麥遇春高，這一點他敢確定。

馬芳芳心頭一驚，果眞不是麥遇春，這島上潛伏了一個隱形殺手，這殺手的身手幾乎和麥遇春差不多。而麥遇春居然說那人就是他，這二人關係之密切也就不必說了。馬芳芳離座道：「游氏兄弟和瀨戶兄弟之事，卑職難辭其咎。」

冷心道：「馬副座也不必過于自責，這種事誰也沒法事先提防的。」

麥遇春內心並非不惱火，因為黃氏兄弟與他「同樂」，給他不少的信心，也可以說，只有在黃氏兄弟身邊，他才更有大丈夫氣概。

今後就沒有陪他「同樂」的玩伴了，如果「醉翁」不死，或者何以搭檔一下，等而下之的角色和他「同樂」，那對他是會貶損身價的。

× × ×

葉伯庭快要復元時，麥遇春突然光臨，他們二人相互的瞭解是夠深的。

儘管葉伯庭快要復元，却裝成半死不活的樣子，事實上他裝得極像，無人不信，因為他的傷勢太重了。

但只有一人例外，他就是麥遇春，他站在粗逾鵝卵的鐵欄外，道：「葉兄，近況如何？」

「會……會主……在下是不成了！苟延殘喘，混吃等死而已……。」

麥遇春道：「葉兄怎麽忽然謙虛起來了？」

「會……會主何出此言？」

「葉伯庭，我作了大半輩子的驢經紀，還摸不清驢子的脾氣？快別裝哩！坐起來，咱們談點正經的。」

「會主，你這是甚麽意思？」

「沒甚麽意思，只是告訴你，要打我的馬虎眼可沒有那麽容易。」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本已快復元，所以尚停滯在似復未復之境，主要是心不能定，人心似目，纖塵入目，目必不安，小事入心，此心即亂，吾輩立志不難，只怕轉念，而『富貴』二字，正是鈎人轉念的香餌，所以古之得道者，不是貧無立錐，就是大患難之後，因能割絕塵緣，回頭皆空，孫眞人曰：神仙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這就是塵緣都盡，物我而忘，毫無轉念餘地，因禍得福的例子，而你，貪念未除，自不能堅守心中之寶，有所謂形壞神去，車敗馬奔，所以你難以完全康復。」

葉伯庭心頭一凜，退回十五年前，麥老大那懂這些精微玄機？聽其言，已知其技，這人眞是太難纏了，他道：「願聆會主教誨！」

「乾脆挑明了說吧！你手中還有大量寶藏財貨，道心不堅，事倍功半，夜來曾數次見你打坐行動，上不能御龍，下難以擒虎，經常半途而廢，你既有依附本會之意，何不悉數獻出來，俾作會務經費之挹注……」

「厲害！」葉伯庭嘆口氣道：「會主眞神人也！葉某決定獻出一切。」於是他說出了藏寶地點。

這地點很絕，是在東海某島上，要取寶必須等到冬季大落潮之日才成。海底巨岩縫中漆黑一片，俟陽光昇上射入縫中，始可見其入口路徑。

當然，目前距那大落潮之日還有數月之久，葉伯庭看出陸聞鶯與麥老大的貌合神離，「天一會」覆亡在即，不可能支持到大落潮之日。

麥老大自然也知道葉伯庭的想法，他道：「葉兄雖叛過本會，麥某却不記前嫌，主要是能原諒你當時的心境，勿非是救你的獨子江涵，你對不起亡妻，希圖在兒子身上贖你的罪孽，葉兄，還有幾箱？」

「四箱。」

「嘿嘿！原來葉兄留下了一大半，眞是位有心人啊！」

「會主可否放葉某出來？讓葉某以行動來報効『天一會』？」

「當然，不過本座的看法是，葉護法能在這兒把傷養好，完全康復，應比在外面好些。這完全是為了葉兄着想，請勿介意……。」

他走出時又道：「不過，至少從現在起，伙食可以改變，寢具也可以換新……」他探回頭來低聲道：「如果葉護法行有餘力的話，黃氏兄弟的粉頭弄來不少，不乏絕色者，本座可以為你選一個，深夜送來，天明接走。反正總能使葉兄在此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多謝會主為在下設想之週到，身陷囹圄，那有這種心情……」

× × ×

「夫人……」陸聞鶯嚇了一跳，迴身一看，正是凌鶴站在她身後兩步之處，不由心頭一凜，如果人家要對她不利，那就不堪設想，她低聲說道：「凌大俠，你這是……」

「不幸在夫人手中，關顧之情，凌某銘感五中，夫人可否讓在下見見她？」

陸聞鶯道：「凌大俠，這太危險。」

「莫非會主已懷疑夫人了？」

「這還沒有。不過，姜姑娘明明在島上，却又搜不出來，蒙面人力敵六大高手，相信也未離島，麥老大豈不下了戒心？目前外弛內張，並不表示『天一會』鬆懈下來。」

「夫人說的也是實情，難道說根本不能相見？」

「這當然要安排一下。」她想了一下道：「凌大俠，明天此刻我可以攷慮。」

「謝夫人，明天我在何處等夫人？」

「仍在此處，但有一事我不能不說，凌大俠自己斟酌。」

「夫人請說。」

「大俠身邊有位姑娘，是敵非友，她對姜姑娘十分妒恨，此番翁氏兄弟、司馬能行以及江涵等人的救人行動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她在抽腿……。」

「莫非是她在沙灘上把不幸又刦了回來？」

陸聞鶯點點頭，道：「但她要求會主保密，正由于她要求保密，可想而知，對凌大俠尚未死心。」

凌鶴道：「這道理會主一定也清楚，如何能信任她？」

「這箇我就不大清楚了。」

「夫人，到目前為止，麥老大知不知道在下來到君山？」

「有此懷疑，只是他不大相信你能獨接六大高手而未負傷。」

「謝謝夫人，明天此刻見！」抱拳出屋而去。

返回密室，曲能直已在，他道：「上次你的話只說了一半。」

「什麽話？」

「關于李婉如姑娘告訴你馬芳芳和不了和尚的事。」

曲能直道：「凌鶴，你有未看出馬芳芳對我已起疑心？視我為眼中之釘了？」

「有一點，是不是為了此事？」

曲能直點點頭，正要說出不了和尚的死因，馬芳芳又回來了，雖是巧合，曲能直不免心驚，馬芳芳道：「凌大哥，我有一件事須向你求證。」

「什麽事？」

「在那黑屋中和我動手的絕頂高手，我本以為是麥遇春，而他也自承是他，但是，我以為不大像他。」

曲能直道：「馬姑娘，如果不是麥老大，妳以為誰會有此身手。在目前，除了麥老大，就數着『冰原老人』冷心了。他似乎不可能和妳打成平手，就算能，妳也該感覺到他的『寒冰掌』的寒飆冷氣。」

「對！」馬芳芳道：「我根本沒有感覺到冷意。」

凌鶴道：「這麽說島上另有一個頂尖高手？」

馬芳芳點點頭，道：「我不能不這麽揣測，第一，我以為冷心的身手沒有那麽高，而且那人用的絕非『寒冰掌』，其次，麥遇春的功力雖說高不可測，一旦有人大舉來犯，光憑他一人，再高也難以獨撐，所以另有一秘密高手，作為一張暗牌，什有可能，這等于一支伏兵，不可輕估，我們也要嚴防此人。」

曲能直道：「這個人是誰？武林中，武功能和馬姑娘伯仲的簡直屈指可數。」

凌鶴道：「這只是臆測，很可能根本沒有那麽一個人，而正是麥遇春，故意只用六七成內力，試試馬姑娘的功力。」

「這當然也有可能。」馬芳芳道：「總之，我們不可大意，要隨時提高警覺。曲先生……」

「馬姑娘有何吩咐？」

「多學點使毒本領，以備不時之需，你可願教我？」

「互相研究嘛！馬姑娘要學什麽？」

「有沒有比『七步倒』藥效更快的迷藥或毒藥？」

「當然有。」曲能直道：「不過俗語說：醫者父母心，善施毒者，多為醫生，而使毒多為不得已之行為，非萬惡不赦之徒，通常只是迷倒生擒，不馬上置之于死地。以家師來說，昔年的風評並不甚好，也很少用至毒之藥殺人。」

馬芳芳道：「曲先生，你以為我利用貴門的『七步倒』對付黃氏兄弟，使他們死于梁士君之手，這也算過份嗎？」

「不，黃氏兄弟罪有應得，應不在此限的。」

× × ×

陸丹和司馬多聞的情感日增，事實上他們已不可分割，因為他們都不曾保留，就像一對燕爾新婚的小夫妻一樣。

年輕人精力充沛，取之不盡，這種「歷史」的重複，往往日夜不分，永遠不膩，現在，才四更左右，不用說，又在重複這古老的遊戲。

室內春深如海，窗外却是殺機四伏，他們忽略了安全性，也低估了麥遇春，他早就盯上陸丹了。人影一閃，已站在床前，在陸丹正要向司馬多聞示警時，此人出手逾電，她已經暫時不能發聲了。

陸丹大駭，上面的司馬多聞一看陸丹的表情，就知道不妙，翻身就出了手，可是他的對手非同凡俗，和陸丹一樣，都暫時不能發聲了。

不能發聲却還能玩命，這小子為了名譽，尤其是陸丹的名譽，就算赤身裸體也要拚，他的一腳踢出，却立被這蒙面人撈住。輕輕一抖，這小子以為自己像一條被人家扯住尾巴一抖全身骨節都已鬆散似的蛇，渾身乏力，有一種說不出的虛脫感。

這人手一鬆，說道：「快點把衣衫穿上。」兩少並不聽此人指揮，但衣衫是必須穿上的。立刻穿衣，而這人也背過身去，頗有風度。

司馬多聞穿衣的動作夠快，立刻出了手，陸丹知道此人了得，要不也不會如此自負，立刻也出手助攻。那知此人橫移一步，兩小攻擊落空，來不及變招，只感覺此人戮出的兩指，都是在他們招已用老，變招不及之時。「咯咯」兩聲，穴道被制，倒在此人的臂彎中。（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

金、銀二釵押着呆瓜到處去找黃小虎，這情形被黃小虎知道了，立即想到妙計，小虎單身來到媒婆館，手中拿着一顆火藥丸子要脅花裏嬌放過玫瑰釵，花裏嬌叫旁人去帶玫瑰釵時，小虎手中鞭子趁機一揮，纏住花裏嬌，並把她吊上半天空，誰知當金銀釵等回來時，花裏嬌却已被吊死，紫玉釵伺機殺了金釵之後，其他人皆推銀釵爲首，並十二釵也改邪歸正，幫小虎做事……目前他們急欲查出筱乩童的下落，才能破了搶案……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十三：雙管齊下　通力合作

小虎也暗吃一驚，心裏又多了一層煩惱，道：「依各位姊姊的口氣，下午的約會也不必去了嗎？」

紫玉釵却道：「去也無妨，做與不做等見了人後，可以再商量。」

玫瑰釵急道：「五姊，去惹這種痲煩幹嘛，找筱乩童寧可另想辦法。二姊，妳說是不是？」

銀釵搖搖頭，道：「么妹，既把小扇子請了來，事情就沒這麼單純了，如果咱們擺明了不做這場交易，恐怕立即有危機臨頭。」

玫瑰釵一怔道：「爲甚麼？」

銀釵道：「闕積德在江湖上也是個狠脚色，在黑道上與各幫角頭都有往來，妳想想朝廷撒出了海捕公文，榜文貼遍天下，抓了他三個月，連衣角影子都沾不上，可見這人不簡單，如今他既已看中了小虎，一定有他的目的，假如擺明了拒絕，恐怕痲煩危機一齊來了。依我看，五妹說得對，約會照赴，看對方說些甚麼，再臨機應變不遲。」

玫瑰釵想不到找小扇子找出這段痲煩來，大有悔不當初之感，小虎却毅然道：「好，我去。他奶奶，我就不信對付不了他。」

* * *

鳳凰茶樓比喜年來還要大，跟被炸掉的「大家樂」隔了一條街。

午後未時，生意比較清淡。小虎走進了鳳凰茶樓，找到了天字號雅座，推門走了進去。

房中有個人正靜靜地在喝烏龍茶，滿腮的鬍子，加上一對深凹機靈的眼神，給人一股强烈的危險印象。

當他見到小虎進來，居然站起來抱拳當胸道：「素仰盛名，見過四龍幫當家龍頭幫主。」

第一次見江湖黑道上的狠角色一本正經地行大禮，稱呼幫主，小虎不由愣了一愣，旋即大感過癮，嘻嘻笑道：「你就是闕老大？」

「在幫主面前，何敢稱老大，來來來，坐下吃點東西再談。」闕積德客氣地延坐。

小虎覺得這傢伙果然不簡單，說出來的話不但讓人舒服，而且令人有一份親切感，若不是自己定力夠，心裏有個底，早已樂得暈頭轉向了，難怪有那麼多江湖朋友掩護他，各地的捕快連邊都摸不到。

心裏想着，人已坐落，搖搖手道：「你也不必客套，我是吃過午飯來的，有話就直說吧。」

闕積德翹起了大拇指道：「幫主果然乾脆，我這人就喜歡直來直往，現在就看交易是不是成功，大家是不是朋友了。」

小虎笑嘻嘻道：「你要我幫你運出城的是不是軍火？」

「不錯。」

小虎道：「這是大痲煩，被衙門發覺了，罪誅九族，這種痲煩我惹不起。」

闕積德道：「這麼說，你是拒絕了？」

「至少我要攷慮攷慮，對不對？」小虎不作正面答覆。

闕積德笑道：「假如我是你，已經沒甚麼好攷慮了，因爲拒絕了沒有活路，答

應了才有生機。」

小虎一拍桌子道：「你是威脅我？」

他的槓子頭脾氣又發了。

闕積德哈哈一笑，不動一點聲色，道：「不是我要威脅你，而是筱乩童給你的威脅太大。」

小虎道：「聽小扇子說你是筱乩童的手下？」

「她懂個屁。」闕積德不屑地道：「筱乩童是黑道上的小兒科，跟我比起來，他差得遠哩，咱們言歸正傳，你要不要聽聽我的分析，爲甚麼你拒絕了我沒有活路，幫我忙才有生機？」

小虎道：「我正想聽聽。」

闕積德道：「其實當初我假如不露身份，你也不會知道運的是甚麼東西，早已進了我的圈套，對不對？」

小虎不禁點點頭，這是實話。

「不過我做人一向不願欺騙，幫忙的事總要大家心甘情願，你幫我，我幫你，而且要讓你覺得能夠佔便宜，才有搞頭，你說對不對？」

小虎失笑道：「說來說去，好像這樁賣買我還佔了你的大便宜？」

「就是這句話。」闕積德口若懸河道：「第一、你跟筱乩童殺來殺去捉迷藏，我在旁邊看得最清楚，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句話你同不同意？」

小虎不由點點頭。

「開始時你的實力根本與筱乩童不能相比，不過靠你突出奇兵，炸了他二下子，使他虛實莫測才吃了點虧，花裏嬌一死，十二金釵又倒向你一邊，筱乩童還蒙在鼓裏，所以把明暗的因素加進去，雙方的實力現在算是扯平。我說的這番話，你認爲對不對？」

小虎大吃一驚，道：「你怎麼知道這些秘密的？」

「你不必緊張，」闕積德道：「我既要你幫忙，自然要把行情都摸清楚，才知道你需要人幫甚麼忙，我也能不能幫得上，才敢向你開口啊！你說是不是？」

果然是個厲害脚色，小虎反而沉住了氣，道：「看來你把一切事情，該想的都想過了，請再說下去吧。」

「好，剛才我分析過你與筱乩童目前實力相等，但這要保持花裏嬌已死的秘密才算勢均力敵，否則就又懸殊了。」

小虎冷笑道：「你的弦外之音我懂，意思是只要洩漏這點秘密，就可以置我於死地，是嗎？」

闕積德笑道：「你聰明過頭啦，不必我去洩秘，你找不到筱乩童，時間拖下去，一樣會露馬脚。天下沒有永久的秘密，何況筱乩童也不是笨脚色。」

小虎道：「依你分析，我好像鬬不過筱乩童，一定會死在他手下？」

「目前的情形似乎就是這樣子。」闕積德輕嘆一聲道：「筱乩童在淮陽城四週，佈下了六批黑道高手，專門爲了對付你，只要你跨出城門一步，非死不可。」

小虎暗暗心驚，但表面上不服氣道：「他有人馬，我也有人馬，誰怕誰啊！」

闕積德笑道：「你的人馬的確也不少，十二金釵加上盲劍門，最多頂得過筱乩童三批半人馬，不談身手，就算算人頭也

要吃大虧，難道你要讓他們個個爲你戰死沙場？」

小虎不禁默然了，他開始感到事態嚴重。

只見闕積德繼續道：「現在筱乩童還不知道花裏嬌已死，十二金釵叛離，所以你還可以在城裏大搖大擺地走。假如他發現眞相，再弄二批黑道高手進城來，那時候你才是坐以待斃，連上茅房拉屎都要小心哩。尤其最重要的一點，你莫非忘了？」

小虎被他說得憂心重重，怔怔道：「那一點？」

「銀子啊！你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追回錢豐銀號被搶的銀子麼？」

對啊！小虎形之於色。

闕積德笑笑道：「你可知道錢百萬目前的情況麼？」

「你知道？」

「爲了這件事，我跑了一趟江夏府，昨天才回來，當然打聽得清清楚楚。」

「那你快說啊！」

「錢百萬的銀票不能兌現，已被債主掃出門，在大街上當乞丐要飯啦，你知道嗎？那眞是慘哪！」

小虎一呆，他不禁想起了大牛，還不知道他爹的情況落得如此悽慘，假如知道，怕不傷心欲絕。自己出主意出來找搶匪，如今卻陷在淮陽城，危機四伏，進退不得，這該怎麼辦呢？

想着想着，他不禁也想起自己的老爸老媽，淚水不由自主地盈滿眼眶，但他仍咬着牙忍住了，在這種場合，他絕對不肯示弱。不管怎麼樣，眼淚只能往肚子裏流。

闕積德把小虎的表情看在眼裏，笑了笑道：「你今天縱然抓到了搶銀子的兇手，要找回銀子，只怕也沒甚麼指望了。」

小虎怔怔道：「爲甚麼？」

「銀子經過強盜的手，那還有剩下的，你老爸抓過那麼多土匪，可曾追回過多少贓銀？官家尚且如此，何況是你。」

「這麼說，要找回銀子是沒指望了？」小虎眞的確有些焦急與失望起來。

只見闕積德笑笑道：「也不能說沒指望，土匪搶去的銀子沒着落，還有筱乩童的財庫，只多不少，他在江湖上做黑媒婆，翻雲覆雨多年，落在他袋子裏的一定不少，若把他口袋裏的銀子，移作錢百萬的補償，不但解了你朋友窮困之厄，也弄垮了筱乩童的陣營，除了你的危機，豈不是一舉二得。」

小虎精神一振，問道：「筱乩童有那麼多錢？」

闕積德道：「比你想像的還多，至少是二個錢百萬。」

「那跟我的危機又有甚麼關係呢？」

「這還不簡單，這許多黑道高手都是筱乩童花了大把銀子請來的，據我所知，爲了要殺你，除了包銀不算，每天最少要一千五百兩的食宿費用，假如你把他的錢包掏空，他還能拏甚麼養那些人，到時間豈不是鳥獸散，跑得一個都不剩，你的危機自然也解除了，這在三十六計中叫做『釜底抽薪』。」

小虎一拍桌子道：「我幹了。」

「很好。」闕積德笑道：「我分析得這麼清楚，假如幫主還不肯，那就是天下最呆的呆瓜啦！」

小虎恢復了自信，嘻嘻笑道：「呆瓜今天沒來，所以原則雖定，細節却要好好商量。」

「細節我早已爲你想好啦。」闕積德道：「我一共有六箱東西，分裝二輛馬車，你們上次假扮的宰相公子還沒被人揭穿，就假裝是花媒婆下聘禮的車隊，只要運出城外，就沒有危險，到了紅岩寨，咱們交易就算完成。」

小虎一怔，道：「你要運到紅岩寨？」

「紅岩寨只是中途站，那邊有人接手，以後就不關你的事了。」

「好，計劃很週密，不過也要防萬一，那些箱子要改裝一下才行。」

闕積德笑道：「這是當然之理，何須幫主掛心。」

小虎笑道：「你要怎麼改裝啊？」

「當然在上面擺些綾羅綢緞，打開箱蓋，絕對看不到兵器。」

「我看綾羅綢緞免了吧。」小虎早已想好點子了：「不如把筱乩童的銀子放在上面。一舉二得。」

闕積德一怔，倏輕輕擊掌道：「好一個四龍幫主，果然聰明，你是要我先把話兌現，才肯幫忙？」

「你老大也不要說得這麼難聽，我只想早一天把銀子運到江夏，讓我也對朋友有個交待。」

闕積德道：「幫主對朋友這麼忠義，爲了表示欽佩，我答應了。不過對付筱乩童，你也要幫忙，今天夜裏，你就在世華銀號門口等我，咱們不見不散。」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闕積德站了起來，準備付帳離去。

小虎笑道：「還有件事我想問問你老大。」

「甚麼事？」

「你老大的名字是誰取的？」小虎問。

闕積德一怔，道：「當然是我老頭子啦，你問這些幹嘛？」

小虎正經八百地道：「你老爸給你取這個名字，就表示希望你能積點陰德，你何苦在黑道上混下去？」

「哈哈哈，八成我祖上缺少福澤，我老爸沒積德，才養出我這種兒子，我還積甚麼德，」闕積德大笑說：「不談這些，今晚早點來，我們還有準備工作要做。」

說完，丟了一張銀票，逕自離去。

小虎走出鳳凰茶樓，心裏一直在想闕積德這樁交易，憑良心說，這樁買賣是佔了大便宜，對大牛他爹的困境，有扭轉乾坤的幫助，可是堂堂江夏府總捕頭的兒子，居然幫一個朝廷通緝的要犯去偷運火器，怎麼說也說不過去。

這正是個兩難的局面，這麼做也不是，那麼做也不是，其中有沒有刀切豆腐兩面光的辦法呢？

街上的人熙攘往來，小虎悶着頭邊走邊思量，倏覺得撞上一個人，剛抬起頭，那人已閃過去，耳中卻響起一聲細語：

「小心後面有人盯梢。」

啊！竟然是玫瑰釵的聲音，小虎一驚

，停步轉身往後一看，只見來來去去的行人，看不出盯梢跟踪的人是誰。

小虎立刻提高了警惕，他知道玫瑰釵與紫玉釵一直在暗中保護，依照習慣，假如四週沒有什麼異常的動靜，她倆早已出面陪伴自己歸去，一路上問東問西了。

現在出了鳳凰茶樓，已走過了二條街，她兩個不願現身，而且暗中提出警告，顯然是有了問題，而且是嚴重的問題。

直到現在，小虎才突然感覺到四面八方都隱伏着殺身的危機，這種無形的壓力，比有形來得恐怖，使人悚慄。

闕積德算是過來人，說的話一點沒錯，假如到了拉屎也要担心生死安危，人不發瘋才怪。

那麼盯梢的人目的是什麼呢？

要下判斷前必須先得知道是那方面的人馬，是筱乩童手下？還是闕積德的手下已在自己身邊監視？

小虎判斷不出來，心念一轉，目光東望西掃，專揀僻靜的地方走。因爲他知道不能回艾心的盲人按摩院，暴露了秘密藏身之處太危險，要讓盯梢的人現形，最好的方法就是到人少的地方去，使他失去人羣的掩護。

這樣三轉四轉竟轉到荒涼的東城，淮陽城的東郊另有一個地名，就是屠宰場，是宰豬的大本營，全城的肉類供應，全是由這裏在黎明宰殺後運出去的。所以當地人說去屠宰場，那就是東城。

小虎不是淮陽人，自然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見這地方地廣人稀，二三條街道，七轉八彎，遠處還有片空地，一排竹屋，破破爛爛，覺得這個地方用來捉迷藏正合適。

他當然不知道屠宰場最冷清的時候，就是下午到傍晚這段時間，一到夜裏，便燈火通明，車如流水馬如龍了。

到了空地，小虎就全速往前衝了，連跳帶蹦地衝入竹屋。竹屋中亦是空蕩蕩，暗沉沉地，連鬼影子也沒有，只見滿地髒水，泛起一股腥臭。其實屠豬殺牛的地方，那有什麼好味道。

衝入竹屋中，小虎就解開繞在腰上的蔴繩鞭子，躲在門裏張望。竹子的牆，有很多空隙，向外望去，一覽無遺。

小虎張望了半天，卻看不到人。

奇怪！不是有人在盯梢跟蹤嗎？怎麼會沒有人呢？

難道玫瑰釵走眼了？

應該不會，玫瑰釵與紫玉釵跟着花裏嬌多年，等於是本地人，以她們的江湖經驗，不可能胡說八道才對。

小虎左想右想，搞不清是怎麼回事，緊張了半天，鬆了一口氣，剛想收繩鞭走出竹屋，倏有語聲傳入耳中。

「咦！這小鬼怎麼不見了？」

小虎大吃一驚，連忙蹲下，眼睛望上去看。

因爲話聲不是從空地上傳來，而是在屋頂上，怪不得見不到人，原來是一身輕功的江湖高手。

「賊他娘的，給那個賣花的婆娘纏了半天，我總覺得他們是一路的，要盤問盤問，你偏不肯，現在看看吧！連個小鬼都盯不牢，這話要是傳出去，咱們兄弟倆沒得混了。」這是另一個人的聲音。

居然有兩個人，小虎心想，你們也太看得起我小祖宗了。那個賣花女十之七八，不是玫瑰姊就是紫玉姊。

好啊！咱們就來鬬一鬬，玩玩迷藏遊戲。

這些念頭一閃而過，小虎就輕輕移動脚步，掩到一根柱子邊，攀上了屋樑。這時，屋頂上又在說話了。

「我看附近除了這排屠宰場，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隱蔽的，咱們下去搜一搜，搜不到就回去吧！」

「好吧！」

一陣輕微的衣袂聲響起，錯非小虎在樑上，否則還不容易聽到。

這時小虎在樑上已經準備好，第一次吊住筱乩童，第二次吊死了花裏嬌，他認爲這一手「千影鞭」還是蠻管用的，現在他準備再度泡製一番，只要能捲住一個，不怕另一個不屈服。

人影果然在門外出現了，這排屠宰場有四五個門，那是因爲方便人們進進出出的關係，那二個人影只在左邊門口晃了二下，拉開幾塊窗板看了一看。

屠宰場中實在也沒有什麼好看，除了四個火灶外，就只有四五座殺豬的石頭枱子，其他空蕩蕩的什麼東西也沒有。

「裏面好像沒人，我看小鬼不會來此地。」

「那就走吧，反正只要他不出城，早晚會逮到他。」

這二人好像在敷衍公事，就這麼晃了兩下，一吹一唱就看不見了。

小虎不禁大感失望，這麼晃了兩晃，也沒看清楚對方的面貌，他奶奶的，什麼玩兒嘛！安排好的釣鼈鈎，居然只在門口晃一晃就溜了。

他洩氣地跳落地上，拍拍身上的灰塵，大模大樣的走出屠宰場，卻聽到兩旁響起一陣哈哈輕笑，一驚之下，轉身一看，只見一左一右，貼着牆壁站着兩個人。

左邊的人比猴子還乾瘦，簡直像張黃黃的冥紙，右邊的個子也不大，臉上滿是痲子，二人都穿着白中泛黃的痲布短衫褲，一副爹娘不愛，舅舅不要的討厭相。

不用說，這兩個人就是盯梢的傢伙，鼓對鼓，鑼對鑼，既已面對面了，小虎覺得對方也是刁鑽滑溜的脚色，不必躲避了，嘻嘻笑道：「二位大哥果然高明，居然要了一招『引蛇出洞』，請教高姓大名啊！」

乾乾瘦瘦像冥紙的傢伙皮笑肉不笑地道：「我姓呂，江湖上都稱我一陣風。」

滿臉痲子的傢伙接口道：「我是他弟弟，綽號一陣雨。」

小虎禁不住大笑起來，道：「二位果然風像風，雨像雨，像風的一定輕功不弱，看你這副風一吹會飄起來的身裁，就可以知道，不過雨點打在臉上，變成了痲子哥，不知道會要那一套？」

痲子臉立刻沉下了臉，道：「小鬼頭，你要不要嚐嚐我囊中九九八十一種暗器，滿天下雨的手法？」

一陣風連忙道：「老二，先莫要惱火，看看是不是正點子再說。」

一陣雨冷笑道：「形容的神貌沒錯，

應該錯不了。」

「還是讓我先來盤一盤。」一陣風從懷中掏出一張紙，看了看，又望着小虎道：「你是不是黃小虎啊？」

「不錯。」小虎毫不猶疑地承認，烏溜溜的眼珠子卻在的溜溜地轉個不停。

「你是從紅岩寨來的？」一陣風好像拿着公文在審犯人。

「沒錯。」小虎回答得很乾脆，也表現得很合作。

「你是帶進香團來的？進香團回去了，你爲什麼留下？」一陣風表情嚴肅，正經八百地一路問下去。

小虎有點不耐煩起來：「噯噯噯，你問了半天，有完沒完哪，你要搞清楚，這裏可不是衙門公堂，問了半天，也該我來問你們幾句了吧！」

一陣風道：「你要問甚麼？」

小虎道：「你們盯了我半天梢，又問了半天話，到底是爲了什麼？又是那路人馬？」

一陣風冷冷道：「有人告你亂丟火藥，擾亂治安，與火器販子闕積德有關係。」

小虎嚇了一跳，心想消息怎麼會那麼快？

但仔細一想，立刻明白過來了。丟衛生丸在前，跟闕積德搭上線是今天的事，這分明是有人暗中亂戴帽子，不過這頂黑帽子在目前來說，算是戴對了。

小虎停了停神，也冷冷道：「你又不是公門裏的條子，能管得了那麼多嗎？」

一陣雨哈哈笑道：「咱們弟雖然不是官差，卻與淮陽府的捕頭穆大爺是拜把子兄弟，就是受了穆大爺之託，才管這檔子閑事，你滿意了嗎？」

小虎倏想通了，這分明是筱乩童上的告搞的鬼，他本想硬碰硬，認了，現在發現情況不對，嘻嘻笑道：「原來是替公門辦事的，佩服佩服，不過這種案子可是要證據的，請問二位有證據嗎？」

一陣風一怔道：「現在還沒有證據。」

一陣雨冷笑道：「不管有沒有證據，先抓你回衙門，讓穆大哥過堂再說。」

小虎大笑道：「好啊！你來抓吧！等我見了穆捕頭，你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你倒痛快。」一陣風道：「難道你認得穆總捕頭？」

小虎道：「我雖不認識，但是我老爸認識。」

一陣風問道：「令尊大人是誰啊？」

「就是江夏府的總捕頭黃二郎。」

一陣風一呆，不由向他老弟一陣雨望去，彷彿在徵求他的意見。一陣雨冷笑道：「這小鬼鬼得很，大哥少聽他那一套，抓回去再說。」

一陣風皺眉想了想，對小虎道：「你既是江夏總捕頭的公子，到淮陽來幹甚麼？」

「跟二位一樣，是幫我老頭子辦案來的。」

「辦甚麼案子？」

「辦的是搶劫殺人案。」

「難道兇手就在此地？」

「這點還不知道。」小虎道：「不過線索在此地。」

一陣風見小虎說得頭頭是道，神色愈發慎重，道：「線索在那裏？」

「就在三元壇的筱乩童身上。」

一陣風又是一呆，一陣雨卻道：「沒那麼多話好說，大哥，是非讓穆大哥去問，咱們只管逮人。」

小虎道：「好啊！繩子現成的，你來綁就是了，見了官咱們再來評評理。」

一陣雨見小虎一副誠心誠意，拿着一根蔴繩自願就縛的樣子，覺得這小鬼頗能見風轉舵，也就不客氣，大模大樣地走過來。

才走了幾步，小虎手中的蔴繩像蛇一樣，驟然竄了出去，這招「千影鞭」的確也不同凡響，竟把一陣雨的脖子繞得正着。

一陣雨大吃一驚，臉上的痲子，變成一顆顆紅豆，啞叫道：「大哥，快出手宰了這小鬼。」

一陣風貼着牆壁像紙糊的身子一動也不動，臉色卻難看得像死了爹娘，彷彿覺得他這位老弟一招就被個小鬼制住，太沒出息。

他居然道：「二弟，你就求求這位小兄弟抬抬手，放了你吧！」

一聽大哥居然說出這番見不得人的話來，一陣雨氣得幾乎暈了過去，雙手抓住繞在脖子上的繩子，拚命掙扎，就像拔河比賽一樣，用力向後拉。

小虎的力氣雖沒有一陣雨大，卻緊抓住繩鞭不放，繞着一陣雨轉圈子，口中哈哈笑道：「你這種身手還想抓人，我看你還是回家抓抓老婆孩子算了，要抓你家小祖宗，門兒都沒有。」

一陣雨暴吼一聲，臉上的痲子豆由紅變赤，又把小虎拉近一尺，啞吼道：「老子要剝你的皮。」

「算了吧！你這陣雨打不濕衣裳的，像是西北雨，下了二三滴就沒有搞頭了，就像你老哥一樣，沒西北風，動也不能動。」

一陣雨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又是一聲暴吼，把小虎又拉近一尺。

小虎卻趁他用力正猛之際，順水推舟，向他身上撞去，鞭柄像根棍子，順勢向一陣雨胸口猛戳。

一陣雨萬萬想不到天下竟有這麼刁鑽的小子，力道用空，蹬蹬蹬退了七八步，倏覺胸口奇痛，仰天跌倒地上，小虎一個脚正好踩住他胸口。

一張痲子臉立刻由赤變青，青裏泛白，一陣雨又氣又怕道：「你想怎麼樣？」

小虎故意嚇嚇他道：「我想把你弄成吊死鬼，去見閻王。」

「不不不！」一陣雨急忙搖手道：「你殺了我對你沒好處，我大哥也不會饒過你，大哥，你怎麼還在坐山觀虎鬭哪！」

小虎也有點奇怪，這裏拚得你死我活，一陣風怎麼不插手，站在那兒像沒事一樣，轉目望去，只見一陣風哭喪着臉道：「二弟，你不會看看嗎，我這陣風吹不動啦！」

「賊死你孫子，江湖上算你輕功第一，你怎麼會動不了？」一陣雨氣得破口大罵：「我要能去看，我還會嚷嚷。」

一陣風道：「我被人頂住啦！」

「被什麼頂住啦？是你老婆的屁股，還是粉花花的奶子？」一陣雨差點把髒話都罵出來了。」

一陣風急急吼道：「你沒見我脊樑上頂着一把劍嗎？嘖嘖嘖！後面的大爺輕一點，快戳破我的皮啦！」

小虎這才知道隔着竹牆縫裏，有把劍看住了一陣風，難怪他一點皮條也沒有。

他想笑，什麼大爺，是玫瑰大奶奶，或是紫奶奶才對。他終於忍住了笑意，道：「本來沒你們的事，是你們自己要搞得風風雨雨的，我也不爲難你們，只要答應一件事，就放了你們。」

「好好好，你說吧！」一陣風巴不得早點離開，天下任何事那有活命要緊。

小虎道：「快快滾出淮陽城，不准停留片刻，這件事也不是你們管得了的。」

一陣雨忙道：「我們一定滾，而且滾得遠遠的，永不回來。」

小虎嘻嘻笑道：「你答應得這麼痛快，反而使我不放心。」

一陣雨卻欲哭無淚，道：「小祖宗啊！我答應不是，不答應你也不是，你要我怎麼說才相信啊！」

小虎道：「剛才你們兄弟倆那招『引蛇出洞』，讓我心裏怕了，所以我總得要點兒保證，你說是不是？」

一陣雨又氣又急，就是沒轍，哭兮兮地道：「你要什麼保證啊？」

小虎道：「我正在想。」

「甭想啦！小祖宗，你踩得我胸口又疼又悶，要什麼我就給什麼，這總行了吧！」

「這樣吧！」小虎道：「我也不知道你會不會口是心非，或是有口無心，你說說，該拿點兒什麼東西給我做保證，只要能讓我放得下心就好。」

賊他娘的，這小子眞難纏，一陣雨在心裏罵個不停，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哀求道：「我怎麼知道你要什麼東西，才放得心下，你……你不是在爲難我嗎？」

小虎嘻嘻笑道：「老實說，只有割下你的腦袋，我才能放心，不過，無冤無仇，割下你腦袋，我又狠不下心。」

「不不不，你千萬別割我腦袋。」一陣雨對小虎的情緒，無法捉摸，眞担心他會突然下毒手，只能哭兮兮苦苦哀求道：「除了腦袋，什麼都行。」

「那把一雙手割下來給我留個紀念怎麼樣？」小虎又在捉狹耍寶了。

「小祖宗啊！你斷了我的手，還不如殺了我。」一陣雨眞正欲哭無淚。

小虎看看時間不早，不想再拖下去，笑道：「這也不肯，那也不肯，這倒有點讓我爲難了，這樣吧，你把身上的暗器，通通給我留下。」

「好好好，小祖宗，你眞聰明，繳了我的暗器，等於玩蛇的沒了叫化棒，雷公少了鎚子，沒法啦！」一陣雨自諷自嘲地在地上一陣忙亂，解開了腰上的暗器腰囊，丟過一邊。

「還得加上一樣，我才放心。」小虎笑道：「你轉過身去，趴在地上，讓我把你雙手綑上。」

一陣雨痲子臉又變顏色了，吃驚道：「小祖宗，你又想玩什麼花樣啦？」

小虎笑道：「你不用怕，我只想給你理個光頭。」

「我又不是和尚，理光頭幹嘛？」一陣雨又驚奇又氣憤。

小虎道：「我剃掉你頭上的毛，就是表示以髮代首，假如你敢口是心非，我會把你暗器與頭髮一齊送到穆總捕頭那兒，看你丟不丟得下這個臉，而且我還會傳言江湖，說你要做我兒子，剃髮留毛，報答我不殺之恩。」

一陣雨呆了，他想不到小虎想出這麼絕的點子，俗話說，人要留名，虎要留皮，這副模樣眞的給嚷了出去，江湖上那還能混。

他這邊正在猶豫，一陣風已大聲嚷嚷了：「二弟，古時韓信能受胯下之辱，你就將就將就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一陣雨咬牙道：「好，我認命了。」翻過身去，雙手反負，就等着小虎動手。

小虎脚就踏住他雙手，抬頭笑道：「一陣風，聽你口氣，好像不太服氣，還想報復似的，對不對？」

「不對不對。」一陣風急忙雙手亂搖：「我只是亂打比方，意思叫我二弟快遵尊從你話，犧牲一下可以上路，絕對沒有報復的意思。」

「那很好。」小虎點點頭，拔出腰際匕首，蹲下去爲一陣雨理髮起來。

其實他那有這份閒心，把一陣雨的頭理光，只不過把他的髮給割掉，又亂七八糟的橫剃一刀，豎剃一刀，左看看右看看，這才滿意地收起刀子，笑道：「番邦有個七先生，滿頭理光，只留頭中間一撮馬鬃毛，你現在反過來，中間理光光，痲花臉加上痲花頭，有意思，我代你取個名字，以後就叫八哥好了。」

說完，鬆了繩鞭，收脚拾起了地上的暗器腰囊，愈想愈得意，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來。

一陣雨氣得幾乎發瘋，跳起來就要走，一陣風大叫道：「二弟，你不能放下你老哥哥不管哪，好歹你也跟我一齊走啊！」

一陣雨的痲臉泛出了青光，收脚停步，陰陽怪氣道：「你爲什麼不走？」

「後面一把劍頂着，我那敢動啊！」一陣風的臉像張冥紙，現在皺成一團，也分不清眼睛在那裏。

小虎哈哈笑道：「這還不簡單，老弟替老哥也理個痲花頭，不就能走了嗎？」

一陣雨哈哈大笑，笑聲像狗在哭夜一樣，笑畢道：「對，我被弄得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你老哥豈能倖免，應該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才對。」

在懷裏東掏西掏，掏出一把小刀，走到一陣風面前，依樣葫蘆亂剃一通，剃得像墳堆上的亂草，刮完了二兄弟你看我我看你，齊都指着對方的頭大笑，笑得眼淚鼻涕齊都流了出來。

小虎更是笑得打跌，一邊笑一邊道：「我受不了啦！你們快走吧！」

一陣風像奉到了天音綸旨，拉着痲臉八哥的手，呼地一聲離地飛起，一猱十丈，恍眼不見人影。

二人一走，屠宰場的竹屋中，飛出兩條嬌瘦的倩影，果然是紫玉釵與玫瑰釵，二人亦笑意盈臉，高興不已。

小虎卻虎起了臉，悻悻道：「二位姊姊好啊！看我在單打獨鬭，也不出來幫場子，難道要看我笑話。」

紫玉釵吃吃笑着，接住小虎道：「小虎哥，我們在淮陽城裏住久啦，認識這一陣風兄弟倆，實在不方便出面，所以才讓你一個人唱獨脚戲。」

玫瑰釵也笑道：「你的蔴繩鞭一出手，我就知道你這招用對路子，讓你耍威風，開心，難道不好？」

小虎在二人的柔情笑意中再也裝不下去了，笑嘻嘻地道：「下次兩位姊姊再看白戲，可別怪小弟也要剃妳們光頭，請妳們到報藥寺裏做半年尼姑。」

「你敢。」玫瑰釵趁機搔小虎的癢，小虎忍不住呵呵大笑，二個人扭成一堆。

紫玉釵忙道：「好了好了，快回去吧，有許多事要等小虎提出來商量哩。」

＊　＊　＊

回到盲人按摩院，小虎大牛的房間一片肅靜，小虎把闞積德的交換條件提出了報告，當然他把大牛家的現狀略而不提，避免大牛担憂傷心。

聽完小虎的話，三八花第一個就喳喳呼呼起來：「小虎哥，你答應了沒有？」

「我答應要做這筆買賣。」

三八花喳呼道：「你怎麼能答應呢？小虎哥啊！你老爹要你考狀元，你不當狀元也就罷了，這種殺頭的事怎麼做，萬一被逮到，連你老爹也要上刑場人頭落地啊！」

小虎瞪眼道：「妳有完沒完啊！要怕這次就跟大牛一齊回去。」

大牛一怔，道：「你要我回去？」

小虎握着大牛的雙手，誠摯地道：「大牛，你不能不回去，聽說你老爹號子裏的情況不太好，大家都等着要錢，我們出來的目的，就是要找回銀子，現在銀子既然有了着落，你應該先帶回去給你爹救急，對不對！」

大牛想想的確有道理，點點頭，道：「你也可以一齊走啊！反正抓土匪是官家的事，你何必再管下去。」

小虎道：「我並不想多管閒事，可是你走了，還要有人斷後啊！萬一筱乩童發覺追上來怎麼辦？所以你先脫身，快則三五天，我隨後回去，有這麼多大姊姊大哥哥幫忙，沒有什麼不放心的。」

大牛道：「好吧！我什麼都聽你的。」

三八花又喳呼起來了，問紫玉釵道：「紫大姊，你認爲小虎這樣做妥當嗎？」

紫玉釵在路上已聽小虎說過大概計劃，此刻微微笑道：「小虎哥有他的打算，其中利害關係，他當然衡量過，我想妳可以放心的。」

小虎道：「三八花，我看妳還是跟大牛回去的好。」

三八花嘴又翹起來了，嘟嚷道：「你不回去我爲什麼要回去？」

小虎一哼道：「跟着我就得要出生入死，看妳對我一點信心也沒有，讓妳跟着，反而礙手礙脚。」

「好嘛好嘛！，我對你有信心嘛！」三八花對任何人都精得像鬼一樣，就是對小虎沒脾氣。

小虎這才放過三八花道：「這一伙我們不但要對付闞積德，還要防筱乩童，所以我們要雙管齊下，除了大牛呆瓜，其他的人都要通力合作，不能出一點差錯，出一點差錯，我們就死路一條。」

三八花道：「我該做什麼，你就吩咐吧！這些嘮叨不說我也知道。」

小虎道：「那好，今夜我去跟闞積德合作，明天妳就去應付筱乩童。」

三八花大吃一驚，道：「只我一個人？」

小虎不懷好意地笑道：「又不是要妳去打架，難道還要派兩個保鏢給妳？」

「不去打架那去幹嘛？」三八花一顆心已在七上八下。

小虎道：「叫妳去施展嗲功，跟他撒撒嬌就行啦！」

大家聽了這番話都笑了起來。

「行嗎？」三八花眞在懷疑小虎是不是在故意捉狹，那能笑得出來。

「有什麼不行的？」小虎人五人六地說：「假如不行，妳喳呼兩下子，不就讓筱乩童乖乖就範。」

玫瑰釵笑得透不過氣來，連忙道：「小虎，你也別逗啦，快把詳細計劃說出來吧，不要讓三八妹子提心吊胆啦！」

小虎這才把心中的想法詳詳細細地說出來，當中有漏洞的地方，由紫玉釵與玫瑰釵絞腦汁補充。

三八花的確要去對付筱乩童，這當然要等到闞積德說出筱乩童的落脚處才能開始行動。

三八花聽完，雖然知道暗中有人保護，但危險性仍舊很高，雀斑臉不禁綠了半邊，不過想起自己剛才的話，只能咬着牙硬挺，她就是不願意離開小虎，恐怕小虎看出自己臉有難色後又下放逐令。

午後酉時，淮陽城裡各家錢莊銀號還沒下班，所有的大老闆都接到一張請帖。大紅帖子還寫上了金字，略備小酌，恭請大駕光臨。

地點是淮陽城最有名的五月花大酒家，署名的是三元壇筱大法師，時間就是下一個時辰戌時。

五月花大酒樓是淮陽最貴的酒樓，比鬧過命案喧騰一時的杏花閣還要貴，吃一頓花酒可以吃掉窮人一年的開銷，裡面的姑娘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這幾家銀號的大老闆當然樂意去，何況筱乩童是大客戶，在淮陽的知名度也不低。

剛到戌時，五六位大腹便便的銀號大老闆就在五月花的包廂房裡排排坐吃水果，相互寒暄了起來。

寒暄中大家都難免彼此問問消息，探探筱乩童的行情，因爲這頓盛宴來得太突然，時間也太倉促，所以大家心裡都產生一個問號，筱乩童突然請客的目的何在？

俗語說，會無好會，宴無好宴，銀號的大老闆就怕人家沒有擔保，開口借銀子，這些銀號老闆的原則是要找老婆可以，要借銀子就傷腦筋了。假如碰上有頭有臉的人，就更傷腦筋了，借了怕變呆賬，不借又有人情上及其他方面的壓力，所以普通一般人請客，他們寧可不到不吃，只是

五月花的大妹子太誘人，不過還是存有戒心，大家彼此關照，萬一有困難，能打哈哈，就打哈哈，吃完了再說。

可是當他們相互溝通下，突然驚奇地發現，筱乩童的行情又看漲了，各家的存錢數目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兩三倍。

城裡有許多小道消息，說「武則天」遭人攻擊，死於意外，財產都讓筱乩童接收了過去。

是誰攻擊「武則天」的，這些大老闆攪不清楚，也懶得弄清楚，因爲他們只關心銀子，筱乩童既然這麼有銀子，那這頓酒就吃得心安理得，沒什麼好顧慮了。

因爲這麼有錢的人，銀子用都用不完，怎麼會借銀子。

＊　＊　＊

就在各銀號大老闆在吃菓子寒暄之際，小虎已來到五月花隔壁的賓館。

賓館也是客棧，反正做生意的人花樣百出，要招徠生意，什麼花樣都攪得出來，官府也管不了那麼多，反正只要繳稅就可以，只要不造反，大家都懶得管。

闞積德早已在門口等，一見小虎立刻引到裡面房間，道：「快把衣服剝下來。」

小虎一怔，道：「幹嘛脫衣服？」

闞積德急急道：「我要替你易容化粧一下，好戲快上場啦！」

小虎怔怔道：「幹嘛要化粧？化成誰啊？」

「化粧筱乩童。」闞積德已在準備水盆油彩。

小虎的興頭來了，笑道：「這一套我在行。」

他想起自己還扮過七殺和尚，攪得三路人馬鷄飛狗跳，到現在還沒有解開這個謎，於是立刻也動起手來。

這時他才看到闞積德準備得眞算齊全，無論衣衫帽子，化粧用品，就連鞋襪都準備齊了，果然是黑道上的一把手，以後對付他還眞要花點頭腦才行。

闞積德顯然是行家，在小虎臉上東抹西抹，用麵粉把小虎鼻子加長墊高，又加了些鬍子，三下兩下就變成了如假包換的筱乩童了。

筱乩童的身裁跟小虎也差不多，闞積德把小虎臉上的粧化好，道：「衣衫鞋襪你就自己穿吧，去的時候別忘了帶着那把翠玉水烟壺，千萬記住，扮筱乩童就要有筱乩童的架勢，我先走啦！」

小虎忙一把拉住道：「我什麼時候去？」

「點一炷香，香燒完五寸，立刻就到隔壁的五月花去。」闞積德說完，自己臉上也鬼畫符了一下，照照銅鏡，才滿意的走出房間。

＊　＊　＊

闞積德的確是工於心計的人物，他扣好了時間去的，這些銀號的大老闆剛把筱乩童的行情溝通完畢，他人就走進了包廂。

「各位大老闆，我姓許，許許，是筱大法師的新任總管執事，因爲大法師還有點事處理，所以派我來先招待各位大老闆，請各位大老闆盡興。」

這些大老闆一聽這位許總管是筱乩童身邊的人，再打暈他滿面油光，氣勢神態與一般的管事不一樣，連忙自我介紹的自我介紹，掏名刺的掏名刺，伸手想握手的伸手，熱烈非凡。

闞積德也知道，這些大老闆是狗眼，看的不是他的人，是銀子，越發擺足了架勢，只略略點點頭，就雙掌一合，拍了兩下手。

酒家裡的侍者都跑了進來，闞積德大刺刺地吩咐道：「立刻上菜上酒，把最好的姑娘統通給我叫到這裡來，陪酒錢加一倍，不准轉枱。」

「是，是。」那些侍者笑逐顏開，連連應喏而去。不片刻，一大堆花枝招展，燕瘦環肥的姑娘像潮水一般湧了進來。

「各位喜歡什麼對象自己選，我家主人吩咐過，各位若有一絲一毫的不滿意，就要砸了我的銀飯碗。」

這一說大老闆們都笑了起來，心裡的隔閡已經蕩然無存，場面立刻活潑無比。

「美美啊，坐到我這邊來……」

「吹太清啊！咱們是老相好啊！來，親一親。」

人類原始的醜態在這酒色徵逐的場合中，都浮現了。

闞積德冷眼旁觀，心裡喃喃想：這是闞大班的最後一夜，讓你們痛快吧，過二天就會官司登場了。

在滿房間衣香鬢影，浪謔笑聲中，酒菜也端上來了。

火扣熊掌、燜燒象鼻、香菇魚翅、山珍海味，統通上桌，還加上普通人家難得一見的名酒。

闞積德斟滿酒杯，舉杯敬酒道：「各位放懷喝，筱大爺還沒到，我代表筱大爺敬各位一杯！」

「謝謝，謝謝。」這些銀號的大老闆連連致謝，大大表示親熱和滿意。

酒過三巡，有人站起來說話了。

「許總管，我是華南銀號的大掌櫃，能不能請教一件事？」

「請說。」闞積德老神穩穩，裝出端莊的微笑。

華南大掌櫃道：「請問筱大法師請我們客，究竟是有什麼事要我們帮忙？」

「對對，許兄透露一點點給我們聽聽，免得咱們無功受祿，心裡難過。」世華銀號的老闆也敲邊鼓了。

闞積德微微一笑，正經八百地道：「本來這件事要等筱大爺來親自說的，不過各位既然這麼急，我就透個消息給各位，筱大爺明天凌晨有急用，要提光存在各家銀號中的銀子，數目太多的話，最好能折成金子。」

客戶提自己存的錢，銀號錢莊自然沒有留難的理由，不過因爲數目太大，他們自然也關心。

「什麼時候？」

「今天夜裡。」

「爲什麼這麼急？」這些銀號的大老闆大感奇怪，而且也感到時間太急促了，有的怕現銀的調度有困難。

「這有個緣故。」闞積德表演得不慍不火：「筱大爺要做大家樂。」

這些老闆立刻睜大了眼睛，因爲他們的腦子就是算盤，大家樂有多少賺頭，他們心裡一淸二楚，所以神色上就顯示出極

大的興趣。

「做大家樂立刻就有現成的銀子收入，也用不到那麼多的資本啊！」有人提出了疑問。

「筱大爺覺得這點資本還不夠，希望各位大老闆再多借個幾十萬兩，不過現銀收入快，所以短時期內就可以回籠的。」

聽到還要借，這些大老闆滿腹狐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頓時互相打問號起來。

「許總管，你能不能說出個道理來，只要有道理有攪頭，借銀子是不成問題的。」說話的是世華銀號的老闆，其他的老闆也齊都點點頭。

旁邊這些鶯鶯燕燕一聽銀子的出入是天文數字，也齊都靜了下來。

闞積德微微笑道：「道理當然是有的，我家筱大爺既要做大家樂就要大做，請各位想一想，南七北六十三省，有多少個像淮陽這種大碼頭，少說也有一百多處吧，每處開張總要個萬把兩開辦費用，筱大爺這點銀子散一散，每個地方能散到多少，各位應該比我清楚才對。」

這些大老闆聽得倒吸一口氣，頓時呆了，這筆大生意正是雄心萬丈，就以一百個聯號粗算，這種賺頭加起來，恐怕連皇帝老子都會眼紅。

這時有個嗲聲嗲氣的聲音道：「許大爺，這麼好賺頭的生意，做了一定發財，這些大老闆不借，我們五月花的姊妹都有點私房錢，湊一湊就搭一股好了。」

說話的五月花紅牌姑娘靈青牙，大有不把這些銀號大老闆放在眼裡，在她們眼裡，男人脫了褲子，都是一個衰樣。

話開了頭，鶯鶯燕燕立刻七嘴八舌起來，這些大老闆臉上尷尬，心裡也不是滋味，淮陽城裡的大銀號都到了，難道還抵不上酒家裡的紅姑娘有氣魄？

「好，我們聯貸一百萬兩好了。」世華大老闆開了口。

他是與其他各家大老闆用眼色暗號溝通後作出的決定。

「不過手續要正式辦一辦。」第一銀號的老闆提出了補充。

這當兒門開了，「筱乩童」適時出現，銀號大老闆爭相站起來打招呼。

小虎端足了架勢，拿着翠玉旱烟壺，火也沒有點，呼嚕嚕呼嚕嚕拚命地吸，頭點得像小鷄吃米。

拉開當中的椅子，四平八穩地落坐，嘴巴還是不離旱烟壺，含含糊糊道：「你們盡量，你們盡量！」

闞積德俯身道：「大法師，各家老闆已經答應，要聯借一百萬兩。」

「唔！」小虎儘量用鼻音來表示，心裡却暗吃一驚，哇呀！這傢伙眞狠，挖完了銀子不算，還要透支一百萬兩，筱乩童發現了不吐血才怪。

「不過他們要求辦正式手續。」闞積德又在提示。

「應該，應該，現在辦現在辦。」小虎人五人六地點點頭。

闞積德道：「各位大老闆，大法師的意思現在立刻就辦，但爲了不妨礙各位飲酒取樂，不妨請各位下條子召管事來，手續就在這裡辦清楚，到夜裡就提銀子。」

「何必這麼急？」有人提出了疑問：「明天一大早辦不行嗎？」

小虎老神穩穩，對闞積德含含糊糊道：「你跟他們說。」

闞積德裝出愼重的表情道：「不瞞各位說，筱大法師在各地的計劃都已安排好了，就等銀子撥出去，立刻開張，各位可以算一算，拖一天要少賺多少銀子？所以希望連夜趕辦，爭取時間，能早一天就早一天開張，各位的帮忙，筱大法師知道，已準備將來在賺頭裡撥一成，作爲各位大老闆的乾股。」

這麼大而且穩有賺頭的生意，能有一成利頭分，也不是小數目，這些老闆暗暗扳扳手指頭，就欣然色喜，連聲答應辦。

於是紛紛下條子，闞積德立刻叫酒家裡的小二跑腿，各家銀號的管事奉到老闆的手令，自然脚跟敲着屁股，帶着文件跑過來。

一場天文數字的交易，就在五月花酒家裡完成。

* * *

還未到初更，空馬車就由闞積德押着到各家銀號去收金子了，整整裝了八大輛馬車立刻分成二路，一路轉到媒婆館，一路不知道轉到那裡去了。

小虎早已在等候，從這些地方，他發現闞積德的頭腦的確細密，一切騙局步驟，安排得天衣無縫，過程絲絲入扣，最後又來了四輛馬車，車上也是長形的紅箱子，闞積德立刻指明，這些都是兵器，於是在媒婆館中開始分裝了。

十二金釵齊都出動親自動手，把兵器箱子打開，是四箱梨花噴火槍，還有兩箱竟是與紅岩寨發現的火藥一模一樣的火藥丸子。

小虎暗暗心驚，他雖不知道這些火器是誰要的，至少可以肯定不會用在正路上。

現在把火器放在箱底，箱面上鋪了黃澄澄的金元寶，直到統通裝完，又披紅掛綠地僞裝好，時辰已接近黎明。

闞積德一直監視着，此刻對小虎道：「你準備派誰運送？」

小虎道：「當然是由媒婆館的人運送出城，不過好像有點不對頭。」

「什麼地方不對頭？」

「金子的數目好像少了不少。」

闞積德嘿嘿笑道：「借的一百萬兩是我動的腦筋，該歸我，其他的全部歸你，橋歸橋，路歸路，對不對？」

小虎自然沒有話說：「好，等城門一開，車隊立刻出城，我連吹鼓手都準備好了。」

闞積德問道：「你不走？」

「我當然不走，事情沒完，我怎麼能走。」小虎笑道：「等東西到了地頭，拿到了回條，你說出筱乩童的住處，我還有一大堆事要處理，你說我走得了嗎？」

「嗯，嗯。」闞積德滿意地點點頭：「那末這段過程就交給你啦！再見。」

小虎忙道：「你不留下個地點，有事情我可以去找你。」

「有事情我會找你。」闞積德狡猾地一笑，人已如飛地離去。

「大牛跟銀姐在那裡？」小虎向玫瑰釵招呼。

玫瑰釵笑道：「已在廳裡等你哪！」

廳中十二金釵都在整理行裝，銀釵却在與一批吹鼓手打交道，發紅包，只有大牛呆呆地坐在櫈子上。

小虎先走到銀釵身邊道：「怎麼，還要樂隊啊？」

銀釵附着小虎耳朵輕聲道：「裝模作樣也要裝得像，下聘禮沒有樂隊，怎會像話，假戲亦得眞做啊！」

小虎也輕聲道：「請盲劍門的艾大哥帶他手下，也雜在樂隊裡一齊走，大牛胆子小，一定要保護他平平安安回家。」

「也好。」銀釵點點頭，忙招呼人去請艾掌門人。

小虎這時才與大牛告別：「大牛，這麼多的金子你也看到了，我請十二金釵除了銀姐外，都保護你回家，也讓艾大哥與你一齊，一路上你儘管放開心。」

大牛心裡說不出是高興還是難過，抓住小虎雙手，道：「你也一齊走吧！」

小虎道：「我何嘗不想走，但我走不了也不能走，好歹我要抓住筱乩童再說，回去代我問候你爹，也代我問候我老爸。」

「我會的，小虎哥，謝謝你對我這麼好。」說着鼻子一酸，眼淚不由自主地像串珠珠落了下來。

小虎的眼眶也紅了，啞聲道：「拿點金子去探望三八花的家，還有呆瓜家是木匠，一年賺不了多少銀子，很辛苦的。」

「我知道的，小虎哥，我不會忘記他們的，這次帶回去的數目一定多，多出來的我都要送給三八與呆瓜，其他的要我爹多多做善事。」

小虎拍拍大牛肩膀欣慰道：「你既然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時辰差不多了，你可以起程了。」

大牛依依不捨地道：「小虎哥，你要小心啊！」

「我知道。」

「那個闞積德尤其不是個東西，你更要小心。」

小虎笑道：「我已跟銀姊講好了，到了紅岩寨，領隊的寶石釵知道怎麼處理的。」

大牛又道：「呆瓜、三八花還在睡覺，我就不叫醒他們告辭了，代我謝謝他倆。」

小虎再次點點頭，二小就在黎明前依依不捨地話別。

雖然是暫時的分開，但經過十天來的生死患難，兩人都有一份濃得化不開的情感。

艾心率領的盲劍門都到了，車隊也掛紅掛綠完畢，於是第一輛吹鼓手前導，嗶哩叭啦，鼓聲咚咚地吹奏起來，自然，盲劍門的人戴着大斗笠，拿着喇叭也裝模作樣一番，整整十輛的車隊，在保護嚴密下，啓程慢慢馳向城門。

* * *

城門剛開，八個守城兵丁正在打哈欠，似乎還沒睡醒的樣子，三三兩兩進出城門的只是一些茶担子，鷄公車小販，倏聽到樂聲傳來，齊都凝神而望。

「大清早是那一家出喪啊？」一個睡眼惺忪的兵丁問。

「他奶奶的，你耳朶靈不靈啊！是不是昨夜賭骰子輸昏了頭。」另一個笑罵道：「這不是喪樂，是喜樂。」

「這麼早辦喜事？倒是新鮮事兒。」另一個說。

話聲中，車隊已到城門口，伍長出來了，一見好長的車隊，乖乖，場面眞不小，忙吆喝道：「停下停下。」

一個嬌滴滴的大美人已伸出頭來，嬌滴滴地道：「軍爺，咱們是花媒婆館的人，替宰相公子下聘禮，怎麼也要搜查啊？」

花媒婆在城裡大名鼎鼎，宰相公子來相親這兩天城裡正在當酒後茶餘的笑談，這位老丘八當然知道，正經八百的表情立刻換了副笑容，嘻嘻笑道：「原來是花媒婆的人，好，不查不查，放行。」

說話的是寶石釵，却笑道：「看一看，看一看，我知道你們軍爺的難處，這兩天抓火器販子皇命緊急，不看不好交待。」

這位伍長丘八爺心頭更舒坦了，笑道：「花媒婆果然名不虛傳，懂得體恤阿兵哥，好，弟兄們，就看一看，看一看，可不能亂翻啊！人家講面子，咱們也要上路。」

於是七八個兵丁慢吞吞、懶洋洋地上前，掀上面的箱蓋，箱蓋並沒有釘死，掀開板子，只見金光閃閃，映着朝霞，耀眼欲花。

「哇呀！這麼多金子！」這些丘八爺都看呆了。

（未完・十三）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桐柏山中未尋寶先尋仇，公孫、西門兩堡主打得稀巴爛，四大金剛要殺死兩堡主消恨，三絕婆婆趕來勸阻，暗示和他們有血緣關係，於是張小仙先去找寶，不參入戰圈，只將不了和尙與駝背叟殺掉，按繪圖找到妙妙廟，尋到機關地下室，發現聖僧哈里巴肉身，一份生前記事；一本武功秘笈——波羅經；一把碧玉寶劍，所得之寶，全部轉交還番僧阿巴達。此時三絕婆婆又趕來，帶張小仙到斷情庵和生身父母相認，指明情痴先生西門豪、公孫鳳就是他的父母，三人相認，共慶團圓。此時公孫長風突來斷情庵，要找小惡棍張小仙……

倫理不相認　爲利兩捐軀

隨着這一聲石破天驚的吼喝，四大金剛一字排開，大踏步的走出來，一直行至無情神尼與公孫長風的中間才停下來。

由於他們的出現，雙方的惡門立告靜止下來，場中人影飛竄，各自回到公孫長風、無情神尼的身後去。

阿郎身世已明，公孫長風是他嫡嫡親親的外祖父，但公孫世家的人蠻橫無禮，小仙恨滿心頭，却興不起一絲一毫孺慕之情，冷若冰霜的說道：「本教主在此，有什麽話你就直說吧，別欺負斷情庵的小尼姑。」

公孫長風的雙眸直瞪瞪的盯着四人脖子上的大項鍊不放，道：「前次見面之時，四位似無這些珠光寶氣，不知是從那裏得來的？」

多多含混其詞的道：「是從一個秘密所在得到的。」

公孫龍緊追不捨：「可是找到了聖僧哈里巴的寶藏？」

皮蛋得意洋洋的說道：「可以這樣說的。」

公孫虎臉色驟變道：「都發現那些東西？」

大笨牛擺動一下胸前的珠寶翡翠，故作神秘狀：「這只是其中一項，還有更重要的寶物。」

他故意不說，公孫豹更急，道：「是什麽東西？」

阿郎面不改色的道：「一把『碧玉寶劍』，一本武功秘笈『波羅經』。」

公孫長風再一次表露他霸道的作風，手一伸，以命令的口吻道：「拿來！」

「拿來？拿什麽？」

「寶劍與秘笈！」

「對不起，『碧玉寶劍』乃天竺波羅門的掌門信物，『波羅經』本來就是人家波羅門的東西，本教主已物歸原主。」

「老夫信不過，再說娃兒也沒有這個權利。」

「本教主爲何無權做主。」

「老夫買下藏寶圖，就等於買下了寶

藏。」

「笑話，藏寶圖僅作指示方向之用，至於寶藏何在，還需要各憑智慧與本事，更何況這藏寶圖，本來就是風塵雙俠的東西。」

「寶物無主，公孫堡至少也有四分之一的權利。」

不提殺人奪圖之事還好，一提及此事阿郎便火冒三千丈，怒氣冲天的道：「殺人償命，現在就是你血債血還的時候。」

公孫長風臉一沉，道：「老夫要你交出寶劍秘笈來！」

阿郎鐵面無私，語冷如冰：「本教主要你項上的人頭！」

「你做夢！」

「你休想！」

「接招！」

「看掌！」

祖孫二人針鋒相對，水火難容，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當眞捉對厮殺起來。

皮蛋勃然大怒道：「想打架，是不是？好啊，誰怕誰呀。」

大笨牛亦道：「哈哈！新學的『波羅玄功』今天正好找到靶子啦，你這個老混蛋命中註定要倒大霉！」

二人分從左右兜上去，原來想先給公孫長風一點苦頭吃，孰料，公孫龍、虎、豹三昆仲的動作更快，早已搶先出手，連多多也拖下水，三對三放手打起來。

「孩子住手！」

「我兒速退！」

「小仙子不得無禮。」

三條人影三聲吼，事到如今，西門豪、公孫鳳、三絕婆婆再不現身，就會演出骨肉相殘的悲劇來，三人來勢如電，硬將四大金剛強行截下來。

公孫長風的掌招雖已收回，但仍保持作勢待發的架勢，鐵青着臉道：「老婆子，妳又來多管閑事？」

三絕婆婆不疾不徐的道：「公孫老兒，我老婆子今天不是多管閑事，是來替你介紹三個人。」

公孫長風愕然一楞，問道：「介紹什麽？」

三絕婆婆指着公孫鳳道：「這是你的女兒公孫鳳，當年被你這個狠心的老子趕出家門時，就是被我老婆子安置在斷情庵，承無情師太不棄，收爲俗家弟子，在此帶髮修行。」

「哼！」

公孫長風冷冷的瞄了公孫鳳一眼，沒有正面答言。

做女兒的公孫鳳却早已忙不迭的跪倒在地，滿含着兩眶熱淚，喊了一聲道：「爹！」

啪！公孫長風好烈的性子，揚手打了公孫鳳一巴掌，惡狠狠的道：「公孫家沒有妳這個下賤的女兒。」

無情神尼面色一緊，代爲介紹西門豪道：「這一位是西門世家的老三西門豪，老堡主的乘龍快婿。」

西門豪不敢怠慢，馬上跟愛妻公孫鳳跪在一起，恭恭敬敬的喊聲道：「岳父大人。」

「哼！」

對這一位仇家的兒子，公孫長風連正眼都不屑瞧一下。

三絕婆婆將阿郎拉到了面前來，肅容滿面的說道：「小仙子，還記得吧，婆曾經告訴你，你與老堡主的關係非比尋常，是你嫡親的外祖父，還不快跪下來叫外公。」

人倫關係，個人毫無選擇的自由，小仙縱有一千一萬個不喜歡公孫長風，却無法否認公孫長風千眞萬確是他外祖父的事實，遲疑一下，還是心不甘情不願的跪在雙親的身旁，叫了一聲：「外公！」

公孫鳳拉一下兒子，小聲道：「孩子，還有三位舅舅，快叫呀。」

阿郎順從了母親的意思，叫聲道：「舅——」

僅僅叫了一個「舅」字，另一個「舅」字尚在喉嚨裏，便被公孫長風憤怒的吼聲淹沒，暴跳如雷的道：「不必，老夫沒有下賤的女兒，沒有邪惡的女婿，更不會有你這個雜種外孫。」

這話簡直六親不認，冷酷無情，阿郎在心底最深處怒吼道：「哼哼，你不認我，我也不認你，惹惱了本教主，就將你吃飯的傢伙摘下來。」

心裏雖然憤恨塡膺，但碍於雙親在場，却不便發作出來。

無情神尼道：「自古寃家宜解不宜結，老堡主如果承認了這一門親事，公孫、西門二堡纍積數代的世仇便可迎刄而解，何樂而不爲。」

三絕婆婆道：「孩子都這麽大了，鳳兒跟豪兒都吃足了萬苦千辛，老堡主望勿再固執己見，就成全他們吧。」

多多亦道：「是嘛，阿郎可不是普通的人物，他現在是白吃教的教主，少林寺的榮譽掌門人，也是天竺波羅門的榮譽掌門人。」

皮蛋道：「是個大富翁，也是一位大善人，擁有七里坡的總壇，開封府的白吃賭坊兩筆不動產，脖子上的寶玉，口袋裏的明珠，更是無價之寶，在開封的一場救濟大會就花了三十四萬兩，不知帮助了多少窮苦之人。」

三人輪番上陣，根本不給公孫長風說話的機會，大笨牛接道：「這樣的外孫可謂天上少有，地下無雙，點上十萬支火把，找遍大江南北也找不到，別老糊塗，發神經，將現成的富貴往門外推。」

五人的車輪舌戰，總算告一個段落，公孫長風的怒火亦燃燒到了最高點，猛然大喝一聲，道：「都是妳這個賤人惹的禍，不殺掉妳何以對列祖列宗交代。」

滿腔的怒火，化作一股殺人的狂熱，單掌倏擧，照準公孫鳳的「天靈」穴電擊而下。

彼此近在咫尺，招發即到，公孫鳳命在旦夕。

父叫女死，不敢不死，公孫鳳暗道一聲：「罷了。」閉目等死。

阿郎却不肯坐視，瘋狂的吼叫道：「不准傷我娘。」

情急之下，那有提氣運功的時間，完全是基於本能反應的急就章，掌出「天王托塔」，迎着公孫長鳳的掌招往上推。

情痴先生西門豪鶼鶼情深，自亦無袖手之理，也倉皇出手馳救，不料，公孫龍

、虎，豹蓄勢已久，一直在密切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西門豪招出一半，三兄弟已如狂風暴雨般攻上去。

「不要臉，你以老欺小！」

「不要臉，你們以多為勝！」

「不要臉，你們翻臉無情，休怪我們也六親不認！」

多多、皮蛋、大笨牛三人一條心，發話同時早已分別攻向公孫龍、虎、豹。

十來個人鬥在一起，可謂險象環生，三絕婆婆，無情神尼想阻止也來不及，說時遲，那時快，無數道暗力撞在一起，就好像炸彈開花一般，公孫長風、龍、虎、豹，與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皆被震得雙腳離地，疾飄數尺。

情痴先生西門豪栽坐在地，臉色泛青，胸中血氣翻滾不停。

公孫鳳的傷勢最重，嘴角已滲出血絲來。

新仇舊恨，舊恨新仇，小仙一齊湧上心頭，憤怒的火焰燒得他有點歇斯底里，狼行虎步，衝到公孫長風面前去，咬牙切齒的道：「老匹夫，你不承認我是你的外孫，本教主也不認你這個無情無義的外公，張爺爺、張奶奶的這一筆血債不能不算，斷情庵就是你亡魂絕命的所在。」

「在」字尚未出口時，公孫長風已搶先出手，「怒海狂濤」、「釜底抽薪」、「石破天驚」，三招快攻連成一氣，分襲小仙全身三十六處大穴，絲毫也沒有半點祖孫之情。

「好，咱們拚吧，死吧，殺了你這個老混蛋，就天下太平啦！」

「風雲色變」，「大地同悲」、「佛光普照」，大悲三絕掌應聲而出，還隨掌發出了「波羅玄功」。

「小仙子，不可以目無尊長，以下犯上。」

「爹，你就殺了不孝的女兒吧，千萬不要傷害小仙。」

公孫鳳不顧重創之身，連滾帶爬的衝過去，企圖以自身的性命來阻止悲劇的發生。

可惜，晚了，兩掌相撞，天搖地動，「波羅玄功」的威力連小仙自己都感到意外，前不久，阿郎的功力與公孫長風尚有一段距離，如今硬拚之下，實已超出不少，震得公孫長風暈頭轉向，血氣翻騰，蹬！蹬！蹬！的連退了七八步，仍自搖搖晃晃的拿樁不穩。

禍不單行，公孫龍、虎、豹欲殺西門豪，被多多、皮蛋、大笨牛截住動上手，三小成心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波羅玄功加上大悲掌，三兄弟吃不了兜着走，也相繼敗下陣來。

公孫長風驚慌失色的道：「這是什麽功夫。」

皮蛋挺着胸脯說：「是少林寺的大悲三絕招。」

大笨牛補充道：「再加上天竺波羅門的波羅玄功。」

「如此說來，桐柏山中的江湖同道的傳言不假，聖僧哈里巴的寶藏確已被白吃教尋得？」

此話並非出自公孫父子之口，而是西門敬德所說。

話落人現，動作快速無比，西門敬德、英、雄、傑、亮等，共約二十人，齊向四大金剛攏來。

多多故意炫耀一下胸前的大項鍊，道：「我們是已到過了哈里巴藏寶的地方，帶回來這些紀念品。」

西門敬德環目橫掃全場一眼，以懷疑的語氣道：「就只有這些。」

皮蛋道：「還有一支寶劍，一本武功秘笈，『波羅經』俱已物歸原主，還給波羅門主阿巴達了。」

大笨牛咧開嘴巴傻笑一下，道：「不過，『波羅經』上的經文，我們老大已背得滾瓜爛熟，而且，『波羅玄功』亦已具備相當的火候，我們老大的成就，就是西門世家的成就。」

西門敬德聽不懂，道：「你說的是什麽意思？」

大笨牛道：「因為我們老大也是你們西門世家的人。」

西門英困惑的道：「傻小子，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麽？」

皮蛋眼一瞪，道：「一點也不胡說八道，因為阿郎是西門豪與公孫鳳所生的兒子，也是你們西門家的一份子。」

西門敬德目注三絕婆婆，道：「姓張的小騙子，當眞是那逆子跟公孫家的賤婦所生。」

三絕婆婆一字一句的道：「沒錯，還是我老婆子收的生，親手抱去給風塵雙俠養，希望西門堡主能夠面對現實讓小仙認祖歸宗，從而結束西門、公孫二世家這一段沒來由的世仇。」

西門敬德的臉色陰沉沉的，就好像將要打雷下雨的那種天氣，提高嗓音道：「那逆子何在？」

其實，情痴先生西門豪就在他面前不遠，只因父子倆睽違太久，一時間無法肯定，西門豪聞言急忙跨前三步，雙膝跪下去，叫了一聲：「爹。」

「公公。」

公孫鳳也跪下了，還催促阿郎道：「仙兒，快跪下來叫爺爺。」

阿郎這一次沒有聽母親的話，依舊傲然卓立，朗聲說道：「媽，等他認了爹娘以後再跪也不遲，免得表錯了情，多此一舉。」

情痴先生西門豪臉一沉，道：「放肆，還不快——」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猛聽西門敬德怒吼一聲：「老夫斃了你這個孽障！」以掌代刀，劈頭砍下去。

「回去！」

阿郎不肯下跪的原因之一，就是防他猝然行兇，睹狀立即反手還擊，給了他一記劈空掌，西門敬德起初並未放在心上，及至感到壓力奇重，想到封阻時，已然無及，當場被阿郎的「波羅玄功」震退五六步。

「大胆！」

西門英、雄、傑一見大怒，分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攻上來。

「滾！」

多多、皮蛋、大笨牛三位一體，行動一致，往事立告重演，西門家的三昆仲，與公孫家的三兄弟，遭遇如出一轍，吃不

了兜着走，敗在波羅玄功加大悲掌下。

氣得西門敬德鼻斜嘴歪的道：「這是我們西門世家的家務事，誰管閑事老夫就跟誰沒完沒了。」

阿郎挺身而上，攔在父母的前面，冷聲道：「這檔子事本教主非管不可。」

西門敬德怒道：「小兔崽子，你憑什麽？」

阿郎高舉着拳頭，道：「憑拳頭比你硬，憑他是我爹！」

義無反顧，多多也跟小仙站在一起，道：「本姑娘也要管，因為情痴先生是我的——」

是什麽？一時間很難措詞，正感心急窘迫間，還是大笨牛替她解了圍：「是公公啦，將來妳要嫁給我們老大，我們老大的爹當然是妳的公公囉。」

解了窘迫，換來羞澀，多多的耳根子都紅了。

有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大聲喳呼道：「我老人家也要管！」

人牆裂開一條縫，老蓋仙洪五爺越衆而入。

西門敬德錯愕一下，道：「五爺憑的又是什麽？」

老蓋仙面不改色的道：「因為你兒子也是我爹！」

一語驚四座，全場的人都呆住了，西門雄驚詫不已的道：「老前輩別開玩笑，家父正在處理家務事。」

洪五爺一本正經的道：「誰跟你開玩笑，我老人家說的也是正經的。」

攀住阿郎的肩膀，作親暱狀，又道：「老化子我叫阿郎老弟，他叫我老哥哥，我們雖無結拜之名，却有金蘭之實，阿郎老弟的爹，豈不也就是老叫化子的爹，怎能任人宰割。」

老蓋仙望重江湖，西門敬德敬他三分，強作笑臉的道：「五爺快別如此說，這樣豈不要折煞了這畜牲，請一邊歇着，待老夫料理完家務事後，再陪洪兄敍舊。」

洪五爺却不以為然，道：「西門兄言重了，請看老叫化子的薄面，就成全他們，這樣你們兩大世家的宿仇亦可迎刄而解，豈不皆大歡喜。」

西門敬德堅持己見道：「老夫歉難從命！」

公孫長風亦及時插言道：「就算西門老兒答應，老夫也不同意，公孫世家的女兒絕不會嫁西門世家做媳婦。」

老蓋仙冷然一哂，道：「依公孫兄高見，當如何處理？」

公孫長風不假思索的道：「殺掉逆女，再與西門老兒決一死戰！」

洪五爺轉對西門敬德道：「西門兄又作何打算。」

西門敬德的想法與公孫長風不謀而合，怒冲冲的道：「殺掉逆子，與公孫老兒決一死戰。」

老蓋乃仰天長嘯一聲，神采飛揚的道：「好，好，你們拚吧，殺吧，狗咬狗，猴咬猴吧，最好趕盡殺絕，鷄犬不留，但是絕對不准傷到阿郎老弟的爹，誰要是動了他的一根汗毛，莫怪我老人家要以牙還牙。」

話完，索性站到西門豪的面前去，以防萬一。

三絕婆婆則騰身來到公孫鳳面前，寒霜滿面的道：「五爺之言不差，你們既然嗜殺成性，彼此勢不兩立，就拚吧，殺吧，狗咬狗，猴咬猴吧，最好趕盡殺絕，鷄犬不留，但小心不要傷到我的乾女兒，誰要是碰破了鳳兒的一點皮，我老婆子就要誰的命。」

無情神尼亦為西門、公孫二堡主的言行所激怒，往三絕婆婆旁邊一站，威風凜凜的道：「貧尼也算上一份，誰要是跟本掌門的徒兒公孫鳳過不去，就是與斷情庵為敵。」

多多、皮蛋、大笨牛不甘寂寞，互望一眼，心意已通，一字兒排站在小仙左右，齊聲說道：「四大金剛，生死與共，禍福同享，那一個不要命的胆敢向我們阿郎教主吹一口氣，白吃教就要取那一個的項上人頭。」

六人冷嘲熱諷，罵得痛快淋漓，但惡毒的言詞後面，却都有一顆善良的心，希望他們能及時省悟，懸崖勒馬，化干戈為玉帛。

西門敬德、公孫長風却不作如是想，憤怒的火花，直從脚底燒到頭頂，眼見西門豪、公孫鳳面前護衛重重，殺不了兒子，女兒，立將滿腔的怒火，全部發洩到對方的身上。

公孫長風道：「西門老兒，老夫要你碎屍萬段。」

西門敬德道：「公孫老狗，老夫要你血染黃沙！」

「殺！」

「殺！」

西門英、雄、傑、亮、公孫龍、虎、豹、美，乃至門下的所有高手，齊聲喊殺，彷若兩羣發怒的野獸，兩股洶湧的洪流，立即全面衝突，掀起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混戰。

因而，阿郎、三絕婆婆這方面，暫時西綫無戰事，總算暫時取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阿郎望了老蓋仙一眼，道：「老哥哥開封方面的救濟大會已經結束啦。」

一提到救濟大會，洪五爺就有一股子莫名的興奮，笑呵呵的道：「結束啦，足足開了兩個月，活人無數，助人無數，好爽好舒坦啊！」

多多道：「等此間事了後，咱們將珠寶變賣掉，再回洛陽去辦三個月。」

皮蛋說道：「好啊，洛陽的救濟大會，咱們一定要親自主持，辦得有聲有色才對。」

阿郎道：「這個主意不錯，日子就選在七里坡的白吃教總壇完工開壇的那一天，這樣才更有意義。」

不知何時，小和尚空空也來到斷情庵，雙脚併攏，行了一個擧手禮，道：「報告教主，特派員空空報到。」

阿郎「嗯」了一聲，道：「眼前邪僧不了已死，你的任務結束，可即刻歸隊，就先跟着大笨牛辦事吧，待返回總壇後，再重新分配工作。」

「是，教主！」

小和尚空空乖得像一隻小綿羊，果然

立正站在大笨牛身後，不言不動。

大笨牛早已肚饑，難得有片刻的寧靜，正在偷偷摸摸的取食袋子裏的烤山豬肉，被空空聞到了香味，道：「大笨牛堂主，你在吃什麼！」

大笨牛道：「是『素豬』，要不要嚐一嚐？」

小和尚空空道：「要，當然要，肚子都餓扁啦。」

大笨牛給他撕了一片，空空三口兩口就吞下去，道：「讚！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素豬』！」

事被無情神尼察覺，擺下一臉的寒霜，道：「大笨牛，佛門淨地，不得食用葷腥，你忘了！」

大笨牛忙說道：「沒有，沒有，我吃的是『素豬』，不信老師太吃一塊就知道啦。」

這小子胆子好大，果眞撕下一塊來送給無情神尼。

無情神尼是何等樣人，怎可與少林寺的小和尚相提並論，連正眼都沒瞧一下，便將大笨牛送給她的烤山豬肉扔到牆外去，厲聲制止道：「少在貧尼面前要花槍，不准再吃。」

大笨牛哭喪着臉，道：「可是，肚子正餓得慌——」

「那就到庵外去吃。」

「是！是！」

也不管阿郎是否同意，疾飄數丈，跳上牆頭。

眞絕，也虧大笨牛想得出，將裝烤山豬肉的袋子掛在斷情庵外的一棵樹上，他仍坐在牆上，面朝外向，大口大口的吃起來。

小和尚空空與他同進退，並肩而坐，你一口，我一口，吃的津津有味，樂不可支。

忽見遠處有一條人影，急急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正向斷情庵飛奔而來，距離稍近時，已認出他是玄武觀主怪道張半仙。

張半仙的後面，有一羣人在追趕他，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呈雁翅展開，天魔轎居中，快如瀉電奔雷，眼看就要將張半仙活捉。

足底抹油，腋下生風，張半仙拚足了最後一點力氣，終於衝進了斷情庵。

然而，氣已盡，力已完，奔行不遠，便栽下去。

合該他倒霉，正巧在大笨牛的脚下，一瀉而下，騎上了張半仙的背。

「卡馬！卡馬！」

「卡馬！卡馬！」

空空一切皆以大笨牛馬首是瞻，大笨牛騎在前面，小和尚空空騎在後面，他扳變一場，總算不虛此生，品嚐到了白吃教的樂與爽。

張半仙本已精疲力竭，如何禁得起空空、大笨牛再這樣折騰，騎不到兩三下便趴下不動了。

大笨牛啐道：「媽的，膿包一個，連兩個人都馱不動，差勁！」

空空亦隨聲附和，說道：「是嘛，這種貨色，根本不配在江湖上逞英雄，眞飯桶。」

張半仙喘了兩口大氣，勉力站起來，正準備繼續逃跑，天魔轎已到，天魔女秋水寒跨步而出，戟指怒叱道：「牛鼻子老道，你惡貫滿盈，插翅難飛，斷情庵就是你葬身的所在。」

猛地疾衝數步，人隨掌發，捲起一片狂飆，呼嘯聲中，砂飛石走，好厲害的秋水寒，簡直就是死神的化身，狂刮過處，無堅不摧，張半仙臨終連半句遺言都來不及留，便被震得飛起來，撞上了牆，撞成肉餅，頭破血流，四肢斷裂，粉身碎骨而亡。

兩聲慘叫，兩條命，鬥場中早已血流成渠，遍地死屍，這是新添的兩條新魂，一個是西門雄，一個是公孫虎，二人捨命對決，雙雙同歸於盡。

西門雄是阿郎的二伯，公孫虎是他的舅舅，但他們對他無情，小仙亦無動於衷，甚至場中的惡鬥亦不屑一顧，兀自來到秋水寒的面前，道：「秋阿姨，恭喜妳，捕殺了最後一頭狼。」

天魔女秋水寒和藹可親的道：「孩子，也恭喜你，終於找到了自已生身的父母了。」

小仙一怔神，道：「秋阿姨已經知道啦。」

秋水寒道：「是三絕婆婆告訴本宮主的。」

大笨牛紅着眼圈安慰道：「秋阿姨，妳可千萬不要太難過，我們白吃敎一定幫妳大力宣傳，猛做廣告，直至找到阿姨親生的兒子爲止。」

秋水寒撫摸着大笨牛的頭，笑道：「事實上本宮主已經找到了自已親生的兒子了。」

多多，皮蛋擁過來同聲說道：「是誰呀？好好福氣啊。」

天魔女秋水寒拍打一下大笨牛的頭，道：「就是他，大笨牛。」

大笨牛簡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說道：「這怎麼可能的，我只是一個放牛的孩子。」

天魔女秋水寒鄭重異常的說道：「怎麼不可能，爲娘的已經在最近派人調查的一清二楚，你是人家的養子，是你奶奶從洛陽近郊的一個尼姑庵裏把你抱回去扶養的。」

大笨牛回憶一下兒時往事，道：「奶奶臨終前是這樣說過，但是，我的年齡不對呀，比老大他大好幾歲。」

秋水寒頭頭是道的道：「孩子，你有所不知，只因你的養父母及老奶奶死的太早，你根本不知道自已的實際年齡，因爲個頭大，又有力氣，所以人家都以爲你已經十六七歲，你自已也信以爲眞，其實你只有十四歲，與阿郎同年。」

大笨牛傻呼呼的道：「我覺得自已好幸福，但還是無法完全接受。」

天魔女秋水寒很慈愛的說道：「孩子，本宮主突然想起一件事來，當年生產的時候，爲娘的曾眼見你右臂的上方，有一顆大如花生的硃砂痣，快捲起袖子來看看有沒有。」

大笨牛喜糾糾的道：「有！有！」

多多道：「口說無憑，捲起來看看，別認錯了娘。」

皮蛋道：「是嘛，要驗明正身，免得秋阿姨認錯兒子。」

大笨牛捲起袖子，果見右臂的上方，有一顆大如花生的硃砂痣，母子二人再也無所疑慮。

「娘！娘！」

「孩子！孩子。」

又是一場母子相認的戲，彼此皆喜極而泣。

場中的惡鬥却悲劇頻傳，雙方四十人，此刻剩下來的僅十餘人，西門英、公孫龍也結伴上了西天。

然而，惡戰仍在繼續，西門敬德、公孫長風已經殺昏了頭，殺紅了眼，沒有絲毫結束的跡象。

偏偏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斷情庵又來了六位不速之客，波羅門主阿巴達等六番僧，在迎回聖僧哈里巴的肉身菩薩途中，打算借宿斷情庵。

馬上引起公孫、西門二世家的覬覦之心，瘋狂的圍攏上去。

公孫長風疾言厲色的道：「番和尚，『波羅經』可在你的身上？」

阿巴達凝視着阿郎，吞吞吐吐的道：「這——這——」

茲事體大，阿巴達連說兩聲這，還是沒敢招認出來。

四名番僧抬着一頂用竹子臨時編製而成的轎子，坐在裏面的正是聖僧哈里巴的遺體，西門敬德踏上數步，吐字如刀：「這是什麼東西？」

阿巴達急忙攔在前面，惶聲道：「是本門聖僧哈里巴的肉身菩薩。」

西門敬德好陰好毒，揮起了一掌眞力，威脅着說道：「阿巴達，你聽清楚，不交出『波羅經』，老夫就毀掉哈里巴的遺骸。」

公孫長風的更毒更狠，已命手下之人跟四名番僧及烏克拉幹上了。」

在佛家，一個修道的和尚，能够修成肉身菩薩，被視爲是至高無上的尊榮，阿巴達重責在身，說什西也不能讓聖僧哈里巴的遺骸受到傷損。

但敵衆我寡，西門敬德，公孫長風又都是中原武林的頂尖人物，縱然拚掉性命，恐亦無濟於事，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心一橫，牙一咬，道：「罷了，罷了，貧僧認命，將『波羅經』交給你們就是。」

阿巴達眞不愧爲是掌門之尊的身份，城府極深，工於心計，不給西門敬德，也不給公孫長風，而是抛向阿郎、天魔女這邊的空中。

這一來立刻掀起一場更慘烈的爭奪戰，兩派十幾人全部騰空而起，就在半空中，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爭逐，搏鬥，乃至屠殺！

慘叫聲此起彼落，宛若置身屠宰場。

鮮紅的血水，像雨點子一般的洒落下來。

死人，一個一個的往下掉。

然而，「波羅經」却被他們所發的強勁掌風托住，久久不下。

終於，西門敬德與公孫長風，這兩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爲了世仇，爲了兒女，爲了名，爲了利，更爲了「波羅經」，使完了最後一分力，燃完了最後一點光，噗通，噗通！兩聲摔下來，倒地身亡。

兩大世家初入桐柏山時，皆有百人之衆，如今西門世家還有西門傑與西門亮父子二人，公孫世家也不多，僅公孫豹與公孫美而已。

西門傑與西門亮撲跪在西門敬德的屍體前面，公孫豹與公孫美趴在公孫長風的遺體上，老的喊爹，小的喊爺，都哭作一堆。

西門豪和公孫鳳，肝腸寸斷，痛不欲生，各自爬行數丈，哭倒在自已父親的身上。

砰！一聲，直到此刻，「波羅經」才從半空中落下來，無巧不巧，就落在西門敬德跟公孫長風停屍之處不遠。

西門傑、西門亮與公孫豹、公孫美，皆一動未動，渾如未覺，仍自嚎啕大哭不止。

老蓋仙洪五爺走上前來，對西門傑道：「西門老四，『波羅經』就在你的面前，怎麼不搶了。」

西門傑搖搖頭，未置一詞。

洪五爺又道：「還想不想跟公孫世家再拚下去？」

西門傑哽咽，道：「是該結束的時候了。」

洪五爺道：「那麼，你也不反對你三哥跟公孫鳳的婚事？」

西門傑黯然道：「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一邊，三絕婆婆也在問類似的問題，公孫豹的答覆與西門傑不謀而合，他們終於在鮮血的洗禮下大澈大悟，幾位刦後餘生的親人當即擁在一起。

大笨牛正欲上前拾取「波羅經」，發現距離「波羅經」最近的，赫然竟是剛剛到達現場的錢四海，錢大進、與錢純純。

但他們父子兄妹三人卓立原地，並無爭奪秘笈之心，大笨牛不禁大感詫異，拾起後，愕然的說道：「怎麼？三位也想通啦。」

大刀錢四海一振手中的雙龍掩月刀，哈哈笑道：「懷璧招災，自古皆然，何況物各有主，老夫黃粱夢醒，不再作非份之想。」

多多聽在耳中，好不欣慰，快步迎上去，叫了一聲：「爹！」

錢四海態度大變，再也不排斥這個小女兒，親撫着多多的秀髮，含笑道：「爸爸以妳爲榮！」

大笨牛將「波羅經」還給阿巴達，老蓋仙洪五爺滿面笑容的說道：「這樣看起來，等西門、公孫兩家的喪事辦完之後，差不多也該辦阿郎老弟和多多小姐的喜事了。」

多多羞得紅雲罩面，阿郎同樣面紅耳赤，錢四海爽朗的聲音道：「還早，還早，他們年事尚輕，等日後再與西門夫婦從長計議，一旦有所决定，自然少不了五爺的一杯水酒喝，眼前咱們還是幇忙兩家料理一下後事吧。」

於是，大家夥一起來，包括天魔宮，波羅門的人在內，當即開始清理血腥的現場，以期儘早恢復斷情庵潔淨的風貌，也希望能進而爲武林帶來了一番清新的新氣象。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司馬洛和左鶯鶯來到海邊游泳，司馬洛手中不時帶着望遠鏡和手槍，他們在小島上休息時，司馬洛用望遠鏡看到有人在他的車中，那人手中還有槍，大概是藍殺手了，司馬洛偷偷游上岸邊，伺機把藍殺手制服了……司馬洛和十個S組人員上了一列向東行的火車，火車上，司馬洛抓到一個叫牛皮的殺手，逼他供出班納的下落，牛皮被逼說出班納是在雷霆谷中等他……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催命專員



三：喬裝牛皮　誘敵上當

司馬洛把他拉了上來。牛皮的臉上，汗比鼻血更多，咀角流着白沫。「天呀，別再推我出去。」

「雷霆谷，午夜，」司馬洛點點頭，「如果你說謊，那你知道我會幹什麼嗎？」

「我沒有說謊！」牛皮嗚咽着，「但……但你究竟想怎麼樣？」

「我想怎麼樣？」司馬洛哈哈笑起來，「不妨告訴你吧，我要捉到班納。我知道，你是唯一和班納有聯絡的人。如果給你一件工作，你一定會把班納牽進去的。」

「沒有用，」牛皮笑起來，「你別妄想了，班納不會中計的。不見我，他根本就不會出現，如果他看見我和別人一起去，他也一樣不會出現的。」

「如果你一個人去，」司馬洛說：「他就會出現了！」

「我不會替你做這些事的，」牛皮又殺豬般叫起來，「你不能叫我替你做這件事，我不能——而且，我也幹不來。」

「我沒有說要你去！」司馬洛說着，就用手在牆壁上敲敲。那車廂的門馬上給推開了，幾個S組人員如狼似虎地衝了進來。他們帶着大大小小的箱子。

「你們……你們想幹什麼？」牛皮哀叫着。

「我們想做的事，你很快就會知道了。」司馬洛說。

那幾個人進了來，就馬上在牛皮的身上動手。兩個人把牛皮牢牢地捉着，其中一個拿出面巾來替他洗臉，把他臉上的血抹乾淨了。

然後他端詳了牛皮一會，又轉向司馬洛，看看他，點點頭，說：「這並不難，很容易的工作。」

說着，他就把一隻箱子打開了，從裏面取出了幾副假髮。這些假髮，大致上都和牛皮頭上那髮型差不多的。這個人在其中選取了一副，看了一看，取出剪刀來，修剪了一下，蓋到司馬洛的頭上。

現在，司馬洛已經有五分像牛皮了。

這人又從箱子裏取出來了幾副假髯鬚，也是和牛皮唇上的大同小異。

司馬洛的唇上，也給黐上了一副假鬚，於是，他的樣子看起來是更像牛皮了。

「不，你們不能這樣，」牛皮恐懼地：「你不能冒充我，班納發覺了，會殺死我的。」

司馬洛得意的微笑：「如果他有機會先動手的話。」

「班納是個一流高手，」牛皮咬着牙說：「他一定會殺死你的！」

司馬洛仍然微笑：「我却是一等一的高手！」

現在，那個顯然是化裝師的人物又替司馬洛把鬚髮作最後的修剪了。牛皮只是瞠目看着他們。

那人弄了一會，又取出一些粉紅色的東西來，像軟塑膠，也像是黏土。他把這些東西在手中搓捏着，一面端詳着司馬洛說：「好了，張開咀巴吧！」

司馬洛張開了咀巴，那人就把那兩塊東西塞進去；有這兩塊東西在塡塞着，司馬洛的兩腮就顯得豐滿得多了，這使他更像牛皮。牛皮本來就是稍爲比他胖一點的。

牛皮恐懼地看着那在他對面的司馬洛，有着正在照鏡般的感覺。

「現在，」那化裝師說：「再加上一點毛吧！」

這是比較困難的工作，他需要把毛一根一根地黏上去。

首先，他是處理司馬洛的眉毛。由於司馬洛的眉毛比較疏，他就需要補上很多根，而且，還是要逐根逐根地補上去的。

最難的工作，就是補上睫毛。牛皮有着特別長而鬈曲的睫毛，化裝師就需要替他黏上一排新的。

半小時之後，司馬洛和牛皮就簡直是一模一樣了。這件工作，也並不算是太難做的，由於牛皮鬚髮皆長，許多地方都是給鬚髮遮住了，根本不必修飾。

「現在，我可以到雷霆谷去赴約了，不是嗎？」司馬洛吃吃笑。「在月光之下，如果他也看得出我是假冒的，那他不但是一個高手，而且簡直是神仙了！」

牛皮苦着臉：「我……我實在不是要到雷霆谷去會他！我是要到松山的海邊。那……那間別墅的對面……」

「別傻吧！」司馬洛說：「你以爲我們分辨不出什麼是眞話，什麼是假話嗎？」

牛皮馬上哭泣起來了。「他會殺死我的，」他嗚咽着，「他會殺死我的！」

「你可以放心，」司馬洛按着他的肩，「你不會給他殺死，他也不會殺死你。」

忽然之間，司馬洛的右手緊執着他的肩。牛皮不由自主地扭頭望向他的右手時，就覺得左邊屁股上一下刺痛。他忙再扭頭望過去，就看見另一個人正在把一管皮下注射針從他的屁股拔出來。

「救命！」牛皮哀叫道：「那是什麼……」

這樣叫着，他的身子便發軟，而兩眼翻白。這時他就知道了，那是痲醉藥。

那幾個人，手脚眞快。牛皮一倒下去，他們七手八脚地把他的衣服全部剝下來了。而同時，司馬洛也正在脫衣。

十分鐘之後，牛皮的衣服已經穿到了司馬洛的身上，而牛皮則已給繩子縛了起來，身體屈曲着，給塞進了他們帶來的那隻大箱子之中。

「我們走吧！」司馬洛微笑。

他們提着箱子，出了那車廂。牛皮已經不存在了，或者應該說，是司馬洛不存在了。

司馬洛進了那車廂中，却沒有出來，只是「牛皮」一個人出來。

＊　＊　＊

午夜時分，「牛皮」果然出現在雷霆谷。這是一座名不符實的山谷。並沒有雷聲，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人和雷霆聯想在一起的。

現在的司馬洛，可是一點都不像司馬洛了。他的外表固然是和牛皮一樣，甚至連行動的姿勢也和牛皮一樣。他有着精湛的演技，扮演什麼，就像什麼。就是牛皮自己的老婆，也未必能夠認出他是冒充的呢！

他也提着牛皮那隻旅行袋。當他到了那片草地的中央，他就用那隻旅行袋墊着草地，坐了下來，等着。

山谷的兩邊，頂上都是濃密的樹林。

班納可能在那些樹林中的任何一處看着他，他也不知道。司馬洛也不企圖找尋班納的蹤跡，他只是坐在那裏，把頭垂在兩膝之間，等着。

他好像是正在瞌睡着。在腦中，他正在重溫着由老莫所供應的、那些關於班納的資料。班納，一個金色頭髮的歐洲人，籍貫不詳，可能是匈牙利人，也可能是德國人，也可能是兩種血統都有的。

但班納的頭髮現在却不一定是金色，髮是可以染的。不過有一點不能改變的，那就是，班納的身裁特別高大，比司馬洛還要高出一個頭，而且肩部寬闊，有如一隻猩猩似的。

如果班納出現，老遠就認得出來的。

司馬洛也記得，那些資料上，關於班納這個人性格的記載……性情暴戾，但又極其小心和狡猾。

詭計層出不窮，每次殺人的方式都是極其機詐和狡猾，但是最信任一個人，就是那個殺手牛皮……與牛皮可能有近乎同性戀的感情……

這也可能是眞的。看牛皮這副半男不女的樣子，他對男人的興趣，可能還多過女人。司馬洛希望，他不至於需要冒充牛皮這一點。同性戀這一類事情，一向是使他十分嘔心的……

一陣刺耳的馬達聲從遠遠傳來。司馬洛怔了一怔，小心地分辨着，辨出了那是一部摩托車的馬達聲。他的心裏一跳，又一段有關班納的資料在心中浮了起來……酷愛刺激，尤其喜愛摩托車，參加過國際摩托車大賽，得過兩次獎……

司馬洛想起了荷李活史提夫・麥昆。他的車上英姿，眞使人心動；但，班納怎能和麥昆比較呢？

車聲仍然在响，還是那麼遙遠的。接着，司馬洛看到左邊的樹林動起來。接着，那樹林分開了，光滑而傾斜的山坡上出現了一個急行着的黑點，黑點的後面拖着一條塵尾巴。

司馬洛知道，班納來了，騎着摩托車來。那個黑點越接近就愈變大，而且，馬達聲也愈响，這使他有點心寒。

牛皮有沒有瞞着什麼呢？譬如什麼暗號之類？如果他瞞住了，那司馬洛就危險了，因爲班納這個人是性情暴戾，但又極其小心和狡猾的……

但是，S組已經向牛皮作過疲勞審訊式的盤問，牛皮的確是什麼都說出來了。如果牛皮還能隱瞞着什麼的話，那是算牛皮的本事夠大了。

那部摩托車已來得近到可以看到車上人的輪廓了。一個特別高大、肩部寬闊有如猩猩的人。

那部摩托車在距離司馬洛大約廿呎的地方停住了，車上那碩大如猩猩一般的人伸出來一隻脚撐住地面。他只是靜靜地在那裏看着司馬洛，後面那條泥塵尾巴慢慢地沉落下去。

司馬洛的心裏又在顫慄。他在看什麼？

接着，班納突然跳了下車，脚一撐，使那部摩托車也躺倒下來了。他伸出兩臂，以宏亮的聲音叫道：「牛皮，這麼久沒見你了！快過來，讓你的哥哥看看你！」

司馬洛一陣毛骨悚然，牛皮和班納那種特殊的感情是眞的了。

司馬洛也站了起來，把兩手伸出去，學着牛皮那有點女性化的步伐跑過去，好像要和班納擁抱似的。

兩個人的距離漸漸接近了，十呎，五呎。

嗖！司馬洛右手的袖管裏忽然發出了一支小箭，那是一支幼細如針的鋼質小箭，無聲地刺進了班納的肩上那處多肉的地方。整支小箭差不多全部刺進了班納的肩上。

並不太痛，由於那小箭是很幼的，而且射出的速度又高，班納只是覺得像打了一針一樣。他呆了一呆，手向肩上一摸，就把那小箭硬拔了出來。然後，他的手向腰間一摸，摸到了一把手槍來。

司馬洛感到全身一陣陰冷。因爲，他那支小箭的箭咀上是塗上了一種烈性的痲醉藥的，這種痲醉藥進入了人體，差不多馬上就會發生作用，使人失去知覺；但是班納並未失去知覺，而且還把搶拔了出來。

一定是班納的身體太强壯了，那些痲醉藥的力度不夠。

班納只是變得動作稍爲遲鈍了一點。

司馬洛一跳過去，手掌一揮，就擊在班納的手腕上。那堅硬有力的掌緣，使班納的腕骨有了一種碎裂的感覺。班納發出一聲嗥叫，槍跌下來。他的另一隻手馬上又拔出了一把刀子。司馬洛的手掌馬上又擊下去，又擊中了班納持刀的手腕，班納又發出一聲叫喊，刀子也掉下來了。

班納的兩手像熊一樣要向司馬洛抱過去，司馬洛的拳頭電一般揮動，「蓬蓬」班納的腹部着了二下，踉蹌地退開。司馬洛也跳後，他不大想和這個龐然大物的人交手，而且，他也不是來和班納打架的。

速戰速決是最好的了。

班納停住了，兩手按着腹部負痛的部份，微微彎腰，詫異地看着司馬洛，那樣子，也眞有點像一隻大猩猩。他不明白他的牛皮怎會變成這麼兇，而且，他的腦筋也遲鈍了，他不能想得淸楚。

司馬洛的手又伸直了。「嗖」他的袖口之內又射出另一支小箭。這一次，箭是射中了班納的大腿。班納呆滯地低下頭去看着那箭，又伸手去拔。這樣做着的時候，他的身體就失去了平衡，一側身仆在地上。

他的雙脚軟弱地撐了一撐，便不動了。

「我的天！」司馬洛用衣袖一抹額上的汗。這個人可眞難對付。

他捋開左腕的衣袖，爲他的腕錶上鍊。這並不是他有爲腕錶上鍊的閒情，他這隻錶裏面是有着特殊裝設的。

司馬洛一扭動錶掣，這腕錶就會發出一種特殊的電波，傳到遠方S組的一隻電波收聽器中。這就是成功的暗號。

司馬洛坐了下來，看着那架倒下的摩托車和那個倒下了的班納。

大約五分鐘之後，月光下的天邊就出現了兩個小黑點，好像兩隻蜜蜂，而且也傳來蜜蜂一般軋軋的聲音。這兩個小黑點再接近時，就可以看到那是兩部直升機，而且聲音也變成直升機的聲音了。

好像兩隻大鳥，這兩部直升機在草地上降下來，S組的人員蜂擁而下。

這一次，司馬洛是眞正地舒了一口氣。他這個催命專員，又完成了一項工作。這個班納和牛皮都是要死的。一落入了S組之手，他們就已經注定沒命的了；不過，在死之前，S組用各種手法，盡可能從他們的身上搾取情報的。

司馬洛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深深地抽吸着。鬆弛的時候，一根香烟的確有着無窮的滋味。

* * *

班納失去知覺的時候很慢，醒來的時候也一樣醒得很慢。那痲醉藥既然需要時間充滿他那龐大的身體，顯然也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從他的身上消退的。

當他終於恢復了知覺的時候，他發覺他已給鎖起來。手上戴上一副手銬，脚也戴着一副脚鐐。

他慌張地掙扎，但是沒有什麼用處，沒有人能把一副手銬掙斷的。但他並沒有停止掙扎，一面，他游目四顧，看見這是一間空空洞洞的房間，只有幾張椅子。那倒是相當舒服的靠背椅子，是杯型的，由塑膠造成。

但是沒有窗口，燈光是從天花板之內透出來。天花板似乎是一種透明的物料。

「喂！」班納叫了起來，好像一隻憤怒的獅子似的。他顯然是十分之不耐煩給人鎖了起來，「喂，小子，小子，你出來！牛皮！你出來！」

在他的記憶中，他仍然以爲是牛皮把他弄量了的。

進來的並不是他的牛皮。進來的四個人之中，並不包括那個牛皮在內。進來的人是以老莫爲首，餘下的三個就是S組的人員。

「你們是誰？」班納大叫着。他的暴戾脾氣又爆發了，他一掙扎，整個人從那張椅子上滾到了地上。他在地上滾了一個身，仰天而躺。

那四個人到了他的旁邊，圍着他站在那裏，只是低頭看着他，神情冷漠地，一聲也不响。

「你們是誰？」班納又叫着，那雙給用手銬鎖了起來的脚也一屈曲，就向老莫蹴過去。

老莫的脚一動，在班納的膝上踢了一踢，班納那龐大沉重的身軀，竟然也大大地滾了兩滾，痛得幾乎整個飛起來似的。老莫這個人，一向就很少會動粗，現在動起來，固然是非同凡响。

「我要殺死你！我要……」班納吐出了一連串的汚言穢語。

老莫迅速彎身，閃電一般在他的臉上摑了兩掌。淸脆的「劈拍」二聲，班納的臉頰上一片紅腫。他痛得眼睛也半閉起來。

老莫兩手一執執住他的衣襟，把他整個提了起來，推到那張椅子上。這麼重的一個人，竟然也給他輕而易舉地提了起來。

「聽着，班納，」老莫說：「我們是S組人員！」

班納這樣暴躁的人，聽到了S組這個名堂，也不禁呆了一呆。

老莫微笑：「我猜，你是聽到過我們的名字的！」

「你……你們究竟想怎樣？我又沒有犯罪」班納的態度也開始軟弱下來了，他吶吶着。

「我們也不想太爲難你！」老莫嚴肅地說：「向你用刑是沒有意思的，因爲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我相信你是一定會拒絕回答的！」

「你……你想問什麼？」班納問道。

「你認識一個叫羅婷的女人，是嗎？」老莫問道。

這個問題，使班納又震了一震。

「我……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猜你是找錯了人吧？」

「別假裝了，班納，」老莫沒好氣地說：「我們知道你正在幹什麼，你的一切我們都知道，牛皮也招供了的。」

「牛皮那狗養的！我要……我要殺死他，我要……他在那裏？」

「別怪他！」老莫笑了起來，「他已經盡了他的能力幫忙你！」他大略地把他們使牛皮中計的經過說了出來。

班納嘆了一口氣。「你們眞是無所不至！我是脫不了身的，是不是？」

「我們只是要你回答一個問題，」老莫說：「羅婷在那裏？」

班納仍然固執地把咀巴緊緊閉着。

「羅婷是你心上人，」老莫說：「我知道你已經追了她好幾年，但是她一直對你沒有意思；那件間諜案爆出來之後，她就失蹤了，我猜如果世界上有人知道她躲在那裏，這個人就是你了。」

「你在開玩笑，」班納叫道：「我怎會知道她在那裏？如果我是她的愛人，那又不同；你也說她對我沒有意思了，那她逃到那裏去，又怎會告訴我呢？」

「但你在她的心目中是她哥哥一樣，」老莫說：「而且，你不會放過她的，你好像一隻老鷹一般在她的附近伏伺着。」

班納恨恨地歪着咀。「你找她，有什麼打算呢？想把她捉起來嗎？想殺死她？」

「她又不是壞人，」老莫說：「爲什麼我要殺死她呢？」

「嗯，她是一個好人！」一提到羅婷，他就連聲綫也柔和下來了，他說：「是的，她是一個好女孩，我從沒見過那麼好的女孩子。」

「她現在是正在躲藏，」老莫說：「對於這件案件她知道不少秘密，我們在找她，還有別一些人在找她。不過如果我們找到她那會好一點，因爲我們不會殺她，我們只是想問她一些問題，而且還會保護她的。」

班納還是閉着咀巴。

「我可以答應你！」老莫說。

「我不相信別人的諾言，」班納說：「因爲我自己也很少遵守諾言的！」

「你反正是要告訴我們的，」老莫說：「你有聽過一種叫『眞相血淸』的東西嗎？」

班納本來已經是蒼白的面色，又蒼白了一點。

「我很久以前在一個人的身上注射過，」老莫說：「這是一種能摧毁人的意志的藥。注射了之後，你就什麼都說出來了。只可惜，你的意志却永不會恢復的。那一次，我爲那人注射了之後，他就把一切說了出來，但這之後，他就變成一個白痴。我把他送進了精神病院，到現在我還在負担着他的家人的生活費！我發過誓不會再用那種藥。但，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諾言的話，那麼，我這誓言也可以推翻了！」

班納的臉色更靑了。他吶吶着：「即使我告訴了你，我也還是會死的，你不會放過我的，是不是？」

「你想怎樣呢？」老莫微笑，「難道你還想脫身嗎？你已經完了！你已經完了！」

「我不是想脫身，」班納又嘆了一口氣，「我只是想要求你一件事。如果你找到了羅婷，讓我見她一面，可以嗎？」

老莫點頭：「這個是可以辦得到的！」頓一頓，「你眞的很愛她，是不是？」

班納眨着眼睛，流下了淚來。「是的，她簡直是我的命根！」

「牛皮又如何呢？」老莫問。

班納的臉上露出醜惡的表情：「牛皮不算什麼，牛皮只是一件工具。」

* * *

司馬洛看着手上那張紙，那張紙上列着一連串的人名。

他現在是坐在一部汽車之中，汽車停在路邊，時正黃昏。他吸着烟，看着窗外那些並不繁密的車輛在經過。他深深地吸入了一口香烟，又噴出來，然後取一支紅色的箱頭筆來，在名單上的一個名字上劃了一條粗粗的紅綫。那張名單上已有好幾個名字給劃去了。

這張名單上一共有廿五個人名。

其中都可能是羅婷的化名，這就是班納所提供的綫索。班納也不知道羅婷實在是在什麼地方，但是他知道，羅婷是正躲在這座城市裏當家庭教師。這張名單，是司馬洛從當地報紙上的分類廣告中抄錄下來的，這些都是登報待聘的家庭教師，全部都是大約廿五歲的年輕女郎。

這張名單，使司馬洛忙了一整天，都是毫無結果。

他從內袋裏掏出一張照片來，在幽暗的街燈光下再看看。這照片中的臉，是一張很甜蜜的臉，有着短短的柯德莉・夏萍式的頭髮，直直的鼻子，薄薄的咀巴，一雙很大的眼睛，也像是柯德莉・夏萍一樣。這一副模樣，是不難辨認的，如果找到她的本人的話，只要看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了。

那些名單上的人物，已有一半，司馬洛都看過一眼。大部份都是其貌不揚的，差不多從背後看一眼，就已經可以知道，不是他所要找的人。

但也並不就是說，羅婷會在餘下的一半名單之中。

羅婷很可能沒有登報招生。很可能她已有足夠的學生接受她的補習，這樣她的廣告就不會出現在報紙上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這可能要花掉司馬洛很長很長的時間，而仍然得不到結果的。

但是，他還要繼續進行。這種工作，需要耐性和時間，需要不屈不撓的精神。司馬洛這個人，是可以發揮高度的耐性的。

如果這些名字都訪遍了，仍然沒有結果，那他應去找些較舊的廣告試一試。羅婷既然要在這裏教學生，那她總會刋登過廣告的。

司馬洛又把照片收回了，把車子開動，駛了幾條街，最後在那城市的另一部份停了下來。那裏是一個環境中等的區域，能住在這裏的人不會是赤貧，然而亦不會富到什麼程度的。

司馬洛又拿起名單來看看。四十七號二樓，戴安妮小姐。她那段廣告上寫的是：「年輕嫻淑女教師，工餘替小學生補習各科……」

司馬洛較早時已打過電話給她了，他誑說他有兩個孩子需要補習，於是戴安妮小姐約了司馬洛，黃昏時到她家來面談。

司馬洛的車子已經在那個地址的門前停下來了，現在，他就準備下車。但這時他看見一個男人走出來，首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却不是那個人的臉，而是那個人那一雙特殊光亮的皮鞋，和他手中提着的那一把雨傘。黑色很修細的雨傘，幾乎像一根手杖一樣，而傘尖的金屬在閃閃發亮着。

司馬洛覺得很奇怪，已經一個星期沒有下過雨，而今天又是晴天，這個人却携着雨傘。

他的眼光移向上去，又發現了一件與這個環境不配合的東西，就是架在鼻樑上的一副黑眼鏡。又不是陽光耀眼，爲什麼要戴着黑眼鏡呢？

但除此之外，這個人却是打扮得很講究的，畢挺的西裝，潔白的[illegible]利襯衣，頭髮長長的，這正是經過髮型專家的修剪的。實在，那是一個很英俊的男人，美中不足的，除了那副黑眼鏡及那碍眼的雨傘之外，就是臉頰的左側，有一條刀疤。

但他仍然是一個英俊的男人，而且風度翩翩的。

他從那屋子的門口出來，就沿着石階緩緩而下。司馬洛全身一震，連忙低下頭，看着自己的腿子，手則一面伸進了什物架之內，詐作是正是找尋什麼。

他的腦中，冒起了他在S組的記錄中看過的一個人名。丁利，講究打扮，穿着如花花公子，只穿戴最新款最簇新的衣飾，從不離身的是一副黑眼鏡及一把雨傘，由於眼睛稍有毛病，受不住强光刺激。雨傘是慣用的武器，雨傘的尖端用精鋼打成，鋒利如刺刀……嗜殺，兇殘成性，殺人於談笑間……對所穿的褲子及鞋特別講究，鞋子永遠擦得光亮耀目……

那雙鞋子和那雨傘的尖端，就是司馬洛首先注意到的東西。

丁利在這裏幹什麼？一個職業殺手，來找補習教師補習，而且又是找着司馬洛所找的同一位教師？司馬洛不相信巧合，尤其是這種巧合更是他難以置信的。

他詐作找東西，希望丁利沒有看見他，而丁利也似乎眞的沒有看到他。司馬洛舒了一口氣，看着丁利轉出街口，走了。

丁利怎會出現在這裏？這一點是不難猜的。丁利在做着的事，一定是和他相同的，他也正在找羅婷。不知道丁利究竟是代表那一帮的人，但丁利要做的任務，則必然是和他相反的。那就是說，丁利並不是來問口供，丁利是來滅口的！

希望屋裏的人不是羅婷。

但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是不是。司馬洛下了車，登上石階，按門鈴。使他鬆了一口氣，門馬上就開了，開門的是一個梳着兩條小辮子、大約廿歲的年輕美麗、面貌甜蜜的女郎。她打量了司馬洛一遍，似乎頗爲欣賞他。司馬洛是一個很英俊的男人。

「我剛剛打過電話來……」

「哦，你一定是司馬先生，」她有一點點害羞地微笑着，「請進來吧！」

司馬洛進了去。這個當然就是徵求學生的女教師了，但她也當然不是羅婷。這是一眼就看得出來的。不過，司馬洛可也不能轉身就走。

他坐了下來，接受了她奉上一杯茶，胡說八道一番，說他有兩個八歲和九歲大的孩子，很需要一位補習教師，然後又查問一番她的學歷。

最後，他站起來：「讓我和孩子們談談，我明天一早就會打電話給你。」

「明天下午吧！」她說：「白天我是要上班的。」

臨走的時候，司馬洛像若有所記憶地：「噢，對了！剛才好像看見一個戴黑眼鏡的先生從這裏出去，這是你的朋友嗎？」

「不，」她搖頭，「那是另一位要請補習教師的先生，你認識他嗎？」

「我不能肯定，」司馬洛說：「他只是——像我一位以前的朋友，不過也算了吧，只是泛泛之交罷了！」

「他這個人倒眞奇怪，」她說：「他問了我一些古怪的問題，還給我看了一張照片。」

「照片？」

「看來他是正在找一個人。」她說：「他給我看一張照片，是另外一個女孩子的照片，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子，他問我認不認識她，他實在並不是想找教師，他只是想找那個女孩子。」

司馬洛知道，姓丁的給她看的是怎樣一張照片了。他問：「那麼你認不認識這個女孩子呢？」

她搖頭：「我並不認識！如果我認識的話，我是會帮他這個忙的，但我並不認識。」

「謝謝你，」司馬洛說：「好了，我也不打擾你了，我回去看看情形，明天就打電話給你。」

* * *

他開動了車子，忽然就明白，丁利剛才並不是沒有看見他的。因爲現在他從車子的倒後鏡中瞥見街的末端有一個人影一閃。

一個戴着黑眼鏡的男人，衣着十分講究，還提着一把雨傘，他是不會認錯的。這個人是誰，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了。司馬洛並沒有停車，他繼續開車，以不徐不疾的速度行駛了兩條街，停下來。

他是停在一座餐廳附近的一條橫街之中，這個時間，也應該是吃飯的時間了。

司馬洛把車子停好了，走進餐廳。他找了一個近門口的位子，那個位子，是可以望到對街的櫥窗玻璃，從玻璃的反射，

可以看到街上的丁利。

司馬洛吃完晚飯付帳，離座出了餐廳，向他的車子走回去。

丁利已經站在車子的旁邊等着他，一如他之所料。

就是爲了丁利，他才故意把車子停在這條比較僻靜的街上。

司馬洛不知道，丁利怎會知道他是誰。他也奇怪，丁利是否知道，自己知道他的身份。

當司馬洛走到車的旁邊的時候，也即時走到丁利的身邊。一如他之所料，丁利說：「朋友，借個火用用可以嗎？」

「可以！」司馬洛說。但是，他還是用鎖匙開了車門，然後才掏出一盒火柴，交給丁利。「拿去吧！」

丁利接過了火柴，一時有點手足無措的。在他的預料中，他是想司馬洛取出打火機來替他點烟的。但是司馬洛却沒有如此做，司馬洛只是把火柴整盒給了他。由於司馬洛不是一隻手按着打火機而另一隻手替火熖遮着風，司馬洛的抵抗力就沒有失去了。

丁利匆匆點上了香烟，說：「還給你！」說着，就把那盒火柴遞了過去。

司馬洛伸手去接火柴，丁利向他的臉上噴了一口烟，那一隻拿着雨傘的手就同時地動了。那把尖尖的雨傘，向司馬洛直刺過去。

司馬洛動得不快，也不慢。他把車門一拉拉開了，同時身子就閃到了車門的裏面。

那雨傘的鋼尖一閃地刺到，刺中車門，發出一聲刺耳的聲響，把車門刮上一條痕跡，傘尖還滑了下去，「鏗」的一聲，斜刺在地上。

司馬洛好似撥扇似的，把車門合攏，又再拉開。車門的邊緣撞着了那把雨傘，把雨傘撞開了，而且還撞着了丁利小腿的中部。

丁利痛得「哇」的叫了一聲，連忙跳後。

司馬洛關上了車門，向他走過去。丁利退後了兩步，把雨傘擧在前面，雨傘的尖端向着司馬洛的臉，制止司馬洛前進。

司馬洛停止了前進。

「我要在你的身上刺廿個洞！」丁利猙獰地咆哮着。那把雨傘一晃，司馬洛不得不倒退了兩步。

「丁利，」司馬洛沉着地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那不是很明顯了嗎？」丁利獰笑着：「我們彼此是心照了！」

「你是替誰工作的？」司馬洛問：「誰派你來？」

「我不會告訴你的，司馬洛！」丁利冷笑着搖頭，「雖然你也是快要死了！」

司馬洛慢慢地退後，而丁利揮舞着那把雨傘，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司馬洛一轉身，退進了一條小巷中。

丁利裂咀微笑，露出了他那些參差不齊的牙齒。

「司馬洛，」他說：「你弄錯了，這是一條死巷，沒有去路的。」

司馬洛轉頭望了一望，果然是沒有去路的。

他退到巷的盡頭之處時，就只好停了下來。

「你有廿秒鐘祈禱，司馬洛，」丁利說：「別浪費掉！」

司馬洛沉着地等着他。

丁利的傘一晃，直刺過去；但是司馬洛的身手却是比他料想中的快得多了。司馬洛向旁邊一跳，那傘尖就從他腋下穿過去了，只是「托」一聲刺進了後巷的墻壁。

丁利的傘收回，又刺過去，司馬洛的身子又略側，這一次，傘却是從另一邊腋下穿過了。

丁利刺得很快，但是司馬洛閃得更快。

第三次，丁利可不敢貿然進攻了。他緩緩提起傘子，又向司馬洛直刺過去。司馬洛又閃，這一次，他却似乎閃得慢了一點了。「刷」，那把傘尖刺中了他的腋下，刺透了衣服，但是沒有刺中身體，只是刺進了脅下的衣服。

丁利感到一陣勝利的喜悅，但是隨即，這一陣喜悅就化成了震驚，因爲，司馬洛的手一揮，就撈住了那把傘。由於傘尖已經刺進了衣服之內，司馬洛一動，衣服就把傘纏住了。

丁利要把傘拔回，已經太遲。司馬洛的手搭住那把傘的中段，發力一拉，丁利如果不把傘放掉的話，就只好向司馬洛仆過去。丁利兩樣都做了一半，他向司馬洛仆過去一半，然後在一半的時候就放了手。

這更糟了。他既然失去了那把傘，而且又接近到了司馬洛可以向他襲擊的距離之內。

司馬洛一動手就絕不留情了，他飛起一脚，堅硬的鞋尖踢中了他的腹部。丁利「啊」的一聲，身子不由自主地一彎。司馬洛的同一脚又飛起，這一次踢中了丁利的胸骨。「蓬」丁利整個人打着轉向後面跌去，仆在墻壁上，連站住的氣力也沒有了，他只是沿着墻壁滑倒。

在他倒地之前，他們那把傘又伸了過來。這一次，司馬洛已把傘倒轉了過來握住傘尖，伸出的是傘的柄。

這把傘的柄一勾勾住了丁利的頸子，一扭。

「不要！」丁利尖叫。

他不但不能掙脫，而且如果司馬洛再扭得用力一點，他就可能氣絕身亡了。

「也許，丁利，」司馬洛吃吃笑着，「你沒有想到，有人會比你更懂得用這把傘吧？」

丁利只是在求饒着。

司馬洛微笑：「如果你不想死，那麼，你回答我那個問題吧！你是替誰做這件工作？」

現在，丁利明白司馬洛爲什麼要退進這小巷中來了。這裏面，的確是最佳的「談話」之所。

「我是替杜洛幹的。」丁利吶吶着招供。他一點也不拒絕招供，他只是一個善於殺人的殺手，並不是一個善於保守秘密的人。

司馬洛微笑：「成績不錯，丁利，」說下去，你們要找的是誰？」

「羅婷！」丁利說：「你知道，我也知道的！」

「要把她捉到什麼地方去？」

「不是捉到什麼地方，」丁利說：「是要殺死她！」

「滅口？」

「大概是這樣吧，」丁利說：「總之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誰殺死了羅婷的，可以得到額外的一萬美元獎金。」

「一萬元？」司馬洛微笑：「這個價錢不算低了！」

「當然啦！」丁利自負地：「勞動到我這一級的人物，錢多就行。」

司馬洛又皺起眉頭：「你說你們？你們究竟還有些什麼人？」

「連我四個，」丁利說：「魯定、李智深和那個法國人寇比。」

司馬洛吹了一聲口哨，外表輕鬆，但是背上已經滿了汗。「四個一流價錢的高手，這果然是一宗大買賣！」他伸手在丁利的身上搜着，把丁利身上的文件全部都搜出來。包括身份證、駕駛執照……等等。此外還有一張名單，和司馬洛拿着的那張名單一樣的。

「我們都有這樣一張名單，」丁利得意地笑着：「你一個是阻不了我們的，說不定現在他們其中一人已找到她了，如果讓寇比先找到，那就更妙，你大概曉得的，寇比是有名的色鬼！法國人……」

司馬洛一拳擊過去，擊中了丁利的臉，他「哇」的叫了起來。他本來是要跌開去的，但是，那把傘的柄却把他的頸項勾住。這一下，使得丁利的頸子也幾乎斷掉了。

「不……不要！」丁利哀求：「你問我的問題，我又不是不回答你。」

司馬洛這一拳，實在也並非是逼供的作用，而只是因爲心中憤怒而擊出去的。

司馬洛把傘一扯，丁利打了一個滾，差點連氣管都斷掉了。他的眼珠突出着，咀巴張大着，喘着氣。

他現在的樣子，實在可憐。可是，司馬洛對他却是一點都不憐惜的。司馬洛的脚一踢出去，堅硬的皮鞋尖準確地踢到了丁利的太陽穴。

這一次，司馬洛是已經把傘放掉了，因此丁利可以滾開。不過滾開也沒有用，那一脚已經使他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拉起衣袖，露出腕錶來，扭動那顆上鍊用的掣，他自然也不是上鍊。

仍然是那一隻腕錶，把鍊掣扭動，電波就可以達到老莫那裏去。

司馬洛隨即放棄了丁利，回到車子，扭開了車上的收音機。這一隻汽車收音機，也並不是收聽廣播電台的節目的，那裏面只是傳來老莫的聲音。老莫說：「怎麼了？司馬洛。」

老莫從來不睡覺這一點，又得到了一次明證。無論什麼時候和他聯絡，總是馬上可以得到他的回答的。

「我需要你的幫忙！」司馬洛說。

「怎麼了？」老莫吃吃笑着：「你不是一向都不需要人幫助的嗎？」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我有緊急事！」他匆匆地把目前的情形說了出來。然後又補充：「你替我把丁利抓起來吧！我沒有很多時間了。」

「還有什麼事嗎？」老莫問。

「那三個人，魯定、李智深、寇比，你得找人把他們抓起來。我沒有空對付他們。你有他們的照片吧？」

「有的，」老莫說：「他們的資料、照片，全都有，既然知道他們就行了，把他們抓起來，絕不是一件難事！」

「媽的！」司馬洛咒罵着：「今天晚上，我又不能休息了！」

「勤力一點吧！」老莫吃吃笑。

司馬洛關掉了收音機，取出他那份名單來，看一看。

第一個名字是李莉，一位自稱年輕美麗的少女，替小學生補習各科的。

地址在十分鐘路程之外。

幸而司馬洛已經吃完了午飯。

* * *

丁利與司馬洛的遭遇，可以說是丁利的不幸，也可以說，是那位李莉小姐的幸運。

李莉小姐只在報紙上列出了她的地址，而沒有列出電話號碼，那即是說，她是隨時歡迎到訪，而不需要預約的。

此刻，李莉正有了一位訪客。

李莉的門鈴響起來的時候，她是正在淋浴。那門鈴聲是悅耳的音樂聲。她嘆息一聲，拿了一條毛巾，匆匆忙忙地把身上的水抹乾了。她說她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少女，這一點是完全沒有誇張的。事實上，這四個字，並不足以充份形容她。她是一個年輕而十分之美麗的少女。除了有一張美麗的臉之外，她還有一副一流的身裁。現在身上一點衣服也沒有，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個很年輕的美女。乳房很大很豐滿，是兩個大大的圓球，但是一點也不鬆垂，這實在是違反物理學的一件事情。這麼大的兩個圓球，怎可能如此堅挺，與身子成爲直角地挺出去呢？乳暈是玫瑰紅色的，面積好像一枚一元硬幣，纖腰以下的臀部，又是違反物理學原理的圓球。

毛髮很濃，腋下一片黑茸茸的，三角地帶也是，一片面積很大的黑色三角。她不但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而且是一個美麗得很性感的女郎。

她有兩條很長而綫條優美的腿子，皮膚是深深的蜜糖色。

她在身上套上了一件薄薄的衣裙，既沒有穿乳罩，也沒有穿內褲就去開門了。

她顯然也是一個相當隨便的女郎。

身上的水珠，她並沒有完全抹乾，當她開門時，那件白色衣服的胸部已經濕了，變成半透明的，可以窺見半個乳頭。

她開了門。

門外是一個年輕的歐洲男人。他以法國口音的英語說：「李莉小姐嗎？我知道妳是一位補習教師……」

他那半眯着的眼睛，凝視着她乳房上那濕了的地方。

李莉的臉有點紅了。

「先生，」李莉說：「你是要找補習教師嗎？」

「唔，是的。」那人說着，眼睛向屋內掃射着，「唔，妳只有一個人在這裏嗎？」

「是的，」李莉點着頭：「我這裏一半

是自己住，一半作爲補習的課室。」她向廳中一指，果然那裏擺了好幾張學校用的桌子。

那人說：「我可以進來嗎？我……呃……就是來談談補習的事情的。我看見報紙……」

「進來吧，」李莉說：「請坐！」

那個歐洲男人說：「我叫寇比！」

「寇比先生，」李莉說：「是你的兒女要補習嗎？」

「唔，呃……是的，」寇比說：「我的……兒子，七歲。」

「你是法國人？」李莉問。

「對了，」寇比吃吃笑着：「妳眞會聽口音！」一面說着，他的眼光一面在她的身上不住地上下打量着，就像要用眼光去把她的衣服剝掉似的。「唔，妳的英語也講得不壞。」

「我以前也替歐洲孩子補習過的，」李莉說：「不過，價錢却要高一點。」

「這個不要緊，」寇比大方地擺着手，「錢是不成問題的，這麼美麗的一個女人，多少錢都值得！」

「什麼？」李莉震驚地問。因爲，美麗和補習，可以說是絕無關係的。

這時，寇比還做了一件使她更害怕的事情；那就是他從衣服裏面取出一張照片來，端詳着那張照片，又端詳一下她。

「你在幹什麼？」李莉吃驚地問。

寇比微笑：「沒有什麼。唔，李小姐，你替孩子補習，總是爲了錢的，是不是？」他掏出一隻厚厚的錢包，從錢包裏面抽出一張鈔票。「有一個方法，可以更容易賺錢的。」他把那張鈔票遞出去。

李莉驚愕地看着他：「這是幹什麼的？」

寇比微笑：「和我出去吃晚飯，上夜總會，妳一天的晚上就可以賺到一個月的工錢！」

「你醉了，寇比先生，」李莉勃然地站起身，「我不想再和你談下去了，你還是等酒醒了之後再來吧！」

她走到門口去，要把門拉開。但是在她能拉開門之前，一隻手已捉住了她的手臂，把她扯回了屋中。

「你幹什麼……」這樣說着，她已撞進了寇比的懷裏，寇比的咀唇壓下去。

她好像一隻瘋虎一般掙扎着，掙不脫的時候，她用牙齒去咬他的咀唇。

她終於咬了一下重的，寇比大叫一聲，一手把她甩開了，跟着手掌一揮。

李莉打了幾個轉，跌到了一張學生桌上，把那張桌子也壓倒了。她的人也滾在地上，裙子翻了起來。裙子下面是什麼都沒有穿的。

寇比的眼睛發着異光。

李莉張開咀巴，拚命叫了。但是只叫了半聲，寇比就疾如鷹隼般撲過去，狠狠的在她的臉上一摑，使她呆住了，連叫也叫不出聲音來。

寇比扯住她那件衣裙的胸襟，把她拉起身，向屋子的另一邊甩過去，但是他却不放手。

「勒」！那件薄的衣服給撕裂了，清脆地完全離開了李莉的身體。

於是李莉仆到對面牆壁時，就已經是不着一縷的了。

寇比的眼睛仍然閃着光，一步一步向她走過去。

她只是張大了咀巴呆在那裏，連求饒也不會了。

寇比的手掌伸到了她的臉前，他臉上的表情，更加深了她的驚怕。

「妳知道嗎？」寇比說：「我可以殺死妳！這一隻手，馬上就可以殺死妳！」他那隻手，伸到她的喉嚨間，差一點沒有握緊。

她不能開口求饒，只是搖頭，眼睛恐懼地看着他。

「妳叫一聲，我就把妳殺掉！」寇比說：「但如果妳不做聲，我會給妳錢，而且，我會使妳很快樂的。」

他的手離開了她的喉嚨，滑到她那豐滿而有彈性的乳房上。他的手輕撫着，她就一面在劇烈地抖顫着。

她是一個成熟的女人，在恐懼之中，她是會就範的，而且，她應該可以毫無困難地抵受寇比的侵襲。可是，寇比的侵襲，却不是那麼容易抵受的。

他的手指捏着她的乳頭，輕輕的，之後好像鐵鉗似的捏下去。李莉尖叫了一聲，拚命扭動身子，却無法扭脫，他是鉗得那麼緊的。如果再繼續扭動的話，很可能，連她的乳頭也要脫下來了。

「再叫！我就殺死妳！」寇比兇悍的警告。

她靜了下來了，寇比的手指仍然緊緊地捏着，而現在，由於過度痛楚的關係，她已進入了狂亂的狀態。寇比的警告，也制止不了她。她狂哭着，大聲哀求。

寇比的手上忽然出現了一把刀子，刀尖指着她的鼻子，而額上冒着大汗。「妳再叫，我把妳的一切都割下來！」

刀子的威脅是一種新的威脅，增加了她一重恐懼。她又停了口，不敢做聲了。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門鈴却響了起來。那音樂門鈴聲在緊張之中，幾乎吸引不到他的注意。

「有人來了！」李莉提醒他。

「不要出聲！」寇比喝道：「妳不去應門，他就會以爲沒有人在家，他就會走了！」

他們靜靜地等着，寇比並沒有浪費這一點點的時間，他空閒着的一隻手，就撈向李莉的膝上，沿着大腿摸上去。當這隻手無可再上的時候，李莉就難堪地閉上了眼睛。

「他會走的，」寇比格格地笑着：「那時，我和妳就可以慢慢地、舒服地享受！」

可是，門外那個人並沒有走。因爲那個不是別人，正是司馬洛。司馬洛在按鈴之前，已經聽到了她在叫喊。如果是別人，或者是在別種情形之下，也許司馬洛會以爲屋內是兩夫婦在吵架，而他覺得不便干涉便走掉的。但是今天，情形却是不同了。

司馬洛再一按門鈴，而且這一次，手指按在門鈴上之後就不肯放開了。門鈴直響着。

「有人在裏面嗎？」司馬洛叫道

（未完・三）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龍驤回到鎮上，正想打探天心幫對他的事，因一時童心未盡捉弄紅孩兒，無意中碰到大頭丐歐陽雄帶着宇內雙魔要尋覓他，幾乎被發現，幸躲避得快，閃入棧內，住在假龍驤的隔壁房間，洗去易容藥，回復本來面目，走入假龍驤的房間，見他想姦污何素月，原來他就是江湖採花賊郝泉，是奉命行事，嫁禍龍驤，幸龍驤及時趕至發覺，重手將郝泉摔死，正在悔恨打聽不出什麼，突然又來了周天冀，他是金衣武士三號，雖然將他斬去一臂，寧死亦不肯吐露幫內的事，只漏了咀透露馮飛虹傳信已被截捉，依計就計，派幫中弟子上峨嵋……

藉詞捉怪丐 有意弄玄虛

龍驤怒不可遏，罵道：「混帳東西，你是誰的老子？你若是再口齒不乾淨，當心……」

說到這裏，突然室內傳來一聲驚叫：

「龍驤——」

龍驤一聽那聲音便曉得是何素月已經醒來，他轉過頭去，望見何素月側着頭，眼中滿是驚惶之色望着自己。

他張開了嘴正想要說話，何素月陡然又發出一聲驚叫。

敢情她被龍驤怒摑周天冀的聲音驚醒，睜開眼來便望見周天冀滿嘴流血的模樣，這才發出一聲驚叫。

當她仰起身子，却又發覺自己身上的衣服已被剝去，只留下一件罩體的兜肚，忍不住雙手拉住自身上滑落的被子，又發出一聲驚叫。

龍驤看到何素月雙手緊緊揪着被子，兩眼圓睜，面頰緋紅的模樣，馬上便想起她爲什麼連續發出兩聲驚叫的原因了。

他原先便是想要替何素月穿好衣衫，然後自己走到他所住的房間去，等到何素月醒後，也可以有話解釋，不致鬧出誤會來。

那知郝泉平日縱色過度，掏空了身子，禁不住他的一摔便已斃命，緊接着便是陰司秀才周天冀的趕到，以致使他根本沒有時間那樣做。

是以當何素月醒來時，他也怔愊住了，一時之間連話都說不出來。

他的嘴唇蠕動了一下，口吃地道：「何姑娘，這……」

何素月顫聲道：「你……你不必說什麼了。」

她羞怯地垂下了頭，道：「我……我不會怪你的。」

這是什麼話？她不會怪他？龍驤聽了頓時手足無措，放了周天冀，霍地站了起來，道：「何姑娘，妳別……」

何素月垂首道：「我曉得你有妻子，我不會拖累你的……」

龍驤聽她這麼一說，不禁頓足長嘆，

道：「何姑娘，妳……」

龍驤霍地抬起頭來，她的眼中已蓄滿了淚水，顫聲道：「驤，你不用急，你……坐下來，我慢慢的告訴你。」

龍驤雖然明知何素月是誤會了，可是他却有口難言，一時之間，不曉得該如何對她解釋才好。

他的心魂彷彿離竅而去，苦笑了下，拖過一張椅子，垂頭喪氣的坐在床邊。

何素月的眼中射出萬斛柔情，凝注着龍驤，緩聲說道：「很早很早以前我便……便喜歡你了，我，我雖然曉得你跟孟……大嫂很好，可是我却……」

龍驤的心胸裏充塞着許多東西，聽着何素月的話，他整個胸腔幾乎都要被炸裂開來。

咬了咬牙，他叱聲道：「何姑娘，妳誤會了。」

何素月愕然道：「我……我誤會了？你……」

龍驤霍地站了起來，道：「妳把衣服穿上，我告訴妳。」

他轉過身去，背向着床，腦海裏思潮洶湧，雜念繽紛，不曉得該如何對何素月啓口說明這一件誤會。

他若是將事情的眞像一件不假的向何素月說了出來，勢必要將天心帮對他所施的種種圖謀，從開始到現在完全說出來。

假如他的話稍有隱瞞，何素月必然不會相信。

可是他若完完全全的將這件事告訴何素月，當她曉得了整個眞像之後，又將如何？

她會不會在知道自己受到了像花蝴蝶郝泉那樣的敗類的侮辱，會萌生出什麼悲觀的意念，而致……

這些都是棘手的問題，龍驤縱然聰明，一時之間，他又如何能想得出解決的辦法？

他緊握着雙拳，喃喃自語道：「我該怎麼辦？該怎麼說？」

他向着周天冀行去，只覺隨着心中的鬱悶產生出無限的憤怒，一時無處發洩，便想要發洩在倒霉的周天冀身上。

那知他俯身提起周天冀的胸襟時，却霍然發現周天冀已經不知何時死去。

他的兩道劍眉斜斜軒起，定神一看，只見周天冀滿嘴血污，自張開的嘴裏，落下半截舌頭。顯然是周天冀已知自己難免一死，爲了免除軀體上的痛苦，才嚙舌自盡。

龍驤廢然的將周天冀摔在地上，暗嘆一聲，忖思道：「又死了一個，可是却沒有問出什麼結果來。」

「龍驤！」身後傳來何素月的驚呼聲道：「這是誰？」

龍驤側過頭來，只見何素月已經穿好衣服，就站在離他不足四尺處。

何素月一見龍驤回過頭來，她的臉登時又紅了起來，她雖然穿上了衣服，但是在龍驤烱烱的目光注視下，却似一點衣服都沒穿……

由於心裏的那份感覺，使得她情不自禁的俯下頭來，不敢多望他一眼。

龍驤苦笑一下，嘆了口氣，緩緩站了起來。

何素月俯着頭，好一會兒却沒聽見龍驤說話，她忍不住又抬起頭來，問道：「你……你爲什麼要嘆氣？」

龍驤道：「我……」他咬了咬牙，坦然道：「何姑娘，我請妳看一個人。」

他大步走向床邊，俯下身去，將郝泉自床底下揪了出來。

何素月還沒弄清楚龍驤的意思，却見他走向床邊，自床底拉出一個人來，她睜大了眼睛望去，只見地上躺的竟是一個龍驤！

剎那之間，她全身受到震撼，還以爲是自己的眼睛花了，那知定神望去，躺在地上的龍驤依舊動都沒動一下的躺在那兒。她抬起頭來望了望站着的龍驤，愕然道：「這是怎麼回事？」

龍驤道：「何姑娘，妳看清楚了，地上這個人是經過易容後裝扮成我的樣子，他們的易容之法眞是巧妙呵！」

何素月囁囁的道：「他是誰？他爲什麼要這樣……」

龍驤道：「他叫做郝泉，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淫賊花蝴蝶，至於他爲什麼要這樣……」他嘆了口氣，道：「說起來話就長了。」

何素月似乎隱約想到一些什麼，她臉色灰白，緊張的問道：「他是什麼時候闖進來的？」

龍驤苦笑道：「何姑娘，在下老實告訴妳，從早上到現在，妳都一直跟他在一起。」

何素月未等他說完話，已發出一聲尖鋭的驚叫。

龍驤沒有想到何素月會驚叫出聲，他連忙沉聲喝道：「何姑娘！」

何素月張大了嘴驚叫出來，一聽龍驤的喝聲，忙不迭地以手捂嘴，她的目光呆凝地望着龍驤，全身不動，有似一尊石像。漸漸，她的眼中沁出了淚水，首先是兩顆晶瑩的淚珠滑落面頰，然後一串串的掉落下來。

龍驤道：「何姑娘，妳別難過，他並沒有傷害到妳什麼，我適時趕到……」他只覺這句話好難說出，猶疑了一下，又道：「所以我將他殺了……」

何素月目光呆凝地站着，默然掉淚，等到龍驤說完了話，她的全身陡然起了一陣搖晃。

龍驤一驚，說道：「何姑娘，妳怎麼啦……」

他話未說完，何素月已身軀一歪，向後便倒！

龍驤一見何素月身軀一歪，往後便倒，趕緊走了過去，將她的嬌軀扶住。

何素月斜靠在他的懷裏，兩眼緊閉，全身一軟，已是昏了過去。

龍驤嘆了一聲，暗罵道：「這些該死的淫賊，眞該受千刀萬剮。」

他沒法可想，只得攔腰抱起何素月，往大床走去，將她的身軀擺在床上。

何素月兩眼緊閉，面靨上還殘留着淚痕，直如雨後百合，分外美麗。

龍驤楞楞的望了一下，忖道：「雖然她的身體沒有受到絲毫殘害，可是她的心裏却遭到傷害，不但對於她的自尊有影響，甚而……」

他在想着的時候，門外又傳來劉二的拍門聲道：「龍相公，龍相公……」

龍驌沉聲道：「什麽事？」

劉二在門外道：「小的好像聽到屋裏有人在叫，是不是……」

龍驌大聲叱道：「沒有你的事，滾開點！」

劉二驚訝地道：「龍相公……」

龍驌心煩意亂，再經過劉二這一打擾，只覺無名火起數丈，怒吼一聲道：「你鬼叫什麽？」

他的叫聲在屋內廻盪着，好一會方始靜止，過了一下也沒聽到劉二的聲音了，想必他知道龍驌發火，不敢再在門外逗留，悄悄的溜走了。

龍驌吼完了，只覺心中更加的煩亂，他望了望床上的何素月，伸出手去想要以眞氣衝穴之法，使她醒過來，可是同心一想，何素月就算醒來了，他又將怎樣勸她哩？

何索月已經坦白地向他說出她對他的情意，若是龍驌能够接受這份情意的話，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可是他偏偏又不能够接受她的那份情意，他還有什麽話好說出來勸她呢？

他苦惱地在屋裏背着手直打轉，走了好一會兒，他才停住了脚步，自言自語道：「她的自尊心已受到傷害，我該如何勸說她，最好還是我先走，免得她醒來後更加難堪……」

此刻，他已是什麽辦法都沒有了，能够想出這麽一個主意來，也就不錯了，因而，他不再多想，取下了掛在帳上的玉龍劍，然後找到了郝泉留下的一個箱篋。

打開箱篋，他意外地發現裏面除了幾錠金子，幾襲銀色的長衫之外，自己從峨嵋携來的文房四寶都在裏面。

看到那熟悉的文房四寶，他不禁想起隨自己一起下山的硯童來：「不曉得硯童此刻又在何處？」

他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事太多了，此刻已無法顧及硯童的安全，所以這個意念僅是一掠而過腦際。

脫下身上的灰袍，他取出一件自己喜愛穿的銀色長袍換上，然後理了理髮髻，揹上玉龍劍。

就在他要闔上篋蓋時，他突然浮起一個意念。「有些話雖然不好明着告訴何素月，但是我可以留一封書信給她，將這經過的情形詳細說清楚，這樣一來，豈不避免了面對面的難堪？雙方都不會覺得尷尬，而事情也弄清楚了……」

他想了想，覺得這件事確實還是留下書信說明的好，於是取出筆硯紙張舖在桌上，飛快地將郝泉如何化裝成自己，如何欲以卑鄙手段暗害何素月，後來自己又如何適時趕到，阻止了郝泉的行惡……

他落筆飛快，將大概的情形全都寫在紙上，當然他明白天心幫的秘密十分重要，此刻絕不能够對何素月揭發的，因此他只隱瞞了郝泉和周天冀的來歷和企圖。

套好了筆，他長長的吁了口氣，拿起這封書信擺在何素月的枕邊，然後將地上的兩具屍體都搬到床底下去擺着，因爲他出身峨嵋，不像一般黑道人物，身上都帶着蝕滅屍體的藥，爲了避免這兩具屍體的被劉二發現，他才將之堆在床下。

在南宮北留下的衣袍上擦了擦手，他連衣袍帶長劍一齊扔進床底，然後帶着箱篋走出房去。

啓開了門，他回頭望了望躺在床上依然昏睡未醒的何素月，輕輕的嘆了口氣，暗忖道：「但願她有足够的勇氣，使她忘却這次意外的打擊……」

緩緩走出門外，他只覺心頭沉甸甸的，好似壓着一些什麽，當然他明白自己心情沉重的原因是對何素月有一份負疚，那種「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歉疚心理，在一個正直的人說來，是很大的負荷。

龍驌輕輕的掩上了房門，提着箱篋慢慢的走出了那條短短的走廊，他的眉宇是緊皺着的，因此他那俊逸的面龐上彷彿掩上了一層嚴霜。

他的脚步很慢，走完廻廊，就在踏進客棧的櫃房時，只見櫃台房邊站着四個高矮不同的怪人。

他目光一閃，立即便認出了其中的三個。

脚下微微一頓，他暗吁口氣，忖道：「這兩個老怪物果然找到這裏來了。」

敢情左首那一高一矮的老者正是大力神魔谷青和陰山神魔凌飛，另外一個頭大如斗的叫化則是在山廟中遇見的歐陽雄。

此時，歐陽雄問道：「方才住進你們的店裏的那位客人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是跟他約好在這裏見面的，你就帶我們去見見他又有什麽不可？」

店火計劉二站在櫃台裏面，不住地搖着頭道：「沒有，沒有，那位客官只在我們店裏打了個轉便又走了……」

他還沒說完話，站在歐陽雄身旁的一個鶉衣百結，汚面蓬髮的中年乞丐喝道：「胡說，我明明看到他進來以後，便沒有出去過……」

歐陽雄側首問道：「胡七，你認清楚了，是那個人沒錯？」

「稟告掌法。」那個叫胡七的中年叫化說道：「小的這雙眼睛看人千萬，豈會錯得了，明明那人進來後便一直沒出去，這小子却偏偏說他出去了，他一定是在說謊……」

劉二拍了拍櫃台，道：「這位大爺，你怎可說小的說謊呢？小的……」

大力神魔谷青霍地伸出那隻烏爪似的手，一把將劉二從櫃台揪了出來，擧在空中。

劉二的身軀雖然不重，至少也有七八十斤！可是在谷青的手裏却似若一根草般，一點力氣都不費，直把劉二嚇得手舞足蹈，叫嚷道：「老太爺，你鬆鬆手，鬆鬆手……」

大力神魔谷青陰陰地道：「小子，你以爲老夫們是什麽人？竟敢當着我們的面前拍桌子，老夫若不好好的教訓一下你，你狗眼還睜不開呢！」

劉二臉色發靑，雙手緊抓着谷青的手腕，顫聲的說道：「老爺子，您行行好吧，就饒過小的這一回，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

「下次？」谷青冷笑一聲道：「老夫還能容許你有下次嗎？嘿，你這隻手老夫

是留定了。」

龍驌見到那劉二受了自己的銀子，果然沒把自己的行蹤說了出來，當他看到谷青說出要懲治劉二的話，心知自己再不出面，劉二那條臂膀可能是毀了。

他沉聲道：「你們這是做什麽？」

他原先站在裏面，那幾個人都已看見，却由於他們在追問那跛足的怪人下落，沒有分神注意到他罷了。

此時他一出聲，頓時引起了宇內二魔和歐陽雄的注意，他們全都轉首往這邊望將過來。

龍驌坦然的向着櫃台行去，他那英俊挺拔，卓絕不凡的樣子，立即使得宇內二魔齊都睜大了眼睛。

劉二被谷青擧在空中，由於大力神魔谷青的身軀頎長，所以他的頭顱幾乎都碰到了屋頂，逼得他只好俯着頭，緊抓着谷青的手，唯恐摔下來。

他一聽得龍驌之聲，連忙大聲嚷道：「龍相公，救命呀！」

龍驌走了過去，問道：「各位闖入客棧，把小二抓起，有何……」

陰山神魔凌飛喝道：「你是誰？敢來管老夫的閒事？」

龍驌淡然一笑，道：「在下峨嵋龍驌，此來並不是要管各位的閒事，而是聽到小二的呼救之聲……」

歐陽雄沒等他說完話，哦了聲道：「原來是銀衫劍客龍大俠。」

龍驌抱拳道：「不敢當，在下正是龍驌，請問兄台大名如何稱呼？」

歐陽雄笑着抱拳道：「小弟歐陽雄，家師霹靂神丐鄧海公常對小弟提起龍兄，許爲武林第二代中傑出之士，今日一見，果然不凡……」

龍驌呵了聲道：「原來是鄧老帮主門下的歐陽兄，失敬，失敬……」他話聲一頓，問道：「歐陽兄身爲丐帮弟子，怎會對他一個伙計……」

他說到這裏話聲一停，不再往下說出去，可是在場各人都明白他話裏的意思，是指歐陽雄不該欺負一個藉藉無名的店小二。

歐陽雄臉上一紅，側首說道：「谷老前輩，請你看在晚輩的面上，放過他這一回……」

谷青冷哼一聲，道：「這小子敢對老夫無禮，老夫豈能就此放過他？」

龍驌笑了笑，問道：「歐陽兄，這兩位也是貴帮長老？」

他是故作迷糊，仗着自己同復本來的面目，不致被宇內二魔認出，這才大胆的出言詢問。

歐陽雄搖頭道：「本帮再大，也不能使宇內二魔兩位前輩屈居長老之席，龍兄，你誤會了。」

龍驌故作驚訝之狀，道：「原來是宇內二魔兩位老前輩，在下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他向前行了一步，面對大力神魔谷青抱拳，道：「這位是……」

大力神魔看到龍驌臉上露出的驚訝之色，頗爲得意，嘿嘿笑道：「老夫谷青，這位是我義弟凌飛。」

「失敬，失敬！」龍驌躬身道：「兩位前輩成名武林二十餘年，晚輩年輕，出生也晚，未能見到兩位前輩縱橫天下的雄風……」

他的目光一閃，話聲一頓，問道：「只不知兩位前輩今日到此，有什麽事情找上這個店伙計劉二……」

他先捧了宇內二魔一頓，隨即又把劉二給拉出來，言中之意是以宇內二魔的身份不該與一個店伙計較什麽。

谷青乾咳一聲，道：「老夫是爲了追查一個人，找到這兒，誰知這小子却以謊言相瞞，並且還敢當着老夫之前拍桌子，這種混帳，若不給他一點教訓，他還不知天高地厚。」

他雖是這麽說，却也不好意思再繼續將劉二擧在手裏，說完了話，把劉二重重地往櫃台上一摔。

劉二啊喲一聲，捧着屁股，嚷道：「我的媽呀，要摔死人了……」

龍驌沉喝道：「劉二，你嚷什麽？還不快跟谷老爺子道歉？」

谷青揮手道：「不必了，老夫也懶得跟這種小人計較。」

龍驌心中暗自竊笑谷青擺出來的那種前輩模樣，他面上絲毫沒有露出嘲弄之色，仍然很肅然的問道：「不知何人竟敢得罪兩位老前輩，他……」

谷青還沒說話，凌飛已破口罵道：「他媽的，那小子瞎了眼，竟敢找到老子的頭上，老子若是抓到他，不剝了他的皮才怪……」

谷青沉聲喝止，道：「老二，少說兩句。」

凌飛大概是想起在長江上吃了龍驌的那個啞巴虧，忍不住道：「大哥，我心裏的氣難消……」

龍驌道：「以兩位老前輩的威名，竟也有不長眼睛的傢伙敢得罪兩位，晚輩眞是非常驚訝……」

谷青淡然道：「也沒什麽，只是在長江遇到了一個不長眼的晚輩，跟老二發生一點糾紛罷了，因在江上，老夫們的船行較慢，是以才被他逃脫了……」

他輕描淡寫的把長江上遭遇之事揭過，龍驌聽了後，也不由得暗自佩服谷青的臉皮厚。

他的目光轉向歐陽雄，問道：「不知此事與歐陽兄有何干連？」

歐陽雄苦笑道：「兩位前輩所遇到的那人衣衫襤褸，不修邊幅以致他們誤以爲是本帮中人，這才找到敝帮。由於小弟在今晨曾遇見那人，當時看到他形跡可疑，遂命胡七監視，眼見他走進此店……」

他的話聲頓了一頓，又說道：「那知我們找到這店伙計，他却矢口否認，是以才……」

龍驌哦了聲道：「原來是這麽一回事，小弟明白了。」

他側首對劉二道：「劉二，兩位老前輩的話，你也聽見了，現在我想再問問你，是否有那位朋友到這兒來過？」

劉二傻楞楞的坐在櫃台上，雙手還在捧着屁股，他幽聲哭喪着臉，道：「龍相公，小的確實沒有見過那麽一個人到這兒來……」

龍驌暗忖道：「這小子果然很守信用

，為了幾兩銀子，硬是咬牙否認……」

他笑了笑道：「歐陽兄聽見了吧？劉二這個人很老實，他不會說謊的。」

他這麼一說，胡七巳嚷道：「龍相公這麼一說，豈不是認為是在下說謊了？」

龍驤問道：「歐陽兄，這位是……」

歐陽雄道：「他是敝帮弟子神眼胡七，一向最善於追蹤之術，小弟絕對相信他的眼力。」

他話聲稍頓，問道：「兩位前輩，是不是南宮北騙了我們？」

谷青冷冷道：「諒他也沒有這個胆子，他若敢欺騙老夫，老夫上武當去揪他出來，分他的屍，吃他的肉……」

歐陽雄疑惑地道：「旣然他說那人剝了他的衣衫，拿了他的長劍，易裝而去，想必他不會欺瞞我們，需知一個武人，尤其是像南宮北那樣在武林中稍有名望之人，決不會將那種丟臉之事說出來的……」

凌飛點頭道：「對，老夫也認為是這樣，不過……」他搖頭道：「那小子會隱身法不成？不然怎會找不到他？」

龍驤現出訝異之色，道：「歐陽兄，聽你的話，好像連紫髯金劍南宮大俠也吃了那人的虧？」

歐陽雄苦笑道：「誰說不是？我們到鎮外的一間小廟，發現南宮大俠外衣被剝，滿身酒氣，經過我們追問之後，他才將經過情形說了出來，差點沒碰牆自殺，還是小弟命人送他回武當，唉，眞不曉得江湖上何時又出現了那麼一個怪人。」

龍驤從他的話中聽出南宮北並沒有將自己的眞正面目說了出來，他心中大定，忖道：「南宮北必定是還為天心帮打算，這才沒把我眞正面目說出，他是老奸巨滑慣了，看到自己的難堪模樣，這才作碰牆的姿態，好掩飾一下……」

心念電轉，他故作驚態，有意問道：「歐陽兄，那人到底是長得什麼樣子？小弟怎地從未聽過有這麼一個武功絕高的怪人？」

歐陽雄道：「此人長得奇醜無比，與龍兄你比起來眞是有天壤之別，可是他的武功不是小弟多誇，確實高明，龍兄你是以劍法成名，那人也是使劍的……」

「他也是使劍的？」龍驤沉吟道：「小弟早上也遇到一個劍法高強的怪人，或許就是歐陽兄你所說之人……」

「哦！」歐陽雄問道：「龍兄且說說看那人是什麼樣子？」

龍驤道：「那人貌相奇醜，頷下三綹灰黃的山羊鬍鬚，脚上穿着一雙草鞋，褲管一高一低……」

沒等他說完了話，歐陽雄巳拍手道：「不錯，就是他。」

陰山神魔凌飛也跟着一拍大腿道：「對，就是那小子。」

他迫不及待的一把揪住龍驤的手，道：「老弟，你在那兒碰到他？」

龍驤眼見凌飛一手抓來，想要閃挪開去，竟然沒有躲開。

他心中一驚，忖道：「果然宇內二魔不是浪得虛名的，這一抓之速，放眼江湖，確實沒有幾個能比得上。」

他在一驚之下，隨即鎮定下來，道：「晚輩就在這家店門口碰見那人，雙方還發生衝突，以致拔劍相向，說實在話，小弟並非那人對手，不過僥倖贏了一招，將他足下所着草鞋削去……」

大力神魔谷青聽龍驤這麼說，也不禁聳然動容，問道：「後來呢？可見到他去了何處？」

龍驤道：「那是今晨之事，後來晚輩見到他向着鎮外行去，晚輩也就住進這家客棧……」

谷青廢然道：「唉，說來說去還是找不到那小子……」

龍驤笑了笑道：「不過，晚輩却又發現一個人，他與那怪人非常相像……哦，凌前輩，你的手是否可以放鬆點？」

凌飛訕訕地放開緊抓龍驤的手，道：「老夫忘形了，龍老弟你說那人是……」

龍驤笑笑道：「晚輩剛才發現一個人，與早上遇見的那人十分相像，不過他頷下却沒有了鬍鬚，並且也跛了一足，身上穿着一件灰色長袍……」

歐陽雄道：「對，龍兄說得不錯，就是那人，他穿的衣服還是南宮北的……」

凌飛興奮地道：「老弟，他此刻在何處？」

龍驤朝着劉二笑了笑，道：「他就住在晚輩的隔壁。」

此言一出，室內的人全都驚呼出聲，那坐在櫃台上的劉二聽龍驤之言，嚇得魂都幾乎飛了，連爬帶滾的往櫃台後跳去，想要逃走。

大力神魔谷青冷笑一聲道：「小子，你還想逃？」

他的動作是何等之快？右手疾伸，便往劉二抓去。

可是他的五指才一伸手，還沒觸及劉二，從橫裏疾如電閃般的伸出一隻手，巳將他的手抓住。大力神魔谷青的手腕被那突然伸到的一隻手抓住，當下灰眉一揚，反掌便抓，就在他一側臉的時候，却發覺那抓住自己手腕的人是龍驤。

他沉聲道：「你做什麼？」

龍驤連忙把手放開，道：「請老前輩放過劉二。」

「放過他？」谷青目射寒光沉聲道：「他竟敢欺騙老夫，還能留下他的命？」

劉二一聽谷青要他的命，再一看到歐陽雄和胡七都對他怒目而視，不由倒吸一口涼氣，嚇得苦胆都破了。

他顫聲道：「龍相公，請饒命，請饒命……」

龍驤揮了揮手，道：「你去吧，兩位老前輩不會為難你的。」

凌飛目一瞪，道：「誰說的？老夫第一個就不能放過他，小子！你敢走？」

劉二正待拔足飛奔，被凌飛一喝，嚇得魂都掉了，全身直打哆嗦，再也站不穩，一跤跌倒於地。

他這一跌，倒反而救了他的命，那凌飛說完話，一掌拍出向劉二擊去，却因為劉二跌倒於地是以他這一掌却拍了個空。

渾厚的掌風撞擊在櫃台後的牆上，但聽得「嘩啦」一聲大響，牆壁立即被擊穿一個大洞。

灰土飛揚中，龍驤喝道：「凌前輩，你們這樣一來，若是讓人跑了，豈不空跑一趟？」

凌飛一掌擊空，氣得怒髮上衝，怪叫一聲，欲待躍過櫃台繼續進掌，要將劉二殺死。

谷青伸出手一攔，說道：「老二，住手。」

凌飛怒道：「大哥，這種小子還能逃的性命？」

谷青沉聲道：「龍老弟之言很對，我們若是點子給嚇走，豈不寃枉？」

凌飛忿忿的瞪了龍驤一眼，道：「那人住在那一間，你帶我們去。」

龍驤臉色一沉，道：「凌前輩，你說話客氣一點好吧？」

凌飛怒氣正熾，一聽龍驤之言，喝道：「怎麼？老夫……」

谷青大喝一聲，打斷了凌飛的話，道：「二弟，你胡鬧什麼？」

凌飛被這一喝，大概也想到事情重大，不容自己發脾氣，他恨恨的握緊了拳頭，轉過臉去，不再說話了。

谷青笑了笑道：「龍老弟，我這二弟一向是毛躁慣了，你別介意……」

歐陽雄可是從未想到以大力神魔的名望、武功，竟然會對龍驤道起歉來，他望了望龍驤，不禁興奮無比，忖道：「怪不得師父說峨嵋龍驤將來在武林中會有一番大作為，看他這等氣派，就算是一派宗師又比他如何？眞是了不起。」

龍驤那曉得歐陽雄心裏在想什麼？他對着谷青笑了笑，抱拳道：「老前輩太客氣了！晚輩眞不敢當。」

谷青一笑道：「那裏，龍老弟少年英發，將來必是光大峨嵋的人才，老夫決不能看你年紀輕了，便有所失禮。」

龍驤道：「老前輩過獎，晚輩眞是汗顏無地……」他的話聲稍稍一頓，道：「不過晚輩也是一番好意，生恐會將那人驚走，這才……」

谷青道：「好了，話巳說清便沒有事，老弟，要煩你帶路了。」

龍驤點頭，道：「各位且隨在下這邊走。」

他說着話，領着宇內二魔等人走進裏面。

宇內二魔都是一臉殺氣，默然的跟着龍驤行去，他們轉過一條短廊，來到龍驤所住的那間屋前。

龍驤站在門前，輕輕的拍了拍門，低喚道：「客官，客官。」

歐陽雄看到他那個模樣，忍不住偷偷笑了起來，忖道：「多虧他叫得這麼順嘴，竟然跟店伙計一般無二……」

屋內沒有回音，龍驤於是又輕輕的叫了兩聲，依然不見回音，他側首道：「好像那廝不在屋裏了。」

大力神魔谷青道：「老二，你上房去，到窗後等着他。」

凌飛應聲飛步掠上屋去，谷青巳迅速的伸掌一拍，立將房門拍開，領先闖了進去。

「咦！」龍驤進了屋，驚道：「怎麼沒有人。」

谷青在屋內搜索了一下，問道：「老弟，那人眞的住在這裏？」

龍驤頷首道：「方才我出來時，屋裏還有人，怎麼一會兒便不見了？」

谷青頓足道：「果然是把他驚了。」

他揚聲道：「老二，看到人沒有？」

凌飛雙足勾在屋簷，倒掛着身軀，將整個腦袋伸進窗裏，應聲道：「連個鬼影都沒有看到。」

谷青望着龍驤，略一沉吟，問道：「老弟，你確定方才人還在這兒？」

龍驤頷首，說道：「晚輩走出房門的時候，還聽得這房裏有人在翻弄東西的聲音……」

谷青道：「或許他是……」

他的話聲被歐陽雄打斷：「你們來看！窗檽上還留下了痕跡。」

谷青聞聲走了過去，只見胡七和歐陽雄站在敞開的窗前，正全神注意於窗架上的灰塵。

龍驤湊了過去，只聽胡七道：「各位請看窗上的灰塵都是一樣厚，唯獨這一塊……正是有人從窗口躍出，身上的袍角所拂過的痕跡。」

龍驤凝神望去，但見窗檽上果然有一層薄薄的灰塵，在靠近右邊窗架處，由於灰塵的稀薄，看出一絲淡淡的痕跡。

那個痕跡若非仔細凝神觀看，決難看得出來的，這可見得胡七的「神眼」之名絕非虛假。

谷青神色凝肅，輕輕嗯了一聲，道：「果然是袍角擦過的痕跡……」

這時，凌飛一個倒翻，巳悄如落葉般的自屋上躍了下來，他站在窗外朝窗檽上的痕印望了兩眼，問道：「你可不可以從這個痕印上看出那傢伙到底走了多久？」

胡七沉吟一下，道：「大約半盞茶的時間，最多不會超過一盞茶。」

「哦！」龍驤問道：「胡兄，你又從那點看出那人離去的時間長短？」

胡七笑了笑道：「這難道龍大俠你不清楚了，我們丐帮中弟子對於各種雜技都多少懂得些，有的擅於捉蛇，有的對於口技，製藥，淬毒等有專長，有些人則擅長於追蹤之術，無論敵人走了多久，只要不遇到氣候突變等特殊的情形，我們總能從那人所留下的蛛絲馬跡找出正確的方向，以及離去的時間……」

他話聲一頓，指着窗上的灰塵，道：「龍大俠，你看看這片灰塵，再看看這個窗口所面對的方向。便可從風向和灰塵的厚薄上看出那人離去有多久了……」

谷青聽到胡七說出這一番話來，倒也頗感興趣，沒等龍驤開口，問道：「胡七，你說灰塵的厚薄又與風向有什麼關係，老夫倒要弄個明白。」

胡七笑了笑道：「此刻正是春夏之際，吹的是東南風，而這個窗口是向着東方，所以正好面對着風向，於是隨着東南風的吹來，自然會帶起一層灰塵落在窗檽上，於是我們便可以從窗檽上留下的灰塵厚度，可以推測出時間的長短……」

他這句話一出，使得龍驤恍然大悟，他的心中不由起了一種欽佩之感，忖道：「難怪江湖傳言丐帮中各種人都有，果然不是虛假，這胡七能够觀察入微，洞徹事情的奧秘，怪不得有神眼之名。」

他笑着道：「胡兄高論，小弟眞是佩服。」

谷青也不住頷首道：「果然有道理，

果然有道理。」

胡七掩不住心中的高興，道：「這只是雕蟲小技，當不得各位法眼，眞是見笑了……」

龍驤道：「不，胡兄太過謙虛了，須知宇宙之內，任何一種事情都有其學問存在，若是沒有胡兄在此，我們便不知道那人何時離去了……」

那站在窗外的陰山神魔凌飛不耐煩地道：「好了，好了，旣然已經曉得那傢伙離去不久，我們還站在這兒做什麽，趕緊追去才對。」

「嗯，二弟之言不錯。」

谷青頷首道：「我們趁他走得不遠，還是趕快追去爲是。」

他望了一眼，道：「這還要偏勞你了！有你帶路，諒他逃不了多遠，就會被我們追到。」

胡七側首望了望歐陽雄，道：「掌法，您……」

歐陽雄道：「這件事雖然與本帮並無什麽關係，但是由於那人形跡詭異，來路不明，且又武功高強，我也想要弄清他的根底，我們一道去吧！」

谷青側首望着龍驤道：「龍老弟，你是不是也跟我們一路？」

龍驤搖頭道：「請老前輩原諒晚輩不能跟你們去了……」

凌飛道：「老夫也不需要你去，嘿嘿，對付那小子，那要勞動這麽多人。」

谷青瞪了他一眼，道：「老二，你少說兩句話行吧。」

龍驤笑了笑，道：「沒有關係，在下並不介意凌老前輩之言，在下實是因爲身有要事……」

谷青道：「老夫雖然與老弟你初次見面，却很覺投機，若是老弟你沒有什麽重要之事，老夫歡迎你一道，在路上也好多聚聚。」

龍驤抱拳道：「多謝老前輩盛意，晚輩這次來此是奉了家嚴之命，要參加此次武當劍會，午後三刻，劍會便將開始，是以晚輩……」

歐陽雄道：「哦，對了，我倒忘記龍兄來參加這次武當劍會的，小弟聽得江湖傳言，這次劍會以龍兄奪魁的希望最大，但願龍兄你順利的取得劍主之席。」

谷青笑了笑道：「老夫隱居江湖十多年，竟然不曉得這次劍會是在武當舉行，哈，爲了捧老弟的場，老夫我找到那傢伙之後，一定趕到武當去……」

龍驤對於面前這凶名早著的大力神魔谷青的印象頗好，他暗自忖道：「這老傢伙被稱爲江湖中的大魔頭，早年凶名盛傳，想不到爲人倒是和藹，是不是早年江湖上的傳言太過，還是他經過十幾年的隱居，把脾氣給磨鍊好了！」

他笑着道：「多謝老前輩的愛顧，可是這次劍會乃是我們五人劍派所舉辦，目的在於觀摩各派弟子的功藝，只邀請了其他劍派弟子參觀，是以老前輩要上山，恐怕有點不方便……」

他的話說得很是婉轉，但是谷青聽了却已臉色一變，冷哼一聲道：「老夫若是想到武當去，有誰敢攔阻，哼，那些牛鼻子自命是道家正統，對於我這種邪魔外道看不上眼，若是惹翻了老夫，老夫非將他們眞武殿搗爲平地不可。」

凌飛也跟着冷笑道：「誰若不把我們宇內二魔看在眼裏，我們便跟他沒完。」

龍驤苦笑道：「兩位前輩誤會了。」

他說到這裏，心中掠過一絲靈光，話聲一頓，道：「哦，晚輩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知兩位前輩可否明告，以解疑惑？」

谷青問道：「什麽事，你說吧。」

龍驤道：「兩位前輩成名武林數十年之久，可曾聽說過一個叫做天心帮的帮派組織？」

「天心帮？」谷青搖頭道：「老夫從來都沒有聽過有這麽一個帮派。」

他側過頭去，面對歐陽雄，道：「老夫們隱居江湖將近二十年，對於二十年內江湖發生的事不大清楚，你有沒有聽過什麽天心帮……」

歐陽雄沉吟一下，道：「敝帮已在五年前宣告封帮，嚴禁帮中弟子過問江湖之事，不過在下却由於經常在外跑跑的原故，對於江湖發生之事，頗爲清楚，可是從沒有聽到有什麽天心帮……」

他話聲一停，問道：「龍兄，不知你是從何處聽到江湖有天心帮這麽一個帮派的？」

龍驤道：「這還是早上我跟那怪人發生爭執時，聽到他無意中說出來的，那人並且還提起昔年的金臂劍魔任明傑之名，說他是天心帮中總巡查……」

「金臂劍魔任明傑？」谷青問道：「是衡山木客的師弟任明傑？」

龍驤頷首道：「晚輩年事尚輕，只聽過家嚴提起過任明傑的名字，並不知道他昔年曾經有過什麽作爲，但是他好像已經失蹤近二十年，所以……」

「你說得不錯，」谷青道：「那任明傑確實是從江湖上失蹤近二十年，不曉得他何時又參加了天心帮？那天心帮又是一個怎樣的帮派？」

龍驤道：「晚輩當時心中存有很大的疑問，曾經追問過那人，但是他却再也不多說了，剛才晚輩想起此事，才向老前輩請教……」

谷青沉吟道：「這倒是一條綫索，老夫若是找到那人，必定要問個清楚。」

龍驤見到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也不再多言，抱了抱拳，道：「晚輩不躭擱各位的時間，就此告辭了。」

谷青深深的望了他一眼，道：「好吧，我們在武當見。」他揮了揮手，道：「老二，我們走！」

歐陽雄朝着龍驤抱了抱拳，道：「龍兄，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龍驤抱了抱拳，站在屋內，望着他們四人飛身越牆而出，消失在牆外。

宇內二魔一行四人飛身越牆而去，將龍驤留在屋內，室內頓時安靜下來。

龍驤緩緩的垂下雙手，默然望着窗外蔚藍的天空，臉上浮起一個歉然的神色，忖道：「這並不是我願意欺騙他們，實在是天心帮的實力太過龐大，不得已只好將他們拉下去……」

他想起自己是出身峨嵋正宗的弟子，應以武功取勝，而不應以詭計傷人。

（未完・十）

